

XIANG CHENG WEN YI





XIANGCHENG

主管:中共淮北市宣传部

2016.06
总第3期

编委会

主 任:陈 辉
编 委:陈 辉 张明山 谢 芳
林 敏 臧跃进 周 力 姜金良
孙 伟 徐雯阁 耿汉东 姚中华
秋 野 江 峰
主 编:陈 辉
副 主 编:谢 芳
执行主编:林 敏
编 辑:林 敏 秋 野 江 峰
编辑部主任:江 峰

主管:中共淮北市宣传部
主办:淮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淮北市作家协会
编辑:《相城》文艺编辑部
地址:淮北市花园路7号
邮编:235000
电话:0561-3022048
邮箱:ahhbx2015@163.com
印刷单位:淮北日报社印刷厂
印刷日期:2016年06月
印数:2000册
发送对象:内部赠阅

目 录

文艺导航

市文联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004)

小说现场

春殇····· 秋 野 (006)
三个女人····· 王 巍 (028)
那年 那人····· 朱明阳 (064)

散文作坊

亲历与传说····· 任启亮 (067)
萧声悠悠(四章)····· 赵成良 (070)
北方的北方····· 侯良丽 (075)
徐伟散文两章····· 徐 伟 (079)
联中忆旧····· 朱良启 (082)
生活琐记(六篇)····· 李自美 (086)
梁述闵散文····· 梁述闵 (089)
老家(外一章)····· 郭兴华 (092)

诗歌长廊

张勤咏的诗····· 张勤咏 (095)
张振中的诗····· 张振中 (098)
在异乡(组诗)····· 刘 军 (101)
大运河风云(组诗)····· 宋传文 (104)
写给妻子(组诗)····· 蔡武汉 (107)

品味淮北

淮北名片·榴园村····· 马世界(109)

相城论坛

从《寻幽》看现代刻字创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 辉(112)

相城范式

王健峰书法篆刻选····· 王健峰(114)

协会T台

讲述淮北故事——淮北市戏剧家协会创作活动展示····· (116)

民艺在线

陈国斌剪纸作品选登····· (119)

传统节庆的内涵与文化精神

——以中秋节庆文化为例····· (121)

相城消息·····(127)

封面 题字 / 陈辉

封二 图说活动

封三 “相城·中利杯”微文学大赛征稿启事

封底 摄影 荷 / 许培社

理事单位：

濉溪县委宣传部

相山区委宣传部

烈山区委宣传部

杜集区委宣传部

临涣中利发电有限公司

淮北供电公司

淮北市金方工贸有限公司

淮北市惠黎酒厂



市文联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淮北市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在全市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办发〔2016〕11号）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市文联党组（党支部）决定在机关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一、指导思想

开展“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重点在“改”。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紧紧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线，通过加强理论武装、规范行为操守、解决突出问题、推进制度建设等举措，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党性意识、宗旨意识、责任意识、纪律意识，努力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能力水准、担当精神、工作业绩。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自觉向党中央和省市委看齐，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做合格党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市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工作热情，凝聚正能量，唱响主旋律，为淮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二、主要内容

学党章党规。党章是党的总章程，也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学系列讲话。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明确方向、推动工作。做合格党员。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每名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每名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做合格党员，就要切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不断提高认识、提升境界，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一）强化对党章的学习。重点学习和加深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路线和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的重大原则和各项基本制度；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重点学习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发展、建设和和谐社会等方面的重要讲话。

（三）强化党的作风教育。重点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和省、市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方面的要求。

(四)强化党内民主教育。重点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党内规章制度。

(五)强化党的纪律教育。围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党纪条规。

(六)强化制约监督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宪法》等法律法规。

(七)强化党的制度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党的制度的学习和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学习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三、目标任务

(一)党员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深化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的认识。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坚决克服弄虚作假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急功近利行为。

(二)党员理想信念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努力使广大党员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辨明前进方向,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

(三)党员的道德修养得到显著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道德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坚决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四)党内民主得到充分发挥。党内议事和决策程序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得到全面贯彻,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四、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解决个别党员不注重学习,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知识,理想滑坡、信念动摇、党员意识和服务意识淡薄等方面的问题。

(二)解决个别党员、道德修养不够、作风浮躁、个人英雄主义膨胀等方面的问题。

(三)解决个别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薄、自由化行为、非组织行为;对错误言行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

(四)解决制度建设不完善、不健全、系统性不够,贯彻落实不到位,制度权威性不强的问题。

(五)解决强化党内监督问题。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强化一个中心:即坚持以繁荣发展淮北文艺事业为中心不动摇,全面提高文艺活动质量。每个党员都必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教育党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乐于接受监督。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协会制度。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所分管协会、蹲点协会,深入协会一线指导工作,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使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督导检查。“两学一做”领导小组办公室切实负责活动的开展,组织党员围绕三个专题(“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方向”、“坚持根本宗旨,发挥党员作用”、“坚持纪律底线,培养高尚情操”)进行学习研讨,开展“五查五看”,组织好“三会一课”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切实搞好调度,做到月检查月总结,并将检查结果通报。

(三)强化舆论宣传。党组(党支部)牢牢把握正确的导向,把宣传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点,把握亮点,拓宽宣传渠道,努力营造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

春 殇

秋 野

一、白天做个梦

赵友厚梦见娜娜的整个情景有些乱，片段也不是很清晰——

从一家水饺店吃了两碗水饺，出来路过王麻子小吃店，赵友厚忽然听到有人喊他，转脸一看，看见娜娜端着两个空盘子站在王麻子店里。赵友厚惊喜地朝娜娜笑笑，娜娜放下手中的盘子走了过来……

赵友厚还没能反应过来刚才是不是娜娜喊的他，地点已不是饮食街上王麻子小吃店门口了，变成矿工大街上一根电线杆子旁边。他靠在电线杆上，两眼怯溜溜地看着娜娜胸脯一颤一颤地向他走来，心里禁不住“砰砰”乱跳，张了张嘴，却不知说句什么话为好。

娜娜走到他跟前，说：“小赵你好！”娜娜从不喊他憨子，也不喊他的名子，都是喊他小赵。娜娜这种与众不同的称呼，一直让赵友厚感动并遐想冥思着，因为没人这样喊他小赵。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娜娜说：“昨天嘛。”

“广州离这那么远，你坐什么车回的？”他问。

娜娜说：“坐长途大巴嘛。”

“你又回到王麻子店里干啦？”他问。

娜娜昂昂头，撇了撇嘴唇，说：“哼，请我我也不回，两口子没一个好人！”

“可我刚才怎么在他店里看见你了？”他问。

娜娜说：“小赵你有没有搞错，我怎么还会回到他店里嘛？”

“刚才在他店里，我听到是你喊我的呀。”他眨了眨眼，一丝不解。

娜娜说：“我怎么会在他店里喊你呢，你听到我喊你了？”

“我好像听到就是你喊我哩。”

娜娜离开一年多了，竟一点没变。说起话来，嘴唇一撇一撇，顽皮的样子，惹得他喜欢不够；走起路来，胸脯一颤一颤，晃得他两眼又涩又怯。

不知为什么，娜娜听他说后，撇了撇嘴唇笑了……

娜娜的笑声在一阵音乐声中戛然而止。赵友厚耸了一下身子往后靠靠，背后已不是了电线杆子，而是冷饮店里靠背椅，娜娜也坐在他对面的靠背椅上。两人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两听橙汁冷饮。他把其中一听往娜娜面前推推，说：“你喝呀。”

“我现在不想喝，等会再喝。哎，你还在采煤队上班吗？”娜娜问。



“是的。”

娜娜说：“我听说前不久矿上要把你调到井上工作，你怎么没调呢？”

“领导叫我调到井上看大门，当个保安。工作好是好，就是工资太少，一个月才千把块钱，我才不干哩。”

“保安工作比下井采煤轻松嘛，你怎么不干呢？”娜娜问。

他看了看娜娜，很快又把目光移开，说：“工资那么少，我怎么攒钱买房子呀？”

“你攒的钱够买房子了吗？”娜娜撇了撇嘴唇。

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够不够哩。”……

地点一下子又回到王麻子小吃店。娜娜放下手中的空盘子，胸脯一颤一颤地朝赵友厚走过来。边走，边说：“小赵你好，刚才在店里我喊你，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没想到是你回来了。”他说。

娜娜问：“你还和田四化住一个房间吗？”

“是的。”他说。

娜娜问：“你们俩怎么没一块来吃饭呀？”

“四化哥还在睡觉哩。”他说。

娜娜问：“他还好吗？”

“好呀。”他说。

娜娜撇着嘴唇，半天没吱声。

他思忖一会，问：“这次回来你还走吗？”

娜娜还是没吱声。他猜想她没吱声，可能还要走的。于是，又问：“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娜娜撇着嘴唇面无表情……

——他抓着被头使劲地喊了句：“娜娜，我买好房子等你回来！”

就是这声喊叫，喊醒了他，在一个春天的下午。

赵友厚自己把自己惊醒了。

因为他激动得一句喊叫，打断了梦，也把自己给惊醒了。赵友厚不情愿地睁开两眼，眼角被干巴的眼屎扯得微微有点疼。索性又轻轻合拢一下眼皮，躺在床上愣怔起来，半天，才想起刚才梦里自己喊的那句话。想起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应该喊，同时也不应该喊——应该喊是因为他必须向娜娜

表个决心；不应该喊是因为喊声把一个意犹未尽的梦给打断了。

矛盾而又沮丧了一会，赵友厚躺在床上，这才抬起两手揉揉眼睛，从眼窝揉到眼角，揉出两粒眼屎，然后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里搓了搓，扬手用劲弹了出去。眼睛舒服明亮许多，尔后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表，早过了午饭的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十分了。

对面床上田四化蒙头睡得正酣。田四化总是习惯拿被子蒙头睡觉，蒙得很严实，不透一点亮光。赵友厚刚搬来时，觉得他这种睡觉方式有些别扭，也有点怪异，就怯怯地问道，四化哥，咱们天天上班在井下一片漆黑，你怎么睡觉也不透一点亮光呢？田四化瞥他一眼说，我操，你真憋，你睡觉眼睛盯着亮光啊？！时间久了，再看田四化睡觉的样子，赵友厚不仅不觉得别扭和怪异，反倒认为他这种睡法一定睡得很踏实。睡得踏实，就会睡得很香。赵友厚也曾学着他这种方式去睡，结果，他接受不了。田四化问他怎么啦？他说，憋气，还闷人。

往常下夜班睡觉，这个时间点一般不容易醒来。今天被一句梦话惊醒了，沮丧和矛盾半天，揉掉几粒眼屎，也揉去困意。于是，赵友厚从床上坐起，一边穿衣服，一边轻声地喊：

“四化哥”

田四化没醒来。

“四化哥，四化哥！”

田四化在被窝里嘟哝一声，仍没露个头脸儿。

“四化哥，我睡饿了，去街上买点饭吃。你想吃什么呀？我帮你买回来。”

“随便。”田四化蒙在被窝里应了一句。尽管知道被窝里田四化已经被他喊醒了，赵友厚穿衣穿鞋时，还是蹑手蹑脚不忍弄出声响来。

出门时，他依然蹑手蹑脚，轻轻地把门带上。

二、买饭

从房间出来，刚走到楼梯口，迎面碰见三条腿喷着酒气歪歪扭扭过来。赵友厚想

给他闪个道,便往墙边站了站,不料,三条腿也停下了脚步,歪头红眼地问:

“憨子你小子干啥去?”

“上街买饭去。”

“怎么没和你四化哥一块呀?同住也要同吃嘛。”

“四化哥正在睡觉呢,我给他买回来吃。”

“乖乖,这小子吃饭都使唤你去买给他吃,他快赶上矿长了。”说着,三条腿用手指了指赵友厚的头,“你小子真憨!他没让你给他买酒买烧鸡,再买个红烧蹄子吧?”

“没有,他说随便。”

“哈哈……”三条腿突然张开满嘴黑牙,喷着浓浓的酒气讪笑道:“你个憨子,他这是为难你呀,这世上哪有卖随便的,只有大便!”

原本,赵友厚和田四化并不住一室。最初赵友厚就是和三条腿住一间宿舍。赵友厚每天除了上班下井,下班后就躺在宿舍里睡觉,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看电视。他喜欢看电视,什么节目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忘情地咧着嘴似笑非笑,常常会忘记了吃饭的时辰。住的时间不长,三条腿受不了了,就劝他到街上逛逛,他摇摇头;又开导他去学学跳舞找个小姑娘,他摇摇头;再提示他和人打打牌,他摇摇头。三条腿没招了,说你个憨熊孩子,你是想憋坏我这第三条腿呀!索性就不顾及他了,趁赵友厚上班下井时,大白天领了个女人进来。两人刚脱光躺进被窝里,谁知,赵友厚忘记这天是休班日,去矿里转了一趟又回来了。拿出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赵友厚想想,准是门锁坏了,就去找宿舍管理员老王。老王拿上修锁的工具,两下就把门锁撬开了。三条腿把女人搂在被窝里,自己露出半张脸,冲着门口站着的老王挤眼笑笑,说老王哥,晚上兄弟去找你喝两杯。老王马上随手又把打开的门关上,并把赵友厚拽到值班室去看电视。晚上,三条腿醉醺醺地回到宿舍,冲赵友厚说,憨子,你小子今天差点坏了我的好事!说完,倒头就扯起了鼾声。第二天上午,管理员老王便通知赵友厚挪房间。赵友厚问为什么。老王说为你的头,你这孩子真憨!挪到和田四化一个房间时,

田四化第一句话就说,操,开始你就不该和三条腿这个屁人住一个房间。赵友厚想了想,说等我结婚娶了老婆,才不住单身宿舍呢。

田四化比赵友厚大两岁,也比赵友厚下井的工龄多几年,赵友厚弄不准该怎么称呼他,犹豫了两天,就开口喊他田师傅。田四化有时候就像他睡觉的方式一样,人有点怪异,说我操,喊我什么师傅,就叫我田哥吧。赵友厚愣愣看他半天,说那还不如喊你四化哥呢。田四化也愣了愣,说我操,你不憨呀,行,那就喊我四化哥吧,听着比田哥亲,像一个娘的兄弟似的。赵友厚当即咧咧嘴,叫了田四化一声四化哥。田四化迟疑了一会,说那好,今后我也不喊你憨子了,就叫你名字最后一个字,喊你小厚吧。赵友厚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田四化,看着看着,两眼就冒出了泪水。田四化说我操,叫你小厚就把你叫感动了?赵友厚点点头,仍说不出话来。从小至今,二十多年的日子里,他很少听到有人喊他的姓名,哪怕是一个姓或者一个名,包括他爹活着时候,一直都是喊他憨儿。此时,田四化像个爹娘、像个哥哥,亲昵地喊他小厚,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感受突袭而来,他的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温暖,继而一阵诚惶诚恐……

从宿舍到街上,不仅要走一段路,而且要过一座桥,过罢桥再穿过一个小区,才能到饮食一条街上。住在单身宿舍的矿工,吃顿饭一个来回,仅路上也要走上半个多小时。吃顿饭费时且不说,饮食一条街上的饭菜价格常常不靠谱,饭菜质量和卫生条件也没保障。矿区不像城里,吃饭的地方多,在这里,你可以不去吃,但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吃。几年前,单身宿舍院内原本开着一个职工食堂的,全天候出售饭菜,什么凉菜炒菜烧菜,面食米食地方饭,一应俱全,对单身职工而言,且经济实惠又方便。后来,矿上新调来一位毛矿长,积极推行企业改革,主张企业去社会化、走市场化,实施精减机构,减员提效,就连同单身职工宿舍的食堂也给撤了。有人提醒他食堂不能关门,否则,单身职工就没地方吃饭了。他只甩下一句话:去社会上吃,满大街都是卖吃的,还能饿死人?!



就这样,食堂把门关了。食堂说关就关了,单身职工敢怒不敢言。不久,为了增加效益,还要把单身宿舍出租给一家电子厂,让单身职工各自去社会上租房住。消息一出来,十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不愿意了,说当初去院校与他们签合同时,承诺每人一套三居室,人来了,不仅不兑现,现在连两人一间的宿舍也不给住了,严重属于欺骗行为。十几个大学生找到集团公司要求解除工作合同。不几天,集团公司一个说普通话的副总经理来到矿上,面带怒色地质问毛矿长,说你想干什么呀?面对多年以来一路关照着自已的这位副总经理,毛矿长既惧威严,也懂感恩,唯有低头不敢言语。如此,单身宿舍这才幸免被保留下来。

依照平时吃饭的习惯,赵友厚中午一般都是两碗米饭和一个青椒炒肉丝,不买汤,倒杯白开水当汤喝。今天因为要给田四化代捎饭,田四化又没明确要吃什么,就把赵友厚愁得也不知该吃什么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把饭买回宿舍和田四化一块吃,还是自己在饮食街上吃后再给田四化带呢?犹豫了一路,赵友厚也没拿定主意。到了街口,一股股炒菜的香味扑鼻而来,赵友厚下意识地嗅了嗅,还有忽浓忽淡的酒味。这酒味让他突然想起刚才三条腿的话,尔后又延伸想到之前的那个梦,马上便冒出了一个主意——买瓶酒,请四化哥喝酒。再买只烧鸡,烧鸡算个大菜,正配喝酒。当然,还要炒个他自己喜欢吃的青椒肉丝。饭吃什么呢?他喜欢吃米饭,可四化哥喜欢吃烧饼,干脆他也陪着四化哥吃烧饼。拿定主意,再往饮食街里走去,赵友厚耸了耸肩,心里多了几分亢奋。

两边小吃店一片嘈杂声,还飘着一街的油烟味。不断有老板招呼赵友厚,赵友厚一律装着没听见,谁也不搭理。当走到王麻子小吃店时,他却停下了脚步,仔细地把王麻子小吃店里里外外看个透,发现店里除了三个人在吃饭,只有王麻子和他老婆在忙前忙后,没看见再有别的人影,他才径直朝一家烧鸡店走去。买好菜和烧饼,最后才去一家烟酒店买酒。酒的品种很多,赵友厚没犹豫,直接要了一瓶尖庄,因为四化哥喜欢喝尖庄。刚付了酒钱,背后有人拍了他一巴掌。

赵友厚回过头一看,拍他的人是宿舍管理员老王,老王也是单身,也天天要来饮食一条街上吃饭。见赵友厚买菜又买酒,老王问:

“憨子,不想娶老婆了?”

“谁说我不想娶老婆了?”赵友厚诧异地睁大两眼,脸上竟露出几分张惶。

“想娶老婆你咋这样海吃海喝?”

赵友厚马上垂了垂头,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侧着身子从老王身旁闪开。

“你这个憨孩子,今后吃饭省着点!就现在的房价,不省着点,你连个茅房也买不起,上哪娶老婆呀!”

老王这句话,让赵友厚抬脚逃了出去。

看赵友厚匆忙走去,老王笑了,冲烟酒店老板说,嘿,你看这个憨孩子,怕我抢喝他的酒似的。店老板啾啾嘴问,他也想女人?老王马上接过说,听你这话说的,是个男人谁不想?店老板用手点自己的太阳穴,说他这个……话没说完,老王又接过说,这孩子有时候一点也不憨,心里啥都明白,脑子想得可多了。他知道他爹赵德福一辈子没娶过老婆,他小子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想着上班下井挣钱今后娶个老婆呢。

前年春上,赵友厚在井下被一块矸石砸了脚,医生拍了片子证明中度骨折,当属于工伤。根据矿上规定,单位出了工伤,不仅扣除单位奖金,还要被罚款,更主要的是还要给予单位领导处分。采煤区区长对赵友厚说,不要说你是井下砸的,回去休息吧,伤好了再来上班,我给你全部划出勤。赵友厚疑虑了一会,说奖金也不能少我的。区长说,说你憨吧,划出勤还能少了你的奖金吗?回去好好躺着去吧。听区长这么说,赵友厚觉得讨了一个大便宜,虽然脚很疼,但还是禁不住咧嘴冲区长笑笑。晚上,田四化下班回来,小厚你怎么能听区长的,万一今后脚上落下个后遗症,怎么办?还是要报工伤的,明天我去帮你报工伤。赵友厚躺在床上说,区长说不少我的奖金哩。田四化说,你是要脚,还是要奖金?赵友厚说,我想要奖金。过了一个月,区长问田四化赵友厚的脚好了没有,田四化说好个鸟,到现在还肿着呢。区长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就带上工会主席,拿

上500块钱,去单身宿舍看看赵友厚。管理员老王把区长和工会主席带到赵友厚的房间,只见赵友厚躺在床上看电视,当时被电视剧的剧情逗得正咧着嘴似笑非笑,一副开心的样子。区长看了看他,说看来你小子脚好了,怎么不去上班啊?赵友厚慌忙说,没有呢。不信你看,还肿还疼哩。说着把脚伸到区长面前。区长半真半假地说,行,你可以继续休息,但下个月奖金就没你的了。听区长说没他的奖金了,赵友厚慌忙从床上坐了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区长,半天没眨眼,撇了撇嘴,憋出几滴眼泪,说我要奖金,我要奖金,你答应给我奖金的!见状,工会主席解释并安慰他,区长和你开玩笑呢,不是不给你奖金,是说如果脚好了你就要去上班。赵友厚马上问区长,真的还给我奖金吗?区长点点头。赵友厚低头拿手抹了抹眼,再抬起头,几分羞歉地笑了。随后,工会主席逗他,说你一个单身小伙子,每月工资几千块,吃不愁喝不愁,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赵友厚拿眼瞟了瞟几个人,瓮声瓮气地说,攒钱结婚娶老婆。工会主席又问,你娶老婆干什么?赵友厚又瞟了几个人,说你们都有老婆,我也要有。说完,马上又补了一句,我爹没娶过老婆,我得娶个老婆!区长和工会主席,还有老王,几个人互相看看,都笑了。可是,几个人笑得很短很浅,房间里很快静了下来。

三、请田四化喝酒

赵友厚拎着饭菜回到宿舍,田四化还在蒙头睡着。

他并没有急于把田四化喊起。轻轻地把饭菜摆放在桌子上,又用热水烫了烫两双筷子和两只杯子,然后坐在床沿上一边开酒瓶,一边想,四化哥掀开被子看见他买回的菜和酒一定会很高兴的。四化哥高兴,他也高兴。其实他现在就已经高兴着。

酒瓶一打开,酒味儿马上窜了出来。赵友厚拿过两只刚烫过的杯子,分别把酒倒上,整个屋里飘着酒香。直到这时,他认为喊醒四化哥才最合适,要给四化哥一个惊喜。

“四化哥!”

“四化哥起来吃饭吧!”

连续喊了两声,田四化才“嗯”了句,被子还依然蒙着头。

“快起来吃吧,菜都凉了。”

田四化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露出一只手慢慢欣开罩在头上的被子,马上问,“你买酒了?”

“你起来看看嘛。”

田四化从床上坐起,看看桌上的酒和菜,打了一个哈欠,说:“我操,你还买个烧鸡,那就快吃吧。”

赵友厚伸手解开一个食品袋,说:“还买了你喜欢吃的烧饼呢。”说着,放下食品袋,把一只倒满酒的杯子端到田四化面前。

田四化接过杯子,问:“买这些东西,一共花了多少钱?”

“我记不清楚了。”赵友厚摇摇头。

田四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一百的票子放在赵友厚面前,说:“今天算我请客。”

“不、不、不!”赵友厚把钱拿起,说:“四化哥,是我请你的,我请你的。”并把钱递给田四化。

“我操,你还和我争什么,我说算我请的就算我请的,你把钱拿上。”田四化说着端起酒杯,“你不把钱拿上,这酒我不喝。”

赵友厚几分诚惶诚恐地看着田四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和田四化同室已经住了三年了,三年里,他俩几乎是一块吃饭,一块熄灯睡觉,一块下井上井。他知道田四化处处关心他,照顾他;也知道田四化不喜欢说话,但说一句话算一句话;更知道田四化直肠子,性格暴。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些,所以,他对田四化既尊敬,又有几分畏怯。虽说平时一块吃饭都是各付各的钱,但每次两人喝酒田四化都不让他掏钱。偶尔他悄悄买瓶酒,还免不了受田四化一顿责怪。

正在赵友厚拿着钱犹豫不决时,田四化把端起的酒杯放了下来,说:“把钱拿回去!”

田四化的酒杯好像猛地放在赵友厚心上,赵友厚心里“咯噔”一下,忽然一脸委屈,急促的口气说:“四化哥,你怎么老不让我请你呢,今天就算我和娜娜一块请你的好吧?”

田四化一愣,问:“怎么,你看见娜娜啦?”

“看见了,我们俩还说了好多话呢。”



“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她没有回来。”

“那你哪里看见的她？”

“在梦里，她一点都没变哩。”

田四化怔了怔，片刻，重新端起酒杯，说：“来，咱们喝酒。”

赵友厚看着田四化，求征的口吻说：“算我和娜娜请你的。”

田四化没吱声，点点头。

两人一块喝了第一杯酒，赵友厚咧了咧嘴，伸手从烧鸡上拽下一只大腿放在田四化碗里，接着又忙着把两个杯子倒满酒。

田四化用手指了指烧鸡，示意赵友厚拽掉另一只大腿自己吃，这才拿起碗里的鸡大腿啃了一口，问了句：

“你又想娜娜了？”

赵友厚羞涩地笑笑，不置可否。少顷，对田四化说：“四化哥，梦里娜娜还问你好吗。”

田四化一时缄默了，自顾端起一杯酒干了。然后瞪了赵友厚一眼，说：“你怎么不啃那条腿？”

“你能喝酒，你啃。”赵友厚说。

“我操，我多喝又多吃呀？你给我啃掉！”田四化不容置疑的口吻，令赵友厚不得不去拽掉另一只鸡大腿放在自己碗里。随后，他又给田四化倒满酒，再端起自己的酒杯，说：“四化哥，我敬你一杯吧。”

“什么敬不敬的，一块喝。”

“该我敬你一杯哩。”

“我操，你今天怎么啦？瞎客气个鸟！”

话刚落音，田四化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妥，说来一块喝起。两人喝起之后，田四化主动拿过酒瓶，先给赵友厚倒上，才把自己杯里倒上，语气低缓地问：

“看见娜娜，高兴吗？”

“我可高兴了。”

“怎么高兴的？”

“比咱们每月开工资那天都高兴。”

“心里什么滋味？”

“跳得慌。”

“现在呢？”

“什么现在？”

“现在再想起娜娜什么滋味？”

“我也说不好，就是有、有点难受。”

“她跟你说，她还回来吗？”

“回来，等我买了房子她就回来。四化哥，你哪天陪我去看看房子吧，听人家说开发商都坑业主，他们都敢坑业主，我怕也坑我哩。”

田四化惊诧的表情僵在脸上，半天才说：“你想买房子？”

赵友厚说：“不买房子怎么结婚呀？我已经都许过娜娜了。”

田四化看看赵友厚，欲言又止，随即给自己又倒满一杯酒干了。

等了一会，见田四化仍没说话，赵友厚心里不免犯起嘀咕，四化哥想什么呢？是我说错话了？可我没说什么错话呀，我就说买房子嘛。我买房子就是为了和娜娜结婚呀！

一瓶酒喝了大半瓶，田四化看看表，说：“不喝了，吃烧饼。吃完再睡一会，晚上还要上夜班。”

赵友厚马上把烧饼递过去，说：“不喝就不喝，留着明天咱们再喝。四化哥你吃烧饼吧。”

田四化接过烧饼，咬了两口，说：“明天早上下了夜班，我请假回老家一趟，估计三四天才能回来。”

“四化哥你回老家干什么？”赵友厚问。“清明节快到了，我回去给我爹烧纸上坟……”

没等田四化说完，赵友厚忙说：“那我也给我爹烧纸去。”说着，便想，我怎么没想到清明节到了呢？刚过完春节，这才几天又到清明了。清明节就是给死去的人烧纸送钱的。正好，趁着给爹烧纸送钱，也跟爹说说话，尤其是要跟爹说说娜娜，说说买房子。爹还不知道他和娜娜处对象呢，知道了，爹肯定很高兴。爹一辈子没娶上老婆，知道他有娜娜，爹说不定高兴得从墓里站起来哩。

“别忘了给你爹买盒好烟买瓶好酒，你爹活着的时候，从来都不舍得吸好烟喝好酒。”田四化说。

“嗯，我记住了。”

赵友厚随手拿过一个烧饼，一边吃，一边琢磨：四化哥说的好烟好酒，究竟好到多少钱一盒烟多少钱一瓶酒？如果买太贵的，一盒烟一瓶酒，两样在一块恐怕得花一百多

块钱呢,可现在还要攒钱买房子呀?如果买太便宜的,不好吸,不好喝,又对不起爹呢。……

四、身世

赵友厚是在田四化回老家的第三天上午,才去给他爹烧纸扫墓的。

矿工陵园里的花儿扑满了赵友厚的眼——道路边、墓碑旁,到处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一片片,一束束,一簇簇,五颜六色,争奇斗艳。一缕缕烟雾从花丛中袅袅飘散在空中,陵园里弥漫着阵阵焚纸燃香的气味。

陵园不大,但墓碑排列得整齐划一,规格样式相同。赵友厚每次来都要来来回回寻辩半天,今天仍是如此。管理员发现后,指指路边的指示牌,说看看牌子上的编号去找。赵友厚循着指示牌,还是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五区三排九号。

看见九号墓碑上赵德福微微张着大嘴的肖像,赵友厚慌忙放下手里的东西,“扑通”跪倒在墓碑前,连连磕了三个头,声音里禁不住多了几分哽咽,说:“爹,我来给你烧纸了——”

赵德福从铁道边抱起赵友厚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早晨。

多年后想起来,赵德福仍认为那是神的旨意,是老天爷的安排。那是个荒凉而寒冷的初冬,许多个早晨都被浓浓的大雾笼罩着,可这天的早晨却异常的清明爽朗。上井后,看见这般晴朗的天气,赵德福先去浴池洗去夜班一身的疲劳,然后到食堂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饭。再从矿上出来,他抬头看看明净的天空,突然想舍近求远,放弃了平时来去的大路,去沿着铁道走走。天气难得这样清明爽朗,他想多走一会,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他觉得他今天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好,格外兴奋,甚至有点心跳。

每天只有下午一趟去矿上拉煤的火车通过,所以,早晨铁道上很安静。赵德福踩着枕木,轻易地就踩出一种节奏……忽然,赵德福听到隐约的两声哭泣。他朝前面瞅了瞅,不远处的铁道边,一个红色的包裹在抖

动。快步走到跟前,赵德福愣住了——一个婴儿的小头露在包裹外,两眼紧闭,脸色红紫,口吐白沫。赵德福想也没想,脱下身上的棉袄,包着包裹,抱起婴儿就直奔了医院。

赵德福在医院守护婴儿一个星期,直到医生告诉他可以放心抱回家了,他才把婴儿抱回宿舍。宿舍里,赵德福笨拙地拿奶瓶喂着婴儿吃奶,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然后,看着吃饱睡着的婴儿,赵德福伸手轻轻地捏着婴儿两腿中间的小肉芽儿,突然哭了。

赵德福哭得无比激动和深情,边哭边自语道:“我也能有后了,我也能有后了……神啊,老天爷啊,你们也让我有后人了……”对于一个三十八岁的光棍汉而言,赵德福哭得虽有几分失态,但哭得合情合理。平静下来,赵德福两眼盯着熟睡的婴儿,终究还是犯愁了——上班下井的时候,谁帮他照顾孩子呢?娶不上老婆可以照有后人,可没有女人,怎么才能把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带到会说话会走路呢?这时候,赵德福才真正体会到,生活中,最不能缺少的原来就是女人。几年之后,当小友厚叫赵德福给他找个妈妈时,赵德福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万万是不能缺少女人的!

眼下怎么办呢?无奈中,赵德福想到老家。父母多年前已经去世,上无姐姐,下无妹妹,老家里的女人只有一人,那就是他的嫂子。可是他多年不常回老家,担心嫂子愿不愿意帮他。若是嫂子不愿意帮他,又该怎么办呢?然而,当他抱着婴儿回到老家时,嫂子马上接过他怀里的婴儿,心疼地说,愿意愿意,咋能不愿意呀?咋说这孩子也算咱们家里的后人哩。话刚落音,站在一旁的哥哥冲着嫂子说,你把咱大侄子带养好了,有一点闪失,我饶不了你个娘们!哥哥和嫂子的话,让赵德福热泪满盈,他几乎哽咽地说,哥,孩子还没名字呢,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哥哥说,这还不好起吗,就叫有后,别人是先有家,才有后,你是先有后,才有家。赵德福当下便想哥哥说得对呢,别人是先娶老婆成家才有后,我是先有后才能和儿子两个人成为一个家。现在看来,没娶老婆怎么啦?没娶老婆,我照样有后代。于是,他对哥哥说,对,叫有后,这名字妥当,今后上学了,大名就叫赵有



后。

矿上离老家六百多里路，赵德福几乎每个月回去一趟，送去一些奶粉、食品和孩子用的衣物。为了每月能回老家一趟，赵德福几乎没休过班。领导让他该休班休班，照样可以请假回去。他不愿意，他认为如果这样，就是长期占矿上的便宜。同时他认为，是煤矿让他有了后的，没有那段通往矿井的铁道，他到哪里能白白抱到一个孩子啊？他把儿子有后想像成他的太阳，红通通、暖洋洋的太阳，有了这个太阳装在心里，他每天在井下就会忘记黑暗，不知疲倦，攥煤流汗流得心畅而幸福。

赵德福再把小有后接回到矿上，是六年后的一个暑天。哥哥嫂子让他把有后继续放在老家，他们继续帮他领着并照顾孩子上学。赵德福没同意，因为农村的教育不如城里的好，虽说矿区也不是城里，但比农村还是优越些。回到矿上的第二天，赵德福便领着小有后去矿上小学校报名上学。老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赵德福马上说，叫赵有后。老师问哪三个字。赵德福说，姓赵的赵，有钱的有，后代的后。老师看了看赵德福，建议的口吻说，这名字可不可以改动一下？赵德福问为啥？老师说，有后两个字既俗气，听着看着也不文雅，再者，从字面上来说，还有点封建迷信的色彩。赵德福问，咋改？老师说，可以把有后改成友厚，代表友善、纯厚的意思，属于褒义词，同时，又和有后谐音，听起来，也包含着有后的原意。听老师这么一说，顿时，赵德福对老师心生敬佩，老天爷在帮他，神在帮他，人也在帮他呀！于是，感激地说，老师改得好改得好。

按照新生入学规定，报名时老师要对每个孩子进行简单的测试。名字改好后，老师看着赵友厚，问道，小朋友，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赵友厚摇摇头。老师以为刚为他改了名字，一时还不能让他记住，便说，小朋友，你叫赵友厚，赵是姓赵的赵，友是友谊、友好的友，厚呢，就是厚道的厚，薄厚的厚。赵友厚两眼直愣愣地看着老师。老师随即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个人字，问道，这是什么字呀？赵友厚嘟了嘟嘴说，字。老师又写了一个口字，问这又是什么字？赵友厚马上又说，字。

老师放下笔和纸，伸出右手的一个食指问，这是几个指头？赵友厚说，一个。老师又伸出两个指头问，这是几个？赵友厚张口就说，两个一。老师迟疑了会，问，一加一是几？赵友厚张口就说，还是一。老师转过脸小声地责问赵德福，说你们家长对孩子学前怎么教育的？赵德福不好意思地忙说，错了，错了！

赵德福没有错。

小学一年级上了两年，赵友厚才弄清楚，一加一等于二。

小学二年级时，赵友厚问赵德福，别的孩子都有妈妈，他为什么没有妈妈。赵德福想了半天，只好说，爹天天上班忙得很，还没来得及给你找呢。赵友厚两眼噙着泪水说，爹，同学都有妈妈，你也给我找个妈妈吧。看着儿子一张渴望母爱的稚脸，赵德福用粗硬的手为赵友厚抹去眼里的泪水，无言以答。他没法回答儿子，如果他答应了儿子，找不到怎么办？如果他不答应儿子，儿子不只是眼里有泪，怕是心里也会流泪。于是两只胳膊把赵友厚搂在怀里，说爹给你找，给你找！同时心里深深地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万万是不能缺少女人的！

单身一个人的时候没能找个女人，如今领养着一个孩子，就更加不好找了。赵德福既当爹又当妈，体会着辛苦，也享受着幸福。虽说没能娶个老婆，可他照样组成一个家。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家只是缺少一个女人。赵德福心满意足地认了，这就是他的命。他把希望寄托在赵友厚身上，许多个夜里，他暗下决心，今后一定给儿子找个漂亮的媳妇。然而，随着赵友厚一天天长大，赵德福却多了一份忧愁——儿子的身体和智商不能同步生长，日渐凸显出来。许多个夜里，赵德福睁眼难眠，疑虑、苦闷、忧愁……时间最终还是让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儿子是个憨孩子。无奈，他同样认了，这也是他的命。

赵德福最后一眼看见赵友厚，那天大雪纷纷，北风呼啸。

赵德福不知道外边大雪纷纷，醒来后看见身边忙乱一团的医生和护士，第一句话就说，我要见我儿子。因为正在实施抢救过程

中,医生不同意他的要求。赵德福使尽全身的力气,吼着要见儿子。在仍得不到同意时,他便破口大骂。无奈,医生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赵友厚浑身披着雪花走进抢救室时,赵德福忙问,憋儿,下雪了吗?赵友厚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赵德福,点点头,人却像钉在床边似的,一动不动。赵德福说,憋儿,过来呀,爹跟你说话呀。直到这时,赵友厚才突然哭了,马上走过去趴在赵德福头边。

赵德福看着儿子,刹那之间,两眼溢满泪水。尔后,哽咽说,憋儿,爹对不起你呀!爹没来得及把你养大成人,就要走了,爹亏欠你呀!爹咋能舍得把你一个孩子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上呢?爹舍不得啊!可没办法,爹非走不可了。这也是老天爷要我去的呀,老天爷要把咱爷俩拆开,这是命!憋儿,咱爷俩的命都苦呀!上午,爹在井下当时就该走的,就因为爹没能看见你,爹还有些话还没跟你说,爹就没慌着走,一定要见到你。憋儿,有几个事你一定要记住,照爹说的去做,不然爹不放心啊!一个是,爹给你攒的钱,钱本子放在爹枕头里边,你要拿好,平时不要乱花钱……二个是,你今年才十六岁,爹知道你也不是上学念书的料,爹走后,你就回咱老家跟着你大爷大娘过吧,你一个孩子在矿上,爹也不放心……三个是,过两年,等你十八岁了,你再来矿上接爹的班,记住,到时候下井干活时,眼睁大点,胆放小点……四个是,今后上班了,好好攒钱,一定要娶个老婆。爹我没本事,这辈子没能娶个老婆,也没能给你找个妈,你可一定要给爹娶个儿媳妇,给爹这一门户留个后啊……我的憋儿呀,还有一个,爹本来不想对你说,可爹不说不放心啊!你知道吧,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有点憋。所以,爹要交待你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长大了要本本份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要学会吃苦,学会过日子;要能够忍辱受气,不要和别人争强斗胜。这样,你才能不被人欺负,才能安安稳稳……

赵友厚跪在赵德福墓碑前,把带来的烟酒和食品一一从包里掏出来。先点着几根烟,又摆上食品,然后倒上一杯酒,一切妥当之后,赵友厚看着赵德福的肖像说:“爹,你

吸烟吧,你喝酒吧,你吃吧。等你喝好吃饱,我跟你说个大事。爹,这事可大了,我不说,你不知道呢。爹,你猜猜什么事?我不说,你猜不到哩。算啦爹,你猜不到,也不等你喝好吃饱了,我先告诉你吧,前几天,我又梦见娜娜了。爹,我不告诉你,你不知道娜娜是谁吧?娜娜就是我的对象呀!是四化哥给我介绍的,她长得可好看了,现在在广州打工,等我买了房子她就回来……”

说着,赵友厚仿佛看见墓碑上赵德福微微地张着嘴,满意而高兴地在笑,他也咧咧嘴笑了。

五、约个时间看房子

从矿工陵园里刚出来,正巧赶上一趟公交车。乘车的人不多,大都是扫完墓返回的人,有几个认识的人和赵友厚打招呼,都夸他孝顺,早早就来给他爹烧纸送钱花了。赵友厚一律冲他们笑笑,是男的就喊声叔叔,是女的就叫句阿姨。上车后,赵友厚拣了最后一排靠边的一个位置坐了。车子开动后,车厢里晃晃颠颠,赵友厚的身子就跟着摇晃起来,摇着晃着,他就禁不住闭上了眼。其实他并没有困意,只是觉得闭上眼睛摇晃得更舒服。

车厢里不断有人高一声低一句地说话,虽不是太吵,却也不安静。车子开动不久,前排位置上一个老太太回过头大声地问赵友厚:“孩子,你啥时候结婚娶老婆呀?”赵友厚睁开眼朝前看看,没吱声。老太太用手指指他,说:“问你呢。”赵友厚这才意识到原来是问他。很快,羞歉地笑笑说:“阿姨我买了房子就结婚。”老太太又问:“对象谈好了?”赵友厚说:“谈好了。”老太太说:“啊呀,那真好!女孩是咱们矿区的吗?”赵友厚想了想说:“不是,是外地的。”老太太问:“谁给你介绍的呀?”赵友厚说:“我四化哥给我介绍的。”老太太这才转过头去,对旁边另一位老太太说:“别看这孩子憨头憨脑的,说不定今后比你爹有福呢!”

赵友厚再没把眼睛闭上,而是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似两眼睁着,其实什么也没看进眼里。听到老太太说他比他爹有福,



他心里既难受又高兴。爹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他不知道爹为什么没能娶上老婆，只知道爹也想着娶个老婆，但爹到死也没能娶到。他常听人说，有的男人能娶几个老婆，他没见过。他只知道三条腿是有个老婆的男人，却还经常睡其他女人。他爹什么都没有，既没老婆，也没女人。没娶上老婆当然就是没福，没福就是命苦，爹的命苦呀。想到苦命的爹，他是爹的儿子，怎么不难受呢？当然，与爹相比，他是有福气的，这份福气就是四化哥介绍他认识了娜娜。虽说还没能娶上娜娜，但娜娜已经成了他心里的老婆。等买了房子，他马上就能把娜娜娶到他们的新房里。到时候，他上班下井，娜娜在家里洗衣做饭。下班了，他俩一块吃饭，一块睡觉，一块说话。他喜欢看娜娜撇着嘴唇说话的样子，喜欢得很。

想到娜娜，赵友厚胸口就禁不住“呼呼”乱跳，跳着跳着，心里就开始难受起来，难受得心疼，像突然患上一种病似的。这种滋味让他一时忽略了汽车的摇晃，已感觉不到摇晃的舒服了。

下了车，赵友厚没回宿舍，直接去了饮食一条街上吃午饭。走到王麻子小吃店门口，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不由地往店里看了一眼。王麻子一手拿锅，一手掂勺，抬头间看见赵友厚，挺了挺胸说：“看啥看，一年多了，你小子走我门口膘都不膘我这一眼，今个咋啦？是在别的店吃腻了，又想吃老子烧的饭菜了吧？”

赵友厚没吱声，目光一直扫着店里。店里只有四个人在吃饭，其中有两个人是三条腿和宿舍管理员老王，一人端只大酒杯正在喝酒。

“憨子你还愣住干啥？进来，老子给你炒个你最喜欢吃的青椒肉丝。”王麻子喊。

我才不进你饭店呢！你以为我看看你的饭店就是想去吃你烧的饭呀，才不是呢。我是想到过去娜娜在你饭店打工的时候了。赵友厚心里在说。然后恨恨地瞪了王麻子一眼，走了。

王麻子见赵友厚转脸走去，费解地摇头说：“日你娘，邪了怪了，老子咋得罪你了？”

听到王麻子骂他，赵友厚嘴里嘀咕道：“不是个好人！你骂吧，反正我没有娘，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都是骂空呢。”

从饮食一条街吃过饭回到宿舍，赵友厚刚往床上躺下，田四化背着包开门进来。赵友厚马上从床上坐起，问“四化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请了三天假。”田四化放下包正要去洗脸。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饭吧。”赵友厚说。

“吃过了。”田四化随便拿毛巾擦了擦脸，问：“你去给你爹烧纸了没有？”

“烧过了，今天上午去的。”赵友厚从床上站起来给田四化倒杯水，也给自己倒了杯。

田四化从包里掏出一袋炒瓜籽，顺手扔给赵友厚。赵友厚慌忙接着，问：“这是什么？”

“你嫂子炒的瓜籽。”

赵友厚捧着瓜籽，思忖半天，问：“四化哥，嫂子长得漂亮吗？”

“一般。”

田四化敷衍地吐出这句话，让赵友厚想不出田四化的老婆是漂亮还是不漂亮，琢磨一会，他问：“四化哥，嫂子有没有娜娜漂亮呀？”

“没有。”

听田四化说他老婆还没有娜娜漂亮，赵友厚不吱声了。但他心里马上想，怪不得四化哥回去三天就回来了，如果四化哥老婆漂亮，四化哥会很喜欢的，就像他喜欢娜娜一样，总想看着她。四化哥如果很喜欢他老婆，肯定就会愿意在家里多待几天。四化哥不愿意在家里多待，就说明他老婆不漂亮。四化哥怎么娶个老婆不漂亮呢？四化哥应该娶个漂亮的老婆呀！看来四化哥还没有他有福气呢——娜娜就漂亮，脸白白的，胸挺挺的，撇着嘴唇说话的样子让他看不够。

田四化点支烟躺在床上，问：“这两天咱们班里超产没超产？”

赵友厚马上断了念想，说：“班长说超产了，不过掌子面遇到了大石头，这两天可累人了。”

“能天天超产,这个月的奖金就不少。”田四化说。

“班长说不一定呢。”赵友厚说。

“怎么不一定,区里只要不扣钱,肯定不比上个月少。”

“区里怎么会扣咱们的钱呢?”

“不扣咱们的钱,领导上哪弄钱去?”

“领导本来就比咱们工人拿钱多呀。”

“我操,钱是什么?谁嫌多?”

赵友厚眨眨眼,想想也是,谁不想多挣钱呢?

“区里领导哪个人没在市里买几套房子?不扣咱们的钱,他们用什么买?”田四化又重新点支烟吸上。

“啊,当领导的都买几套房子呀?”

“我操,你啊啥?他们当矿长的还都在北京、上海买房子呢。要不然,现在的房子哪有这么贵!”

听田四化说到房子,赵友厚就想起自己买房子的事,看了看田四化,说:“四化哥,过几天趁休班,你陪我去看看房子好吗?”

“你存多少钱了?”

“好几万哩。”

“几万?还是十几万?还是几十万?”

“上次我去银行查了,银行里人说总共有四万多块呢。”

“我操……你……好吧,下个休班,我陪你去看看房子。”说着,田四化扔掉手中的烟头,拽过被子蒙着头,然后说了句:“我睡一会,你也睡会吧,明天咱们还要上早班。”

听到田四化答应他下个休班的日子陪他去看房子,赵友厚禁不住几分兴奋起来,说:“四化哥你累了,你睡吧,我不困。”然后,往床头上靠了靠,准备拿遥控器开电视,手还没够到遥控器就突然停了下来,最后顺手拿过田四化从老家带来的瓜籽。抓把瓜籽刚攥到手上,忽然又想,嗑瓜籽也会嗑出响声的,照样会影响四化哥睡觉。他只好又把瓜籽放了回去,说“四化哥,你好好睡吧,等你醒了,我去街上买饭咱们回来吃。”

田四化没吱声。

赵友厚认为田四化一定是坐车坐累了,四化哥老家离矿区好几百里路呢,回来要坐了大半天的长途汽车,能不累人吗。让他好

好睡吧,睡到傍晚就会醒的,醒来后再问问他想吃些什么。想着想着,他突然联想到,娜娜要是从广州回来,坐长途大巴得坐多长时间呢?

六、田四化死了

通常上早班的矿工要在凌晨四点钟起床。虽然规定五点钟下井,但五点之前,在一个小时内,他们刷牙洗脸吃早饭,十分钟的步行或五分钟的骑自行车到达矿上,若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在矿门口包子铺上吃完早饭,接着参加班前会,领取当班的工作任务,集体进行安全宣誓,然后才能下井。

田四化醒来时刚刚四点,赵友厚却还熟睡着。

“小厚,快起来,到点了!”田四化一边穿衣服,一边从床上下来。见赵友厚还没醒,他走到对面床边,伸手掀开赵友厚的被子,喊道:“小厚,到点了,快起来!”

赵友厚睁开眼看见田四化已经穿好衣服,马上弹坐起来,接着,一边穿衣服,一边把两脚伸在床下面找鞋。

像往常上早班一样,田四化起来点根烟去了卫生间,赵友厚拿着毛巾和牙刷去刷牙洗脸;田四化去刷牙洗脸,赵友厚去卫生间;田四化还没洗好脸,赵友厚已经从卫生间出来,站在门外边等着田四化。等田四化把门“砰”地一关,两人才一块下楼去上早班。

矿门口有几家包子铺,两人每人要了二十个包子,一个鸡蛋,一碗油茶。田四化吃得很快,也不嫌烫,一眨眼十个包子下肚了。见状,赵友厚问:“四化哥你饿很了吧?”

田四化正被包子堵着嘴,没吱声。

赵友厚接着说:“四化哥你再多吃几个包子吧,昨天晚上你一直睡着,喊也喊不醒你,晚饭你也没吃。”

田四化咽了口包子,说:“太困了。昨晚你怎么吃的?”

赵友厚说:“喊不醒你,我也没去吃。”

田四化说:“我操,你醒着你怎么不去吃呢?你不饿?”

赵友厚说:“我把你带回的瓜籽嗑完了。”



田四化瞪他一眼，然后对包子店老板说：“老板，再来四个茶蛋。”

两顿饭做一顿吃了，难免不吃个撑饱。吃完早饭，两个人向矿里走去，看上去腰板直直的，肚子有点挺。刚进矿大门，三条腿从后边跟了上来，说：“乖乖，从后边看你俩走路，一个个像矿长的架式，我还以为矿长们也起这么早上班呢。”

田四化头也没扭，继续往前走。见田四化没搭理三条腿，赵友厚也不吱声，跟着田四化朝前走。三条腿在后边无趣地说：“乖乖，两个啥熊孩子，不给个脸，也不放个屁。我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比你们还傲呢，喇叭裤我都穿一尺八的裤角，小姑娘低于一米六的我看也不看一眼，区里干部都经常请我喝酒，你俩还在我面前傲，瞎眼了！”

田四化仍没回头搭理他。赵友厚知道田四化不喜欢三条腿，三条腿喜欢吹牛，年龄不大，还喜欢倚老卖老。其实赵友厚也不喜欢三条腿，赵友厚不喜欢三条腿的原因，不是他吹牛，也不是他倚老卖老，而是他明明有老婆还经常睡别的女人。赵友厚有时就想，你睡别的女人，那人家男人怎么办？你自己有老婆，就不该再胡乱睡人家女人。你自己有老婆，再经常睡人家女人，就和在井下“三违”一样，违章呢。在井下“三违”了，就会受到处罚，你睡人家女人，也会遭到处罚的。可这几年，却没见过有人处罚他，他照样违章睡女人。赵友厚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想不明白三条腿为什么没受到处罚，就越来越不喜欢他。

班前会上点过名，听队长安排完工作，赵友厚和田四化换上窑衣就下井了。

往工作面去的路上，赵友厚晃着头上的灯光，说：“四化哥，我昨天算了，咱们上完这个早班，再上三个夜班，就到休班了。”

田四化说：“不一定，说不准到时候我还加班呢。”

“你怎么还要加班呀？”赵友厚歪头用矿灯照了照田四化，不解地问。

“我回老家误三个班，不加班，这个月就上不了满班了。”田四化说。

赵友厚几分沮丧地取下头上的矿灯，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照照前面的路，犹豫了好

一会，说：“四化哥，你说过下个休班陪我去看房子的呀！”

一趟拉煤的电车轰隆隆从他们身边驰过，田四化大声地问：“你说什么？”

“你说过下个休班陪我去看房子的嘛！”

这回田四化听清楚了，迟疑了一下，果断地说：“行，那就不加班了，休班陪你去看房子。”

漆黑的巷道里，听着田四化的声音，随着电车的轰隆声渐行渐远，赵友厚不由地被感动着——四化哥的声音带有一种磁性，梆梆响亮，句句掷地有声，听了让人心里踏实。然而，很快这个声音被轰隆隆电车声带走了，消失在深邃的巷道里。

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声音永远消失了。

“哗啦”一声震响，赵友厚本能地朝前面一看，瞬间，田四化悄无声息地被掩埋在煤堆里，从他两只惊恐的眼里突然消失了……赵友厚再次看见田四化，田四化紧紧闭着眼睛，睡着一般的安静。

田四化的尸体被工友抬上井口，一路上，赵友厚呜呜地哭泣着。尸体摆放在井口卫生室，赵友厚不仅没有咽下哭声，而且蹲在尸体旁边，两手握着田四化的手，哭得更加悲怆，泪水鼻涕模糊一脸。

“人已经这样了，别再哭了！”

这时，安监科的一个科长呵斥道，然后让人把尸体抬到抢救台上。

赵友厚攥住田四化的手，依然呜呜地哭着。

“不要再哭了！”安监科长再次呵斥一句。

“叫他哭吧。”三条腿低着头，既没看哭泣中的赵友厚，也没看安监科长。“你们不知道，这孩子长这么大，心里两个最亲的人，一个是他爹，一个就是田四化了。”

“回头有他哭的时候，可现在不能哭了，马上矿领导陪集团公司领导就来了。”安监科长一脸严肃地说。

这时，三条腿突然抬起头，两眼瞪着安监科长，怒声道：“乖乖，这是啥鸡巴道理？就是国家主席来，也不能掐住脖子不让活人哭死人吧？”

工友们一致看着安监科长，安监科长马



上无趣地走开,到外边准备迎接集团公司领导。三条腿这才和几个工友一起,小心翼翼地把田四化的尸体抬到抢救台上。赵友厚也跟着站了起来,两手仍攥住田四化的手,呜呜哭泣。

田四化的尸体刚被抬到抢救台上,有人小声说了句,领导们来了。大伙马上不约而同地退到旁边,给领导们闪开一条道,也将田四化的尸体敞亮地展露在抢救台上。赵友厚没退,只是咽下呜呜的哭声,但两手仍攥住田四化的手。

领导们来了。走在前面的还是集团公司那位说普通话的副总经理,依次跟随的是毛矿长、区长等人。副总经理的表情很严肃,严肃的脸上藏着几分恼怒。相比之下,毛矿长一扫往日里的威严,耷拉着脸,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满脸的胆怯、委屈和乖顺。其他人都一律绷着脸,表情肃然。

一群人走进卫生室,都没说话,卫生室肃静得令人窒息。副总经理围着抢救台转了一圈,伫立在田四化头前看了又看,然后喊过一个随同而来的医生。医生马上走上前去。没等医生开口,副总经理用手指了指田四化的脸,果断的口吻说:“你看看嘛,既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现场抢救出来,又没有任何一点外伤,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位同志停止呼吸呢?你看看他的脸色,明显是患有心脏疾病的症状,完全可以说明在特殊环境下,这位同志是突发心脏疾病了嘛!”

医生站在旁边,半天,不置可否地嗯了两声。

副总经理随即转过脸对矿上的领导说:“你们抓紧时间处理事后工作。虽然是病故,可该同志毕竟是在井下发病的,就按照工伤伤亡待遇处理吧。同时,要妥善安抚好家属,做好一切善后工作。”

卫生室里一片寂静。

所有在场的人,不仅十几个从井下上来的工人,人人脸上一片愕然,包括毛矿长在内的矿领导,也都在瞬间袭上一脸的惊诧而一时失去了反应。

“不,不!”赵友厚突然松开田四化的手,急切地说,“四化哥不是有病,是被活活埋死的!”

副总经理脸上刹时一沉,看了赵友厚一眼,转身朝外走去。

“领导,不,不!四化哥没有病,四化哥身体可壮实了。”赵友厚两眼乞求的目光追着向外走去的副总经理,“领导,四化哥身体好得很哩,每顿饭能吃四个大馍,还能喝八两酒呢,在井下一只胳膊能夹一个铁柱子呀……”

这时,毛矿长突然凶凶地瞪了区长一眼,区长马上冲着周围的工人,说:“赶快把憨子拉走!”

半天,周围的人站住没动,直至几个医护人员匆匆把田四化的尸体抬进救护车里,救护车开走的那一刻,几个工友才上前拉往趴在车门上的赵友厚。

七、一晚上只说三句话

晚上,赵友厚神志恍惚,歪歪扭扭地回到宿舍,正准备掏钥匙开门,抬头从门缝中看见屋里亮着灯光。他马上打开门,习惯性地叫了声:“四化哥,你在屋里呀!”进屋之后,他才意识到田四化不在屋里,也永远不会在这个屋里了。可是,屋里又是谁开的灯呢?常听人说,一个人死了,魂还在,而且,魂会游荡在这个人活着时经常去的地方,当然,包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了。这个屋可是四化哥住了好几年的房间呀!四化哥的人回不来了,他的魂天天还是要回来睡觉的。晚上,魂回来当然就会开灯。他两眼扫着屋里,确认四化哥的魂回来了。

赵友厚环视着屋内,和他们早上上班走时一模一样,两张床上没能及时叠起的被子掀翻在床上,两双拖鞋混放在鞋柜旁,田四化刷牙的杯子歪倒在水盆里,他自己没能拧干的毛巾,水滴在地面上洒成一片潮湿……看着看着,他似乎不想看了,走到自己床边,使劲甩掉了两只鞋,身子一软,泥一般躺在床上。

躺了一会,他渐渐觉得口渴起来。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大半天没喝水了。他勉强地从床上起来,从水瓶里倒了半杯水一口气喝了。水瓶里只有半杯水。他咂咂嘴,目光转向田四化的床头柜。迟疑了一下,他才走过去,伸手从田四化床头柜下边掏出一瓶啤酒,用



牙咬开瓶盖，扬起脖子喝了几口，然后，攥住啤酒瓶，坐回到自己床上。

赵友厚两眼一直盯着对面田四化的床。半瓶啤酒喝下去，他眼里模糊起来，一会看见对面床上田四化用被子蒙着头正在睡觉，一会看见田四化靠在床头抽烟，一会看见田四化坐在床沿上一手捏着桌上的花生米，一手端着酒杯的样子，一会又看田四化扔掉手中的烟头，拽过被子蒙头之前说，我操，好吧，下个休班，我陪你去看房……直看得两眼哗哗掉泪，赵友厚站起来把剩下的半瓶酒倒在田四化床边的地上，哽咽一句：“四化哥，你也喝点吧。”

这是赵友厚晚上回到宿舍的第二句话。像往常一样，在这间屋里，他所说的话都是说给田四化听的。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今天再也听不到田四化的应答了。还有，往常不管田四化应答不应答，赵友厚和他说话心里都是踏实的，今天心里却空得很，就像仰脸朝天空中说话一样，天空中能有人听见吗？

早晨到现在，过去了十几个小时，一个白天没有了。早上他和田四化去上早班的时候，天还没完全透亮，他们走的时候，屋里还开着灯，现在屋里也开着灯。

赵友厚手里拎着空酒瓶，眨眨眼，隐约觉得天还没完全透亮，一个白天刚刚开始——

他和田四化在矿门口包子铺上吃过早餐，朝单位办公室走去的样子，腰板直直的，肚子有点挺。

巷道里，电车轰隆声中，田四化走在前面，果断地许诺说：“行，那就不加班了，休班陪你去看房子！”田四化富有磁性的声音，随着电车的轰隆声，渐行渐远。虽然声音走了，话语还是窜进了赵友厚的耳朵里，落在他心里。四化哥的声音带有一种磁性，梆梆响亮，句句掷地有声，听了让人心里踏实。说话有力，走路有劲，看着田四化健步嗖嗖走路的样子，赵友厚心里对他充满无比的敬佩。

工作面上，班长按照习惯，把田四化和赵友厚安排在一组去做回收柱子工作。点好棚数，分好工作量，班长刚离开，田四化和赵友厚便开始准备干活。这时，三条腿在旁边用矿灯照照田四化和赵友厚，嫉妒的口气

说：“乖乖，你们俩又分了个好条件的位置，老子我们却摊上个艰难险的屁地方，班长也太偏心了！”

“别理他，咱们干活！”田四化说着，就向前面走去。

赵友厚在后面整理一下工具，刚起身朝田四化身边走去，突然“哗啦”一声震响，田四化瞬间从赵友厚眼里消失了。

听到响声，旁边的三条腿和另一个老矿工马师傅迅速跑过来。看见赵友厚惊恐地愣在那里，三条腿冲他大声吼道：“憨子你狗日的还愣住干啥？赶快过来扒人，扒人呀！”……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个白天没有了。赵友厚不愿意承认这个刚过去的白天，以及这个白天里发生的一切。

往日这个时候，他和田四化要么躺在床上看电视，要么靠在床头上说话，要么他一个人看电视，田四化躺在床上静静地抽烟。每当田四化不看电视而静静地躺在床上抽烟时，赵友厚就猜想，四化哥准是想老家了，想老家，肯定就是在想他老婆。想到四化哥想老婆，他两眼盯着电视，不一会，眼里的电视画面就变了——娜娜走在电视里，胸脯一颤一颤地朝他走来，很快便胀得他两眼生疼。

赵友厚放下啤酒瓶，看着田四化早上掀起的被子，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轻轻撩起被子，慢慢把被子叠好，再把枕头放在叠好的被子上，然后把被子整齐地码放在床的中间。

回到自己床上坐下来，赵友厚看着田四化床上叠得整齐的被褥，看着看着，他突然觉得那不是被子，像似一座房子，被子上的枕头就像鼓起的房顶，红色的枕巾像铺上去的红瓦片，白色的枕边像包上去的白房檐，一座多漂亮的房子啊！田四化曾经跟他说过，他老家的房子是他结婚前盖的，又气派又好看，整个村里，除了村长家的房子，再没哪家的房子比他家的房子气派好看。还说，他这些年上班挣的钱全都用在盖房子上了。不知道眼前这座漂亮的房子像不像四化哥老家的房子。

十几个小时前，四化哥还果断地许诺，下个休班的日子陪他去看房子。现在没了四



化哥,谁能陪他去看房子呢?在他心里再也找不出陪他去看房子的人了。

上午在矿里他还对区长说,四化哥没有病,早上还吃了二十个包子,三个鸡蛋和一碗油茶呢。区长骂他,说妈的,他没病,你有病!他说,我也没病,四化哥更没病。区长吼他,让他闭嘴。他没闭嘴,说四化哥就是没病。区长一脸无奈,缓缓口气说,你小子给我记住,田四化就是心脏病突发死的,是病故,不是工伤!

现在想起来,当时区长生气对他发火的样子,又凶又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区长可是从来没这样对待过他。他想,区长不应该对他发火。集团领导不了解四化哥,说四化哥像似有病死的,区长怎么也能这样说呢?

四化哥每顿饭能吃五个大馍,一大碗菜和一大碗汤;如果吃米饭,能吃两碗米饭,一盘菜和两碗汤;喝白酒能喝八两酒,啤酒能喝八瓶;夏天吃西瓜,能吃一个大西瓜;冬天吃烤红芋,吸溜着嘴,一气能吃四五个。有病的人,谁能有这么大的饭量?有病的人,谁能有这么好的胃口?

区长当着干部,从没和四化哥一块吃过饭,当然不会知道四化哥饭量有多大,胃口有多好了。

可是,区长应该知道四化哥力气大,能干活呀!全区一百多人,没有一个人有四化哥力气大的。四化哥一个胳膊窝里可以夹一个铁柱子在工作面上走,别人谁行?四化哥撬起煤来像台推土机,获得过矿上好几届的采煤能手称号呢,这个区长应该知道吧?这么大力气的人,能会有什么病?这么能干的人,怎么能有病?

四化哥根本就没有病,更没有什么心脏病,四化哥是被冒顶活活埋死的。四化哥瞬间从他眼前消失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说四化哥是心脏病突发而死的,四化哥冤枉呀!

此时,两眼盯住对面床上叠得像一座房子似的被子,赵友厚难受而无奈地说:“四化哥,他们冤枉你了!”

这是晚上回到宿舍,赵友厚说的第三句话。

八、区长不讲道理

第二天上井后,赵友厚并没像往常那样,坐在会议室里等着班长召开班后会,而是直接去敲区长办公室的门。门一打开,还没走进屋里,赵友厚张口就说:“区长,你们冤枉四化哥了,四化哥根本没有病,他就是被活活埋死的!”

区长眉头蹙了蹙,说:“你有完没完呀?昨天怎么对你说的?再跟你说一遍,田四化就是心脏病突发在井下病故的!你不要再胡乱瞎说什么了!”

“不,不是,我是亲眼看见四化哥被冒顶埋死的,真的,区长。”赵友厚说。

“你亲眼看见的都是真实情况吗?”区长往椅子上靠了靠,“谁能证明你说的他是冒顶被埋的?”

赵友厚眨了眨眼,想了一会,说:“三条腿和马师傅都知道。”

区长问:“他们知道什么?”

“三条腿和马师傅他们俩一组,就在我四化哥旁边,刚一冒顶,三条腿和马师傅就跑过来扒人了,后来班长也过来了,最后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把四化哥扒出来的。”说完,赵友厚向旁边会议室一指,“不信,你问问他们呀。”

“我上哪去问他们?”区长气短地说了句。

“他们现在就在会议室里坐着呢。”赵友厚说。

区长迟疑了一会,说:“那你把他们几个喊过来,我问问他们。”

赵友厚马上走出去,到会议室里喊人。

班后会因为职工没有到齐,还没开始。赵友厚先喊三条腿,三条腿坐在椅子上叼着烟,两眼一闭,不理他。

赵友厚去喊马师傅,马师傅把头一低。

赵友厚又去喊班长,班长正在填写工作记录,头也不抬。

赵友厚在会议室转了一圈,只好又回到区长办公室,对区长说:“我喊他们,他们都不来。”

区长问:“他们为什么不来?”

赵友厚说:“我不知道。”



区长“啪”地一拍桌子，怒声说：“你怎么不知道了？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你是个憨子！”

赵友厚努了努嘴，不解地看看区长，说：“区长你别生气呀，我说的是真的，你们冤枉四化哥了，四化哥根本没有病，就是被冒顶活活埋死的。我不骗你，四化哥身体可壮实了，昨天早上我们下井走在大巷里，他还说下个休班要加班呢，是我要他陪我去看房子，他才说那就不加了，下个休班陪我去看房子……”

“滚出去！”区长再也控制不住了。

赵友厚再走进会议室参加班后会时，会议室已经空无一人了。他有点诧异，刚才还坐一屋子人准备开会，怎么不开了？要是开完散会了，怎么开得这么快呢？没人就没人吧，反正他现在也不想开会，心里正对区长生怨气着。

区长变了。赵友厚坚定地认为区长变了。这才几天，区长怎么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呢？以前区长不是这样的，以前区长从没对他发过火，更没动过怒。经常批评别人，却从没批评过他。以前区长对他可好了，他要干什么工作，区长就同意他干什么工作。他想请几天假，区长就批准他几天假了。而且区长还经常主动关心他，好几回问过他对象谈得怎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喝他的喜酒。每回都能让他感动不已——区长不仅操心全区的工作，还操心着他的婚姻大事，区长是个好人哩！

可现在区长变了。区长变怎么啦？赵友厚思忖一会，终于觉得区长变得不讲道理了。接着他又想，区长毕竟是区长，他变了我也没办法。

赵友厚走出会议室，一股裹着煤尘的秋风吹在他脸上，他揉了揉眼，幸好煤尘没吹进眼里。走了十几米，赵友厚便走到矿长办公大楼。抬头看看大楼，赵友厚突然想，区长变了，听不进别人的话了。干脆找矿长去，亲自说给矿长听听，不能让四化哥这么冤枉。冤枉一个活人，活人能喊冤诉苦；冤枉一个死人，死人没地方申诉呀！

刚走到矿长办公大楼门口，赵友厚又突然站住了。赵友厚站住，是因为心里畏

惧——工人们都说毛矿长两眼瞪得像牛眼一样，很难看到他的笑脸，而且说话做事霸道得很。区长只是不讲理才听不进他的话，矿长霸道，怕更不会理睬他了。犹豫一会，赵友厚想，不理睬也要找他，谁叫他是矿长呢。矿长有权，他不让谁冤枉，谁就不会冤枉。只要如实地把四化哥没病和被埋的真实情况说给毛矿长听听，兴许毛矿长点点头，四化哥就不冤枉了。

赵友厚敲开矿长办公室的门，毛矿长正在看东西，因为纸上印着几个大红字，赵友厚知道那是文件。见他进来，毛矿长把文件放下，看了他一眼。没想到毛矿长说话倒很平和，声音不高不低，问：“你有什么事吗？”

赵友厚没敢去看毛矿长的眼睛，只盯着他肉乎乎的脖子，说：“矿长，我跟你说说四化哥。四化哥他根本没有病，他身体可壮实了，能吃能干……四化哥就是被冒顶埋死的，我亲眼看见的……矿长，你们冤枉四化哥了……”

毛矿长一直听他说完，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先按了按几下电话，然后声音不高不低，通情达理地说：“你叫憨……噢，你姓赵吧？我知道你是个好工人。你刚才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你先回去吧，啊！”

毛矿长的话刚落音，进来两个保安，迅速把赵友厚拉走了。

从矿长办公大楼出来，赵友厚张嘴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尔后又张着嘴慢慢的吐了出来。实际他在心里松了两口气，一口气是，原来毛矿长一点也不霸道嘛，多随和呀！一口气是，毛矿长说把他说的话都记下了，毛矿长能记下他的话，就不会再说四化哥是有病死了的，会说是工伤死亡，四化哥就不冤枉了。

一下子松了这两口气，赵友厚忽然觉得肚子饿了。因为没有田四化一起吃饭，他早饭就没了味口，只吃了三个包子，在井下干了一班的活，早就消耗完了。

人一饿就没劲，没劲就不想走路，出了矿大门，赵友厚招手喊了一辆三轮车。开三轮车的是个中年妇女，一看就是个矿工家属。她问赵友厚去哪里。赵友厚说饮食一条街。她问这时候还没吃饭呀？赵友厚说没吃。

她问你上啥班？赵友厚说早班。她问早班咋这么晚才下班？赵友厚说去找区长和矿长了。她说哎呀，你找的可都是当官的，你不简单呀！赵友厚反问她，你没听说昨天矿上出事故了吗？她说听说了，死了一个人，小伙子，还不到三十岁呢。赵友厚说那人是我四化哥。她问你亲哥吗？赵友厚想想说，算我亲哥哩。她问咋死的？赵友厚说被冒顶埋死的。她说听说是在有井下犯了心脏病死的呀。赵友厚说我四化哥没病，就是被冒顶埋死的。她问那为啥矿上说是病死的？赵友厚说他们冤枉四化哥了。随即，又说所以我去找区长和矿长反映情况呢。

正说着，三轮车突然停了下来。开车的矿工家属回过头认真地问，那人到底是你啥人？赵友厚说我四化哥呀！她问堂哥还是表哥？赵友厚说我们俩住一个宿舍，我就叫他哥。她说大家都说他在井下犯了心脏病死的，你咋不这样说呢？赵友厚说四化哥根本就没有病，就是被冒顶埋死的呀。她说如果照你这说法，上边追查下来，还不把区长矿长撸了。咱们不管他区长矿长，咱们要的是钱。如果是埋死的，那就算工伤，只要算工伤，今年全矿安全奖就泡汤了，你一样也拿不上了。赵友厚眨眨眼，说四化哥就是被埋死的，就是工伤，说他病死的，他冤枉。她问那你不要奖金了？赵友厚说我想要。她说你想要奖金就不能说是工伤。赵友厚说那我不问，我就要说。我不说，四化哥就受冤枉了。

开三轮车的矿工家属用疑惑的眼光看看赵友厚半天，不耐烦地说车坏了，你下去吧！

九、认识娜娜

赵友厚走进饮食一条街时，许多小饭馆已经关门了，有几家没关门，但也正在收案子、封炉子。午饭不像晚饭，因为人们下午还要上班、做事，一般都吃得简单，时间也短，小饭馆关门也早。大多饭馆都把一天的生意着重放在晚上。

走到王麻子饭馆时，赵友厚随意瞟了一眼，看见门口炉子里还窜着红通通的火苗，王麻子和他老婆正坐在那里剥毛豆。赵友厚

不由地停了一下脚步，王麻子喊了句：“憨子，你四化哥在井下犯病死了，你咋还有心情吃饭呀？”

赵友厚本来不想搭理他，想想，还是回了他一句：“四化哥不是有病死的，是工伤死的。”

“不是吧，听说是在井下犯了心脏病死的。”

“你胡说！”

“你这屁孩子，这死人的事，我能胡说吗？”

“你又不是我们矿上的工人，你怎么知道？”

“噢，我不是你们矿上的工人，就不知道啦？对你说吧，老子啥都知道。”王麻子停顿一下，“我还知道娜娜喜欢你四化哥，你四化哥却不喜欢娜娜，而你个屁孩子喜欢娜娜呢……”

听王麻子提到娜娜，赵友厚站着想了想，然后径直朝王麻子店里走去。刚走到门口，瞪了一眼王麻子，说：“我还没吃饭呢，给我拌个凉菜，炒个青椒肉丝，两瓶啤酒，一碗米饭。”

王麻子看着赵友厚进来，半信半疑地问：“你真没吃饭呀？”

赵友厚点点头。

王麻子说：“那你先告诉我，这一年多为啥不来我店里吃饭？”

赵友厚说：“你问问你自己吧。”

王麻子一愣，说：“我知道还问你干啥？”

赵友厚说：“快弄菜吧，不弄我走了。”

王麻子说：“你这屁孩子，你不是刚进来吗？先喝杯茶等会。”说完，就站起来去弄菜。赵友厚坐下来，并没喝茶，也没盯着王麻子两口子弄菜弄饭，而是看着靠门口的那张空桌子，两眼一眨不眨，看着看着，就看见了娜娜坐在那张桌子边……

赵友厚第一次看见娜娜，娜娜就坐在靠门口的那张桌子边，朝外喊：“田哥，你怎么去别的店里吃饭啦？”

田四化说：“我们去吃水饺了，你们这里没水饺。”

赵友厚跟在田四化身后问：“四化哥，这人是谁呀？”



田四化说：“娜娜，王麻子店里的服务员。”

赵友厚嘀咕一句：“长得怪好看哩。”

田四化回头看了赵友厚一眼，赵友厚马上低下头，脸红成一片。

第二天，田四化就带赵友厚去王麻子店里吃饭。见田四化进来，娜娜马上从椅子上弹起来，几分兴奋地说：“田哥你们先坐吧，我给你们泡茶去，吃什么你们自己点吧。”

等娜娜过来倒茶时，田四化向她介绍说：“这是我兄弟，叫小厚，大名叫赵友厚。”娜娜看看赵友厚，撇着嘴唇说：“是嘛。”然后想了想，就说：“那我就喊你小赵吧。”

赵友厚咧着嘴几分羞涩地笑笑，问：“你叫娜娜？”

娜娜说：“是啊，这名字不好听吗？田哥可是说这名字好听呢，洋气。”说着，娜娜放下茶壶，随手从篮子里拿了两根黄瓜，先递给赵友厚一根，把另一根用餐巾纸擦了又擦，才递给田四化。

后来，不论是单独吃饭，还是两人一块吃饭，赵友厚和田四化就经常去王麻子店里吃，因为娜娜经常坐在靠门口的那张桌子边。

曾经有过半个月，田四化不愿去王麻子店里吃饭了。赵友厚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吃一家就没口味了。赵友厚想想也是，难怪总觉得王麻子烧什么菜都一个味似的，看来是吃得太多了。不过，他还是愿意去王麻子饭店的。

不久一天，田四化突然问赵友厚，说：“小厚，想找对象不？”

赵友厚咧嘴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四化哥，我想找，老早就想找了。我爹没娶老婆，我一定得娶个老婆哩。”

田四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估计你会喜欢的。”

赵友厚看看田四化，说：“四化哥，你自己还没有对象呢。”

田四化使劲抽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飘在脸上，说：“我有对象。”

赵友厚问：“她在哪里？没见你领她来咱们宿舍呀？”

田四化说：“她在我们老家，我俩是同

学。我们准备快结婚了。”

赵友厚马上问：“真的啊四化哥？”

田四化说：“跟你撒什么谎？”

赵友厚迟疑一会，说：“那你就给我介绍一个吧。”

田四化说：“这女孩你认识。”

赵友厚问：“谁？”

田四化说：“娜娜。怎么样？”

田四化刚说出娜娜两个字，赵友厚心里忽然一颤，马上“呼呼”乱跳，很快满脸涨红，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有感动：原来四化哥也知道我喜欢娜娜呀！

田四化说：“晚上咱们去王麻子饭店吃饭去。”

赵友厚问：“那我给她买个什么礼物呢？”

田四化说：“我操，你这么着急干嘛！现在什么东西都不买，今后你俩谈成了，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赵友厚没吱声，但他还是悄悄地给娜娜买了一份礼物，这是三天以后的事。

赵友厚送给娜娜礼物并不是去王麻子饭店吃饭时送去的，而是在一个晚上，饭店打烊之后，娜娜走出街口时，赵友厚送给她的。之前，赵友厚在饮食一条街街口，蹲着等娜娜等了两个多小时。

看见娜娜胸脯一颤一颤地走过来，赵友厚站起来把礼物递给她。

娜娜撇着嘴唇问：“这是什么呀？”

赵友厚说：“化妆品。”

娜娜问：“你送给我的吗？”

赵友厚说：“我听说你们女孩都喜欢化妆品呢。”

娜娜问：“田哥和你说什么啦？”

赵友厚说：“说了，说了。”

娜娜说：“谢谢你啊小赵，你回吧，我也回了。”

自从送给娜娜化妆品以后，赵友厚觉得心里不仅踏实了，而且也幸福许多。整个人变得精神而又兴奋了，话也多了，常常主动陪着田四化喝酒，还学着抽烟。他认为，一个有了对象的人，就应该学会很多男人都会的东西，可抽了几回烟，他实在抽不下去了。酒还是可以喝点的，但是，喝过酒就更是想到



娜娜,想得心里很难受。

哪知,时间不长,娜娜却离开了矿区。

娜娜离开矿区的那天,也正是田四化回老家结婚的日子。这天中午,赵友厚一个人去王麻子饭店吃饭,却不见娜娜。赵友厚问王麻子,王麻子怒声怒气地说,老子不知道。看王麻子一脸生气的样子,赵友厚再没敢多问,匆匆吃完饭就走了。

从饮食一条街刚出来,赵友厚一抬头看见娜娜拉着行李箱向公交站台走去。

赵友厚马上追过去,问:“娜娜,你去哪里呀?”

娜娜站住了,一时没说话,但嘴一撇一撇地看着赵友厚。赵友厚不知道娜娜怎么啦,心里顿时慌了起来。又问了句:“娜娜,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广州。”

“你去广州干什么?”

“打工呗。”

“怎么,王麻子不让你干了?”

“别提他,两口子都不是好人!”

“他们撵你走了?”

“谁希罕他们撵嘛!”

说着,娜娜撇撇嘴,赵友厚看见娜娜的嘴唇很干,泛着一层白色。赵友厚马上跑到路边的小店买了一瓶矿泉水递给她。娜娜拧开矿泉水时,赵友厚低下头,说:“你不能走哩。”

娜娜先是喝了几口水,用手抹了一下嘴,说:“我为什么不能走嘛?”

赵友厚突然急了,吞吐说:“你走了,咱们俩、俩怎么办?”

娜娜抬头看看天空,说:“小赵,咱们俩合适吗?”

赵友厚不知说什么,两眼委屈而又不解地看着娜娜。

娜娜说:“小赵,你了解我的感情吗?你不了解的。我知道你喜欢我,是吧?喜欢有时就是受苦。我受过苦,现在你也要受苦,我们干嘛要自己给自己受苦呢……你是个好人,好好上班,多攒些钱,不能一辈子住单身宿舍嘛……”

“我买房子!”没等娜娜说完,赵友厚马上打断说。

“你应该买房子,不买房子今后怎么结婚嘛。”娜娜说。

赵友厚问:“你还回来吗?”

“我想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娜娜两眼又一次抬头看着天空。

一辆公交车驶过来,娜娜拉着行李,向赵友厚招招手,很快上了车。

看着走上公交车的娜娜,赵友厚朝她喊了句:“娜娜,我买好房子等你回来啊!”

……

王麻子把凉拌菜和青椒炒肉丝全都端到赵友厚面前,赵友厚两眼还在盯着门口那张桌子。王麻子又把啤酒打开推到他面前,赵友厚才回过神来,拿起啤酒瓶,对嘴抽了一口气。

王麻子抱着茶壶坐在旁边问:“你个屁孩子今天咋这么晚才来吃饭?咋样,一年多没吃我炒的菜了,好吃吧?”

赵友厚只顾埋头吃菜,抬头喝酒。临近吃好喝好时,他突然问王麻子:“去年娜娜是不是你撵走的?”

王麻子一怔,想了想,笑着说:“我凭啥告诉你呢?”

赵友厚说:“你不告诉我,你就更不是个好人!”

王麻子说:“你这个屁孩子,我咋不是个好人了?”

赵友厚说:“你就不是个好人!”

王麻子说:“日你娘的,你个憨熊长能耐了。我不是好人,谁是好人?你四化哥是好人吧,可惜他死了。还有谁呢,对了,娜娜也是你心里的好人,可惜她去广州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没等王麻子说完,赵友厚站起来,掏出20块钱甩在桌子上,出门走了。

十、雨淹的哭声

从饮食一条街回到宿舍,刚把门打开,赵友厚就惊呆了。

田四化床上只剩下光秃秃的床板,床上的一切东西不见了。放在床头柜上的两只箱子也不见了,抽屉也被清理一空,衣架上的



衣服也没了。再看看,连毛巾、茶缸和拖鞋都不见了。所有属于田四化的东西都没了,唯一剩下田四化在井下戴过的一只安全帽丢在床底下。

这间宿舍,除了他和田四化之外,能打开房间门的只有宿舍管理员老王。把屋里瞅了一遍,赵友厚正想出去找老王问个究竟,老王已经站在门口。

赵友厚问:“四化哥的东西怎么都没有了?”

老王说:“上午已经被他老家来人收拾拿走了。”

赵友厚问:“四化哥的老婆来了没有?”

老王说:“能不来吗,就是他老婆要求把他所有的东西,不管用过没用过,只要是他的东西,都拿走。”

赵友厚问:“四化哥的老婆她们现在在哪里?”

老王说:“以往伤亡家属来矿都住在矿上招待所,这回矿上把他们安排到市区宾馆里去住了。”

赵友厚说:“什么宾馆?王师傅,我想去见见四化哥的老婆。”

老王说:“憋子呀,你见不到他们的。再说我也不知道哪家宾馆,就是你能找到,没人让你见啊。”

赵友厚说:“四化哥不在了,我想见见他的亲人。”

老王说:“憋子呀,我知道你和田四化一个房间住几年住出感情了,他把你当弟弟,你把他当哥哥,可现在他总归不在了,你见他的亲人也没啥意思了。听我说,人死如灯灭,你记住过去他的亮光就行了。”

赵友厚想了想,问:“王师傅,四化哥应该是哪天火化呀?”

老王说:“如果事情处理得顺利,按风俗三天火化,那就应该是明天。”

赵友厚说:“那我明天就不上班了,去和四化哥遗体告别,今后再也看不到四化哥了。”

老王问:“你们单位通知你去参加遗体告别了?”

赵友厚说:“没有。”

老王欲言又止,少顷,扫了一眼房间,

说:“田四化不在了,这个房间暂时不再安排人进来了,你就一个人住吧,今后谈个对象也方便。”

老王说完走了出去。

老王走后,几个去上夜班的矿工走在楼下互相搭讪——有人说咱们明早上井就不回宿舍了吧?有人说还不知道具体火化时间呢。又有人说区里不是通知过了明天上午八点半嘛。又有人说奶奶的老子就怕去火葬场了。

听到工友们说话,等赵友厚出来想问问他们,是不是明天田四化遗体火化,几个人已经分别骑上自行车出了宿舍大门。赵友厚转念一想,就去门岗打电话问区长田四化遗体什么时候火化。区长不在,值班干部告诉他,田四化遗体什么时候火化什么时候通知他。赵友厚说,人死都是三天火化,应该是明天火化呀。值班干部说,谁告诉你人死就必须三天火化?赵友厚说,我听他们说好像是明天四化哥的遗体火化。值班干部说我没听说,随即便挂了电话。

从门岗室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赵友厚没回宿舍,就朝街上走去。

再回到宿舍时,赵友厚把买回来的东西一一摆在桌子上。东西都是田四化熟悉的东西,一瓶尖庄大曲,一盒黄山烟,一只烧鸡,一袋花生米,一碗油茶。

他先点着两根烟,一根放在田四化床沿上,一根叼在自己嘴上。接着,把酒瓶打开倒满两只杯子,又把烧鸡和花生米放在碗里,嘴上的烟已经把他两眼熏得流出了眼泪。他抹了一把眼泪,正准备端起酒杯时,突然又停了下来。他走到田四化床边,弯腰从床底下拿起那只安全帽,用毛巾擦了又擦,尔后把它放在田四化床上中间的位置,并端过一杯酒放在安全帽的帽檐前。

做完这一切,赵友厚端起一杯酒,蹲在田四化床边,两眼盯着床上的安全帽,哀伤地说:“四化哥,咱们喝酒吧。”

说着,他有点抽搐的嘴唇抿了一口酒,默默地在心里对着安全帽说——四化哥,你喝酒吧,是尖庄大曲哩;四化哥,你抽烟吧,是红盒黄山哩;四化哥,你吃烧鸡吧,你吃花生米吧,你喝口油茶吧。你吃呀,你喝



呀，四化哥！……四化哥，你死了，我怎么办呢？今后再也没有人天天和我一块上班一块吃饭了。你不该死，不该死呀！你死了，谁陪我去看房子呀？不买房子，我怎么娶娜娜？我对她说过的，我买好房子等她回来……四化哥，你还不知道吧，他们差点冤枉你了，你明明是被冒顶埋死的，他们硬说你是有病死的，还说是心脏病。可我知道四化哥你没病呀，你的身体壮实得很哩，我是亲眼看见你被埋的呀！四化哥，下午我去区长，区长变了，变得不讲道理了。我只好又去找矿长，我跟矿长说了你没病，就是被活活埋死的。矿长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矿长记下了，就不会让你冤枉了……四化哥，现在这个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看见你的床，我心里就难受。你不在，我一个人住在这个屋里有点害怕哩，四化哥……

赵友厚手里的酒杯再也端不住了，他把酒杯放在地上，两手抱着头哭泣起来。

这时，门突然被推开，有人走了进来。

赵友厚用手擦擦眼泪，只见三条腿和一个青年工友，每人手中都拎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赵友厚顿生疑讳，几分模糊的目光看着两个人。

青年工友上前把赵友厚从地上拉起来。三条腿说：“憨子，怕你小子孤单难受，我们过来陪你，就算为田四化守灵吧，也算和他喝一顿告别酒。”

青年工友接着说：“是啊，田四化活着的时候我还没和他喝过酒呢。”

赵友厚一时没吱声，眼里模糊的目光变得滞呆起来。看着三条腿和青年工友把拎来的塑料袋一一解开，分别从袋里拿出两瓶白酒，十来瓶啤酒，两只烧鸡，几种凉拌素菜，几大块切好的牛肉，还有几包香烟，他喉咙噎了噎，想说而又说不出什么。

青年工友把赵友厚先前摆放的食品拢了拢，将掏出的东西全都摆放在桌子上。并把酒瓶打开，分别倒了四杯酒。然后看看三条腿。

这时，三条腿一扫往日的粗鄙和轻佻，面带恭敬和哀伤，好像忽略了屋里的赵友厚，瞅着青年工友把酒和食品一一摆放妥当，尔后才从怀里掏出一把线香，从中抽出

几根，用打火机点着，轻轻横放在田四化床沿边，和赵友厚先前放上去的一根香烟并排烟缕袅袅，只是那根香烟快将燃尽。三条腿又点上一根烟摆放在它旁边。没等燃着的香味弥散开来，三条腿走到桌前端起一杯酒，说：“来，咱们一起先敬田四化一杯酒。”

青年工友伸手端起一杯酒，而赵友厚迟疑了一下，看看三条腿的脸，三条腿脸上罩着一份悲哀和真诚。赵友厚这才站起来端过一杯酒，走过去和三条腿及青年工友并排伫立在田四化床前。

三条腿双手捧着酒杯，躬着腰把一杯酒洒在地上。青年工友学着三条腿跟着也把手里的酒洒在地上。赵友厚站着一时没动，两眼滞呆地盯着田四化的安全帽，泪水满盈。三条腿侧脸瞥他一会，他全然不晓。青年工友拿胳膊肘碰碰他，他才双手颤抖着躬下腰，笨拙地把一杯酒泼洒在田四化床前的地上。

“你们俩先喝吧。”三条腿说着，又倒了杯酒端在手里，在田四化床前蹲了下来，沙哑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哀伤的愧疚说说：“田老弟，让我三条腿再诚心诚意地敬你一杯吧，不管怎样，你也要一定诚心诚意地把这杯酒喝了。田老弟，我心里清楚，你活着的时候，看不起我，不待见我，我以前不怪你，现在更不怪你。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熊人有些毛病，可那也是我的一种活法呀。我也想做个完人，可由不了心性啊！现在你走了，咱们再也不能一个掌子面上搵煤了，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了。不过，今后迟早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你千万别不理我呀！”

说着，三条腿把一杯酒洒在地上，“田老弟，你走得这么快，可别怪罪我们哟，当时我和马师傅，还有你憨子弟，我们把吃奶的劲都使完了，没想到还是晚了，把你扒出来你已走了。田老弟，咱们矿工的命不值钱呀。要是搁在从前打仗年代，你就是光荣烈士啊！现在没什么烈士了，可你是因公伤亡，走得也值了。只可惜走得早了，早了，你还年轻啊……”

说完，三条腿走到桌子边坐下，连倒三杯酒自己干了，然后点根烟默默抽着。

赵友厚早已被三条腿的举动和话语感



染得热泪满眶，这时，啜泣问：“领导不冤枉四化哥了？承认他是工伤死亡了？”

三条腿点点头。

赵友厚泪眼里倏地闪出一丝亮光……然后站起来，学着三条腿的样子，先倒满一杯酒洒在田四化床前的地上，泣声地说：“四化哥，领导承认你是工伤死亡了，你不冤枉了！你再喝一杯吧！”接着，又学着三条腿，倒了三杯酒，连续干了。

重新坐回床边，赵友厚问：“四化哥是明天火化吗？”

青年工友没吱声，拿眼瞟瞟三条腿。

三条腿看一眼青年工友，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肯定的语气说：“是的。来吧，咱们喝酒，不能让田四化在世上这最后一夜孤孤单单熬过呀！他喜欢喝酒，咱们就好好陪他喝一夜，明天让他痛痛快快地上路！”

赵友厚说“明天我要去火葬场和四化哥遗体告别。”

这时，青年工友瞥了三条腿一眼，说：“去，咱们都去。”

三人各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忽然，窗外“咔嚓”一声震响！

屋里的三个人并没在意，也没想到，它是这个春天的第一声春雷。

……

三个人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十点了。

窗外雨声一片，阴暗的光亮被雨淋得昏昏沉沉。

赵友厚勉强睁开眼睛，顿觉一阵头痛和舌干口渴，瞟了一眼墙上的钟表，疾速翻身

从床上下来，并马上喊醒三条腿和青年工友。其实他俩早已醒了。

赵友厚一边匆忙穿着衣服，一边催促他俩：“你们快点呀，都十点了，晚了咱们就赶不上和四化哥遗体告别了！”

青年工友倒不见慌忙，磨磨蹭蹭地穿着衣服。而三条腿只是从睡倒中坐起，顺手点上一根烟抽着。

见状，赵友厚乞求的口气说：“你们快点呀！再晚了就看不上四化哥最后一眼了！”说罢，就走过去把门打开。霎时，“哗哗啦啦”的雨声灌满一屋。

这时，三条腿埋头抽着烟平静地说：“来不及了。”

赵友厚忽然一愣，怒气冲冲说：“怎么来不及了？你们不去我去！”

三条腿这才从床上站起来，轻声地呵斥道：“你小子站住！”而后顿了顿，叹气说：“别去了，这时候你四化哥早已变成一把灰了。”

青年工友也说：“别去了，现在已火化过了。”

赵友厚顿时一脸绝望，痛苦地看看两人，夺门而出。

雨声灌满了人们的耳朵，听不清其他任何声音；如注的雨水，把天地连成一片，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赵友厚头顶春雨，站在宿舍大院里，嚎啕大哭。边哭边喊：“四化哥——四化哥——”

雨声遮蔽了人们的听觉。有人问道，是谁在那里哭喊？

有人回说，憋子。

雨越下越大，恣意而无情地淹没了赵友厚的嚎啕声……

三个女人

王 巍

一

花儿急切地盼望着春节，新年是黄河的本命年。过年，他一准回来。她想买身红衣给黄河穿，又怕他不买账，给扔了。确实，如果按夫妻分居半年就可启动离婚程序的话，他们的冷战期限，倒是早已逾线，这可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了。究竟，这黄河到底是何意图，就是他爹娘也难说得清。

花儿实在想不通，明明就是黄河的错，到头来受伤的却是自己呢。

黄河一再表明，合者聚不合者离。而且，已中止给花儿娘几个寄生活费。凭花儿在丝网厂做临时工，一个月千儿八百元的工资，怎能转动娘儿仨一个月三十天的白天黑夜。别说，在县城租住，小孩上学、办年货要花钱，就是眼前，吃饭都成了问题，家中所剩几百斤麦子也不好再去售卖。花儿夜夜哭枕，自己的婚姻不只是没有经济支撑，就连最起码的尊严也消失殆尽。看看莫言笔下《丰乳肥臀》的母亲，与不同的男人交合生养了不同的杂种，她给人的感觉都是伟大的。而自己除了黄河一个男人，再无其他染指，仍然是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裸体，也算丰乳翘臀，细腰园腿，杏眼柳眉，唇红齿白，美中不足只是鼻头大了点，身高不足一米六外，哪儿就牵不住黄河的心呢？想不通，就哭，哭完了，花儿终于拨通了妹妹朵儿的电话，朵儿挂掉重拨回来，一个半小时后，朵儿知晓了姐姐的窘境，就力

邀花儿到她那儿去，她对花儿说，除了她和罗磊的正常积蓄外，她自己还有一些丰腴的私房钱，姐姐可以随便先拿着花去。花儿说，真是一个娘的亲呀！

朵儿说，“亲是亲，帮急不帮穷，我现在借了你，后边你有了就给些利息，没有，别欠着老本就行。”

花儿心一凉。朵儿又嘎嘎笑起来，连说和姐姐开玩笑的。

二

花儿决定再去淮北了，自从离开就没去过。

淮北，是她心底的痛。多年来，她，包括她所有的家人甚至村邻四舍都避免提及这个地名。仔细想来，事过境迁，一切已没有耿怀的太大意义。趁着放寒假，带上孩子，到淮北看看也好。花儿想，尽管淮北之行是受妹妹朵儿之邀，按礼节，还是要先到她的姑姑家比较合适。

说是姑姑家，具体地说，姑姑的家已不能算是家，姑姑的家已被妹妹朵儿给祸害了，所有认识朵儿的人都会指责她，所有知道朵儿的人都不会原谅她。但姑姑和妹妹都是自己血浓于水的至亲，又能怎样取舍呢？就是因为这份尴尬，一家人都很少再到淮北来——无法面对这种纠葛。花儿的父母，是发了狠的再不许朵儿回娘家，为这件事，守寡一生又特看重名节的老奶奶，听到这个消



息后都生气死。

要说这朵儿也真是胆大妄为,抢谁的男
人不行,偏偏不管不顾夺姑之夫。

所以,花儿此行,不能说是只为借钱。综
合一下,原因有几个:一个是想看看姑姑叶
兰带着小表妹曼曼离开姑父罗磊后,又接连
离了两次婚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为什么就非
要一次次的离婚呢?就不能捋着过吗?冲着
当年在姑姑家住几年,姑姑又疼她的份儿上
也早该来看看了;二个是想看看该死的朵儿
和罗磊在一起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很好,内心
来说,终归是自己的妹妹,心底还是很牵念;
三个是到淮北东岗楼批发市场给黄河买身
红衣,花儿知道那儿的商品不贵。但朵儿说,
她从不到那种地方购物,在淮北,她只在金
鹰和华松消费,金鹰没开业时,她也到鼎盛
国际,或到专卖店;说到底,到相山庙烧香拜
佛、奉献、祈愿,才是花儿到淮北来最心底
的意愿,她祈愿她心爱的男人黄河早点回
家来,回到她的心里来,家才像个家。

至于黄河的哥哥黄海那儿,因为时间
短,花儿没有打算去看。再说,他工作的刘
庄矿,距离市区较远,坐公交车要一小多小
时。罗磊也在那儿,他原来工作过的淮东
矿,也就是十五年前花儿给姑姑带曼曼时
生活的矿,五年前已经破产报废,矿上工
人,能退的提前退,不能退的均分流到矿
业集团的其他矿,还有一部分留守员工
在转产企业里生存。

花儿爱晕车,无论每一个大小旅途,都
会让她死去活来,若不是这个原因,黄河
在昆山那个地方捉什么妖,她也早就偷
偷去看了。一路上,吐了好几个黑塑料
袋,乘客都离她远远的。好不容易到长
途汽车站下车时,带的笨鸡蛋还被人挤
破了几个,蛋清还在布兜的拐角处往下
渗湿。两个小孩问妈妈去哪里,花儿就
给姑姑拨了电话。叶兰说年底了,市区
车辆太多拥堵,就不去接了。让她娘几
个自己打的,到煤师院附近佳苑小区的
“超画室”下车,她在门口等着。

“啥?炒花生?”花儿眼睛一下子就湿
润了,“姑,你现在炒花生卖啊——!”

“切,熬妮子,炒什么花生?”姑姑重
复一下,说,“超——画——室,画画的地
方,超越

的、超级的意思,赶紧过来吧。”

三

人说人随其名,花儿的姑姑叶兰,虽
说出生在农村却性情举止若如兰草,不
狂不燥,不吵不闹,说褒义是文雅,说
贬义是清高,肤白指尖的,一天到晚就
是画画儿。

受了老师的鼓励和短期的专业培训,
八十年代末,叶兰终于从淮河岸边的乡
村考上本省的淮北煤师院美术专业,学
习平面设计,虽说不属于“211”等
级,但这在当时家乡的四村八寨也是名
震一时了,许多想要儿女成龙成凤的家
庭,教育孩子时都会拿“人家叶兰如何
如何”来做目标做榜样。四年学业结
束,同学赵雅的母亲牵线把她介绍给淮
东矿罗副矿长的儿子罗磊时,罗磊当时
只是技校毕业,处在地面不接收,下井
不想干的境地,叶兰有些犹豫。赵雅
的母亲说,虽说你是大学本科,但怎么
说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在这儿没有背
景。小罗虽是技校毕业,但人家根基
厚,端的是公家的碗,吃的是公家的饭,
你的学历再好没有单位接收你,到处
打工又和那些没有学历的女孩子出去
闯荡有什么区别?你一旦和小罗关系
定下来,安排工作还不是他爸一句话
的事儿吗?再说了,罗磊还是独生子,
条件多好啊,淮东矿又是距离市区很
近的矿,哪找去。

叶兰想想,就同意了。

当年九月一号叶兰就出入市重点小
学,任六年级班两个班级的美术老师。
罗磊看在眼里不甘落后,又参加了自
考,最后拿到了企业管理大学本科学
历。

出租车经过立交桥,花儿的儿子梦
梦说,“妈妈,这儿的楼比咱家的多
很了,很高了。”

花儿说,“淮北变化真大呀,到处
都显得干干净净。”

出租车司机是个女的,说,“是的,
咱们淮北市正在争创文明城市呢。”

“哦,”花儿说,“真好。”

女儿圆圆坐在花儿怀里向外看,说,
“妈妈,咱也住在这儿就好喽!”

花儿没有回答,只是眼睛里汨汨滚
出几

颗水珠来,落到了圆圆的头发上。

“你们从哪儿过来的?”

“亳州。”

“我说呢,你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熟悉,我老家是阜阳的,都是那一片的。”

“是啊,都不远,俺们亳州的蒙城利辛,以前就属于阜阳嘛,还算老乡呢。”

“你姑姑是煤师院老师吗?”

“我也不太清楚,她现在具体做什么?”

“煤师院现在学生少了,从2013年开始新生都挪到淮北市东南的学苑路新校区去了。呵呵,今年九月份开学报到的时候,好多外地来的学生跑错了地方。”

“哦,我姑姑就是在煤师院毕业的。”

“才女啊,像我们这没有学历的,只能凭苦力挣钱了……”

佳苑区紧邻煤师院一侧,占地面积不多,算是学校老师的家属院,许多年轻的老师选择到新区居住,叶兰就租下了其中一个院落办了个低年级基础美术班。隔着车窗玻璃第一眼看到叶兰,花儿以为是谁家搞装修的家属工,身着一件蓝色工作服长褂,上面布满了颜色各异的油彩和水粉,只有头上的米黄色毛线帽以及耳朵后面散落下来的长发,才是花儿心中的姑姑,花儿疑惑,姑姑经历那么多事儿,依然淡雅风韵,皮肤细致。

叶兰走过来,伸手递给出租司机一张十元的票子,出租司机哗啦啦的找了三个硬币,叶兰信手装进口袋里,拉过两个孩子说,“来,梦梦圆圆,饿了吧,先进屋吃顿饭。”

“姑姥姥好。”

花儿小心地提着布兜里的笨鸡蛋刚一抬头,淮海在身后正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大哥——”花儿震住了,“你,你也是到姑姑这来?”

“啊,花儿,小巧娘打小巧,真是巧极(急)了。”黄海扬了扬手中的文件袋,说,“我到矿业集团办事呢,顺便过来看看姑姑。”说着上前牵着梦梦的手,往里走。

叶兰听见声音,回头看见淮海,笑笑说,“黄海来了。”

花儿看见姑姑的牙齿依然皓白,像月亮一般。但她不明白清高的姑姑怎会接受身上有黄土气息的黄海到她家里来。

叶兰的屋子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油彩水粉、草稿画,倒是墙上两幅装裱画作梵高的《向日葵》和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才显得艺术高于一切。

四

朵儿知道姐姐来了,兴奋地不行,不停地打电话叫花儿赶紧到淮东矿来,不然她就带着小强来看她。

“你晕呀,”花儿走出“超画室”避开叶兰说,“你和姑姑怎么面对?”

“其实,这有什么呢,”朵儿激动的说,“爱,是一份果实,谁都有公平争取的权利,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姑姑,就放弃目标、放弃自己想要相伴一生的爱人吧!再说了——”

“再说什么呀?”花儿打断朵儿的话,“你到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有错吗?你拥有了小爱,失去了大爱,这些年你就没有失落过吗?”

“好了,不说了,这些话从一开始就说过一万遍了。”朵儿撇开话题,说“姐,我想死你了,你今晚住在姑那儿,明天你带梦梦和圆圆在金鹰国际购物中心门口等我,我要给你和孩子买几身衣服,还有死不要脸的黄淮河的,回头我非骂他!”

“到批发市场就行了。”花儿说。

“就这样定了,明早八点半!”

晚饭,是叶兰带上花儿娘几个开着自己的白色奇瑞,到惠黎路“小羊羔”吃的火锅,淮海也去了,叶兰没让他走。开始的时候,叶兰选了大厅里一个角落的位置,淮海说人太多,就选择了包间。点好菜,叶兰说,回去要开车大家就不要喝酒了,黄海起身就出去买汇源果汁。叶兰则带着花儿去大厅里取小料,盛舀耗油时,和另外一个人的勺子碰到了一起,抬头一看,是她的第二任老公,诗人赵川,赵川说:“和谁一起来的?”

叶兰没直接回答,自顾取着其他小料,说,“你以前是不到这种地方来的。”

“时过境迁,”赵川说,“那时出入高档场所是照顾你的身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市重点学校一级教师、市个体“超画室”校长



……”

“你有完没完！”叶兰怒眉冷目，小勺子一掷，醋盏溅了一圈，许多人看过来。花儿立马挽着叶兰回到了包间。

赵川身边的女孩问：“那个女人是谁呀，真是俗不可耐！”

“没事，”赵川继续挖着小料，“书画家！”

“切，有什么了不起，”女孩说，“才不喜欢这种假正经的女人呢。”

赵川正欲解释，与黄海买饮料回来遇个正着。他和叶兰没离婚的时候，黄海就敬慕他，在国内诗歌期刊发表大量诗歌，出版两部诗集《淮河在我心中》和《兰花兰草》，其中《梦在太阳落下的地方升起》和《黑煤，你是我心中的光明》多次获国内诗歌大奖。黄海也喜欢写写画画，除了给领导写的报告、发言稿被使用，小文小作没发表一篇，很是自卑。

“赵老师好！在这儿碰到您——”黄海远远地就喊。

“哦，小黄，还在那个什么矿政工部做宣传是吧，有对象了吗？”

“呵，还没。”

赵川看了看身边的小美女，意味深长的说，“哪天给你介绍一个。哦，另外，你那个姑姑刚才好像受了点刺激，又想犯病，你快去安慰一下，去吧。”

黄淮海走过去。赵川身边的小美女，一下挣脱赵川的臂弯快步到他们的餐桌旁坐下，眉眼里溢满了屈辱，脸色不再是刚才的朝霞绚烂。赵川司空见惯，自个涮起了火锅，不经意地说：“别指望诗人给你太多的承诺，更别说名分，尤其是我赵川，花自飘香水自流。”

小美女一张抽纸一张抽纸的往眼睛里擦拭，抽纸在火锅旁堆起了一座小山，她拿出手机不停的摁下去，很快赵川的手机信息铃声提示了一下，赵川放下夹起的撒尿牛丸，打开手机一看是署名“L美女”的信息，显示说：可是，我把什么都给了你！

赵川也用手机回了过去：我也给了你。

小美女：我给你的是爱，你给我的是欲而已。

赵川：爱是相互感受，欲是相互利用。

小美女：怪不得那个女人在你面前失态，都是你逼的，你从此在我心中轰塌磨灭！发完，小美女起身离去。

赵川没再回复，想想，该找个人过来陪他吃饭，打开手机从A到L的美女中，他选了J美女，女人好哄，就像L今晚生气了，晾晾，过几天再打个电话过去，保准感激涕零，屁颠屁颠的。

五

花儿带着梦梦圆圆赶到金鹰购物中心时，已经九点十分。远远地看见朵儿肩上挎着玫红色牛皮休闲包在金鹰广场踱步，身材比花儿还要娇小，发型是海青式的短发烫花，毛栗色，啫喱水打理的湿漉漉的，上身穿着一件粉色短款小羽绒服，狐狸尾巴一样的大毛领，东风儿一吹轻轻飘动，很是风光，黑色长靴套在和大毛领一样颜色的网状打底裤的小腿上，中间臀部上紧束一款黑皮短款裤衩，走起路来，小臀一扭一扭的，别说是个男人，花儿都被朵儿迷住了。朵儿右眉梢上方，有一颗小绿豆大小的黑痣，黑痣上经常长出两根绒毛，一般情况下，都是她和罗磊做爱时，罗磊厌恶，伸手就给她拽掉。朵儿说，“别处还多着，你怎么不都拔掉？！”

罗磊就说，“不要说话，安心工作！”

朵儿准会说：“奶奶……”

朵儿到了金鹰，第一眼看见姐姐，就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窃喜。花儿穿一件屎黄色的半长羽绒袄，看起来有三年的新旧，打底裤上起满了绒球，脚上的黑色浅靴，像是许久没有擦油，有些泛白了。没有修饰颜色的头发半长不长的在后颈处揪了一个小辫，把后领的毛领压塌了一块，头顶几根毛发向上张扬着，需要用啫喱水才能伏下去，耳鬓前散落几根没有扎住的发丝像是花儿没有留住的岁月，苍苍茫茫的。皮肤因为缺少保养显得干燥，嘴角上还烧了几个水泡，右手的食指关节间皴裂了一个口子，花儿用胶布给扒了一下，不至于很疼。

“唉，姐姐……”朵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便不再言语，也是因为，她不知从哪说起。



花儿更不想说，她在叶兰面前没有自卑，至少姑姑是个离了三次婚不成功的女人，可在朵儿面前不同，是自己亲自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让给了妹妹。这份苦，在姑姑、朵儿面前说不出，在娘婆二家还是说不出，在所有人面前都说不出，只有在黄河面能说出，说一遍，说两遍，说一百遍，黄河都在宽慰她，到一万遍的时候，黄河离开她不再回来了。

“你们怎么才来？”朵儿说。

“陪姑姑收拾了一下画室，说说话儿就耽搁了，”花儿说，“强强呢？没和你一起来。”

“不喜欢逛商场，到新华书店看书去了，走时再喊他。”

梦梦走过来，说：“小姨，我也想去新华书店，看看。”

“哦，”朵儿摸了一下梦梦瘦小的肩膀，说，“先买衣服吧，回头再去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带回去，然后再带你们几个去吃麦当劳。”圆圆拍着小手说：“好呀好呀！”

因为快到春节，占据淮北市一马路市中心十字街口的四大商场金鹰、华松、鼎盛国际和东方百货商场内外尽显节日繁华，顾客们来回穿梭络绎不绝。手里有钱好办事，手里无钱难为人。花儿跟在朵儿后面，从里到外都不自在，在这喧闹的喜庆下，花儿的内心就像落寞在沙漠里的乌鸦，丑陋到尘埃里去。就说，“朵儿，你带着两个孩子去买吧，我想一个人去山上走走。”

“啊，那你是打的还是坐10路车？”朵儿说。

“不，”朵儿说，“我就想一个人走走。”

“那你还能找到路不？”

“能。”花儿说，“山又不会动，动的是人。”

六

叶兰送花儿带着两个孩子出门后，进屋靠在床背上，不想动。想到从小就跟着自己颠簸流离的女儿小曼，被自己逼着到日本留学，在教室，在宿舍，时不常的要一个人面对整个日本的言语攻击。尤其前段时间，钓鱼岛备受争议的时候，孤独的女儿时常为了尊

严，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学针锋相对，不觉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孩子从小缺失父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为了自尊，为了所谓的人格，为了自己没有男人也照样把孩子带的很好，就把这个赌注压在了柔弱的十六岁的曼曼身上。叶兰永远记得在上海虹桥机场，把女儿送往机舱的那一刻，她不敢看女儿女儿不敢看她，泪水一个劲地流，机舱门就要关闭的那一瞬，女儿转过头来，大声喊：“妈妈——！”后面的话都在母女哽咽中被泪水湿透。

叶兰摸出手机想给曼曼打个电话。却来了一个陌生电话，叶兰不想接，却又点开了：“喂，你好。”

“兰兰——”

“你是？”

“李仕勤。我去徐州发展又回淮北来了，想见你，想你的一切……”

“你给我滚!!!”叶兰把手机扔了老远。里面的人还在说话，“你看你，咱们就不能和好吗？咱们复婚吧，我以后一定对你好……”

叶兰跑过去，把手机摁了关机，趴下就哭。又担心别人电话进来，刚开机，市文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周老师就打了过来。叶兰抹掉眼中的潮湿，说：“老师，你好吗？”

“小叶啊，美术班放假吗？”

“嗯，最近两天就放假了，是不是有什么活动？”

“你看，年年市委市文联不都要搞这个下基层、进矿区送春联、送书画慰问活动吗？你要参加，我就把名额给你列上，时间是从腊月二十六到二十八三天的时间，你也需要调整一下，不要老封闭自己，多出来走动走动，人生哪有顺利的呀。虽说，现在不到学校去上课，你的美术班不也办的挺好嘛，好吧，有什么事就告诉老师，老师会帮你的。”

“谢谢周老师，从我到淮北来一直关心支持我，在这儿您就是我的亲人了。”说着，叶兰心头一热，又湿了眼圈。

“嗨，咱们小叶能画又能写，哪个女人能比呀！别灰心。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经历过许多磨难的，写小说，都够一本书的内容了。”

“好的，老师，我安排一下画室的课



程,去参加一天。”

挂了电话,叶兰感觉心情好了许多。刚挂了,黄海又打了过来,说:“姑姑,你怎样了?刚才打你电话一直占线呢?”

“哦,是书法协会打来的,有个活动。”

“姑姑,昨晚说好的喝饮料,结果你又喝了好多酒,回来时哭得我的心都碎了。”

“傻孩子,让你看到姑姑失态的样子了,谢谢你啊,经常来帮我料理画室,不然,我一个人哪忙得了啊。”

“姑姑——”

“嗯?”

“我爱你!”

“啊?!”叶兰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半天没说出话来。

接着,叶兰的手机上来了一条信息:姑姑,请你不要责怪我,从你求罗磊的父亲帮我安排工作,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着你,我眼看着你一次次结婚,一次次离婚,却无能为力。常常的,看着你高兴我就高兴,看着你忧伤我就忧伤,然而你就像我心中的圣母,不敢触及,就这样远远地守着你,牵挂着你。今年回家,父母一定又要催着我定亲了,我也已经三十六岁,在农村这个年龄不结婚,不是有病就是大逆不道。一直以来,我不敢对你表示,直到昨晚我扶着酒醉的你,你的泪水湿透了我的面颊,你的身体在我怀里抖动时,我才觉到你该有一个男人让你依靠了……,昨晚若不是弟妹几个在一旁,我一定抱起你,吻干你委屈的泪水,温暖你冰冷的身心。姑姑,张爱玲有先知,多少年前她就为我准备下这句话,让我告诉你:“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叶兰惊呆了,坐在那儿没有动,许久没有动,她又看了一遍信息内容,一句句的品味,依然没有动。

黄海在自己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一会喝茶一会上卫生间。

计生委小李调侃说:“黄主任,是不是年终奖没有你的?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下班一起去看《老炮儿》吧,学学老炮儿的敢爱敢恨!”

黄海锁着眉头,正要划小李的鼻子。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黄主任,尽快把几个矿长的年终报告会的讲话稿准备一下,还有我的年终总结发言打印出来。”

“好好,罗主任。”黄海嘴里答应着,放下电话,又自言自语。说:“不行,我要再发个信息。”

“谁拦着你了呀,”小李说,“哼,发呗。”

“我知道,我的身材不够伟岸,可我能给你爱的全部;我知道,我没有更体面的身份,可我愿意在你身后做你疲惫后归来的港湾,还不行吗?”结果,黄海编了删,删了编,一个字没再发出去。

七

腊月二十八,花儿从淮北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村里,姑娘媳妇们都说花儿去一趟淮北,马尾巴小辫修剪成了鲁豫头型,上身蓝色小款羽绒服,下衬花边短裙,双腿黑色打底裤,脚穿白色长靴,脖子上还围了一条淡灰色围巾,洋气很了。花儿从不在外面掉眼泪,把所有委屈藏在心底深处,回到家就带上护袖,围上花围裙和姑娘媳妇们有说有说,还把所有的红色衣物都整齐地码在枕头边,单等着黄河回家来。

花儿的住处和婆婆同在一个院子,一条脊六间,中间拉了一道墙,墙中间有个小门可以相通,总大门在婆婆那边。长子黄海和父母住东院,黄河是次子住西院。花儿生过梦梦后就分了家,逢年过节就一大家人在一起过。

近年来,中央关注农村,推行房屋集体规划建设,美化乡村。改革开放时期家家争先恐后推了土房盖砖房。如今乡村男人在外地务工,手里有了钱,雨后春笋般又都盖起了新洋楼。淮海的父母就让淮海拿出一半积蓄来,家里再凑些,便给黄海盖了一栋三层小楼。

黄海不以为然,他在刘庄矿有一套房子,有这个钱在市内买套房子,付个首付也好,谁还来家住多久啊,临时有个窝就行了。黄海是送过花儿娘几个第二天回来的,走之前他又去了叶兰那儿,就是这一次,他做出

了最终的决定。

黄河是年三十中午回来的。

当时,花儿正在厨房电磁炉上烧黄河爱吃的红烧肉。她婆婆一边往土锅底下填劈柴焖米饭馏馒头,一边往煤球炉子上的钢筋锅里倒银耳红枣,准备烧甜汤,米酒是她自己做的,舀了一碗在一旁备着。两个孩子在大门外扔摔炮,公公和黄海贴完了对联在看电视,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一阵红光经厨房一闪,花儿以为是谁家提前放了烟花,拎着锅铲出门一看,是从里到外都穿着一身红的男人时,眼泪啪嗒一声就滴到了刚买的皮靴上,为了引起黄河的注意,花儿一直穿着做饭,脚累也没有脱下来。没人注意到花儿的表情,除了花儿,一家人都赶到堂屋里围了上去,黄河给他爹买了两瓶保健酒,给他母亲买了一件红棉袄,他妈妈也是属马的,给黄海买了个剃须刀,黄海接过来放在了一边,给两个孩子买了一包旺旺大礼包,便没有了。一家人朝厨房扫了一眼都没说话。

他娘说:“放炮吃饭!”

黄河朝厨房里扫了一眼,在粪堆旁放了一嘟噜炮,一家人开始吃年夜饭。皖北人过年是在腊月的最后一天,小进腊月二十九,大进腊月三十,中午吃年夜饭,晚上吃饺子。花儿不管不顾连喝了三杯酒。眼泪滴到了酒杯里再也掩不住,黄河使个眼色,让梦梦和圆圆扶着妈妈到里间她奶奶的卧室去躺下,花儿的眼泪就滴在了她婆婆破旧的枕头上。尽管从淮北回来的时候,花儿已做好应对一切的思想准备,可是,黄河没有给她带任何礼物,也没有对她说一句话,而且又穿着别人给他买的红衣服,她无论如何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悲伤,而且她发觉自己还是深恋着黄河,第一眼看见他时,竟像那一年黄河到淮北去找她时的感觉,仍然激动。

“过了年,有啥打算?”花儿听公婆问黄河。黄河瞅了两个孩子一眼,说,“她要坚持不离婚,就这样熬着呗。”黄海筷子一掷,说了一声,“作什么呀,花儿哪儿不好了,女人家不就那样吗?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婚的!”说罢,便坐一边回复祝福信息去了。

花儿婆婆翻了黄海一眼说,“说人家呢,

你三十大几了?过这个年虚岁都三十七了,不管你住不住,房子也给你盖了,你今年必须领个女人回来!”

“放心吧,”黄海没抬头的说,“我找好了!”

“我的儿啦,我的乖,”花儿婆婆放下手中的碗筷,就偎到了大儿子的身旁,晃着黄海的肩膀,满面春光的问,“那闺女多大呀?是哪地方的?俊不俊呀?是干啥子的?可有工作?”

黄河说:“娘,你看你问那么多,我哥烦不烦呐。”

黄海果然瞪了他妈一眼,说,“你和爹有个思想准备,她不像你们要求的那么全好。”就托着手提电脑去看他的新房子去了。

花儿公公饮了一口酒,说,“女大不由娘,儿大不由爷,找个啥是个啥呗!”

“那怎么成,”花儿婆婆叹息着说,“咱不能供应他上那么多年学,还找个没有工作的媳妇回来,一次这样,两次这样,我能受啊!”

“都什么年代了,还工作,工作。妈,”黄河说,“我没学历,在外面打工也不比哥哥少拿钱嘛。再说了,现在大学生又不值钱。”

花儿婆婆说,“你说这,我和你爸都觉得对不起你,没能让你去上大学,到处去打工,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嘁,还说这些干啥,当时也是我自愿的。我谁都不怪。”

梦梦说,“可是,你对我妈妈不好,她天天晚上都哭,在淮北的时候,她也哭了。”

黄河眼圈红了一下。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听妈妈的话,好好上学。都是爸爸不好!”

“爱哭的小朋友,不是好孩子!”圆圆在黄河的手机上切着西瓜,随口说,“我都不哭。”

花儿婆婆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着黄海远去的身影说:“黄海,不要走远啊,一会吃过饭,要打纸,你们爷几个要去地里,给你们爷爷奶奶送钱去!”

黄海远远地说,知道了。

八

花儿躺在婆婆的床上,想不通自己哪儿



不好，更想不到自己的婚姻会是这样的结果。花儿总想，明明是黄河的错，受折磨的却是自己。

那一年，做美术老师的叶兰和罗磊婚后第三年生下了女儿曼曼，曼曼这个名字还是罗磊起的，说是诗人徐志摩迷恋的情人就叫陆小曼，也愿自己的女儿，长大后能有一个迷恋她真爱她的男人。叶兰的母亲身体不好，罗磊的父母还没有退休，没人照看曼曼，花儿的父母心疼这个唯一的小老妹，就让刚高中毕业的花儿去给姑姑家带孩子。

花儿生性纯厚，每天帮着姑姑带孩子做饭，还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姑姑和罗磊喜欢，曼曼三岁时，罗磊动用父亲的关系给花儿办了农转非，把花儿的城市户口迁在了叶兰的名下，在矿上安排了一个大集体的工作，活儿不重，在矿经营公司做司磅员。按说，对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可花儿不稀罕，坚决要回家。叶兰和罗磊都想不通，花儿的父母也想不通，后来是花儿的妹妹朵儿告诉大家姐姐是恋着她的同学黄河呢。叶兰单独和花儿谈心，说：“这个叫黄河的有什么特点，让你丢下在城里生活的条件，坚持要和他在一起？”

花儿说：“他是我初中一直到高中的同学，现在家养鸡，他爸又承包了一个鱼塘，他哥哥和你一样也是大学生，家里条件在农村也算挺好。我们相恋五年了，我不能因为自己有了好的条件，就见异思迁，薄情寡义啊。”

叶兰说：“也没让你们分开，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他以后也可以到淮北来发展啊。”

“我不想让他迁就我，”花儿说，“他自尊心很强，我更不想让他在咱们家面前感到自卑。”

叶兰最后说：“好吧，你们的爱情真伟大，你确定自己以后不后悔？”

“不后悔！”花儿说，还有三个字她留在了肚里没说出来，“为了爱！”

“既然你心意已决，这个户口和工作也不能浪费，就给朵儿吧。”

就这样，花儿回到农村和黄河结了婚。那年还有非典，黄河因为重感冒，还被村委会隔离了一个礼拜。

新婚那天，雨不停的下。古语说，女孩子出生时下雨，出嫁时也必如是。花儿娘说，真是应验了，花儿出生那日，秋雨连绵直下了一天。就好比农谚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意思是说这一年的八月十五的天气情况，一定对应过春节后的正月十五。又比如古语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泪”，意思，农历七月初七这天，老天爷一准落雨一样。专家调查历年数据，结果并不全对。

不管怎么说，结婚的日子下着雨还是让人不爽。累了一天，上了新床，花儿的世界还在编织五彩的梦幻，黄河上来三两下动作，稀里糊涂就躺在身边睡去了。花儿一阵失落，笑笑说：“这做的什么呀，还没有小时候和小光弄得舒服呢。”

黄河本来睡意深沉，一听这话，立马坐了起来，说，“咋回事？你小时候就不是处女了啊！”

花儿感觉到了问题的质变性，一下收了笑容，解释说，“你说的什么话，小时候，你就没和小伙伴玩过呀！”

黄河不信，喘着粗气瞪着花儿，青筋在脖颈间突显。新婚之夜，审贼似的，竟没有信任可言，花儿穿着衣服泪水如雨，任天知道，再不解释。黄河说：“我是男人呀，我们刚结婚第一夜你就说和别人做的舒服，你叫我怎么想？！”

两人相背而卧，各自的心气愤的跳个不停。窗外，秋雨看笑话似的，淅淅沥沥的交谈着，滴在梧桐树上，滴在墙角的月季花上，滴在屋檐下的瓦片上，滴在厨房门前的破瓷盆上。花儿哭了，呜咽的哭。淮河想了想，侧回身把花儿搂在怀里，“对不起，花儿——”

花儿还在哭。

黄河说，“别天天黛玉似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放着在矿上上班不要，回来跟我在农村修理地球，新婚第一夜还要惹你生气。再说一遍，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放心吧，我黄河一定珍惜你，爱惜你，把咱的养鸡场做好做大，给你盖楼房，给你幸福的生活，让你的家人看看，让你的姑姑看看，你选择我没有错！”

花儿这才收了眼泪，紧紧地偎在黄河的怀里。黄河没有了倦意，重又去剥花儿的衣

服,花儿赌气不配合,黄河说,“今晚必须郑重的把你做了,你才能安心做我的老婆……”遂手脚并用,嘴巴再钳着花儿的脖子,不用费功夫,两人又盘根错节的拧在了一起,唯恐一人离去,黄河说,“搂着女人真好……”

花儿不说话,紧紧贴着黄河。

黄河知道花儿还在生气,就从上到下的给花儿顺气,花儿放不开像蝉一样,左蜷曲右蜷曲的翻滚,黄河说,“哎,花儿,你说,这叫做爱吗?电视里怎不像你这样?”花儿嘎嘎地笑,“我看电视里的男人也不像你这样。”“那像哪样?好了,我来了……”黄河果真就如黄河九道湾,深深浅浅的蜿蜒开来,直把花儿翻腾得过电一般从里到外的酥痒。花儿就说黄河太坏。黄河说,“不常说嘛,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其实,小时候我也玩过家家露光屁股的事儿呢,就是住咱西边的小翠,玩过多少回呢,还有强子,红霞他们,不怪你,那时候都小嘛。那,你给我说说,你们当时怎么玩的?”

花儿脸一绷,说,“以后不许再提此事!”

“好,不提不提。”说着话儿,奔着花儿的痒处,黄河又来了兴致。雨滴在窗外伴奏似的,一下下一声声的,在这个夜里增添了一个新的和弦音。

九

朵儿不像花儿,初中没有上完就跟着村上的大姑娘小媳妇出门去打工,先后到过浙江的宁波,苏州的角直,上海的崇明岛,江苏的昆山,后来跟着别人到广东东莞应聘到富士康公司做质检员。

起初,花儿的父亲给朵儿打电话,让她回来给姑姑先带两年曼曼,等曼曼上了学就安排她去上班时,朵儿不愿意回来,说,“乖,咱们安徽工资那么低,谁不出去呀。我在这儿又不种地,也是上班工资一族,一个月一千好几呢,和城里人有什么区别?”

她爸说:“丫头你不懂,你那干到什么时候都是打工,到你姑姑那儿,你罗磊姑父的爸爸是副矿长,矿上的户口和司磅员的工作都给你安排好了,不累,那可是一辈子的饭碗,说不准还能找个有工作的对象呢。你姐

她没有这个福气,你就回来顶替她的学名叶红来上班吧。辛辛苦苦考个大学也不过这样的结果,快回来吧。”

“乖,这样说倒是不错!”朵儿说,“不过——”

“乖什么乖!”花儿爸没等女儿说完,骂道,“你看你混成什么样子了,小女孩子家,净说粗口!就这样定了,尽快回来!”挂了电话。

朵儿没说完的话,是想告诉她爹她的身体现在很弱,其实是刚做了引产手术,还没满月。

不管怎样,朵儿还是在一个星期后出现在了姑姑叶兰家,开始两天,朵儿还比较矜持,三天后就在饭桌上大谈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叶兰让她说话不要嚷嚷,举止端庄一些。罗磊只是对富士康公司有点兴趣,别的都没接朵儿的话。朵儿就没话找话和罗磊开玩笑,讲冷笑话。说北极企鹅到南极看朋友,半路想起忘带钥匙的笑话,罗磊和叶兰都不笑,三岁的曼曼说,“我爸爸去年就说给我妈妈听了,妈妈也是不笑……”嘎嘎,几个人才喷饭不止。

那天,朵儿半真半假的挽着罗磊的胳膊摇晃着要他带她去爬淮北电视塔,罗磊想着自己年底可能要升职的事儿,顺便到相山庙拜一拜,便答应全家人一起去。叶兰说:“市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今天有个创建文明淮北的书画活动,周老师不想让我错过这个和大家学习交流的机会,你们带着曼曼去吧。”

那时间,罗磊还没有买车,三个人便打的去了相山公园。相山公园依山而建,里面有电视塔,相山庙,动物园,儿童乐园,饮马泉,人工湖,将军亭,刘开渠纪念馆等,最主要的还有乾隆下江南微服私访途径淮北大棚相山时书写的四个大字“惠我南黎”,这四个字如今悬挂在相山庙的大雄宝殿的正门。出租车不许往里进,罗磊买了两张门票,把票交给朵儿,顺便从朵儿怀里接过曼曼往里走,朵儿还没走两步就挎住了罗磊的胳膊,罗磊装作换胳膊抱曼曼,朵儿又去挽罗磊的另一只胳膊。

“哎哎,朵儿,”罗磊说,“你又不是小孩



子了,注意形象。”

“那怕什么呀,”朵儿小腰一扭,上身穿着白色小衫的胸脯一挺,把小挎包往穿着灰色瘦身牛仔褲的屁股后面一拨拉,又挎上了罗磊的胳膊,说,“这有什么呀,你是我的叔叔,我本来就是你的孩子呀,小孩子挽着大人的胳膊理所当然嘛,又没让你抱着。”

罗磊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你姐姐可不像你啊。”

“她是她,我是我啊,叔叔!”说着话,她右眉梢上的小黑痣舞娘一般在上面眉飞色舞。

罗磊没法,只好让曼曼下来走,他牵着孩子,朵儿立马跑到另一边拉住小曼曼的另一只手。

“罗工,一家人上山呢?”迎面过来一个同事打招呼。

“啊啊——”

曼曼要去儿童乐园,朵儿要上山,罗磊想着去敬香,三个人站在一个三岔口,正在妥协。

又听见有人说:“哦,罗工,听说嫂子年轻漂亮,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啊啊,是不是,这是我家——”罗磊还没有解释完全,对方已经迈出几步在“有事,先走了啊,罗工。”

罗磊感到懊恼,朵儿则咯咯笑个不停。

十

又是一年杨柳摇曳,莺歌燕舞。黄海矿大毕业大半年了,工作一直没能落实。花儿的公婆四处求人仍然没有结果,一家人坐在黄河的养鸡房前感叹,看着坐在电动小三轮车上低头看手机小说的黄海,婆婆说,辛辛苦苦供出来一个大学生,难不成也要出去打工么。黄海没抬头说,打工就打工呗,北大才子还卖猪肉呢。黄海爹说,如果这样,去上大学还有什么意思,白费功夫,白花钱嘛。

“小鸡——来哎——孵小——鸡嘞——哎!”一个孵卖幼鸡苗的中年男人,一边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车后座两边放置了两篮子唧唧叫的小鸡崽,一边东张西望优哉游哉地重

复着他的叫卖声:“小鸡——来哎——孵小——鸡嘞——哎!……”

“你这个孵小鸡的真会卖!砍劈柴的跑到鲁班家门口卖弄家伙什了,啊?”

中年男人说,“我卖小鸡,遛乡,碍你啥事了呢?”

花儿婆婆三脚就蹦了过去,大声说:“看不见,俺家是养鸡场吗?”

“对,就是看你家养鸡,要不要小鸡苗的?”

黄河走了过来,抓了一只,掂掂小鸡的蛋座,问“多少钱一只。”

“五毛钱一只。要不?多要给你便宜一些。”

“在这儿瞎扯,走你的吧,”黄河说,“我今年自己孵化鸡苗了,去年我到人家鸡苗场去拉还一块钱三只呢。”

中年男人走着说着:“一年一个价,现在什么东西不贵?再说,我出来累破嗓子跑断腿,不落两个,我图啥。不挣钱,怎么养活老婆孩子?你挣钱是为了谁?小鸡——来哎——孵小——鸡嘞——哎!……”

花儿在粪堆旁的压水井边凉洗完了衣服,说淮北的姑姑和姑父今天回来给爷爷奶奶烧清明纸,要回娘家看看帮忙做饭,并问黄河去不去,黄河说,“我怕你姑姑,不去。再说,鸡场也走不开。”

花儿换好衣服,推着粉红色自行车出了院门。花儿的婆婆飞快跑了过来,“花儿,花儿,娘带着你哥跟你一块去吧。”

“你们去干啥呀?”

“嗨,我忽然想起来,你姑姑的对象他爹不是淮北哪个矿的副矿长吗?托你姑姑说个话,求他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哥黄淮安安排个工作呀。”

“这,”花儿一回头,看见黄海正挠头,便说,“好吧,我和姑姑说说看。你们就别去了。”

“嗯嗯,你哥是矿大毕业的,跟矿上的工作合辙……”

没想到,下午三点多钟,罗磊一家三口开着矿上的小车带着花儿一块到黄河家来了,车里还有朵儿,花儿把自行车放在了娘家。花儿的公婆。黄海和黄河激动地搓手搓脚,倒茶递烟的,嘴巴扯到了眉梢上。黄河站

在一旁只是笑着。朵儿端着城里人的架子，不想下车，看大家都下了，才下来在院子里漫不经心的东看看，西看看。

叶兰说：“嫂子，不用忙活，就是走这儿看看，花儿到你们家有做的不周的地方，多包涵。”

“哎呦，大妹子，你说这话可就客气了。”花儿婆婆说，“俺们家呀得承你们叶家的情啊，孩子在你那儿恁好的条件都不要，来到俺家粗茶淡饭的都不嫌弃，就是俺家的福气啊。”

罗磊说，“花儿是个好孩子，又勤快，到哪儿人都喜欢。”

“那是，那是。”花儿的公公连着头点回应。

临走时，他们又看看黄河的养鸡房，房内热浪滚滚。叶兰看了黄河一眼，说，“好好干啊！”

又对花儿他们两人说，“一定要好好过，可不要生气什么的。”

“知道了，姑姑。”两人齐声回答。

花儿的婆婆慌忙给叶兰装了一蛇皮子袋花生，又把才榨的一桶大豆油也提了出来放在车后备箱，同时，给了曼曼一百块钱。叶兰和罗磊都说不要，花儿的婆婆公公说：“别嫌弃她姑，这都咱地里长得，不要钱买。以后还需要，就叫花儿和黄河给你送到淮北去。”

车子要启动了，花儿婆婆终于趴在车窗上对罗磊说，“他叔啊，你看见刚才俺家那个大小子了吧，这都毕业大半年了，工作还没有着落呢。”

罗磊看了看后面的叶兰，叶兰说：“是啊，嫂子，中午花儿也说到这事儿了，现在工作确实不好安排，”叶兰一抬头，看见黄海正拘束期待的望着自己，便说，“这样，我们回头帮着问问看，能帮的尽量帮啊。”

车子启动了，花儿又忙走到车窗边，对端坐在后面的朵儿说，“在姑姑那儿勤快些，叔叔的白衬衫千万要单洗，姑姑的丝绸衣服也不能放在洗衣机里绞，用手洗最好，曼曼洗屁股的小毛巾，过几天就用水给她烫一下……”

“哎呀，早都知道啦，不用你教！”朵儿说着，向花儿挥着手。花儿的眼角就湿润起来，

没再说话。

车子远去了，扬起一路尘烟，黄海把尘烟望到了尽头，才收回了眼睛，在心底再一次播种希望。

十一

花儿一个人往相山公园的路上走，人很多，人再多也融不进花儿心中的孤独。花儿摘下一片香樟树的叶子与自己相伴，闻一闻，才觉得这淡淡的香竟是思念的味道，是居住几年淮北的味道，是淮东矿带有煤味的失落的味道，是和自己男人共同流汗的味道，这一路都是黄河的味道。花儿后悔离开淮北，再一次走进淮北，她才感觉，淮北对于她是那么亲切，自己真不该草率地离开这座温暖的小城，可花儿也不后悔嫁给黄河这一选择。

她清晰的记得去相山庙的路，谁都不知道，那年她还在淮北带曼曼时，黄河从老家来过一次，花儿不敢让姑姑知道，正好那天是星期天，花儿说想去市里买点东西，叶兰就说曼曼我自己带，你去吧。那时，公交车还不方便，花儿坐上一个三轮车赶到百货大楼看到黄河时热泪盈眶。两人一路向山上走去，黄河一直牵着花儿的手，花儿怕人看见，放不开。黄河说，“你当你是花建慧嘛，谁认识你呀！”就把花儿攥在了手里不再丢开。当时花儿想去爬电视塔，对着淮北的天空说：黄河，我爱你！黄河却说：“我要先去许个愿，祈求菩萨保佑我们能走到一起，永远平安。”相山顶的幽静处他们依偎了很久，黄河说，等你姑姑姑父他们睡下了，你偷偷出来陪我一晚吧。花儿说，不行，结婚前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只搂着你就行，不动，黄河说。那也不行，花儿说，被姑姑姑父知道了我一夜没回，太伤人格了。下了山，两人只好分开，共同度过了一个辗转反侧的夜。第二天一大早，花儿安置好曼曼赶到旅店送黄河时，黄河已坐车回亳州了。花儿哭了一路，她发誓，结了婚要对黄河好，一定每晚紧紧搂着淮河弥补那晚的缺失。

就是冲这句话，冲着黄河这份情，花儿执意要和黄河走到了一起。然而今天，花儿



却要祈求菩萨保佑不要让两人分开，自己婚姻的路怎么就演变成了这样，花儿跪在菩萨的面前久久不起，眼泪滴到了膝下的蒲团上。黄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心的呢，他不是一下子变的，而是一点点被自己逼的，这个原因她也羞于说出口，今天她就想说给观音菩萨听——

婚后的日子，整日面对黄土面对鸡屎，面对摆弄鸡场脏兮兮的黄河，花儿开始有些莫名其妙的烦躁，黄河总是忍让着不与花儿争吵。到了晚上，花儿不想和黄河亲热，嫌他身上有鸡屎味儿，乡村洗澡又不方便。尤其，姑姑来电话通知黄海到淮北去面试上班时，花儿看看黄河，心底里更增加了一种悔意。接着，朵儿也在磅房上了班，还有双休日，不干重活，月底就有工资，每次回家来风光无限，像个客人似的，花儿还要为她们下厨烧饭，更是莫名的心烦，这种心烦，是落寞、悔意和醋意的交织，又无法向任何人诉说。

更为难堪的是除了帮黄河清除鸡粪，还要坐在三轮车上灰头土脸地到周边集市上去卖出笼的肉鸡，斤斤两两的算计。这与在淮北，每天见罗磊叔叔优雅的谈吐，见姑姑的书房里字画堆满屋，晚饭后出去散散步，再到俱乐部跳跳广场舞的闲逸生活落差太大。往往花儿从集市上回来倒床上就睡，还偷偷抹眼泪，黄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又怎么办呢。无论怀孕后的花儿怎么骂他怎么烦他，想到花儿为了他放弃那么多，他就把一切埋在心底，不言不语。这样花儿又嫌他对自己冷漠，不关心自己，常常半夜里哭闹，黄河的婆婆半夜里就披着衣服过来看过几回。

黄河受不了这种日子带来的压抑，丢下花儿，丢下鸡场出去打工了。面对孤灯独床，花儿更是夜夜难眠，泪水把枕巾湿透，只想喝下农药一死百了。摸摸肚里的孩子，还在肚里翻身蹬腿，实不忍心。看看时间才凌晨三点。就给黄河打电话。

“怎么啦？半夜里打电话？”黄河睡意惺忪的问。
花儿明明想撒娇说：“黄河，我想你了——什么时候回来呀？”话到嘴边却说：“看你可死吗？也不知道朝家里打个电话，在外面有女

人了，是吧？”

“你无聊不？半夜里打电话就说这没脑子的话。”

“你个没良心的，你到外面清静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你就忍心吗？”

“可是，我在家你又嫌烦，你当我好过呀？”

“我现在就想骂你，你让我骂你几句好不好？”

“你讲不讲道理，我骂你，你可愿意？”

“我不愿意。但我骂你，你可以愿意。”

“你是睡不着，没话找话，浪费电话费。”
淮河说，“我五点还要起床上早班呢，困，我睡了。”挂了。

花儿靠在床头依然失落，自己对着空房子骂了很多，又给黄河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狗日的黄河！”

十二

显通寺，相山庙，位于淮北市龙山、虎山两峰之峪，在淮北市区的北部，三面环山，林木葱茏，四进大院，院内古柏、银杏参天。2006年，在大殿北面又新建大雄宝殿，气势宏大，每日众僧念经打坐，香烟缭绕，游客不断。

花儿跪在观音殿前，诉说心声，久久不起。手机响了，她才回过神来接听，是姑姑的，问她几点回来，等他们娘几个吃饭。花儿说，她还在山上呢，就别等了，晚上想去朵儿那儿看看，问姑姑是否同意。叶兰淡淡地说去吧。花儿想接着和菩萨说话，朵儿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说衣服都买完了，现在金鹰四楼“悠闲美地”茶座喝茶呢，快点回来，一会带孩子们去吃麦当劳。挂了电话。强强说：妈妈吃肯德基麦当劳可不要忘了要发票啊。朵儿说，知道。

一进朵儿的家，花儿惊呆了。这个房间还是她以前在这儿带曼曼时的样子。花儿说：“这房子怎么就没改变一下啊，哪怕稍微装修一下嘛，罗磊一个矿办公室主任，家里还这样寒酸？”

朵儿笑笑：“你不懂，这只是表面现象。姐，偷偷告诉你，我们现在还有两套房子呢，



市里有一套一百五十平米的。另外，刘庄矿一个建筑商又送了一套一百三十平米的，但这都不能外露，罗磊眼看这年底还要升职呢，不能让人家看着眼红，低调些，罗磊说。”

“也是。”

正说话，有人敲门。朵儿刚把门闪一条缝，一个女人提着一只羊腿就进来了。

朵儿喊她殷姐，殷姐坐下说：

“罗主任回来么？小叶呀，恁姐我这日子没法过呀！”

“还是老文哥的事吧？”朵儿说，“殷姐，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文哥咋就这么倒霉呢？”

殷姐说：“说这话，是2000年的十一小长假，老文上夜班走时，俺俩说好下了班去徐州给我看青光眼。偏偏老贾找我们家老文替他上个早班，打个联勤，他小孩舅结婚，晚上他再还老文一个夜班，结果那个班就冒顶塌方，我们家老文……救上来时，头砸到脖子里面去了，到了矿工医院，人家硬给他往外牵引拽出来。人是回来了，成了植物人，不能说不能动。我气呀，气老贾，俺好好的，谁让你让老文替班。当然，他家也没说孬的，当时就拿了一万块钱送过来，我能要吗？还了他。但我恨呀，这活受罪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以前，老文吃药查病的条子到矿上就报。现在可好了，几下里推，没人管没人问。当时罗主任是负责这一块的，我得来找他呀。”

“可他现在调走了，找他也没用啊！”朵儿说。

“那他总得给我指条路，我按着路找啊。”

罗磊推门进来的时候，时针已指向9:55分，这时间，花儿和朵儿在殷姐的哭诉中，也正在眼泪擦个不停。朵儿直说：“真是啊，女人身后没有一个扛得住的男人，日子真的不好过！”殷姐说到生活细节处，三个女人一阵感慨，泪水哗哗下落，手中的抽纸湿了一团又一团。

三个孩子在一边看《熊出没》一边嘎嘎的笑个不停。

是花儿先看到罗磊进来了，嘴巴张了几张都没有喊出该称呼什么，最后只剩下一个

笑容和五个字“啊啊，回来了？”

“哦，花儿来了？”罗磊看到花儿的时候，仿佛他早已经知道他们会来一样，眼睛里都是温热。一转眼见到殷姐在抹眼泪时，便严肃了起来。

“殷姐来了？”

“兄弟呀，”殷姐一把抓住了罗磊的手，拽着，握得紧紧的，说，“你还得帮帮你的姐呀，我给你看——”殷姐放下罗磊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化验单，医药收据凭证医药费用凭据等，让罗磊过目，说，“你姐的男人是为公家出力造成这样的结果，现在淮东矿转产卖给了私人，这些医药费住院费的单子没地方去报，以前矿上还派人护理，现在什么都停下了；兄弟，姐但凡能好过一些，我也不会给公家找麻烦，我也知道矿业集团这两年效益不好。可他这睡在床上不死不活的我也不能把他扔了活埋啊！”

罗磊没有看那些单子，他知道问题并不在这些费用的凭据，而是有谁来承担这一项支出。这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而且罗磊也知道自己已无权过问此事，再说他也离开了淮东矿。但问一问情况，还是能够说上话的，毕竟这类事以前就属于他来负责的。所以，罗磊就拍了拍殷姐的肩膀说，“殷姐，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明天我就给你打电话问明情况，该找哪个部门去联系，再让叶红转告你，行吧，你放心。儿子放寒假回来了，是吧？一定把年过好，啊。”

“不，”到了门口，殷姐又转回身对罗磊说，“不要叶红转告，你亲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我等着你的电话，你那有俺家的电话的。”

殷姐跌跌撞撞的走了，楼道里遗落着她的叹息。关上房门的同时，朵儿清晰地也听到罗磊的一声叹息，扫一眼他的眉宇，好像锁着一愁不展，想着姐姐娘几个在，便没问。

十三

已是凌晨1:30了，花儿还没有入睡，她想殷姐守着那样一个半死不活的男人有什么意义，那个男人什么也不能给她，白白的



自己十余年最靓丽的青春都搭了进去，真是委屈了殷姐的美丽。可自己这些年空落个有丈夫的名声实则没有夫妻生活和殷姐又有什么区别呢。

罗磊今晚一反常态，和花儿寒暄几句便去睡觉了，给了朵儿一个后背，这是朵儿没想到的。她轻声的问：“你今天怎么啦？”罗磊没有说话，不想说。朵儿也睡不着，她忽然想到罗磊是不是曾经喜欢过姐姐，不然，为何花儿来了，他今天这样的态度呢。朵儿想着，就轻脚来到花儿当年睡过的小卧室里，两个孩子已睡熟，花儿正睁着眼睛。挤挤，朵儿就靠在了花儿的身边。

“想什么呢？”

“想殷姐的日子。想，我和她也没什么区别，都是有丈夫，其实就是活受。”

“姐，你除了爱那臭黄河，就没有恋过其他男人吗？”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问题？”花儿坐了起来，“我还真的没有喜欢过别人呢。”

“不可能的，天下男人那么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男人占据你生活的全部。”

“要不，怎么说爱是自私的呢，就像黄河这样伤透我，我还是爱着他，尽管离开淮北回到老家我可能有些后悔，可我还是念着他的好呢。再说了，一个女人就应该从始至终，坚守如一，碗碟子破了，粘的再好总还有道印痕，酒是陈年的香，夫妻还是原配的甜。”

“你憨呀，全世界也就只有你恪守妇道，男人不回家一年，你等一年，两年不回家你等两年，都五年了，你还在等，值吗？”

“怎么不值，我相信，家就是坚守，有了责任和感动，家就回来了。黄海那村子的红霞，因为是包办的婚姻，结婚第一天男人就跑了，红霞坚决不离婚，在婆家照顾老的照顾小的，第十年，她丈夫被感动了，终于来家，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现在两口子好得谁不羡慕呀。”

“我要是你早就离了，他对你已不行驶做丈夫的权利，有什么可爱的，有什么可守的。对自己有用就可爱，没有用就丢掉，这就是现实，假若我是殷姐，我也早已离开那个男人，谁能给我幸福，我就做谁的老婆，谁能给钱花，谁就是我的男人。什么是爱，这才是

爱，这才是爱的自私。”

“我的天，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么说，你把罗磊从姑姑手里抢了过来，并不是因为你爱他？”

朵儿用手挡了一下花儿的嘴巴，轻脚走到门前打开瞅瞅罗磊有没有走出来偷听他们说话，看见很安静，又掩上门轻轻地坐到花儿的身边，说：“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爱情二字。”稍顿一下，下了决心似的，朵儿向姐姐说出几年来，藏在自己心底的故事——

姐，当年你还是在县城肯高中书本时，我十五岁就踏上社会出去打工了，我当然不怪爸妈，是我自己不愿意上学。在没到淮北之前，我一共谈了三个男朋友。第一个是在江苏角直做酒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住当地的小混混，跟着他在一起呆了大半年，我陪他睡觉不说，挣得工资也全都花在了他身上，吃，喝，玩。他呢，就经常带我出去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鬼混，那时间我还以为这就是爱，直到有一天半夜里他带回两个男人，要我陪陪他们时，我才发现他不是人。我装着去厕所跑掉了，他居然也没有找我，真让人寒心，那时我才十六岁。

第二个男人，是我到了广州，在东莞在一家箱包厂打工的时候，被老板看上了。我说我再也不会相信男人了，这个人说，小丫头，只要你跟定我，三年内我让你在广州市变成富婆。我就想，我真是掉进了福窝里，我的未来一定比姑姑还好，回到家多扬眉吐气呀。

那夜，老头狂风暴雨般的做完事，突然对我说最近运气不太好，想到山东曲阜的孔庙去许个心愿拜拜香火，让我在家等他，回来就带我去广州买衣服和首饰去。我就在箱包厂一边做质检一边等老头，三天了没回来，我打电话没接。一个礼拜了，没回来，再拨电话关机，我就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啊，我就去找厂部副经理，有没有老头的音讯，他们都莫名其妙的对我笑，说，老头已把箱包厂转让给别人了，本人已经去加拿大陪老婆孩子去了。

可怜那时候我已经怀了老头的孩子，已经三个月大，我又一次被羞辱了，男人都该死。我回到宿舍哭天喊地，哭个没够，有个山

西小伙子小梦,在箱包厂做外包装的,见我像个疯子,就主动给我打饭,安慰我。我说我怀孕了,小梦说我们老家在山窝窝里,你若不嫌弃,我愿意娶你,带你去见我的父母。我郁闷,想散散心,就和他一起去了山西。姐,无论如何我不能呆在那里,连绵的太行山让我觉得与世隔绝,无数长长的地道涵洞,我觉得害怕,尤其那窑洞的住家户,这里一家那里一家,让我觉得人生渺茫。

虽然小梦家人都很善良对我也好,住了三天,我们就赶回到了东莞,我要小梦带我去医院做人流,他害怕不敢去。我问他要了五百块钱,又让他向别人借了五百元到私人诊所去做人流,医生说三个月了,做人工流产有风险,孩子已经成型只能做引产手术了。而且,如果没有人签字他们也不给我做。我哭了,求医生说,我不害怕,有什么事与你们无关,我自己可以为自己担保。姐,说到这儿,朵儿嗓子哽噎着说不下去,眼泪啪啪的滴到花儿的手面上,花儿就抓紧了朵儿的手,哽咽着说:“一家人哪想到,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苦啊!”最终,他们还是保守按引产给我做的,那个疼啊,姐呀,我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喊娘啊,女儿也许今天会死在这里再也见不到你了,再也回不了我的家了。

后来我想,这是我自己造的孽,贪图虚荣自作自受,没有脸去哭爹喊娘,我是在给爹娘丢人呢。这事,打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会对任何人说。我就给自己打气,挺住,不哭,不要害怕,媒体上也很少报道引产能死人的事情啊。所以,无论肚子里多么翻肠倒肚的绞痛,我就抓紧床边一声不吭,那些医生护士都说我坚强,不再鄙视我。就在那一刻,我想,如果我还能站起来,我再也不相信男人的狗屁承诺,也再不会相信男女有爱情。我终于活过来了,小梦又忙慌的给我熬汤烧饭,我看了就恶心。也从那一刻我想到,女人要找男人,一定要看他能不能扛事儿,往远处看,他能不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保障,有了保障才谈幸福,吃不上穿不上,两个人天天抱在一起做爱也无济于事。

十四

我必须要离开箱包厂,那是个痛恨之地,小梦说他们的老乡有许多人在富士康公司做工,月工资一千多呢,我就让小梦找他老乡帮我引荐,到公司招待所做了一名吧台服务员,接听电话,安排住宿等,那时我还没满月呢,才上了两个班,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实话,当时我真的犹豫,不想到淮北来,一个是我的身体没有调整好,二个我打算从此后重新做人,踏踏实实上班挣钱,等两年再找个一定要有能力的男人才结婚。

谁知道,到了淮北,看到罗磊和姑姑他们那么幸福,说话和声细语文绉绉的很有味道,不像南方人满口的闽语和到处全国各地的人汇总在一起的杂交普通话,让你的心灵永远不得安宁,睡觉时都有一种漂流的感觉。到了淮北就像回到了家,环境舒适,生活平静,人也平和,就让人有一种想要家的感觉。罗磊和我认识的那些男人都不同,他们都是路边的荆棘野草,罗磊就是一颗清新的小白菜,不知怎么的,总想吃这颗小白菜。现在想来,也许是我有过那种与男人在一起生活过的原因吧,每当经过罗磊的身边,或洗他的衣服,就有一种男人的味道,这味道一定像男人们喜欢抽烟时的感觉,令人想入非非。他对姑姑说任何话,我都不舒服,我天天盼望着他们吵架,可他们不吵。

恰好那一天,姑姑带曼曼去给赵雅的孩子过生日去了,中午罗磊有应酬没回来,我就买了一碗烫面吃了后躺在床上看电视。一点多罗磊回来时要我赶紧把他身上的白衬衫洗了晾起来,有汗味,下午还有个会。他当时喝了点酒,我就过去帮他解扣子,他把我往外推,说不用自己来。因为平时我就故意和他乱,就非要帮他,他就说,你这个小妮子没大没小的。我说,我就没大没小的,和他扑在了一起。我承认我是喜欢姑父了,说是喜欢,其实就是想占有,罗磊有前途还是家中的独子,有家业有房产还有铁饭碗,不像南方那些个体私企老板,说倒闭就倒闭没有安全保障,说亏损就亏损,不管怎样,先和罗磊进一步关系再说吧。那时,罗磊还是把我往外推,我根本不管他,极尽可能的俘获他。我算知道了,男人是禁不住诱惑的,他一看见我的身体,本能地把我抱住了。因为姑姑是



个安静的人，罗磊一下子就从我身上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事后，他清醒过来说以后不允许我再引诱他，不然他跟姑姑说明把我撵走。

谁能想到就那一次我竟然怀了罗磊的孩子，我只以为今生我不会再怀孕了。我一声不吭地守着我肚子里的孩子，又幸福又害怕，不敢再穿紧身的小衣服，直到第六个月肚子实在瞒不下去了。姑姑问我怎么回事，肚子怎么这个样，我就实话说了，现在想来都很诧异，我好像就等着这一天似的，很坦然。姑姑当即给了我一巴掌后就给罗磊打电话，罗磊匆匆赶回家来，姑姑让他看我的肚子，我就对罗磊说是你的。你，罗磊气愤填膺也重重的给了我一巴掌，要我赶紧去医院。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我就跑到了罗磊的父母家，告诉老太太我怀了他们罗家的血脉。老太太一听差点气个半死，也伸手给了我一巴掌，说我还赶紧去医院，她刚摸起电话就放下了。换了脸色拉我坐下来，问我来龙去脉。我就实话说了，是我主动勾引的姑父。老太太沉下脸说，这样吧，毕竟孩子也已经成型了，我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是个女孩呢，就引掉；是个男孩呢，我就在老家给你找个地方，生下来交给我的亲戚代养，你也不会吃亏，我们家会给你一笔钱算是补偿，人不知鬼不觉的你远远地找个男人嫁了。你看行不行？一说到引产，我的眼泪早已哗哗流淌，老太太以为我不愿意，就下了死命令，说，丫头，我跟你讲，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家爷俩在矿上都是党员干部，一旦有个什么风吹草动，造成的后果可不是你能担待得起的，你也消了做我们家儿媳的念头，我是万万不会把你姑姑离了要你的，那样丢人可就丢远了。再说，那可是你的亲姑姑，你不要脸，她还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我就点头同意了，结果是个男孩，老太太喜得合不拢嘴，一直问我想吃什么，不管怎样，能为自己喜欢的男人生个孩子，即便不能在一起生活，也是很幸福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大不了我还回广东找小梦去，有了老太太给我的钱，自己开个花店也成啊。谁知道，从医院回来，姑姑就离开了家，她没再给我见她的机会。坚持要和罗磊离

婚。罗磊不同意，一次次找她原谅，她还是坚持，就离了。眼看我的肚子再也瞒不下去了，他们家人就撮弄我和罗磊结了婚。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奶奶一听心肌梗塞就气死了嘛，爸妈要和我断绝关系，你也不理我。其实刚结婚那时候，罗磊也不理我的，他爸爸也不理我，全矿的人都骂我、鄙视我，我又不能回娘家，我好过吗？

说到这儿，朵儿又哗哗掉下眼泪，说，“只有他妈妈对我好，直到生下强强的那一刻，罗磊和他爸爸才对我笑了。”

“可以后强强怎么面对曼曼呀！”花儿给朵儿擦了擦眼泪说。

“我们每月都给曼曼抚养费的，我和罗磊说了，曼曼在日本上学花销大，能多寄点就多寄点，即便是超过了十八岁，只要不结婚，我都会尽可能的给她寄钱的。”

“嗯，你能这样想，也算是一种补偿。”

“姐，哪天我也要到庙里，到灵隐寺，到九华山，到曲阜去上香赎罪，上对长辈下对孩子们，我也知道自己是个有罪的人。”

“唉，你呀，谁像你这样不管不顾的啊。”花儿说，“那个山西的小梦，难道你们还联系着吗？”

朵儿说，“小梦除了不能做大事，在我身后做个小男人还行。我决定要从广东回淮北时，他哭得不行，我说我们缘分尽了。他说，有一天他或许会到淮北来找我。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些，我在富士康又干了一个礼拜，等身体满了月，和小梦好好地做了一次算补偿他，第二天就回来了。”沉默了一下，朵儿又说，“后来，他真的偷偷来过两回呢……”

“你太大胆了！”花儿说，“你千万不要再做对不起罗磊的事情了，你真的对不起罗磊叔叔啊！”

“听你的，我知道了。”朵儿说，“姐呀，其实有些事，是我们认识的角度不同。”

夜，已经很深了，星星还没有困意。

十五

罗磊其实根本就没睡着，今天矿业集团刘庄矿干部内调名单下来了，刘庄矿党组马书记调走了，经营矿长徐矿长提拔矿党委书记

记，按说该他罗磊罗主任接任经营矿长，偏偏办公室副主任吴主任提了上去。罗磊有情绪，到矿长办公室闲坐，坐着不走。矿长知其来意，说：“大家对你的工作能力都是肯定认可的，这次小范围人员调整也是集团公司任命的，你年轻有为，路还很长，千万不能因为这个有思想情绪，影响了工作，机会还是有的嘛！”

“嗨，马上都到属驴的年龄了，还有什么机会，这个矿办公室主任，我都已经干了六年了，看来也就这样了。”

“小罗呀，”矿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其实呢，这次调整，人员内定本来呢还真的就是你。但前段时间，上边来人考察走访时，有人举报你的家庭问题，说你不仅同时和姑娘侄女三人乱伦同居，还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生育二胎，上级很重视，这不仅是作风问题还是道德问题，说不给你停职审查就已经给老罗书记一个很大的面子了。所以——”

罗磊一拍桌子，吼道，“这谁他妈的和我过不去，这都哪年的事了，况且谣言诽谤，歪曲事实。这些年都没人扯淡，我父亲刚从矿业集团退休，这边就眼高手低，真是立竿见影人走茶凉啊！”

“坐下坐下，别激动。”矿长说，“我和你父亲也都是多年老关系了，具体什么事，我还能不清楚？要过年了，回家也好好陪陪你父亲，抽空我去看看他，啊，回去吧，以后路还长着呢，一定要把心态调整好。”

回到办公室，罗磊开始梳理自己工作中有哪些地方得罪了别人，想着想着，罗磊想起了一件事儿。那是马书记任淮东矿经营矿长的最后一年，有一晚该罗磊值班，因为无聊到保卫科转了转，几个人正在攒蛋，见罗主任进来想收起来，罗磊说示意他们继续，自己则在一旁看着。十一点半回办公室走到楼下时，看见马书记办公室的灯亮了一下突然又关了。出于好奇，罗磊轻脚走到马书记办公室窗外，贴着墙往里看了看。就着路灯，隔着窗幔，罗磊隐约看见办公室里有两个在前后式拥抱，能感觉到后面人的双手在前面一个人的胸前不停地动作，“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都想死我了……”马书记用在工作中从来没有的声音说。

“哼，你不知这段时间又有了几个女人呢，早把我的事儿忘到脑后了……”

“谁说的，除了老婆，我就你一个女人，你的身材那么好，我怎么舍得……”马书记说着就把女人往卧室里引。女人一下挣脱，说：“你看，孩子都上高一了花钱又厉害，你得想办法给我多报点钱，多弄点福利呀！”

“行，只要有票据，你找罗主任签字就是了。”

“可，老找他签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也签几次呗，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怕担责任，怕人家怀疑……”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行，我给你签，行了吧，回头给你办个内退，你就别上班了……”

看得出女人很满足这种结果，重新和马书记粘到一起，倒在了床上。一种别致的男女二重唱就从室内向外流泄，罗磊受不了，忍不住嗓子发痒干咳了一声，抬脚回了自己办公室。

后来，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底下，马书记对罗磊都很客气，而且矿上申报一批特殊工种人员内退时，马书记还主动关心罗磊顺便给叶红也办了，这样，也好照顾家。接着，马书记调到刘庄矿，把罗磊也要了去。以至于后来罗磊找马书记帮忙给黄海安排工作时，马书记也顺便做了人情。

后来，朵儿问罗磊马书记怎么对你那么好时，罗磊什么都没解释，只说脚踏实地的工作，到哪儿都有人欣赏。

这时电话想了，罗磊一看是殷姐的。罗磊说，“殷姐好。”

“兄弟呀，你得帮帮你姐我呀，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去你家里坐坐？”

罗磊说，“你有什么事儿吗？”

“嗨，还不是你老文哥住院报销的事儿吗？”

“这样，马书记调到矿业集团去了，当年他也是知道你家的实际情况的，你可以找他先问问情况，好吧，再说我已经不再淮东矿多年了……”

“兄弟，你怎么让我找马书记，我和他不熟呀，我连他办公室门朝哪都不知道的……”殷姐解释说。



罗磊忽然感觉在马书记办公室睡觉的女人,就是这个殷姐。“好了,殷姐,我现在有个会,回头再说吧。”就挂了。

罗磊用内线把黄海喊了过来,让他应酬一下今晚的客户。自己则驾车回到市区,到相山公园将军亭坐了一个晚上。

十六

这个晚上,山上的星星距离罗磊很近,三三两两的登山客在山梯的路灯光影下影影绰绰,北风悠悠地从徐州的方向掠过淮北市相山的连绵山脉,吹向罗磊的面颊,他总觉得冷,脸还有些燥热。相山庙里的僧人又在吟唱诵经,木鱼声敲击着罗磊冰凉的心头,他想给谁打个电话,这个人是叶兰。叶兰一般不接罗磊的电话,只关于曼曼上学的事情,才简要说明情况,其他事情她不谈,也不允许罗磊啰嗦。她说,爱着的时候就好好的爱,离了的时候,就离得远远的,否则,就不要离。

例外的,叶兰今晚接了罗磊的电话,没有敦促他有事快说,没事挂了的口气。还问到:“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想见你。”

时光停滞了30秒。

叶兰说,“你现在哪里?”

“山顶上。”

“你只要遇到事情,就会跑到山顶上。下来吧,现在是寒冬。”

“好,我还没吃饭。”

“我也没吃。”

“你准备一下,半个小时后,我去接你,还去丁里喝羊肉汤吧。”

叶兰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回答。罗磊知道在叶兰这里,有答案的事情她就不说话,否定的事情,理由就有一箩筐。

丁里紧邻淮北市北外郊,属于安徽宿州的萧县,丁里的羊肉汤在肖淮地区颇有名气,以前罗磊和叶兰经常到一家叫“丁里老羊汤”的饭馆去喝羊汤。两人刚一进门,眼热的中年男老板就认出了叶兰和罗磊,忙招呼说:“你们两口子可是有几年没过来了。”

罗磊笑笑,看了看叶兰,叶兰只是对男

老板笑了笑径自朝一张空桌子走去。罗磊要了两份汤,一个炒羊肚,一个葱爆羊肉,还有两份山东煎饼。

罗磊坐下后,对叶兰说:“我回去要开车,不能喝酒,你要不要喝点,还是来点饮料?”

“来半斤柔和吧。”叶兰拆着碗筷上的一次性包装,轻轻地说。

罗磊想说,别喝了吧。脚步还是到吧台要了半斤的种子柔和过来,打开给叶兰倒上。说,“你最近还好吗?”

“除了牵挂曼曼,还好吧。”

“前两天,和赵川一块吃饭,他说你不太好……”

叶兰听到赵川,一下子把筷子掷到了桌子上。罗磊立马转了话题,“曼曼怎么样?最近。”

叶兰又拾起了筷子,说:“我想到日本去。”

“去看看曼曼?”

“不,定居。”

“你?你最痛恨日本,怎么还要去居住。”

叶兰深深饮下一口白酒,道,“我的女儿在那里,一个人面对虎豹豺狼,我要和女儿并肩战斗!”有人转过头来看看有些怪异的叶兰。

“想她了,打电话叫她回来过春节就是了。”

“日本不过春节的,”叶兰说,“他们只过元旦,拜靖国神社。现在她们上课呢。”

罗磊把剩下的酒拿开了,叶兰又抓了过来。男老板亲自把两碗汤和饼送了来,说:“慢用啊,汤不够再添。对了,你们淮北有个什么汽车公司的老板,经常带员工到这儿来用餐,说认识你们呢。”

“汽车公司?”罗磊一下想不起来。

“是不是五十多岁,人不太高,也不胖,很精神的样子?”叶兰说。

“对对,好像姓李,人家都喊他李老板——”

“狗——娘——养——的!”叶兰骂过,墩了一下酒杯“叭”的一声就把杯子扔了,她自己浑身颤抖,围着桌子找不到依靠。

罗磊立刻想到了此人是叶兰的第三任

丈夫。他一定深深伤害了叶兰比赵川有过之无不及。只要在叶兰面前一提到赵川和李士勤，罗磊发现叶兰的情绪马上就会波动，不能自控，这可能就是学校让她在家休养的原因，她的神经已经到了不能触碰那两个男人的边缘。其实也包括自己，罗磊这样想着，不仅心中酸楚，是自己初始伤害了她。到前台付账，老板娘说，

“你爱人怎么了？以前不是这样啊。”

“哦，没事，她喝了点酒。”

十七

罗磊几乎是把叶兰抱上了车，叶兰睡了一路。回到超画室，叶兰让罗磊坐下，两人聊聊天，一晚上，断断续续罗磊终于听出了门道。十五年前，朵儿鸠占巢窝，叶兰愤然离婚，匆匆与赵雅的哥哥赵川结婚后，三年间，赵川把叶兰与罗磊离婚协议赔偿款十五万块钱，以出版诗集和创建文化中心的名义，给花光败净，付之东流。这时叶兰已经出现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赵川自觉有负于叶兰，又流连于外面的花草，常常夜不归宿，半个月一个月不沾家也是正常

叶兰和赵川离婚后，独自带着上高中的曼曼，生活出现了窘迫。这时有人给她介绍了淮北一家私企汽车公司的赵老板，李老板是个有过两次婚姻的男人。按说，从嫁给罗磊这样的官宦人家到家境良好出身教师家庭又在某单位任科长的诗人赵川，叶兰怎么也不会看上私企经商其貌不扬的李老板的。只有叶兰自己知道，她需要经济后盾，她需要经济来源，她相信，她认为李仕勤会给予她依靠，她开始不顾自己的身份主动和李仕勤约会，因为联系频繁，被李仕勤的一个情人发现，跟踪到徐州，当街扇了叶兰几个嘴巴子，并在叶兰的脸上吐满了唾沫。那是叶兰这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耻辱。叶兰再抬起头时，莞尔一笑，更加明目张胆地和李老板睡在一起，并要求李仕勤和她结婚，不然没完。这一切只为了能从赵手里为日本留学的女儿多挣些生活费。

经过一番波折，叶兰终于如愿，第三次结婚，她什么都不顾，只想要钱。谁知，李仕

勤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儿，财政收入一把揽，只偶尔给点零花钱。叶兰开始只是生气，后来便哭闹，越闹，李老板越不给钱。这就是叶兰精神失常的原因，虽然淮北很少有人知道，但终归有人知道——叶兰曾经的丑陋，曾经的失败。

这一次不是叶兰提出的离婚，是赵老板主动提出他没有福气和艺术家生活在一起，因为艺术家就是神经病。李仕勤说。

从此，叶兰又沉默了，一度天天喝酒。还学会了抽烟，上网找人聊天，甚至出去和陌生男人开房，但必须给她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许多男人嫌贵。因此叶兰也找不到让她聊以打发的男人。

赵雅是淮北市报刊资深记者，陆续听到有人谈到叶兰的堕落，便找她谈话，并亲自帮叶兰在学校办理了病退，又帮叶兰在煤师院小区办美术培训班，并陪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叶兰说，“赵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还有什么求？”

赵雅说，“我不单为了你我的友谊，也为我哥赵川……”

罗磊早已泪流满面，他不知道因为自己一步失误，让叶兰遭受这么多耻辱。就走到叶兰身边轻轻地说，“叶兰，今晚我不走了，在这儿陪你吧。”

叶兰忽然又翻了脸，“谁让你在这儿啊，快走——！”

罗磊看了看叶兰，一阵痛惜，说，“你呀，反复无常的，要坚持吃药啊！”

“我又没病，吃什么药啊”

罗磊要走了。叶兰忽然想起什么来，一下子恢复到了正常，“你遇到什么事了，还没说呢，怎么啦？”

“这次换届内调，没有我。”

“唉，想喝酒不，我陪你喝点。一会你打的回去。”

罗磊想了想，说了句，“你多保重，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还是走了，走到门口听叶兰说，“花儿来了，带着两个孩子在你家。”

不知怎么回事，罗磊今天莫名其妙的就生朵儿的气，有种道不明的原因，他本想回到家骂朵儿一顿的，但花儿和殷姐的出现，



只好忍了。

十八

夜,除了朵儿的语言连绵,还有时间在流逝,花儿看看手机时间已是凌晨4:30,遂打了个哈欠,说困了。朵儿说,今天我终于把心底里所有的话都说了出来,好轻松。花儿想,自己真的与朵儿不同,有话憋在心底里不敢和人倾倒,却跑去和观音诉说。想着,又叹了口气。

朵儿说:“咱几年没见面了,今夜就不睡了,说说话吧。”

花儿说:“罗磊看起来好像不大高兴,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娘几个呀?”

“不会的,”朵儿说,“他一定在单位遇到了什么事,他也不想理我,我才过来和你说话的。”

“你现在不用上班吗?”

“矿上破产,我办内退了。”

“你才多大呀?”

“罗磊和矿上打个招呼,给我按特殊工种退的。当初不就按你的名字办的吗?学名叫叶红,年龄本来就报的大,现在淮东矿的人不就都叫我叶红嘛。”

“你要多关心罗磊,不要还那么小孩子脾气,毕竟他比你大好多岁呢。”

“说实话,姐,罗磊他并不爱我,如果说我们能维持到现在,全是为了强强。强强太可爱了,喜欢学习,在班里前一二名,经常参加省市的奥数比赛,所以我们都看着强强过日子。”

“我也就是挂念你呀,想来看看,以前他和姑姑在一起时,经常带姑姑回老家,也因为爸妈不让你回去,至今,你俩都没有一起回去过,其实爸妈也挺挂念你的。”

听到爸妈挂念自己,朵儿的眼泪啪的就落了下来,她急忙掩饰了过去,转移话题。“姐,说你不信,我和罗磊一个月都不能做一次,每一次都是我主动,他好像就不想这事儿。”

“他该不会外面有人吧?”花儿说。

“不会,除非他还想着姑姑,他其实是个很本分的人,是我让他落了个坏名声。他若

真在外面找,我也会找的,我还年轻啊,他不需要我需要的。所以外面有个情人也能填补一下嘛。说到这儿,姐,你就没想过另外有个男人吗?”

花儿脸一红,“我的天,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不说对得起父母了,你的行为要对得起孩子,对得起老公啊,女人,还是要本本分分,中规中矩的,许多矿工家属没有了男人怎么过了?奶奶二十几岁爷爷就走了,她怎么过来的啊!”

“你太传统了,都什么年代了,人生苦短,该享受的就享受,该快乐的就去快乐,一个男人一生没有三两个女人是不成功的男人;一个女人一生没有一个丈夫以外的男人,也是不幸福的女人。再说了,黄河又背叛了你,你为他守身如玉,值吗?”

“没听说吗?男人做是能耐,女人做是下贱。我不能在家给他戴绿帽子做丢人的事!他可以不要脸,我不能没皮没脸的活着呀。”

“你就是死脑筋!”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罗磊穿着一身睡衣,睡意惺忪地伸进一个头,对花儿笑笑,说:“快到5点了,你姊妹俩不睡了?”

花儿欠欠身,也笑笑,用手推朵儿,低声说:“快去吧,去吧。”

朵儿下了床,走时又对花儿说:“你好好想吧,别浪费了自己的青春。”

别浪费了自己的青春。朵儿走后,花儿依然坐在床头。突然想再给黄河打电话,自从黄河和她摊牌以后,她已经许久没有主动给黄河打过电话了。电话拨了出去,花儿又立即给挂了,她想在黄河面前留下最后一点尊严,不离婚也不求他,就这样耗着。可是过了年,自己的青春又被时光消去一截,孩子们也又长了一岁。花儿又拨了出去,还没想到第二声,她又慌忙给挂了。如果黄河接了电话,该说些什么她可是没想好。这当儿,黄河把电话打了过来,花儿的心一跳,接了,她想说:你怎么样?回来过年吗?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买了红衣服。张口却说:“你还没死呢,打电话干啥?!”

“不是你打了,我才打过来的吗?”黄河说,“你动不动就半夜三更的打电话,你睡不着,

人家要休息呢。”

“对，是打扰你搂着别的女人xx了吧？”

“对，不早告诉你了吗？我外面有女人了，不能过就离呗。你别问我，我也不问你，不就扯平了吗？”

“黄河，恁妈的个x，你没有良心……”花儿说着眼泪就往下流，还要继续痛骂黄河，电话早已挂了。花儿哭着说着，“你当没有人追我吗？我为了谁呀！”

十九

腊月二十六，叶兰给超画室放了假。按照周老师昨天的通知安排，书画家们早上8:00到市文联大院门口集合，然后到工会广场义务为市民送年画，送春联。叶兰开着自己的普桑到时，已经有五六位年龄不同的老师们到了在交谈，说是活动好像改变了，叶兰没有多问和他们打了招呼便站在一边，掏出手机给花儿打电话，告诉她，今天她不在家有事出去了。

花儿说：“我明天就准备回去了，走前，我去看看你。”

叶兰说，“傍晚过来吧，晚上我开车带你们看看淮北夜景，看看新火车站，然后到老火车站喝点羊汤，唱歌去。”

“呵呵，姑，看看夜景吧，歌就不唱了。你身体不好，多照顾自己。”

“嗯，知道了，挂了。”

叶兰把手机放回包里，一抬头，经营建筑材料批发同时爱好书法的程老板笑吟吟的走过来说：“叶老师，昨天大家到杜集区送春联怎么没见到你？”

“哦，我昨天有点事了耽搁了，没能参加。”

“晚上程某请叶老师去曼哈顿唱歌吧。”见叶兰面露拒绝的表情，忙说，“别多想，喊上大家一起。怎么样，好久没听到你的歌声了，记得你最爱唱《女人花》是吧？”

叶兰笑笑说：“谢谢程老板程老师了，我很忙，你喊别人去吧！”

几个人说：“呦呦，程老板重色轻友，我们大家站在这儿许久了，怎不说请我们吃饭

唱歌呢。”

“谁说邀请吃饭唱歌啦，我也去啊——”大家一看，是周老师穿着一身红色唐装挎着一个大号黑色牛皮公文包呵呵笑着走到了跟前，淮北市著名的女书法家李玉颖老师也随后到了，叶兰忙上前挽住了她的胳膊，“李老师，您好吗？”

“我很好，你怎样啊，小叶，可要把身体照顾好啊。”李老师拍拍叶兰的手，每次见到叶兰，都要关心的问寒问暖。

这时周老师对大家说，“因为今天工会有其他汇演活动，所以活动议程临时改变，原打算明天到刘庄矿的，改作今天，咱们十个人，看看自己备的车够不够坐，不够用的话，我打电话让刘庄矿办公室派车过来。”

叶兰说，“我带车了。”

程老板说，“我带车了。”

另外两位老师也说带车了。

周老师说：“这样咱们三辆车就够了，大家分头乘坐吧。”然后低声对叶兰说，“小叶，你就别开了，把车停到文联院子里去，你还有李老师咱们坐程老板的车。”程老板在一旁直点头，表示很满意。

叶兰踌躇说：“周老师，罗磊就在刘庄矿呢，我怕——”

“小孩，”周老师说，“这有什么呀，这是工作。再说，他只能为你高兴，不会去搞你难看吧，艺术家就要不拘小节，胸怀就不能同类于常人。你这两年快把自己封闭成白毛女了，要重新走出来晒晒日光。”

“走吧，有李老师在你身边呢。”李玉颖老师推了推叶兰。叶兰便去停车，回到程老板的车上和李老师一起坐在后排。

路上，周老师说，“小程啊，咱们小叶老师不容易，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她是美术书法齐头并进的好苗子，是咱们淮北市书画界的潜力股，下一步想推她一下，先在淮北搞个人书画展，出本她的个人书画集。”

“嗨，这有什么说的，到时候多的不说，三万五万的能为小叶老师做点贡献也是我的荣光。在淮北搞书画展太小了吧，不如到北京，”他回头冲李玉颖老师点了点头，“咱李老师还到日本搞书法展览呢，最起码也要到合肥吧，是不是？”



“我是考虑到她的经济能力呀！”

叶兰像是刚才走神了，慌忙说，“周老师，我现在真的不想那么多，没想那么远，就这样带着几个学生餐食晚年就行了。”

“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一定要振作起来，啊，”李老师说，“需要老师帮忙的，比如字呀什么的，需要去做人情的，就来找老师，需要多大尺寸的，别人不敢说，只要你需要，我和钟老师都会帮你……”

叶兰叫了声：“李老师——”偎紧了李老师，温暖溢满了眼圈。

“小叶啊，一定要坚强，”周老师在副驾驶上回头说，“你看李老师年轻的时候，他的老伴就离开了，一直以来都是她一个人在拼搏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现在不是都走过来了吗？你也会的！”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多读读老庄，心胸多开阔些。”李老师补充了一句。

二十

市书画家代表们赶到刘庄矿，是由矿办公室主任罗磊和矿宣传部黄海等人接待的，罗磊一一和书画家们握手欢迎，包括叶兰，之后现场交给了黄海，他就回去了。上午在矿工人村俱乐部广场现场书法，任矿工子弟家属们任意领取，不加印章，两位画家也同样书写书法没有作画，数千张的马年对联、福字到上午十一点半全部领走，矿上备份的几打红纸也全部用完，现场十分活跃热情。市电视台和矿区电视台以及刘庄矿宣传部都做了新闻拍摄和录像。

因为下午市书画家代表们还要到矿会议大厅为刘庄矿各办公室大厅，会议室及各领导们赠送字画，所以午饭后，大家被安排到刘庄矿招待所每人一个房间做午休。矿上有暖气，叶兰刚把羊毛呢外套脱掉挂在衣橱里，就有人敲门，叶兰边说：“谁呀？”以为是李老师或者黄海过来嘱咐一些事情，边打开门，却是程老板一脸酒气，一边挖着耳朵一边笑着往里进，屁股磨磨地就要找个地方坐下，叶兰走到门边把门打开得更些，说，“程老板有事吗？没事我午休一会，你先回去，下午再说，好吧。”

“好好，那我问你一件事儿——”程老板盯着叶兰，依然挖着耳朵，挖了这只挖那只。“你想挖耳朵不？”

“不想，”叶兰说，“耳朵不痒。”

“那我再问你，”见叶兰迷茫的样子站在门边，走了过来，说，“你说，火柴杆掏耳朵，哪个舒服？”

叶兰想不到这话哪儿有毛病，但她看见程老板的表情她觉得应该有毛病，就说：“程老板请回吧，我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说着一脚站到了门外，等着程老板出去。

程老板走到门口，一把把叶兰拽到了房内，顺手关了房门，一只手臂抵着墙把叶兰圈在里面，低声说：“叶老师，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程老板想做你的火柴杆……你不需要吗？……我渴望你很久了……让我为你挖挖吧，累的是我，舒服的是你……”

“程老板，大家都是从事艺术职业的人，请你自重，不然别说我不客气！”

“妹妹，你不懂，越是从事艺术的人，做起事情来才越有艺术，旧上海艺术家杜月笙怎么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嘿嘿！”

叶兰重又打开门，驱逐道：“程老板，你若不走，我走，去和李老师一个房间。”

程老板怔了一下，把挖耳朵的棉签往叶兰面前一扔，小声说：“历经几个男人的女人了，装什么假正经！”

叶兰听得真切，怒火直接在她青白的脸上燃烧，她不愿意看程老板的脸，手指着门的位置，沉沉地说：“出去！你给我出去！”

“你，你，好你个叶老师。”程老板忙伸头看看门外有无别人看到，回头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咱们到此为止！”夺门而去。刘庄矿是一座新矿在安徽淮北与宿州的交界地，距离城市乡镇较远，依原先的刘庄村而建，一切建筑设施还很简单。叶兰没再去关上房门，只是拉开后面的窗帘，看着不远处还有麦苗生长的土地，这一冬淮北地区没有落雨，更别谈落雪，麦苗儿拼命的支撑着自己的生命，他们坚信不久会有一场大雪来滋润他们，远远地还有三两户人家在旧历年的最后几天里为自己的生命之粮灌溉。

“姑姑——”

“姑姑——”

叶兰回过神来,是黄海站在门旁呼唤自己,两粒水珠咕地就滚落下来,叶兰忙掩了过去。

“你怎么来了?”

“我想来看看姑姑,正好,罗叔给我一个理由,让我问你有没有让他为你做的事情?”

“没有。”说完这两个字,叶兰的眼泪再一次留下来。黄海以为叶兰是受了感动,就无声地递给叶兰几张抽纸,说,“其实,他一直都忘记你。”等了几秒钟,黄海又说,“我也是……!”听到黄海孩子似地声音,却又笑了起来,拍了拍淮海的肩,说“傻孩子!”

“姑姑,我想抱抱你——”黄海不敢看叶兰的眼睛。因为叶兰的眼睛很幽静,深远的像一汪碧潭。叶兰没有言语,轻轻地走过去拥了拥黄海,叶兰感觉到他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

二十一

罗磊想求李玉颖老师的字,磨来磨去,不好开口。就过来给大家续水。完了看书画家们现场献墨。叶兰连画了几幅兰花都被矿上几位女工作人员索走,另外一位画牡丹的崔老师连画五六幅六尺的牡丹图,也被人索要。周老师的六尺横幅最受欢迎,程老板的字也不断被人要走。最有资格的就是李玉颖老师,大家都想索求她的八尺中堂,她最擅长写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岳飞的《满江红》,一般情况下,李老师不赠与,有人索要她就赠与四尺斗方和六尺横幅。

叶兰知道罗磊一直喜欢毛泽东诗词,他的新房子需要一副中堂的心思。就默默地到李玉英老师面前低声相求,李老师对叶兰耳语说:人多没法现场书写,我的手提袋里备了两份,你回头拿给他吧。叶兰看了一眼罗磊,连说谢谢李老师。李玉颖又写了一个六尺横幅“厚德载物”送给了黄海,黄海感激涕零,又求了一幅钟老师的“清香溢远”很是高兴,并暗自立誓除了和叶兰姑姑学画画,还要练习书法,那种墨香比得上任何花草的清香。

晚上,矿领导宴请书画家们吃饭。叶兰

没有留下来,罗磊执意要带叶兰去濉溪临涣古镇,看古城墙喝棒棒茶,看文昌宫刘邓淮海战役纪念馆。叶兰说,今天就不去了,你派个人送我回去就行,罗磊说不行。路上,罗磊说怎么不吃完饭再走,叶兰说,一来单身女人不想在夜晚抛头露面,二来答应花儿带她们吃饭,她们明天就回去了。罗磊想了想说,“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叶兰“啊?”了一声,罗磊又说,“嗯!”叶兰想了想,说,“这么多年了,我是不是该原谅你们,大家在一起吃顿饭,毕竟对于她,我也是个长辈。”

“不行。”罗磊说,“我不能让她和你同时在我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仅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

“哇!”叶兰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哭个不停。罗磊把车停靠在路边,把叶兰揽在了怀里,“对不起你,前几年我真的不敢面对你,这些年让你和曼曼受了这么多委屈,若不是强强……如果你愿意,我们……”

“不!”叶兰一把推开罗磊,“不能——!”罗磊叹了口气,重新启动车子。叶兰平静了下来,说,“我的车子在文联停着呢,把我送到那儿就行了。”

“我和你们一起吃饭。”罗磊又说了一遍。“把你的车送回家,喊上花儿娘几个坐我的车去濉溪老城喝羊肉汤。”

当叶兰和罗磊一同出现在花儿面前的时候,花儿怎么也止不住眼泪,整个一晚上都想哭。

叶兰又喝醉了。圆圆说,“妈妈,姑姥姥怎么就好喝酒呀?”

“是呀,还好喝醉,像个酒鬼。”梦梦说。罗磊装没听见。花儿拍了梦梦一下,道,“不许你这样说姑姥姥!”

两个小孩不敢再说话。也没人再吃饭。罗磊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对花儿说,“要几个塑料袋,把剩菜打包,我送你们回去。”

“我们打的。”叶兰醉意熏熏的说。

“你好了吧。”罗磊挽起叶兰的胳膊,眼睛里潮湿起来。叶兰一次次喝醉,如果没有自己在身边,别人会不会轻视她,会不会伤害她,谁来保护她。

“叶兰,”把叶兰放到车上,“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不要喝酒,知道么?”



“好——”叶兰像个孩子，乖乖的应答。

“今天晚上，你若是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喝成这样，我怎么放心？”

“你放心，”叶兰说，“和别人吃饭，我滴酒不沾，只喝些茶水饮料就行，我就是，我就是……”叶兰就说不下去了。

罗磊回到家，把公文包一扔，坐在沙发上不言语。朵儿和强强正磕着瓜子等他回来。强强看罗磊不高兴，赶忙回到了自己屋里。朵儿起身去给罗磊接了杯水，罗磊饮了一口，重重的往茶几上一放，道，“想烫死我呀！”

朵儿可不是个生油的灯，立马腰一叉，道，“姓罗的，不要给脸不要脸啊，这几天，我姐姐在这儿，我不和你一样，今天姐姐走了，你想干什么你说吧！”

罗磊不想说话。

朵儿说，“说呀，不要脸的，你又想找什么事儿！”

“说谁不要脸呢？！”罗磊激怒了，起身给了朵儿一巴掌，“不是你，我哪能过到这一步！”

朵儿立刻疯狂了起来，又蹦又跳上来就去抓罗磊的脸，被罗磊一把揪住了头发。朵儿伸手就去掏罗磊的裤裆，罗磊哎呦一声松了手，脸上又被朵儿抓了一把。罗磊恼羞成怒连踢了朵儿两脚，朵儿被踢到墙角一点不让，嘴里说着，“姓罗的，今天我要服了你，我都不姓叶，老娘在你面前不掉一滴眼泪！”说着，就往罗磊身上扑，被强强跑出来哭着抱住了，“妈妈，妈妈，你们不要打了……”罗磊往脸上抹了一把，手上有血，赶忙照照镜子，脸竟被朵儿抓破了。

罗磊拿起公文包，抓起衣服甩门而去，“这个日子，我不过了！”

“爸爸，爸爸——！”强强丢下妈妈去追爸爸，门被咣当关上了，朵儿大叫：“走了就别回来！”强强又回来搀扶朵儿坐到了沙发上，“妈妈，爸爸走了，不要我们了——！”

朵儿这才哭了起来。

二十二

明天就要回亳州了。花儿想和叶兰说说

话，可叶兰醉意重重的。花儿弄来热水给叶兰和两个孩子洗洗安排好睡下，就接着打扫房间，又把叶兰要洗的衣服也给洗了。意识里，叶兰听到花儿一直在忙碌，就喊：“花儿，花儿”

花儿过来，给叶兰倒了杯水。叶兰喝了，叫花儿坐下，花儿说，我去把那两件衣服晾起来就过来。叶兰就往床里挪了挪，给花儿腾出一半的位置，让花儿坐在被窝里不冷。她也想和花儿聊聊。花儿关了小客厅的灯，刚走过来坐到床上，叶兰的手机响了，叶兰迷迷糊糊看了看是罗磊的，想想花儿在身边，又是这种关系不便接电话就给挂了。罗磊却又打了过来。问叶兰能不能出来陪他喝酒。叶兰说，半夜里喝什么酒。罗磊说，他从家里出来了，在市内的房子里，脸被朵儿抓破了，必须离婚。

叶兰一下子酒醒了，连哦了几声。又故意说，“你在值班是吧，好的，知道了，我会送她娘几个去车站，让他们路上小心；放心，我不会再喝酒的，半夜三更我喝什么呀。好，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挂了。”

罗磊听出来，是花儿在身边，叶兰不想让她知道罗磊和朵儿生气的事儿。想见叶兰的心情也就作罢。

花儿上了床，对叶兰说：“姑姑，真是朵儿造孽不该弄这一出啊，我看得出，叔叔，不，是罗磊，还是对你好，你那时间不该主动退出来让了该死的朵儿啊，你和罗磊才般配，幸福。”

叶兰坐了起来，述说着她当时的想法。花儿的手机响了，是朵儿的。朵儿问她说话可方便。花儿说，什么方便不方便，你说吧。朵儿委屈地说，“姐，我和罗磊吵架了，他搨我，我把他的脸挖烂了。说要离婚，拿包走了，他。”

“你呀，就是不知道拢男人的心。要我看，一切都是你作的……”

朵儿忽然来了气，说，“人家心里难受，和你诉诉，你倒上来就骂我，我不会拢男人的心，你呢，黄河不也是你自己找的吗，你怎么没拢住他的心，你过到这一步，是不是也是你作的？！我给黄河打过电话了，他说你从来就没爱过他、温暖过他，还不让他过夫妻



生活，只会抱怨他，还咒骂他怎么不死。我对罗磊还从没这样呢……”

“你个死妮子，别说了……呜呜……”花儿没想到朵儿嘴巴不饶人能说这么多，所有的委屈都泛了上来，趴在叶兰腿上就大哭起来。

“怎么啦？”叶兰拍着花儿的后背，一边从床头柜上抽出纸来给花儿擦拭泪水。“朵儿说什么了？是不是黄河他对你不好？”

“姑姑——”

“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心事，”叶兰一抬头，见梦梦光着脚站在门旁，往这边看，就说，“梦梦，你妈妈在家过得好不好？”

“不好，她常常这样趴床上哭！”

叶兰挥挥手，让梦梦回到床上去，等着花儿哭个够。

外面有人敲门。半夜三更的，谁来敲门。两人相望了一下，叶兰说，“谁呀？罗磊吗？”

“是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花儿便走过去，把门打开。叶兰随即听到花儿说：“怎么是你？你现在来干什么？”

“是谁呀？”叶兰下了床，往门边走。

“姑，是我，朵儿——”是朵儿，一身酒气。

“你，你怎么？”叶兰嘴唇哆嗦，浑身打颤说不出话来。

朵儿上去抓住了叶兰的两只手，顺势就跪了下去。

“姑，朵儿对不住您，你别生侄女的气了，好吧？”

“你，朵儿”叶兰甩开朵儿的手，转过身去，“你走吧，我真的不想见到你！”

“姑姑，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再怎么你总是我的亲姑姑呀，血浓于水，就算你不想看见我，可是，我没有一天不想来找您、想来看您呀。今晚，趁着姐姐在这儿，我就是来和你道歉的，你们要骂要打，我都能承受得住……”朵儿说着，眼泪涕流。

想着这些年来所遭受的种种委屈，叶兰的眼泪像更决了堤的河，她一下子甩开朵儿的双手，歇斯底里喊道：“不！我不能原谅你！”向前几步跌倒在花儿刚才大哭的地方，伤痛挨着伤痛，泪痕浸过泪痕。三个女人各自体味着各自的苦，各自噙着各自的泪，谁

也没法给谁安慰。朵儿跪在那儿没有起。花儿把自己的眼泪全部收回到心里，夜半了，北风掠过楼顶，远处车辆飞驰而过的声音都清晰的冷冷的传来，花儿立在门旁，看看姑姑，看看朵儿，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已是深夜 11:30 了。

二十三

村外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奔忙一年的人们，在旧年底的最后一天里，要去缅怀逝去的列祖列宗们，也是在欢度新年的时刻不忘亲人，为他们送去足够的钱财，供他们在阴间享用，这也是北方人的一种孝道吧。然后，在新年的第一天早晨，还要去供奉一次，也是想让自己的亲人，开年大吉大利。

花儿躺在婆婆的床上，思潮翻滚，她在想，若是哪年她也离开了这个烦扰的世界，有没有人去她的坟前放上一挂鞭炮，送上几张纸钱。愈想愈是悲凉，不觉又是泪湿枕巾。家中的男人们都去地里上坟了。圆圆过来轻轻拍拍花儿的肩说：“妈妈，奶奶让你起来包饺子。”

头晕脑胀，花儿不想起。再说了，黄河来家还没有和她说任何一句话，过年还有什么劲儿呢，花儿决定不起。看看黄河到底能翻什么花。花儿的婆婆从厨房里过来，在床边坐了下来，说，“花儿，大过年的，你起来，咱包点饺子吧。马上他们爷几个该要回来了。”花儿不说话。

花儿婆婆就换了话题。说，“你这次去淮北，你姑姑和妹妹都见了？”

“嗯”

“她两个，这些年都还好吗？”

“还好。”

这件事，对于花儿娘家来说，是件丢人的事儿，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在花儿一家人面前提起。花儿婆婆今天也就是想找个话题和花儿唠唠，花儿不想说，她便不好再往下问了。

“不过，”花儿坐起了身子说，“我回来之前，我妹妹去我姑姑家了。”

“你姑姑，多好的人啊，人有才气又长得漂亮。她现在又结婚吗？”



“没有。”

“你哥哥黄海多亏她有了工作，回头得告诉黄海不能忘了你姑姑呢。”

“我看哥哥也经常到姑姑家去，帮忙干啥的。”

“那是应该的呀！”婆婆说。

花儿不再想说话，她认为黄河的变心也一定和这个老妈子有关系，便不想理她。

花儿婆婆顿了顿，才说，“花儿，你的心思就是想得太多了，我的儿我知道，黄河他对你没有二心。两口子过日子，一定要心贴心，千万不能胡乱猜测，怀疑这怀疑那，好好的男人，都会受不了往外跑的。你两个走到今天也不容易。我们家也知道，你为黄河，舍弃了淮北的工作。花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呀，我的儿黄河和他哥哥一样学习好呀，为了你，他放弃了复读高考，他怕自己万一考上了，身份有了变化会伤害你，况且你已经为他做出了牺牲，我的儿子又为什么不能牺牲呢。他一心一意在你身上，就是你感觉不到啊，花儿……”

花儿的心，颤了一下，又疼了一下，接着，整个身心揪了起来。再也坐不住。她起来回到自己的卧室内，把朵儿帮他买的红色修身款羽绒服抱在怀里，亲了亲，再抖开一套红豆牌“XXL”型保暖内衣，摸了摸上面的绒绒，又整齐的叠好放回包装袋里，搁置好。梳了梳头，找到了自己的花围裙，围上，到厨房拿起菜刀，走到房檐下一个钉子上挂着的猪臀上，割下一大块肉来，在水盆里洗了洗，啪啪剥起馅子来。

花儿婆婆看得一愣一愣的，对圆圆说，“你妈妈干啥都快！”

二十四

黄海心底有一首诗，诗的内容就是叶兰，叶兰两个字就如他体内的血液，一刻不停地奔流在他的血脉里。只是这首诗，一直都没有完整，还差最后的几行。

父亲就走在他身边，他嘴巴张了几次，想要说出，他的心底有了想要疼爱一生的女人，让父亲再转告母亲，他也能想象得到，母亲绝不会轻易认可这件事的，但话到嘴边，

难以启口。他要整理一下思绪，无论如何在这个春节，要把这件事说定。想到这儿，黄海停下了脚步，对他父亲和黄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到河边去坐一会儿。”

黄海说的河边，是淮河的一个支流西淝河，在亳州境内。说实话，如果不是花儿娘几个走后的那个晚上和叶兰发生的事儿，他还真的不敢这么坚定。他也真的没有想到，三十六年来，他要找的人生伴侣居然就是这样一个大他几岁又离了几次婚的女人，而且是弟媳的姑姑。先姑且不说乡村四邻的闲言碎语，就是两家家人的感受，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这一关是否能通过过？花儿那里差辈分，她是否能接受？为了叶兰的婚事，花儿的奶奶因为朵儿已被气死，难道叶兰今生就避不开两个侄女的牵绊，还要再遭受一次乡亲们的耻笑，让叶兰的哥嫂——花儿的父母再去气死吗？

西淝河的水现在是静止的，上面覆盖着一层薄冰，水草和小鱼都在下面浮动。好想叶兰，想叶兰的一切。

腊月二十八一大早，黄海从刘庄矿借用矿上的小车赶到煤师院佳苑小区超画室，送花儿娘几个到淮北长途汽车站，一切安排停当。

花儿说：“姑，你一个人在淮北过年，冷清。不如咱们一块回去，热闹些。”

叶兰说，“我这个状况，现在哪也不想去。你爷爷奶奶的坟，我什么时候回去，也许清明节，再去看他们吧。跟你爸妈说，我很好，不用挂念。”

送走花儿娘几个，黄海一定要请叶兰到车站附近的餐馆吃早点，叶兰说不饿。黄海说，“看你这么清瘦，让人心疼，只要我在你身边，就会监督你多吃饭，养胖了，才更好看。”几句话说的叶兰眼睛湿润，多久了，没有人这样关心她，照顾她。是的，她很坚强，一个人可以要强的活着，但这不表明她不需要享受别人的关切和疼爱。

“没想到，”叶兰抿了一匙鸡汤说，“黄海，你很心细呢。”

“这是本能，我的优点还很多，你没看到呢。”

“比如？”

“比如，我的歌声很好听；比如，我虽然身材瘦小，身体却健康有力；比如，我善待我心仪的女人，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比如……”

“好了，”叶兰说，“回头让姑姑听听你的歌声。”

黄海就打住了话头，“嘿嘿”笑了两声。想到上次向叶兰示爱她还一直没有表态，就进一步挑逗说，“我的歌声，你一听就醉，像你喝酒一样！”

叶兰就白了他一眼，说，“自我陶醉吧。”黄海见叶兰没有十分反感，就猛地鼓起勇气，郑重地说，“姑姑——”

叶兰咽下一个汤包，抬头看了淮海一眼，“嗯？”

“我爱你！”

叶兰呵呵笑了两声，说，“都这么大了，别没大没小的。”

黄海满以为这句话说出去，要么柔情似水，爱情从此拉开序幕；要么雷霆万钧，疏远从此踏上征程。偏偏叶兰叶老师不愠不火来了这么一句，实在是让三十六岁的科级干部黄海无所适从。他想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偏偏这时罗磊的电话打了过来，问他用车干什么去了，领导等着用车。黄海看看手机时间，已经 8:30 了，叶兰立即起身，黄海把叶兰送回煤师院佳苑小区超画室，没作停留驾车离去，掉头时看见叶兰还倚在门旁，向他目送，心中陡升怜惜。一路上都是叶兰的眼神，在黄海眼里，叶兰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透露着一种山水画的意味，她的穿着永远都是缭绕的丝巾、飘逸的裙裾和夸张的大包，让你看也看不尽，摸也摸不到。如果有一天，能把叶兰抱在怀里，她的骨头一定软软的，她的肉体一定是香香的，再进一步若能把自己的身体融到她的身体里去，那种感觉……想到这儿，黄淮不觉脸颊发烫心跳加速，身体的某一部分更是跃跃欲试，按耐不住。

回到刘庄矿见到罗磊时，黄海不敢直视，仿佛自己刚刚偷拿了罗磊的东西一样有些失措。以致下午主持会议时，老是错词忘词，被罗磊在后台严厉批评了一顿。好在后半部分，黄海全身心的表现，没再言差语错，

并在节目中间穿插了歌颂刘庄矿领导班子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度过低迷的煤炭产业，等待煤矿产业再登新的高峰时。领导很满意，称赞黄海机智，头脑灵活。紧接着，当晚八点刘庄矿贺新年文艺晚会又在刘庄矿俱乐部举行，黄海不仅继续和矿电视台的播音员小李主持晚会，他还演唱了王力宏的《再见了，大别山》获得了阵阵掌声。

晚会十点结束，黄海又到矿里澡堂洗了个澡准备明天回老家过年。回到住处，忽然想给叶兰打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明天就离开淮北回亳州了。刚摁下三个数字，手机屏上“叶兰”两个字就已在连接通话，黄淮感觉恍惚，想：怎么才摁三个数字就能拨通叶兰的电话了呢。叶兰不说话，黄海忙不迭地说：“姑姑，这么晚了给你拨电话，是否打扰你休息了？”

“是我给你打的。”叶兰安然的说。

“哦，怪不得呢，姑姑，你很少给我打电话的。尤其在这有梦的夜晚，我有点激动……”

“呵呵，没出息。”叶兰说，“我睡不着……。”

黄海忽然眼睛里就湿润了起来，声音更加的颤抖：“姑姑——，姑姑你需要我的时候，只管喊我，我一准出现在你身边。”

“我只是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儿。”叶兰说。

“你说吧，我听着呢。”黄淮说。

二十五

星星寂寞的在夜空里眨着眼睛，大地上的树木们冷得不愿意抖动躯干。毕竟寒冬腊月，叶兰裹了裹被子，左侧着身子，右手拿着手机放在耳边挨着枕头的地方，和黄海说话——

黄海，因为花儿是你的弟妹，我一直都把你当做一个晚辈，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弟弟。你对我说过的话，我也一直没有在意，请你原谅，再说了，我的脚下满是崎岖，你的前方一路光明，想必你能理解我拒绝你的理由。夜夜失眠对于我已不足为奇，看书作画练习书法，都能打发。可今夜我什么都不想



做,只想找个人说说话,这才发觉,只有你最贴近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烦扰。这两天罗磊和朵儿闹离婚呢,打来电话想和我重新开始。淮海,你想想,这可能吗?小强怎么办,朵儿怎么办。我的曼曼受到了伤害,还要让小强走同样的路吗?朵儿昨夜里跑到我这儿,说是来给我道歉,其实是来求我不要罗磊要走。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她怎么这样厚颜无耻,如果我不是她的姑姑,而是别的女人她还会怎么样。我根本不想听她说话,就让她在那儿多跪一会儿。可巧曼曼从日本打来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好,你不用挂念。曼曼说,妈妈你好像在哭,日本不过春节,只过元旦,现在学业正紧,我也不能回家陪你,你多照顾自己啊。我说,女儿,现在还有同学说中国的坏话吗?如果那样,你怎么办呀?没事,曼曼说,以前只要有人说到有损国家尊严利益的话,我都要争得面红耳赤,总让你担心,现在他们也感觉到中国强大了,不像以前那样故意寻衅,大家处的都挺好的,我还处了两个铁杆的朋友呢。除了元旦大晦日,日本上下都去参拜靖国神社,我很不舒服之外,别的都还好。另外,妈妈,我爸爸和朵儿姐姐那儿,你就原谅他们吧,毕竟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也能相互照应啊,你一个人在家我真的不放心……。

黄海啊,曼曼这样劝我,我激动起来,下了床就给了朵儿一个耳光,让她滚。你知道朵儿的小嘴多会说,她说,“姑姑,你早就该这样打我骂我了,这样你也好受些,我也好受些。只是姑姑,日子既然过到了这一步,咱们都想着往好处去过,你肯定也知道了,罗磊他这阵子不知抽哪根筋要和我离婚。姑姑,我对不起曼曼,我知道因为我,让曼曼吃了好多苦、受了好多委屈,日后我一定尽力补偿。刚才是曼曼打电话吧?看着曼曼,你也不想让强强走同样的路吧,姑姑,说实话离开罗磊我照样也能活得很好,可咱要为了孩子着想啊。当年,我年少不懂事,走错了路。姑姑,你比我胸怀宽阔,一定帮侄女劝一劝罗磊呀……!”

黄海,你说,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呀。就让花儿拉她起来把她送走

了,她居然走到门口又回首给我磕了一个头,她鬼精鬼精的,我永远都学不来她那一套。你知道吗?上午我去看望周老师,在文联门口碰到赵雅了,中午我俩在一起吃了饭。赵雅现居住在省城合肥,是一家杂志的副刊编辑,眼前他们杂志正在着力编纂皖北淮海风云集,内容包含,人物篇,地理篇,风情篇,历史轶事篇,淮海战役专辑等等,到文联搜集相关资料交流相关事宜。并问我能不能为这部专辑做美术插页,挣点收入,黄海,你说我接不接这个活呢?说真的,赵雅一直对我都很好。

当初,我和他哥哥离婚时,她一点都不生我的气,并支持我离开她的哥哥。因为连着离婚,我的神经已经不能正常上课,常常在上班时出神发愣,最困难时,是她伸手帮了我,她真的是够朋友,经常给我打电话。是我觉得离开他们家对不起他们,平时不想和她联系。她本来是打算晚上去超画室看我的,没想到在文联门口碰上了。你知道她要见我干什么吗?她居然是要劝我再回到她哥哥赵川身边,这也是她要去看我的主要原因,因为她的妈妈为了赵川不正经过日子,四十多岁的人了,没能给老人家生个孙子孙女伤透脑筋,整日忧心郁闷患了肺癌。赵雅希望我能再回到他们家,至少也让病重的妈妈看到儿子有一个安定的家,不是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夜不归宿、游手好闲,让他妈妈走时也能瞑目。黄海,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我能再回到他们家吗?

“不能!”叶兰清晰地听到门外有人说出这两个字,接着就是轻轻地敲门声。叶兰放下手机,坐了起来,同时把手伸到席子下面摸到一把匕首,警觉地问:“谁?是谁?”

“我,黄海!”

“啊?”叶兰下床趿着拖鞋,到了门前,刚打开门,黄海一把就把叶兰抱在了怀里,用脚踹上门,就把叶兰抱到了床上。

“你怎么现在来了啊?”叶兰不敢相信。黄海坐在床沿上,拉被子把叶兰掖好,看着她的眼睛说,“我说了,只要你需要我,我立马就会出现你的面前。”

可是,我们一直在打电话啊。”

“那也不耽误我打的呀。”

“黄海，你……”叶兰动情的把身子向上抬，黄海快速捕获了信息，身子一下子就伏了上去。“你是我的，谁那儿都不去，我要娶你……”叶兰想说什么，黄海的嘴巴紧紧地堵住了叶兰的口腔，只发出“嗯嗯”的声音，别的都没能说出来。

二十六

几只大雁从天空飞过，远处有零零落落的鞭炮声，遍地是干涸的麦苗在张望着蓝天，等待雨雪的滋润好回报农民。河堤上只有黄海一个人，想想那一夜，黄海更加思念叶兰，继而思虑怎么才能更好地和家人说起这件事。

那一夜到第二天的九点，他们交织着无尽的缠绵，黄海欲起床去车站买票回亳州，叶兰还在瘫软无力，黄海依依不舍，去了趟卫生间又回到了床上，叶兰说，“怎么，还想啊……？”

黄海就诡笑，说，“日本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两个主人公就在两人做爱最高潮时自杀，达到人生最美的境界。”

“你是说久木和清子。没想到你身材瘦小，却也这样厉害……”

黄海又把手伸进被窝里，说，“我不是说了，我健康有力吗？”

“你说实话，你是第一次做爱吗？”叶兰翻过身，眼睛看着黄淮。

黄淮看了看叶兰，扭过脸去，说，“不是。”

“能说说吗？”

怎么说呢，黄淮说，刚到淮北那一年，有个卖服装的小珍暗恋我，一直给我买东西送这送那的，那时间一个人刚到淮北也挺孤独，时间长了也就默认她是我的女朋友了。可回到家说起这事，我家人尤其我母亲喝药上吊的认死都不同意这件事，她说，我辛辛苦苦培养一个大学生拱手就让给了一个没有学历，没有工作保障的农村女孩子，没门的事儿。我只好渐渐疏远小珍，小珍后来知道缘由后，在她生日那一晚约我去为她过生日，也算是我俩最后的晚餐。没有过多想什么我就去了，送给她一只镯子。那一晚她打

扮得很漂亮，化了妆，还喝了酒，她一直在哭，我一直抱着她。已经到了十一点，我说很晚了，该走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伸手解开了自己的衣服，不容我拒绝，把我的也脱了。今生不能在一起，一次也足够，我说我还没做过，她说她也是第一次，这样的话死也值了。现在想来，那时做的并不好，很快我就结束了，她却很开心，床单上的红色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她拿出剪刀剪下一缕发丝，挽成了一个结，找了个手帕裹好后放到我的手里，让我带走。我走了，到了楼下，还听到她的哭泣。之后，这么多年来，再也没有见到她，也再也联系不到她。

“但她却留在了你的心里。”叶兰说，说这话时，有点吃醋。“后来还有吗？”

“后来——”黄淮不敢看叶兰的眼睛，“后来，我一直不愿找女朋友。”

黄海说，但是2012年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谣言，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我想，惨了，我还没成家，也没有女人，就这样离开世界太亏了。2012年的12月20日，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踏进了那种地方，很紧张，我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躺在我的身下，没有语言、没有眼泪。偶尔有几声莫名其妙的夸张的呻吟，我就下来了，实在是无趣。我自己体悟：性爱、性爱，没有真是的性就没有真实的爱，没有真实的爱，也就没有真实的性。姑姑，我把一切都说给你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龌龊啊。

叶兰是个有洁癖的人，然而她又觉得自己是个肮脏的人，黄海爱她，不愿对她隐瞒，和盘说出了自己的一切。叶兰却不能，如果说没和赵川结婚之前，自己是圣洁的，一点都不为过。然后和赵川离婚之后，自己就不能原谅自己了，不是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是自己翻不过自己心底的丑陋。她认为她的后半生是要净化的，找一个地方忘我的。叶兰许久没有说话，黄海伸过头去看她眼睛的时候，叶兰的眼睛里，正大滴大滴的滚着泪珠儿。

“怎么啦？姑姑。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以后绝不会去那种地方了……”黄海从床头柜上抽出纸巾给叶兰擦眼泪。



叶兰说,“你想哪去了,我自己一路走来,性质岂不类同。我只是羡慕小珍为“爱”而幸福地付出,一致你至今还念着她,吃醋而已。曾经我和罗磊也是相互第一次,然而那是为了婚姻,建立一个家。假若,在和我之前你没有那两次的经历,我也没有经历,我们一定是找到幸福了。”

“姑姑,”黄海把叶兰的头托在自己的臂弯里说,“你能吃醋,说明你还是爱我一些的。人生患得患失,小珍付出一次痛苦一生。咱们结了婚,你却能享受一辈子,不值吗?姑姑,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神,为什么我没有主动去爱小珍。因为,我心底里一直供着你;为什么,在她消失的这些年里,我并没有积极地去找寻她。因为,我的心里在想着你。她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棵树,一片云,那不够,我要的是一片森林和整个天空,你知道吗?男人不是因为单身就很纯洁,女人不是因为单身就是处女。我不管你的任何过去,也同时接受你的任何过去。”

叶兰笑了,说,“为什么你和朵儿一样,嘴巴这么会说,我就这么笨拙呢。”

“因为,你的能力都体现到才华上去了。而我呢,能力就跑到嘴上去了。”

“你呀,看来也是个坏男人呢?”

黄海说,“是吗?男人不能说坏,一说,你又遭殃了。”

说着,黄海一翻身,又钻到了被窝里。

二十七

花儿擀着饺皮,想着刚才婆婆说的话,真的是黄河外面没有女人,都是自己多心猜测吗?仔细想想,结婚这么多年来,自己不曾对黄河说过一句温柔的话,更别说更多的夫妻间亲昵的举动,明明心里很强烈,却装作无所谓,无动于衷。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她自己总结就是——端着自己,怕降低了自己的人格。

那时,花儿生了个男孩,一家人喜出望外,黄河特地从苏州赶回来给孩子取名梦梦,这个梦就是让花儿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后悔当初的选择。生下梦梦后,花儿有一段

时间没有哭闹,表现的很乖,黄河为了改善花儿的心理环境,决定带花儿出去,到城市里去生活。花儿也乐意,就把一周岁的梦梦交给婆婆带,鸡场也留给了公公。

黄河把花儿也安置到自己所在的一家电子公司里,做流水线焊接,众多姐妹们坐在工作台一圈,工作量不是很累,就是要守时间。黄河则是这个流水线的线长。有谁缺工,中间有事,他就去替补。后来,黄河发现,只要他替谁干活,与谁说话,花儿的脸就拉得很难看,并且摔摔打打的,把工作台弄得很响。时间久了,女工们都不和黄河说话,也不和花儿说话,大家都很尴尬,黄河就不好开展工作。车间主任找黄河谈话,解决这个问题。黄河回到住处就和花儿摊牌,两个人不能在一个班,影响工作。花儿生气,说黄河嫌弃她,自己的男人不在身边保护自己,还要把自己推到别的班上去,哭闹,不去。黄河说,你不调班也可以,我换家公司不在这儿干了。花儿只好妥协,说,“我不和你在一起,行,但我要发现你和别的女人好,咱日子就不要过了。”

“知道。”黄河说,“咱俩走到一起容易嘛,我能不珍惜?再说了,我敢吗?”

花儿就笑了,搂着黄河不愿松开。她发现黄河自从到了南方比在老家时变帅了,心底里隐隐地便不放心起来。

自从和黄河分开上班,两人总很难在一起,你下班了,他走了。那天花儿休班,想着多日没和黄河亲热了,又心疼黄河,便包起了黄河爱吃的水饺。心里想着,黄河回来时一定上去亲吻他,并对他说:“老公,我爱你,看我为你包的饺子……”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黄河回来,中班十点就该回来了,十一点半还没回,花儿就到巷口去看看,这一看正好和黄河一个班的四川女工小四一块说笑着走了过来。

“花儿姐,还没休息呀?”小四兴奋的打招呼说。

花儿没理她,眼瞅着黄河说,“死不要脸的,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好事去了!”

黄河很尴尬,小四也尴尬,就先走了。

回到住处,黄河脸色铁青,问花儿,“你想干啥?”

“你想干啥?!”花儿委屈死了,“你和别的女人做好事,还问我想干啥?你还有良心不?!”

“有没有良心,我自己知道!”黄河大叫,“你能不能,天天不要疑神疑鬼,你看看,车间里,现在谁还敢和我说话!”

“不说话,才好呢。”

看黄河气氛的样子,花儿想到他可能没有,就软了口气,说,“没有就没有呗,我包了饺子,你吃不?”

“不吃!”黄河一拧头歪倒在小床上就睡了。花儿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包出的饺子,黄河一个都没吃,本来打算好亲热亲热的,也被打乱,她立马狂躁起来,端起饺子就扔了出去,连同钢筋锅也被摔得咣的一声,不解气,花儿还要揪着黄河非要说清楚,和小四干什么去了。

黄河不理他。

花儿被激怒了,拿过菜刀就在黄河面前晃来晃去。黄河一睁眼看见大刀,一把夺下,劈脸就给了花儿一巴掌。这是黄河第一次对花儿动了暴力。

“你打我?”花儿不管不顾就给黄河的父母打电话,要他们立即赶过来。

第二天的夜里黄河和花儿的父母都来了,花儿请了假还在床上睡着,半个左脸肿着。两个父亲去电子厂把黄河找了回来,给花儿赔罪,承认错误。并当众解释那天晚上和小四在干什么。

黄河说下班后,车间主任给他们开了个小会,提升黄河做车间主任,他自己去做销售经理,让小四接替线长一职,几个人简单做了一下工作上的沟通和交接,顺便让食堂师傅下了几碗面吃了。本来黄河很高兴,想赶紧回来与花儿分享喜悦,偏偏花儿迎头就骂,说他在外面找女人,便什么都不想说了。黄河在外地打工当了车间主任,一个月工资五六千,多好啊。这一刻,花儿觉得她离开淮北坚决嫁给黄河没有选错,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要带几个老人去吃宵夜,老人说,咱们老家哪有吃宵夜的,只要你两个不生气,比什么都好了。

春节后,黄河再去南方,不再让花儿随他去,理由是让她在家带梦梦。没说出的原因是花儿整日不停地怀疑他,让他不能安心工作。

花儿在家带了两年的孩子,给黄河打了两年的电话,每次都问黄河在外面有没有女人,每次都警告黄河在外面若有了女人,一定和他离婚,让他没有好日子过。每次黄河都承诺,没有,绝对没有,你在家放心吧。

花儿不放心,决定来个突然袭击,她以梦梦爸爸为由,带着孩子去了苏州,找到原来的电子厂,人家告诉她黄河早被开除了,不知去了哪里。花儿就给黄河打电话,问他在哪儿,黄河说在电子厂。花儿说,哪个电子厂?黄河说,问那么多干嘛,你在家带好孩子就行了。花儿不甘心,又去找门岗,门岗说:“走半年了,还问。”

花儿不好说她来查岗,只好带着孩子回老家。从此更加不悦。黄河回家来,她也不热情。晚上亲热,花儿还要问,是跟我舒服,还是睡人家舒服。

“你别逼我。”黄河从花儿身下翻身下来。

“看吧,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了女人,不然为什么早就离开电子厂了,都不告诉我,是带着你的小女人在外面重新安家了吧,是不是?”

黄河瞪圆了眼睛,终于说,“是,我在外面有了女人,你怎么着吧!”

“你!”那个夜晚,花儿哭闹了一夜。

淮河的父母说,“你不是自己找难过吗,人说捉奸捉双,咱们都没看见,你天天这样怀疑他,他也就是说个气话,你就别当真了。我自己的儿子是啥样人,我们自己能不清楚吗?”

花儿说,“你们当然是替他说话,他是你儿子!”

第二天,黄河没有和花儿告别,回南方了。花儿自觉受尽了侮辱,带着梦梦回了娘家。花儿的父母又把她和孩子送了回来,坐下来与黄河的父母做了交谈。花儿父亲说:“孩子做事有不懂事的地方,你们二老多容纳包涵,她之所以这样放不下黄河,是她太在意黄河。你们也知道,这孩子放弃淮北她



姑姑给她创造的一切条件，非要选择黄河，也是动了真情，想把日子过好，不然的话怕她姑姑抱怨她，妹妹笑话她，因为过分在意现在的生活，所以就变得现在这样疑神疑鬼。这趟回去，我和她妈也都数落了她的不是。你们也做做黄河的工作，年轻人说话不能犟着来，这日子还要好好过不是？”

“唉，”花儿的婆婆想要说什么，花儿的公公打住了。说，“亲家说的是，回头我们再说黄河，过日子比树叶还稠，这黄海还是她姑帮忙才有了稳定的工作。这样老生气，见她姑也没话说啊。是吧，花儿，咱以后心思放在过日子上，你只把孩子操好了就管，吃苦受累那是男人的事，只要黄河把挣得钱交给你，就够了，不是嘛，别多想了。”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花儿的母亲说，“路，是你自己走的，是好是坏，都是你的命，也怪不到别人。在家养鸡，你想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又不放心。让你跟着去，你又见不得他和女的说话。你说怎么办？”

“他婶子，”花儿的婆婆一把攥住了花儿母亲的手，说，“咱女人家知道她的心思，这话我也和她说过多少回，她也知道，就是由不得自己。要我看，回头你们再生个小孩，是男是女，做个对，拢拢你两个的心。俺儿再回来，你就别再怀疑他了，男人就像小孩子，也是要哄的。好吧，梦梦他妈？”

花儿点了点头。秋种黄河再回来时，她不再吵闹。晚上主动往黄河身边靠，使出了万般温柔。黄河禁不住翻身就为花儿种下孕育的种子。那一晚，花儿风情万种，娇媚喊叫，她婆婆从窗下经过以为小两口又吵架了，结果不是。

天亮了，花儿又要了一回。黄河说：“你能天天这样多好。”

“你要对我好，我还能那样。”

黄河舒了一口气，把花儿揽在了怀里。

花儿说，“你说，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女人啊？”

黄河一把推过花儿，翻身起床。不耐烦道，“你又来了！”

过了年六七月份，花儿如愿生下了女儿圆圆，圆圆也是黄河起的名字。一对儿女梦梦圆圆多好。一家人谁都希望，从此日子越过越好。

有一天晚上，花儿忽然想起自从添了女儿，好久没给黄河打电话了。花儿打电话从来不分时间，提示音响了好一阵，那边接了，刚听到黄河刚“喂”了一声，花儿又清晰的听见旁边有一个女声懒懒的说，“是谁呀？”的声音。接着黄河就不耐烦的说，“你天天就神经病似的，半夜两点打什么电话呀？”

花儿说，“小孩半夜发烧，我不给你打电话，给谁打电话？我问你，你旁边睡的是谁，是哪个女人？你让她接电话。黄河，你不是说，你没有吗？我都听见了，你还要狡辩吗？！”

过了好一会，黄河说，“我不狡辩，对，我有女人了。给你两个选择，一，离婚，孩子都归我；二，就这样的生活状态，继续往前过，互不干扰，每月，尽我的义务，我给两个孩子两千元生活费。你想好了，告诉我！”

花儿手足无措，哭够了，再给黄河打电话。关机了。

这根本不是花儿想要的结果，也根本没想到她和黄河的婚姻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向四位老人说起这件事，她当然也没法和叶兰和朵儿去诉说这件自取其辱的事情。是的，她爱着黄河，她爱两个孩子，她不想离婚。然而她阻止不了黄河有了别的女人，该怎么办，无疑，这个家庭的角度变了，在这个家里，占主动的不再是花儿，而是黄河。这一次，花儿居然没有告诉双方老人，她自己承受着，那份属于她自己的伤痛，她又一次想到了死，死了，姑姑会笑话我的。死了，孩子怎么办？死了，不是便宜黄河了吗？

只三天，花儿瘦了八斤。花儿的父母来看孩子，知道花儿和黄河又生气了，而且性质很严重。这次，花儿的父母再也忍不住，把黄河的父母痛斥了一顿，说他们由着黄河胡作非为。

黄河的父母打电话让黄河立马回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黄河说，他受不了花儿长年累月的盘问和猜测了，只是偶尔玩个女

人,花儿要是不能接受他,就只有离婚。

花儿的父母左右为难,哪有父母支持女儿离婚的。可是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不离婚就伤自尊。他们让花儿自己选择。花儿只是哭,一遍遍的骂黄河,就是不提离婚的事儿。她默认了黄河提出的第二种生活方式,每个夜晚都是失眠和眼泪在陪伴她。为了改变心理环境,她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县城租房看梦梦上学。房东从来没见过孩子的爸爸,就问花儿孩子的爸爸做什么。一开始花儿只说在外打工。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房东发现了蹊跷,就主动靠近花儿,帮花儿干活,他问花儿不急吗?花儿说,什么不急?

“男人,”房东说,“你不想男人吗?”

花儿羞红了脸,不再理他。房东说,“我是真心的,我老婆死好几年了,你若愿意,咱俩就结婚。我绝不会让你吃苦受累,好好疼你,不会让你担心我找别的女人。”

花儿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里只有我的黄河,他会回来的。”

“真是个倔女人!”房东说,“你不嫁给我也行,咱们做个情人关系,互补一下,绝不影响你的生活,好吧?”

每当花儿给黄河打电话,换来的是冷冰冰的态度时,花儿真想投入房东的怀抱,他可以去苟且的事儿,我怎么就不能。有一个夜晚,房东在自己的卧室已把花儿抱在了怀里,所有的温存都已湿透,只差最后的销魂,花儿突然把房东一推,穿上衣服就跑了,留下房东无所适从。过几天房东还走进男科医院,咨询医生他的功能出现了不理想的障碍,是怎么回事儿。花儿随即就搬离了那家小院,如果不离开,她怕自己哪天控制不住自己,做出对不住黄河的事儿来,黄河可以对不住她,但她不能对不住自己,一辈子后悔,宁可缺失也要瓦全。

偶尔,房东会给花儿打个电话,他说,做夫妻不成,做情人也不成,做个朋友相互关照总成吧,在这县城的地盘上,有谁敢欺负你们娘几个,尽管找我。很快,筛网厂招工,他把花儿安了进去。

暮色渐拢,已经有人家放鞭炮吃饺子了,黄海站起身,用手拍拍屁股上的灰土,又弯腰捡了一个小砂礅投进河里,管他三七二十一,回家我就要说出来。

黄海从叶兰那儿准备出来时已经上午十点了。叶兰说,别去车站了,我送你。快到家时,我再拐回来。

黄海一阵感动,拿过钥匙,让叶兰坐到副驾上,自己开了出来。他不走外环,却直奔一马路主街。叶兰说,“回老家,你进市区干什么?”

黄海笑笑不说话,到了“老凤祥银楼”,黄海轻轻对叶兰说,“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总想为她花钱,送她礼物。跟我来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叶兰拉了拉大围巾,震颤之余,对黄海说,“黄海,有男人愿为自己买东西是女人最大的幸福。我不想花你的钱。你若真有此意,只随便买块血色玛瑙或者翡翠佛坠就行,我不适合金银珠宝。”

两人进去,挑选了一件玛瑙玉坠,黄海挂在了叶兰的脖子上,叶兰又取了下来,放进了包里。黄海想了想,又给他的妈妈买了一副银镯。

想到银镯,黄海有了主意。

黄海爷几个进家时,花儿和她婆婆在包饺子。圆圆在一旁玩一块面,在捏小船。黄河不声不响地洗洗手,拉个凳子,也坐下包起饺子来。

“儿啊,”花儿婆婆说,“几年了,你都没帮妈妈包过饺子了。”

黄河笑笑,自顾捏着手中的饺子,花儿像第一次与黄河距离很近似的,激动的心跳个不停。她注意着自己别再说那黄河不喜欢听的话,她心里已经想好了该怎样找回自己的男人,而且一定成功。

晚上,一家人看春节晚会的时候。大儿子黄海说,“妈,儿子送你一件礼物。”他母亲放下手中拿给孩子们吃的食物,笑着说,“什么礼物呀?”

“我上学时,你把外婆陪送你的镯子给卖了给我做学费,现在儿子也谈了女朋友,是该还你的时候了。”黄海一边说着一边把镯子递给花儿让她帮母亲带上。



“我儿终于谈女朋友了，哪儿的人呀？先前，你说了一半。”

“这是她的照片。”黄淮把手中的照片递给他的母亲。花儿一眼撇过，就呆住了，没敢说话，只是看了看黄海，黄海则大胆地向她点了点头。这时，她才明白大伯哥为什么和姑姑那么近乎，这算什么事儿呀。

“怪俊呢，”花儿婆婆说，“怎么这么眼熟呢，他爸你看看，像谁？”

花儿公公看了看，对花儿说，“别说，这女的怪像花儿她姑姑的脸面呢，不错挺俊的。”

黄海赞足了劲，朗声说：“对，就是花儿姑姑，叶兰。”

像是一阵鞭炮响在了花儿婆婆家的院子里，一家人都震惊了，静止了。

花儿的脸，红到了心里，一阵不安。她等着一家人嘲弄她们家丢人的事儿一桩接着一桩，嘲弄命运多舛的姑姑——一个离了几次婚——又大淮海几岁——又差辈分的女人，要和自己的侄女成为妯娌，谁听了，不笑话死啊。她不想在这儿尴尬，喊上梦梦圆圆要回自己屋里去。

“这有什么呀，”二儿子黄河打破尴尬说，“叶兰姑姑是个有才气的人，能嫁给哥哥，是咱们家的福气呢。”

花儿婆婆把照片往桌子上一放，说，“随你吧，上次你谈那个小珍，我不同意，你十年来都不谈对象，女大不由娘，儿大不由爷，你觉得合适，就行。”

黄海父亲说，“唉，现在是婚姻自主，你自己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也老大不小了，想必这件事，你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反正你们又不回来过，淮北人谁也不知道什么差辈不差辈的，家里能为你做的，房子也给你盖好了。你想怎么决定，就自己看着办吧。”

梦梦睁着眼睛说，“怎么，叶兰姑姥姥要做我的大娘吗？太离谱吧？”

“去！”黄河说，“小孩子家，懂什么？”

黄海没想到一家人竟没有反对，反而觉得不踏实，正好花儿回来拿手机。黄淮说，“花儿，你这么想？”

花儿顿了顿，说，“我姑够可怜了，只要你们在一起幸福，谁还管别的干嘛？我倒没

什么，只怕梦梦的外爷姥姥有什么想法。你们要是真的有结婚的打算，我去劝劝他们也成。”

黄海激动地走到父母身边，每人磕了个头，“我替叶兰谢谢你们。”黄海的母亲叹了口气，看了看黄海的父亲，心中说不出是欣喜还是失落。

黄海的父亲说，“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父母能跟你们几年。叶兰那孩子也不容易的，吃尽了苦。他比你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呢。只要你们合得来，我们就祝福你们吧。”

电视里，2014年的春节晚会还在上演，几个主持人正在等待着新年钟声的敲响。

三十一

腊月二十九晚上，朵儿带着小强打的来到市里的房子内，恳求罗磊回去过年。罗磊不理她。朵儿示意小强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玩电脑。小强会意。朵儿关上了门，一下子跪在罗磊的面前，声泪俱下：“罗磊，强强他爸，你就原谅我吧，我错了，我不该和你任性，可你知道，离开你一天我都活不下去。就算你不心疼我，你总也该心疼咱的儿子吧，咱儿子小强期终考试全年级16名，在他班里前两名，咱两个若再生气，要影响他的前途啊，你错过了培养漫漫，不能再错过咱的强强呀……”

罗磊看了看满脸泪痕的朵儿，点了一下她的额头，说，“你呀，我这辈子算是坏在你的手里了。”

男人狗脸，女人逞脸，见罗磊消了气。朵儿立马扑到罗磊的怀里，又捏又亲，只把罗磊燃烧的招架不住，一翻身就把娇小的朵儿给吃了，朵儿搂紧了罗磊的脖子，胜利的闭上了眼睛，尽可能的迎合着罗磊的一切，欢快之声从门缝里直往外泄。强强皱了皱眉，想：大人真是的，明明要离婚了，说好，一下子又好了，真不明白妈妈用了什么战术。

做好了事情，朵儿帮罗磊整理好，把脏的卫生纸放进垃圾桶。说，“上午，殷姐又到咱们家去了，问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罗磊点了支烟,说,“问过了,矿上正在给他男人办理病退,他那些医药费单据找医保科就行了。”

“老公,你真棒!”朵儿又偎了上来,“不过,这次矿上换届,你没能调动,我也很难过,都怨我曾经给你带来不好的名声。我一定会尽力为你弥补!”

“憋的,让你弥补什么,走,看看儿子去,今年就在市里过春节,不回淮东矿了。反正就这样了,说我三套房就三套房吧。”

朵儿看着自己从姑姑手里抢来的男人,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搂住了她掠夺来的幸福。她发觉自己很会征服男人,她想不通姐姐为什么那么笨,没有勇气离婚,几年来却也没有收复失地。这次姐姐到淮北来,她还是教了她几招,不知这个春节是否能把黄河拿下。

朵儿享受着幸福,拿张小纸规划着这个春节的花销。罗磊说,“矿业目前产值下滑,矿业集团下一步还要进行裁人并矿工作机制,下一步,我的工作还不知怎么调整。花钱还是省着吧……”

“那你们做领导的,没有影响吧?”朵儿睁大了眼睛问。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朵儿追问。

“就是整个环境都不好了的意思。”罗磊敷衍说。

看着罗磊凝重的表情,朵儿在思索着一个计划……

叶兰只是帮花儿分析了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婚姻价值观的问题。比如她自己,若不是太追求完美,三个丈夫,都可以陪她过下去,至少任何人看起来都没有婚姻的毛病。再比如朵儿抢了罗磊,你为什么不去抢回来,还不是自命清高不愿把自己和朵儿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比如,赵川,你为什么不出一个做妻子的职责,去约束他的浪荡,管束他的飞扬不羁,却任由婚姻解体也不去争取改观,还不是自己自命不凡;比如李仕勤,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的合法妻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必须每月保证我的零用钱和日常开支,并且不允许翻看查询我的电话记录。还不是你根本不他放在眼里,他不

值得你去为他费尽口舌吗?所以叶兰突然感到自己是失败的,她没有资格教花儿怎样去取悦自己心爱的男人。叶兰又忽地想到,她还确实,没有真正的去爱过一个人,太可怕了。三次婚姻只是婚姻而已,即便是黄海,仿佛也只是身心空虚的寄托而已。

一个春节里,花儿都在做思想斗争。面对黄河,要么这样无休止的僵持下去,要么,为了自己的所谓的爱情,从现在起剥下自己虚荣的外壳,让真实的自己释放出来。她咬着牙让自己不再去问那句天下最无聊的话,男人最讨厌的话,她咬着牙让自己不去嫉妒她所猜想的情敌。

今夜豁出去了。

三十二

花儿醒了好一会了,舍不得起床,黄河就躺在她的身边,看着他满足的睡梦中的表情,花儿才想起以往自己浪费了多少恩爱的时光。夜里,亲热时黄河说年初二同学聚会。

花儿说:“是初中的还是高中的?”

“初中的。翠翠、红霞和强子两口子今年都从外地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花儿说。

“下午上坟回来碰见强子了,”黄河说,“我们两个临时出的主意,大家也该聚聚,聊聊各自的生活了。”

看着黄河睡着的脸颊,花儿怎么看也看不够。趁着黄河还没醒,花儿趴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黄河,我只问你一句话,问了这句就死,我也心甘。”

黄河仿佛也在等这一问,就说,你问吧。

“黄河,咱两个结合到一起也不容易,你为什么一次次的把我放弃,想要和我离婚?”

“花儿,”黄河让自己闭着眼睛说,“今天咱们就开诚布公的把话说透吧,因为我和你在一起太累,你为我放弃淮北的工作,让我累;你让我没有自己的空间,让我累;你整日的哭哭啼啼,让我累;你对我的关心只是问我外面有没有女人,说真的,一开始绝对没有,不敢有,也不想有。但后来,就真的有了,真的有女人喜欢我。我知道你嫁给我内心有



委屈，我也就顺势违心的希望你早点离开我，这样对你也是解脱，也是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当然，对于我也是。不曾想，你不离不弃的这样守着，守着我们曾经的诺言。这一切证明，你还是以前的你，今天，我把心底的话都说了出来，任你选择，合着，咱们就继续生活；如果你认为分开对谁都是解脱。无论怎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请你决断吧，哪怕是对我千刀万剐，我都认了。”

花儿又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是的，黄河把该说的都说了，我该怎么办？这一次她沉思了，没有立即回答。

“都快起床呀，下雪啦，下大雪啦。瑞雪兆丰年呐！”是黄海在外面呼叫，花儿没有立即走出来，她还在思索，她要走下去的路。

堆着雪人儿，黄海想起要给叶兰拜个早年，打个电话，还要问她淮北有没有下雪。

昨天，叶兰就没有接听黄海的话，黄海没在意，想着她也许在忙。现在，依然没有接听。黄海急了，再拨。叶兰回复了一条短信：

亲爱的黄淮，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已错过，不能再错，我该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了。你我曾经拥有，今生已经足够……这个春节，你可能想不到我在哪里？对，我此刻就在边远山区和留守儿童们在一起，我将用我手中的笔和画和他们共度新的一年，也许两年，三年，五年，更或者是余生。代问你的家人新年好！

——姑姑 叶兰

花儿起床时，看到院子里有两个雪人，再一看另一个是黄海坐在雪地上，身上落满了积雪，面前的雪地上隐约有五个字：我要去找你！

花儿坚定地说，“去吧，你一定能找到姑姑！”。

三十三

花儿怎么也没想到，年初一接到罗磊的电话，说朵儿服药自杀了，让家里快去人。她那么要强的人怎么会自杀，谁知道呢，没人知道。罗磊只知道朵儿坚持要去马书记家送礼，回来后就自杀了。

警方就传讯了马书记。审讯室里马书记说：“之前有个叫殷姐的正在我家说话，看见叶红来了，她非要躲起来，说孤男寡女的被人怀疑不好。谁知道，叶红进来先是说感谢我的话，接着让我以后多关照他老公的事业，我说这都是正常工作。不知怎么回事，她突然把衣服脱了，露出两个奶子。把我吓坏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是罗磊罗主任的老婆，怎么能这样自轻自贱？她说只要她的老公能升迁，她的付出就是值的。我说，你给我滚，并伸手推了她一下，不想把卧室的房门撞开了，她裸露的身体正被殷姐看到。两人当时都很尴尬，，谁承想，她回去就服毒了呢……”

警方对马书记说，还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

三十四

年初二，积雪满地，路面结冰，气温降至零下十余度。却阻挡不住县城百惠来大酒店门前同学会相聚的热情。其实不只是百惠来来大酒店，全县城大酒店在年初六之前都会爆满。不知怎么回事，近几年皖北乡村特盛行同学会，除了大学同学会不怎么积极，是从高中到初中再到小学，逐层次逐年级不断的聚会。当然组织者，都是农村中走出去混得不错的风云人物，出手之大方，出手之慷慨，令城市工薪族望之兴叹，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会自叹不如。黄河的心情是羞惭的，他还做不到一掷千金揽下同学聚会的费用，只能所有前来聚会的同学每人兑上二百元，所余，再去飙歌。小翠说，“黄河，你的红外套这么好看呀。记得小时候，你妈就喜欢给你穿红兜兜。”说到红兜兜，小翠的脸红了一下，她想起了儿时过家家，做过黄河的新媳妇。

黄河笑了一下，几个伙伴都笑了一下。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黄河笑笑说，“怕叶红想不起来给我买，自己买件红衣服穿身上，换换运气，这大半年一直不顺，换了几份工作了，谁知道她在家也买了。”

大家这才想起问：“你家花儿没和你一起来呀？”

那年 那人

朱明阳

黄庙镇的地主杨一锥，去青岛贩洋胰子，在回来的票车上，敞开肥大的黑色纺绸大褂，臭烘烘的脚丫子搁在看不出面色的布鞋上，没睡醒困的肿泡眼、色迷迷地盯上坐在一旁的，着月白色紧身绣花衫子、下穿黑小脚裤、长得俊俏的年轻女子，低三下四地凑上前搭讪，女子头一回坐票车出远门，开始对他也是不瞧一个正眼，不搭一声腔的。

杨一锥一惊一乍的，“哎呦，俺的乖乖来，大闺女，观你嘴角向下倾，家中必有人惊心。”一看就知道女子大难临头，他会麻衣相能掐会算，能使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女子被他忽悠得一会云里来一会雾里去的，脑子懵痴痴的。杨一锥套出女子是逃难出来，家住青岛，爹是做染布生意的，发往上海的货船，被小日本飞机炸沉在黄浦江，血本无归破了产。债主上门逼债，爹吃了官司被官府羁押，房屋被查封，她和娘被从家里扫地出门，定好的婚约也被毁，有债主找了流氓威胁，要把女子弄走抵债，娘泪眼巴巴地只好让她投奔徐州的表舅，女子说着哭鼻抹泪的。杨一锥摸出个皱巴巴的、脏不拉几的手巾子递上去，女子恶心得嘔起鼻子。

杨一锥心里思忖着嘴角闪过一丝奸笑，趁着给女子算命时，让随从盗走她的小帆布箱，在前一站下了车。夜里火车到了徐州，黑

灯瞎火的，黑漆漆的一片，站台上有几个提着马灯的人，像鬼火般的晃动，催促着坐车的人出站进站，女子下车时才发觉行李没了，急得团团转，哭哭啼啼，钱和给表舅的信都在箱子里，几个黄包车围上来，她却不知道要去哪里，只记得表舅是开布店的，打听几个人都不认识，也有人说好像布店刚歇业，无亲无故，两眼一抹黑，没钱吃饭住店，无处落脚。此刻，弱女子的心就像蘸过水的海绵，一滴水就满，脑子却空荡荡了。暗地里跟前随后的杨一锥蹭上来：“俺闺女和你大得差不多，到家让她陪你睡，先住上一宿，不耽误天明走。”乘机将她哄骗上了自家的马车，说是几里地一袋烟的功夫就到。

马车摇摇晃晃、咣叽咣叽地跑了几十里地，停在了商县城的杨一锥杂货店前，一间门脸的小店，油盐酱醋的混合味钻鼻子，两三个人进去磨不开腔，进门是几口盛咸盐、酱油的大缸，砖砌的柜台上蹲着一个酒坛子，趴着一个酒端子，一个麻绳栓着的喝散酒的洋铁碗，货架上棚着茶缸子、搪瓷盆、琉璃罩的煤油灯和几个竹壳的热水瓶，金贵的洋胰子是锁在柜台下木头箱子里的，后面一间是小伙计看店住的，床上脏兮兮、乱糟糟的，秫秸席子炸了边，床下卧着几双烂帮透底的破鞋。



杨一锥打发小伙计去小饭馆端来两个菜,拿来两双黏糊糊的筷子,另给自己烧了一盘驴鞭,摆在小伙计的床头杂物箱上,拽过来两个矮板凳,硬扯着女子坐下,说是给女子接风洗尘。女子心里的防护网罩被杨一锥的花言巧语吹开了、撕净了,平时在家里,也能陪爹喝几杯的,被老奸巨猾的杨一锥左一杯右一杯,前三杯后三杯,灌得晕晕乎乎绵软下来,在昏暗的油灯下,面若粉桃花,胸部撑着鼓鼓的,销魂双乳耸罗衣,更加的妩媚诱人。猴急猴急的杨一锥,立马褪了身上的大裤衩,几把剥光女子的衣衫,女子被剥得像白嫩水灵的一棵葱,弱女子被扑倒在床上,强压在身下,杨一锥咬着牙、喘着气折腾起来,猎物就这样被他轻而易举获取了。女子清醒后大哭大闹,砸烂了货架上的热水瓶,要出门告官。杨一锥露出一副地痞无赖相:“不怕丢人现眼,看哪个衙门大就去告,县长大人是俺亲家。”女子被唬住了傻愣愣的。“俺有30顷地,城里还有杂货店,有丫头无儿子,早就想续二房,你若是能给俺生个带把的,往后这个家不都是你的吗。”拿出一叠钞票和一块日本樱花牌香胰子送给女子,女子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先委屈了。之后,杨一锥瞒着家里不让恶婆娘知道,偷偷地在小客栈赁下一间房,安顿女子先住下,给恶婆娘讲,“要打点杂货店生意,得在城里住一阵子。”女子怀孕,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做着美梦打算娶女子做二房。

恶婆娘听到了风声、探到了底,蹑着水桶腰、扭着磨盘腿来到女子住宿处,把驴栓在院里的老槐树上,恶婆娘竟然解开蓝洋布大褂露出肥嘟嘟的、长溜溜的大奶子,往杨一锥脸上一揉,骂道:“老娘脸麻,奶子不麻,老娘的奶吃腻了吗,今个老娘眼里容不得沙子。”当着众人脱了裤子,撅着大白腿把屎屙在小客栈的大锅里,看热闹的人哄堂大笑,拍手跺脚起哄。杨一锥的脸憋得像猪肝,觉得人丢大发也不当狗黑子了,跑到院里,从井里提上一桶凉水劈头盖脸浇向恶婆娘,恶婆娘像被蝎子蛰了,嗷咷一声蹦起来,冻得直打哆嗦,提起裤子钻被窝去了。杨一锥还真较劲,“今个老子就把她拉回家睡。”

恶婆娘娘家是大户人家,恶婆娘小时候

出天花,落下一脸的麻坑,有钱人家不愿意娶她,眼看二十出头,说不着婆家,难嫁出去,她自己看中了杨一锥让爹找媒婆给杨一锥的娘一说,杨一锥守寡的老娘时常装神弄鬼给人家占卜算命,家有几亩薄地,听到是有钱人家找上门,觉得是烧了高香贵人相助,猴腓存不住陈虻,没打等,就立马回了话,“管。”那时杨一锥长得,用他自己的话说,“人见了不走,鸟见了不飞,老公鸡见了直打旋风腿。”

遗腹子的杨一锥对他娘是叫打狗不撵鸡,三九天,他娘口吐白沫病得要死了,说在做梦时喝到鱼汤,杨一锥到集上没买着,他脱了老棉裤下了冰扎凉、冰扎凉的河沟,冻得牙根子打颤,腿肚子抽筋,脚脖子被冰碴划烂,摸了半碗小鱼熬了鱼汤,端到床前一勺一勺地喂,他娘一骨碌下了床,嘿嘿一笑,“其实,么病都没有,样一样儿子可孝顺的。”

为了补偿不情愿的杨一锥,也为了给麻脸闺女争光添彩,出嫁时,恶婆娘爹用大洋镶嵌成“囍”字,随八大件和八小件的嫁妆一起高高举着,叫庄户人家瞧着眼馋。杨一锥靠组成囍字的大洋开店置地发家,对于杨一锥喜好偷吃荤腥,恶婆娘一向是不闻不问的,倒觉得男人玩累了就老实了,这回要把女子置回家,怕女子取而代之,吓得像抱她孩子下油锅似的,触犯了她的底线。

恶婆娘眉眼长得倒是不丑,接二连三生下五个闺女。恶婆娘让佃户挑水,不能换肩,只要前面一桶,说后面的被佃户放屁刺了,只能饮牲口。在北伐军打到徐州那年,黄庙镇的佃户们,东家串西家、西家找东家地纠集在一起,也学着外地打土豪的样子,扛着抓钩子,拿着锄子,趁杨一锥不防备闯进院里要斗争他,要找他算账。几个领头的,围着八仙桌就着辣萝卜喝着红芋干酒抓阄,要睡杨一锥的老婆。原来,佃户儿子大了要娶媳妇,向他讨借几块钱。杨一锥说:“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个忙咋能不帮,借给你三石小麦,你也得许俺一件事。”佃户忙问么事,他说:“你新儿媳进门,头一夜俺去睡,尝尝鲜。”佃户一筹莫展,实在没法,还是应了。有几个佃户娶媳妇都先被他“破瓜”。以前咱吃亏了,如今斗了地主,翻身做主人,

睡他的老婆，咱理不亏。被关在隔壁黑屋的杨一锥听到，哈哈大笑，“毛妮娘肚子里全是女娃，谁睡谁就能当爹，能养活起就去睡吧。”结果，这些佃户傻了眼，走了神，喝了酒，壮了胆，还是没有一个敢去睡的。

第二天，杨一锥上告到县府，来了一群大盖帽上勒着一圈白箍、打着白布绑腿，穿黑衣裳，像出殡吊孝样的警察，端着枪，提着棍，几个佃户被绑了去，押到城里，脱了光屁股打的，嚎得没人腔，还被罚一年的租子。寒冬腊月，抹着光脊梁，只穿裤衩子，罚跪大街，饿饭三天。

打那以后，杨一锥知道枪杆子厉害，买枪看家护院，腰杆子硬起来。一个佃户擤把浓鼻涕抹在杨家大门上，杨一锥说佃户找茬窝囊他，破口大骂，“小舅子起来的，日你小嫩妮子，见俺就眼里滴血，给舔净了。”摸上搅屎棍就打，木棍打断，佃户的脚脖子肿了一个多月不能动弹。杨一锥假惺惺地拎了一盒子三刀子去瞧瞧，走到半路还被恶婆娘解开吃了几块。以后，佃户们知道老奶奶是神了，见到他，没有不乖乖的。

恶婆娘怕女子生子，分了家产，自从女子进门，恶婆娘整天钩着眼、撅着嘴，拉着

脸，就差吃饭时没有夺碗了。趁杨一锥去佃户那里收租子，进屋翻出杨一锥送给女子的手镯，硬说是偷她的，女子和她争辩对骂起来。正值晌午，毒辣辣的日头，刺得人睁不开眼，石头上能晒熟鸡蛋，人热得透不过气来，在院子里，恶婆娘脱了大褂露出一身白晃晃的肥肉蹦着高得骂，当听到“大麻脸”、“绝户头”时，她像被疯狗咬了，立刻变成了疯狗，披头散发，大哭大叫，满地打滚，恶婆娘有股子蛮劲的，圈里的猪蹿出来，她追上去薅住后腿把猪摔个大跟头。她掂起洗衣棒追着女子打，从屋里追到门外，从门外追到当院，一棒槌楔中后脑勺，女子扑倒地上断了气。

恶婆娘折腾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拿起水瓢去锅屋的大缸里舀水喝，看到缸里一个披头散发、龇牙咧嘴的女人向她招手，她心一惊、眼一黑、头一晕，一头撞入缸里，蹄子朝天。

天傍黑，杨一锥离老远就听到人哭、鸡叫、狗咬、猪哼哼，拔腿进家，院里搅得一锅糊涂粥，乱得袄套子样，顿时嚎叫起来：“俺的亲娘来，这下剝了俺的肝了，可惜了，可惜了。”



亲历与传说

任启亮

2010年金秋,家乡淮北市建市5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几本介绍淮北历史沿革、自然资源、人文景观、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书籍,内容包括建市以来机构沿革与历届市领导的变迁。看到两个人的名字——高心泰和赵凯,很多传说中的和亲身经历的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尽管已历尽沧桑半百岁,往事如烟渐行渐远,然桑梓之情纠缠着我,一直挥之不去。

按说作为生活在乡下的农村孩子,是不可能了解市委书记的。只因当时的淮北是一座新建的小城,城中有村,村倚新城,城中诸事诚如村中之事,一事生发,总是被人们街头巷议。

记住高心泰这个名字源于“文革”动乱之时一件令全国震惊的“九·二九”事件:淮北的“造反派”活活地打死了市委书记和矿务局局长。

那是1967年深秋,正值“文革”甚嚣尘上的时候,当地造反派鼓动一帮涉世未深的红卫兵小将,非法抓人,私设公堂,对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人严讯毒打、断食断水、引发旧疾、不予抢救,竟使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和淮北矿务局局长王振林被活活折磨致死,副市长孟庆林打成重伤。事件全程录音曾在市内高音喇叭中播放,在淮北几乎家喻户晓。从此,高心泰的很多故事便在淮北流传,给我这个农家少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比如高心泰曾在北京的国务院机关任职,是一位颇有文化的领导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心泰因为反对冒进,被罢免了市委

第一书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1963年春得以平反复职。他曾赋诗发出“若非东风吹云散,诬死江侧不出头”的感慨;对新淮北的建设有“东山之西西山东,楼台阶递两间中”的设想;对自己的工作有“三月灯火明灭夜,五更不眠愧此生”的自励。他曾携市委宣传部长亲临扬州,考察明末扬州督学、乡贤任文石先生藏书处,并亲自校勘其《藕花别墅记》。他全力开展文物、文化遗址普查,先后数次安排拨款,抢救地方文化古迹,修复相山显通寺等;他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封山育林,一时蔚为风气;在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时,他立刻赶赴现场、一线指挥;在该不该上某个项目时,他力排众议、果断决策、临机拍板;在建筑工地与河网工地上,他与工人农民并肩劳动,并常常比试力量大小、技能高低……如此等等,淮北的妇孺老幼,每有口传耳闻。

高心泰的老家就在距离淮北市不远的萧县王寨村。据说出事的前几天,有几个好心人看到造反派气势汹汹,担心出现不测,偷偷把他送回乡下的老家。造反派在城里找不到他,此后便有了红卫兵“飞车走王寨,夜擒高心泰”的“捷报”飞传。事实上,萧县王寨是个很大的村庄,倘若有家乡人的诚心掩护,藏住高心泰根本不成问题。他之所以被抓回来,后又死于非命,实因家乡人不肯保护他,甚至有村民专门向造反派报了信……。据说,高心泰在淮北当了市委书记后,家乡曾有多人找过他,有的想让他帮助安排个工作,有的想把户口迁到城里,还有的想谋个



一官半职,均被当了“大官”的高心泰坚决拒绝。甚至于自己的秘书背着他为高心泰的外甥安排了一个工作,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不用说,还将秘书调换了工作岗位。信仰无畏、公而忘私,心在家国天下,竟至大义灭亲,诚可风焉!不禁使人想起了春秋战国时的“乐羊子怒食中山羹”……

淮北虽然文脉高古、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先商先秦时曾独领风骚;但秦汉以降,数千年间,英雄拔剑、王冠踢飞、群雄逐鹿、血溅沃野、刀兵交织、战火频仍,数数时段的历史,竟至赤地清寂、千里无鸡鸣。尤其自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废相县为相城乡后,近1400多年以来,又总是黄泛肆虐,刀兵水火,江河日下,盛景不再!在淮北煤田未开发、淮北未建市前,这一偏远的山乡依然未能彻底改变“戚戚惨凄凄”的陈旧面貌。相山仍是一片石山、荒山、秃山,相城依然是满目疮痍、四野倾颓、万户萧疏;交通闭塞、荒凉沉寂,被讥为安徽的“西伯利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淮北煤矿的开发建设,作为市委第一书记的高心泰成为淮北最早的建设者之一。他犹如一头拓荒的老牛,为淮北煤田开发、为淮北矿区构建、为淮北城市奠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那一对对矿井、一条条马路、一栋栋楼房、一座座桥梁,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淮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看到绿化带,想起了高心泰”。实因建市之初,高心泰每年寒冬至初春,即带领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上相山,凿石挖坑,取土浇水,种下了满山遍野的松柏树苗。在他开拓规划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绿化,如今的相山,已是襄岭叠翠,峰峦葱郁,分明就是淮北市的“天然”大氧吧,成为市民不可或缺的休闲养生好去处。而在市中心淮海路北,当年高心泰亲手种植的法国梧桐,经几十年的风雨滋润,每至盛夏,绿云冠盖,阴翳蔽日,像两条遮阳挡雨的绿色长廊呵护着淮北老城区。

高心泰死了,死得冤屈、悲惨,令人扼腕。但他却活在相山的绿荫里,活在淮北的老城里。高心泰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淮北的编年史上,铭记于淮北人的心中。淮北的老百姓会记住他,千古相城会记住他。

赵凯与高心泰一样,也是一位老干部。解放前他就曾担任我党寿县县委、淮南特委书记。“文革”前他是省会合肥的市长,“文革”中被打倒。1971年恢复工作后被分配到最偏远的小城淮北做了排列第四位的副书记,分管生产和经济工作。一到淮北他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数年的汗水一次淌,多年的楼梯一次爬”,积蓄的全部力量一股脑儿全用在了工作上。由于国家整体形势逐步向好,有干劲、懂经济、经验丰富的赵凯,于1973年被任命为市革委会主任;1975年军代表撤出,他又担任了市委书记,成为淮北的一把手。就是他,深夜经常深入煤矿职工食堂,询问夜班工人的伙食安排;雷雨中总是出现在有隐患的堤坝上;乡村、矿山、机关、学校、敬老院、幼儿园,矿工医院、矿山救护队,常常可见到这位书记的身影。

1974年,赵凯主持研究全市发展规划,提出并确定在抓好煤炭生产的同时,全面发展电力、机械、化工、建材、轻纺、食品等多种产业的发展思路。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淮北除原有的煤矿、酒厂之外,陆续建起了一批新的企业,如焦化厂、纺织厂、食品厂、无线电厂等。发电厂装机容量扩大,新上了发电机组,还建立了中国煤炭科学院的爆破技术研究所。1976年淮北煤炭产量突破1000万吨,跻身全国重点煤炭基地行列。至今,淮北作为一座因煤而生,以煤为主的资源性城市,非煤产业已经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如果不是从那时起,赵凯就致力于经济转型和全面发展,今天的淮北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可见他的超前眼光和工作魄力。

政声人去后。赵凯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淮北不仅一直忘不了他,并且仍然在传颂着他的故事。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大概主要是这么两三件事。第一是他力主建立的5万纱锭的淮北纺织印染厂,1978年全面投产,成为淮北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安徽纺织行业中名列前茅。再就是在他的提议、策划和亲自争取下,创办了当时的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后来成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现更名为淮北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已经成为学科齐全,全省知名,全国有一定影响,拥有2万多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有人说赵凯成就了淮北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也提升了淮北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第三件事



是在赵凯的努力争取下，上世纪70年代末开通了一对淮北至上海的直通客运列车。这趟列车的开启，彻底改变了淮北“交通闭塞”的历史，沟通了淮北与国际性大都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联系。它对南风北渐，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撞及融合，乃至加快淮北城市化的步伐，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地推动作用，其意义不可低估！

赵凯此举，竟至使淮北的风习、时装，被谬称为“小上海”，淮北人每每因此引以为自豪。

对于赵凯，我是有形象概念的。他个子不高，微胖，表情严肃，开会做报告声音浑厚洪亮，操着浓重的六安口音。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后来担任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全市大会上听赵凯做报告有过多次，但荣幸的是有过两次近距离的接触。

那是1977年四五月间的一天，正晌午时，一名村民匆忙跑来说：“赵凯书记的车停在村边马路旁”。我急忙喊上老书记往田里跑。果然，赵凯与他的司机正在一块田里观察小麦的生长情况，手里还捏着一把从麦田里拔出的杂草。一看见我们他就高兴地说，“今年麦子长势不错，只要后一段老天爷帮忙，增收没有问题。”老书记指着我对他说：“这是村里的新书记，回乡知青，有文化。”赵凯把目光转向我，问道“好啊，年轻人有朝气，懂得种田吗？”第一次与那么大的领导面对面说话，我感到非常紧张，心突突地直跳，有些语无伦次地答道“懂得一点点。”他说：“懂一点不行，要向老把式学习，还要科学种田，一个大队支书的担子不轻啊！”我连连点头。接着他又像拉家常一样问这问那，与我们谈了很多；此刻他不仅是一位大领导，也是一名长者，更像一名懂农业的专家。早就听说他非常关心农村，经常到田间地头，看庄家长势，与社员拉家常，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记得在一次公社召开的大、小队干部会议上，公社的书记说到，市委赵凯书记有一次亲自给他打电话，提醒董庄大队某一块稻田里虫子厉害，要赶快采取措施。可见他的工作多么深入。

另一次与赵凯书记的近距离接触，更令我终生难忘。因为发电厂的取水井都打在我们村的田里，电厂多年一直免费为村里供电；由于用电浪费严重，电厂酝酿收费管理。

村民们不干了，有人提出要给水井关闸停水，我也担心村里的轮窑场成本增加，想借此给电厂施加压力。一天，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要我与大队革委会主任一起去一趟，没有想到的是工作人员直接把我们带到了赵凯的办公室，原来是赵书记要和我们谈话。

他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招呼我们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亲自给我们沏了茶，放在跟前的茶几上。我环顾一下办公室，两间房子，除了他的办公桌，两个书橱，两个单人沙发，还有一个长条桌，周围摆了几把木椅。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紧张地心脏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不急不慢、不愠不火地说话了：“知道我为什么请你们来吗？电厂发电是小事，常年不交电费本身就不合理。村里对电厂有贡献，电费标准可以谈嘛，我赞成比其它便宜一些，但不交不行！影响发电厂正常运行更不行！这是大局！”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我们的发电厂与华东电网相连，可把电直接供到上海，如果由于群众的不当行为影响电力输送，会带来什么后果？你们作为基层干部要有大局观念，要学会做群众的工作”。他的声音不大，句句在理，掷地有声。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与大队革委会主任表示接受批评，请赵书记放心，回去一定做好群众工作，保证坚决不会影响电厂正常运行。临别时，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那么年轻，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遇到这样的问题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不能太狭隘，只站在你那个生产队考虑问题怎么行呢？”至今将近40年了，赵凯的那次谈话依然萦绕在耳，让我受益终生。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的淮北市革委会主任朱扬。一年夏天，他去村里检查工作，正是桃子成熟的时节，我们就摘了一篮桃子请他带回去品尝。他很高兴，笑吟吟地让司机把桃子放进车里，随之却从裤兜里掏出5块钱来，说什么都要交钱。我向他说明桃子是村里的土特产，不值钱的，只是想让他和家人尝尝。他坚持一定要付钱，我们怎么也拗不过他，只好收下。

这件小事过去那么多年，仍然幕幕如画幕幕新。

（作者系淮北人，现在北京工作）



箫声悠悠(四章)

赵成良

箫声悠悠

有云：少年读书，如推窗望月；中年读书，如出门望月；老年读书，如山头望月。深以为然。举一反三，世间诸般事，大凡拾阶而上，循序渐进而登堂入室者，盖同此理。即如洞箫之吹奏，之静听，之回味，之境界……

穹庐无极，银汉迢迢。星月之下，一褴褛少年，手执一根洞箫，和着风声，雨声，蛙声，虫鸣草木摇曳声，呜呜地吹。毫无章法，全无套路，只把满腹的幽怨，愁绪，苍凉……向那无垠的夜空倾吐而出。

那少年就是我。

1969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那可是上有“最高指示”，下有热烈欢迎的极荣耀的事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至少明面上都得这么认为。然而，同样作为“知青”，你若再有个另类身份，比如“黑五类子弟”，性质就不同了。别人是来镀金的，你是来接受改造的，身份歧视不由分说铁板钉钉。逢事，遇着讲理的好说，遇着流氓型的“人物”，把黑的说成白的乃至黄的绿的，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你有嘴说不清。即便有人看不下去，充其量敢怒不

敢言。那年头，你没法相信世上还有公理，更别指望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伸张正义。

岁月浓稠。唯一的解脱，就是“移情别恋”。

有人说：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也许有些道理。天地茫茫，物种不计其数，有道是有缘千里，无缘对面，其中玄机，非人力所能掌控，惟有顺势为之。那么我与洞箫，应说有些缘分，只不过缘深缘浅，情缘孽缘，当时不得而知。

那年秋天，忽从外地转来个知青，别的无奇，惟他有一根长长的洞箫让我眼亮。上学时喜欢吹笛子，如今听他吹起洞箫，那种浑厚苍凉的音色韵味听来犹如天外纶音，直抵心灵！交谈之下，知他来自浙江常州的箫庄——那庄上男女老少会吹箫，且很多人会制箫，他的箫就是老乡制作赠送的。他转来淮北，盖因淮北煤矿多，有招工机会。我们很快成了好友。那时候，我白天在窑厂干活，夜间到地里放水——夏秋浇稻田，冬春灌小麦，一年四季守着电机水泵睡在地里。于是我拿笛子跟他换了洞箫。天天吃过晚饭，用洞箫挑着铺盖，带一条窜来窜去的黄狗，到地里扒开豁口子，就开始吹箫。原以为会吹



笛子，吹箫应不算难事，没想到箫的吹奏指法与气息的运用全然不同，尤其指孔间距大，手指难以按实，漏气则吹不响，或者口风稍偏，气息灌不满筒，吹出的声音散乱无章。原来吹箫得用丹田气，必须凝神聚气，深吸慢吐，端在气息的控制与口风的把握，却还是练气功的法门。我有股倔劲，既然爱箫，非学会不成。于是慢慢摸索，持之以恒，终究苦心不负，终于吹出了调调。

想不到夜里箫声传那么远，随风能飘出二三里去。白天，有老农问我：昨晚你咋不吹了？原来夜里远看庄头上那忽明忽暗的火光是老人蹲那吸烟。后来发现那火光渐渐不止一点。迢迢暗夜，幽幽旷野，没成想还吹来了知音。知音不独是人，还有我那条共患难的黄狗，箫声甫起，它会立刻坐下来静听。有时我先到地里，吹起洞箫，月光下远远地一条黑影箭矢般射来，就是它了。吹累了，就用电筒照着看书，看乏了，仰观星月，饱览银河——那年月，洞箫与书，还有那条同甘共苦的狗，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与知音良友。

1975年招工进厂，那会的心境情状，堪称“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进厂不久即加入青年突击队，业余还要搞专栏墙报理论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忙得不亦乐乎，洞箫也就束之高阁，后来竟不知所终。光阴荏苒。直至五十岁后某一天，忽然在路边听一老者吹箫，竟而勾起往事，听得如醉如痴。于是满世界去找箫，甚而花巨资到杭州请名师订制，自此，与箫的情缘再续，乃至不离不弃。

翻书，方知箫的来历颇为不凡。它的发端直可追溯到8000年前的骨笛，泱泱中华5000年文明史，一支箫管竟是最早且最有力的佐证，说它开创了中华文化的先声，亦如其分。中国箫的文化品位极高，与古琴并称“雅文化”。竹音在八卦中与龙相比拟，所谓“龙吟细细……”，当源于此。尝闻福建路庭萱先生有大著专论《洞箫与气功》，尚无缘拜读。惟想：凡吹箫，无论站与坐，皆须身正头直，含胸拔背，聚气内敛，两手扶箫抱于胸前，深吸款吐，故能增强体内气场，加之放松

入静，意守丹田，正是练气的姿态。据说酉时（15—17时）吹箫，气血流注肾脏，几分钟后即感腰椎命门和肾区有一股舒适暖流注入，不断向脊椎扩散。而吹箫时指头起落，类似气功扳指法，可启动全身经气运行。近年来时常吹箫，以我的感觉，小病感冒偶有，吃点中药当之，算来七八年之久，绝无打针吊水之虞，当与吹箫练气不无关系吧。

箫声质朴天然，浑如天籁，或高昂激越，或圆润柔和，或粗狂奔放，或松静沉远……给人以超越尘俗的遐想。苏轼《赤壁赋》中对箫的描述尤为传神：“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忽而想起民国才子苏曼殊的《七绝》：“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那是箫声引发的诗情，令人寄怀怅惘。遥想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痴男怨女，岂有不为深情旷远之箫声所动者？

夜凉如水，星月交辉，伫立阳台，满怀幽思。持洞箫吹奏一曲《长相思》，忘情处，浑不知今昔何年，身在何处。

老表

老表——姑表，姨表，一群异性的兄弟姐妹，在姑、舅、姨的音容笑貌笼罩之下，血浓于水，自不必说。少小之时，青梅竹马，耳鬓厮磨，哪个吃了外人的亏，众兄妹大可掬袖揎拳，同仇敌忾，恨不能将那外人揍个鼻青脸肿，再踏上好多只脚。及长，各奔东西，日子像流水一样淌了过去，一年又一年。若得相聚，往往是哪家有了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最高级别的是老舅或老姨盎然作古，冷不丁一下聚了一大堆，个中不乏久别重逢两鬓添霜者，忆起当年稚子童颜时光，免不了执手相看泪眼。酒酣耳热之际，渐渐放松了拘谨客套，那份近乎于放肆的热络喧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当然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忽然明白了皇权时代为什么一人一家犯罪要祸及三族乃至九族，怕的不就是骨肉亲情相连绵延，以致于仇恨不灭终留后患吗？



我的母亲姊妹六个，大舅二舅大姨二姨，还有小姨，母亲排行第四。大致算来，表姐表哥表弟表妹共有二十多个，如今下一代都已开枝散叶，人口就多得算不过来了。如此绵延，老话说“五百年前是一家”，诚然不虚。大舅大姨二姨均已作古，二舅与小姨小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九十多岁了，人世间光阴倏忽，令人喟叹。前些日子，小我母亲12岁的小姨突然因病辞世，表亲齐来吊唁，这一次，表姊妹聚集了大半，几十年隔山隔水，骤然相见，可谓亲切而又陌生。数日间耳鬓厮磨，亲情涌动，感叹连连。

小姨罹病数年间，跟随其长女生活赡养，直至离世。我那表妹极尽孝道，尤其不寻常者，这种孝道是在丈夫获刑陷狱，独自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生计已属大不易的情境下做到的，如此不吝茶饭，不辞劳苦，不攀不比，侍奉病母榻前，直至安然离世，恸哭气绝，古之孝女大贤，亦不过此！众老表无不感念唏嘘。有道是人非草木，端底从善如流，个中平地里不甚尽孝者，以现例观照自身，亦当愧悔无地。诚想：人生酸甜苦辣，百味俱全，很多事混沌难辨，惟孝与不孝，判若云泥，谁也别想糊弄过去。想那黑旋风李逵，一个杀人如麻的莽汉，且能于乱世之中，极尽孝道，未尝不是这莽夫唯一可爱之处。这份孝，竟然让天下人原谅了这个杀人魔王的血腥巨恶，可见孝的分量在世人眼里有多重。自古以来，躬亲至孝，自然而然的就是做人的一条标准底线。

《红楼梦》大观园里，表姊妹打小聚于一处，在老祖宗的庇荫之下，嬉笑打闹，耳鬓厮磨，单说那份天真无碍的情怀，氤氲出了多少荡气回肠的段子！连薛藩那样的混世魔王，也只在外面作恶，到了表姊妹堆里顿时变得温柔起来。至于勾心斗角的权力倾轧则是另一回事。曹雪芹一支生花妙笔，也须借表姊妹这种独有的亲缘关系来展开其动人肝肠的故事情节。有句话说得经典：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放眼人海，茫茫无际，单就这么几个人成为了知根知底终其一生血脉相连的表亲姊妹，其中自有聚而不散的因缘在——姑且借一双佛眼观看：人世间诸般的亲情牵连，岂非都是因缘所系？

正是丝柳缠绵的时节，“相见时难别亦难”，表姊妹颇不容易一番相聚，不数日又将别离，这一别浑不知相聚何日何时，亲情果然难舍。“执手相看泪眼”，且将这份亲情再次埋进心底，慢慢地浸渍融化，融化在血液里，睡梦中……

向死而生

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我接连经历了两个亲属的死去。前者是七十八岁的姨母，后者是六十八岁的堂兄。

姨母的突然病逝，给我震动不小，年幼时身受姨母的种种呵护，桩桩件件一时都浮现眼前，姨跟娘一般亲啊！四十多岁的表弟抚尸痛呼娘亲，声声不应，令我心如刀割！九十一岁的老母痛呼胞妹声声泣诉，令我肝肠寸断！抱着姨母软软的身子就像小时她给我穿衣一样给她穿上送老衣服，心里真是万般的不舍！

姨母安葬没几天，电话里再传噩耗——大我四岁的堂兄突患脑溢血，撒手人寰！那个时候总让我跟在屁股后头野跑，处处护着我的堂哥再也见不到了！泪眼模糊地看着灵堂上阴惨惨的照片，简直不敢相信，又高又壮的堂哥真的没了？

虽然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一旦轮到自己的亲人，还是有切肤之痛的。

然而这种痛很快就麻木了，依然是吃喝拉撒说说笑笑地应对着每一天。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生者对死者的遗忘，原来只在转瞬之间，不到半个月，死者之于我似乎已经遥远，人的无情，真是像有情一样的难以理解。不过，我可以以平静平常的心态来思索梳理这两个人的死所带给我的怎样的影响了。

“千古艰难唯一死”。这话可作悲观理解：活不下去，一死了之。也可作乐观理解：大不了一死，何惧之有！总之无论悲观乐观，都难免一死。而这种下意识的看淡，看厌，在意或不在意，超然或不超然，反复地说道，品咂，骨子里到底深含着对死的恐惧、无奈与悲哀。作为鲜活的生命，作为感情丰富万般



聪明的人,潜意识里,哪个也不愿死。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古来真能够堪破生死乃至慷慨赴死的,必大英雄非常人。而即便大英雄,除非到了紧要关头没有生望了,也绝不会轻易择死。节烈之人,或以死而成就名节,那是殉道——我总想:若殉道而死,心里头那种极热又极冷的悲壮感,该是怎样的煎熬!若屈夫子被发跣足仰天长啸狂走于汨罗江畔,若文天祥面对屠刀慷慨大义毫不动摇,那种烈到极处的赴死意识裹挟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中,冲动或可将死的恐惧冲荡无存——死给别人看,先得死给自己看——考验自我心灵的承受力,所以这样的人值得崇敬。

“死都不怕,还怕活吗!”这话的确来得掷地有声,真可当得开碑裂石振聋发聩!我咀嚼这话,深含生命的大智慧,以及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生命的本质应是坚忍向前而不退缩的,退缩就是对生命的背叛。人,作为上帝创造的生命奇迹,且自命万物灵长,冥冥之中,必是负载某种使命才来到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人的一生历经坎坷,在跌宕起伏中成就辉煌,如此方不负天地造化之功,岂能轻易地一弃了之!

西哲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所谓“芦苇”,指生命的脆弱的确像芦苇一样一折就断;而“会思想”,则道出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生命存在本身也许没有意义,但负载生命的人的行为赋予了生命某种意义。然而,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异,所谓意义与价值的差异也是巨大的。故而就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的无奈与感叹。人类关于思想的命题很多,有的简单,简单到小孩子也能明白,有的复杂,复杂到穷尽一生也难以找到答案。譬如“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问题,撇开某种旨在洗脑的政治利用,基于人的实践观察并不难回答,而“好人为什么好,坏人为什么坏”,诸多因素,则难以穷究。举目所见,同为一母生,同吃一碗饭,也常常是正邪不一,善恶有别。同样的生存环境往往造就出人品人格大相径庭的两个人。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由此可见人的修养之难,难到修养一辈子也未必得道,但能得道,死亦无憾了。

人性终究来源于兽性,兽性的根基是私欲,纯粹的私欲本无善恶,而私欲到了高智商的人这儿,必定产生善与恶的概念,为满足私欲不择手段,即是恶的起因,而行善得到的精神愉悦,则是善的激发诱因,故而对于生存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随性而动的人来说,所谓性本善或性本恶的论断都失之偏颇。譬如路边上“碰瓷”的老人,年轻时未必谋取利益到不顾羞耻,老而无耻我认为这是由于懈怠而中断了人格修养之故。所以说,人的修养是一辈子的事情,终其一生不可懈怠。

我信佛,但不信“佛教”,更不拜佛。佛的魅力价值在于提出了生存智慧,耐人思索,而“佛教”则成了说教,且是以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为利诱使人慑服,早非佛的本意(佛——即智慧)。西方的基督教亦不外于此,教人向善的教义是可取的,后来的说教则是麻醉蒙蔽。伟大的耶稣并不是万能的神,充其量是个有善心有良知的艺术家,跟菩提树下悟道的贵公子释迦差不多。但凡宗教,总是始出情理,最后闹到不合情理。我每看到那些匍匐在地祈求神灵护佑的徒众,即是自私贪婪之相,一笑了之。

向死而生,是一切活着的人必须面对的现实。目之所及,身之所感,有生有死。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人自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即是一步步走向死亡,人活着,所有的努力,无非就是抗拒死亡,明知是徒劳,充其量有限度的延缓死亡而已。所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结果。然而人人都想求得个好的结果。至于什么样的死才算好的结果,端在各人的认识,也很难把握。

人生是个约定

绿色跟春天有个约定;鸣蝉跟夏天有个约定;黄叶跟秋天有个约定;白雪跟冬天有个约定;

人生跟死神有个约定。

天道循环,周而复始。无论贵胄显达,还是一介草民,无论权势熏天,还是一文不名,



无论命运宠儿还是天生倒霉蛋,也无论你坦然面对,还是极不情愿,到头来没谁能逃避这个约定。

兑现这个约定的,是时间。时间是冥冥之中最具资格的宣判者,而且铁面无私,你用什么也买通不了。

时间不但可以判定生命的终结,还能够还原被人为掩饰扭曲的真相,惟有真相,可以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穷尽天地万物,没有什么可以蔑视时间。

除了那个无法逃避的魔咒般的死神约定,每个人,跟自己的内心还有个约定。这个约定埋藏在灵魂深处,潜意识之中,时隐时现,有时时无,有时连自己也不太清楚。然而你何时需要,即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人,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从胚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孤独的命运,终其一生,都必须独自应对你周围的一切,这就是那种时时侵扰如影随形的孑然、无助、恐惧与寂寞的源头。这种精神层面的孤独感不是物质或亲情能够替代的。贾宝玉泡在温柔乡里跟柳湘莲离群索居一样的孤独。或者说,柳湘莲就是贾宝玉精神层面的生存状态,而贾宝玉最终也皈依到了那个状态。

能够慰藉这空旷无边之孤独的,唯有潜藏心底的那个约定——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是自己身后看不见的“影子”。人本身就是个完整的矛盾体,由此而产生另一个“自我”。每个人,跟自己内心的“自我”随时随地可以不动声色暗暗对话,忘情处,喃喃自语,旁若无人。古人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其实不是别人。籍此,我宁愿相信人的确有灵魂存在,唯物主义不是也说“形神俱灭”吗?可想而知,“形”与“神”是共存的,不然如何“俱灭”?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陆游在与内心深处的自我深情对话,无疑是完成了一次极为精彩的约定,不但慰藉了孤独的陆游,甚至慰藉了无数同样孤独的人。真的非常佩服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能够把内心的孤独渲染得如此美妙!泱泱中华,曾经孕育了无数诗人,乃至于成就了“诗

仙”“诗圣”“诗哲”“诗鬼”,缔造了诗的海洋从而号称“诗国”,然而有谁想过“诗国”的背后,徘徊着一个民族多么巨大而孤独的身影?

西哲有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其独具的特征,与另一个绝不雷同,因此,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天然封闭的完整世界,只能独自开启,对另一个世界具有天然的排他性,难以苟合。人常说,一个人要想走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真正的了解一个人,那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恰恰印证了孤独的内在成因。人生一世,伴随生命的延续,会发生很多事,会相应出现朋友,亲情,乃至爱情,然而,有朋友不一定有知己,正如有婚姻不一定有爱情,有爱情也不一定会长久,由此亦可见孤独的无奈。唯一能做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跟另一个生命个体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已经是难能可贵,诚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

我把人格修为达到一定程度或高度的人称为“强者”——当然,所谓“强者”不是个绝对概念,动态世界里本没有不变的东西。我是说,惟有强者,可以掌控或超越天然欲望的导引,从而认知善与恶、正与邪、智慧与愚蠢、博大与渺小的分界与差异,进而与内心自我进行对话,达成最为合理的约定,然后决定外在的行为。为什么有的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有的人却淡泊名利不拘一格?为什么有的人做人做事坚守准则,有的人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什么有的人天性善良充满怜悯,而有的人内心比野兽还要凶残?……人的个性差异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差异导入邪途戕害他人,从而将人间世界折腾得混沌一片,污浊不堪。

仰观星月,其实是在观照内心。与神明对话,其实是跟内心自我对话。我祈求共鸣绝不与恶人宵小共谋。我敬畏孤独,同时也享受孤独。我痛恨软弱却又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柔弱。我不是强者但倾心仰慕强者。我并不畏惧与死神那个越来越近的约定,却常常为与内心自我难以达成理想的约定而忧虑纠结。我不得不经常叩问内心深处的自我,我究竟该怎么做?……



北方的北方

侯良丽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天堂电影院》

北方，似乎一直在梦里睡着。不像南方的小桥流水人家，近的如家乡小城的公园，那么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那真实触摸过的一砖一瓦，那长着青苔的逶迤小径，让你不由得想起童年嬉戏的旷野、麦场，熟悉又透着家常。直到双脚触及北方的土地，梦才醒了。

北方的壮美，是不可以与南方的景致相比的，就像男人和女人，一个博大，一个温婉，一个粗旷豪放，一个小家碧玉。迥异的风格，成就了人间百态，滋养了万物生灵，那么北方，该是男人。

老人们常说：“宁往南方一丈，不往北方一尺”，到了北方。开始怀疑一些俗语古训。也是啊，时间在行走，四季在轮回，河水在流动，诺言在颠覆，有又有什么不可以改变呢？比如北方。

—

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的不同，结果竟有这么大的差

异。按南北方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分界线，淮北当属北方。从淮北，再往北方一丈，倒转了流年，邂逅的是一场黄土高坡后的繁华盛宴。

“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作为媒体人，一直坚信品牌的力量，广告的魅力，于是旅程第一站：兰州，再出发，一路向北。

去兰州的行程有些辗转，未列入计划的西安，银川，因天气原因，飞机在这两地停留数小时，原定傍晚即可抵达的兰州中川机场，到了凌晨两点才平安落地。没有丝毫抱怨，一张机票，意外“赚”了两个城市，这样的折腾，只觉幸福太满。

兰州的夜没有睡去，黄河的水声让她一直醒着。枕着黄河的故事，枕着兰州的历史沉沉地入睡，梦中，古老的羊皮筏子，悠悠的老水车，慈祥的黄河母亲，裹挟着兰州风情的《读者》，全来了……被黄河水冲刷、沉淀、过滤的文化，似乎全是古铜色的，镶着金边儿——兰州，这是你的模样吗？

该是洒水车的歌唱把我从梦中唤醒，“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采，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人”。深厚而浓郁的西北特色融进这座城市的枝根末节，我更加急切



地要去找寻她的灵魂万象。

城市是飘忽的,我也是。

穿越一条条狭长的道路,到了读者大道才豁然开朗。用一本杂志的名字为一条道路命名,只有兰州,只有《读者》,只有读者大道。这条大道应该是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兰州市政府、甘肃出版集团,甘肃省书画院,图书馆,全在这里。行车道虽然不是很宽阔,但绿化带、人行道都比别处要精致得多,只要目光所至,都和艺术、和品质、和灵魂相关。行走其间,文化的香气像极了打开新一期《读者》的一瞬。

仰起头,终于和读者出版集团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对视,几分感动,几分惊喜。《读者》,这本给予我们这一代人无数人文关怀的杂志,这本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这本在贾平凹眼里“是三十年代的,戴了眼镜,夹了书本,走过街头的女大学生,这么好的气质……”是的,主要看气质。当一些曾温暖过我们青春记忆的小众杂志挥手道别的时候,所幸,《读者》还在。

有风吹过,红色的,黄色的落叶在飘飞。不远处的公园里,传来嘶哑高亢的秦腔。猛然间,似乎有泪滑过,世俗的自在,宣泄的酣畅,那一刻,在《读者》面前,无所顾忌。

《读者》,在一个秋天,我来过。

兰州味道,兰州风情,最是黄河岸边。

40公里长的黄河风情线上,大小不一的兰州拉面馆,在穆斯林神一样的传承下,愈发醇厚惊艳,透着黄河的香。

让兰州人引以为豪的“天下黄河第一桥”铁桥,浓缩着城市历史。铁桥桥形与上海的外白渡桥颇有几分相似,只是两岸风情大不相同。这里黄河水奔流不息,不远处的白塔山俯视着静默的铁桥、往来的游客、还有兰州人的喜乐伤悲、兰州城的沧海桑田。

外白渡桥,是诗集,温柔缠绵,灯红酒绿。

铁桥,是史书,豁达宽厚,上善若水。

是旅游黄金季,黄河岸边有些静谧。游船,观光摩托艇搁浅着,羊皮筏子就那么挂在漂流中心的围墙上,像一幅幅巨大的壁画,古老又透着神秘。黄河水车园倒是热闹的,拱起苍穹,托起日月的老水车汨汨地转

动着,眼前似乎掠过葱茏的庄稼,苍劲的大树,绚丽的花朵,欢跳的牛羊……古代灌溉工具隆重地置放于城市的中心,被现代人朝圣,充满虔诚又心生敬畏。

老水车,一头牵着时光的旧,一头沉着黄河的沙,一头是古代文明,一头是现代峥嵘,也难怪,岸边斜卧的黄河母亲可以那么圣洁安宁地为怀中的娇儿哺乳。

丝绸古道,韶华再现。

花谢花开,岁月静好。

二

世界这么大,你一定要到北方去看看。

从兰州火车站踏上通往西宁的火车:塔尔寺,青海湖。一天的行程,会记下一辈子。

热心的老乡安排专车接应,很快便到达塔尔寺。塔寺坐落在莲花山坳上,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1949年8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坐床典礼就是在塔尔寺举行的。

巧的是,那天正赶上寺里举办一年一度的佛事活动,寺院开放所有佛殿及文物库房,供僧俗瞻仰,称为晾宝。对宗教了解不多,在浓浓的佛事氛围里行走,身上立刻充满了神祇的气息。寺里的喇嘛念经,祈祷,演藏戏。蜂拥而至的信徒门则磕着长头,顶礼膜拜。据说,每个信徒一生中要磕完十万个长头,年轻的,要两个多月,而年龄大些的,要耗时大半年,信仰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世界上最神奇的事物大多如此吧:无法找寻最准确的定义,更没有答案,可举目四望,你想要的、不想要的,都在那里。

人太多,每个道口都有警察拉起警戒线,庄重威严,蔚为壮观。山坡上,搭满了帐篷,信徒们燃起香炉,挑起经幡,格桑花漫山遍野,绚烂多彩,塔尔寺绿墙金瓦,辉煌灿烂。没有机缘入寺内观瞻,远观寺庙的宏伟,佛事的盛大,已经为触动的灵魂加冕。

带着一种仪式感,奔向青海湖。

秋高气爽,云高地阔,群山蜿蜒。极度的疲惫,也舍不得片刻小憩,生怕错过了大美风景。几个小时的车程,多是漫无人际的山



路,却不时有经幡飞舞,牛羊成群,给高原以生动。在藏民心目中,经幡和转经筒一样,只要风吹动经幡,就是在帮主人念经,祈福。在寂寥的山野,藏民的祈愿天地听得到吧,不然,那散养的牦牛怎会在那么大那么大的牧场上,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终于经过一片村庄,农人正在收割青稞,不远处还有炊烟升起。突然间像是从虚幻的景致中回归真实,想家的感觉,油然而生。可是很快地,又被扑面而来的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陶醉,那是一种令人眩晕的美——又该拥抱哪一丛呢?迫不及待地奔进花海,舞起长巾,噢,我又触着我的梦了……

青海湖,让梦境发酵。

湖面似乎是无边无沿的,怎么那么像海呢。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在湖的另一端盘旋着,缭绕飘拂,和云朵对话,还是和湖水亲吻?天空呢,也掉进湖里了吗?云在飞,水在舞,雾在游,雪在睡,勇敢的骑行者奋力追赶着梦想……只有肥硕的牦牛体贴游人的醉,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候着你跨上它宽厚的背,驮着你缓缓地走,身外的风景和它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它只负责气定神闲地让你肆意拍照,蹲下,又站起,像是一种礼仪,又像是在唤醒你的记忆。

赶忙从微醺中醒来,还有下一个目的地。

三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不到两个小时的高铁,就从青海湖畔抵至“塞上江南”张掖。

已是夜色阑珊,一弯新月挂在空旷高远的天际,万家灯火和五彩霓虹把小城装点成璀璨星河。有携手走过的小情侣,有闲适信步的老人孩童,也有我这样新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城市的游人缓缓穿街而过。

每走一座城市,有点闲暇,总是要去逛逛那里的夜市,还有晨起的菜场。市井的味道,烟火的气息,以及只有那个城市里特有的风俗、民俗乃至气质,全在里面。赶巧的时候,还会听到熟悉的乡音,打个招呼,攀谈几句,顺手捎带些老乡摊铺上的物件儿,小小的帮衬立刻就多了份亲近,连道别时的招呼

都远比别人响亮。有一次去杭州出差,恰逢情人节,晨起拉着几个男同事去西湖边的早市,一位卖花的大姐操着硬生生的普通话,拦着我们兜售玫瑰。爱花,却实在不喜欢这样的叫卖,匆匆逃离。倒是大姐的一句“噢嘻……一帮傻抠!”那么地道的淮北话!我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颇有几分戏剧性。赶忙上前寒暄,这么一走近,大姐居然喊出我的名字,还说参加过我主持的戏曲比赛,原来还是位有着艺术情结的老乡!大姐抽出几枝鲜花硬是送我,同事们则争相掏钱塞给大姐,像过年走乡下亲戚,临行前推推搡搡地回些节礼。世间,总有这么多的暖,遇见,该是怎样的缘。

在夜市的喧嚣中,情不自禁地驻足于挂着“舌尖上的中国”醒目招牌的铺子前,挤进长长的队伍。吃,是旅行中的不辱使命,又是给自己的巨大馈赠,旅行中的美味,全是滋补品,补充能量,慰藉心灵,兼而有之。要上一大碗流泉面筋,再从果农的篮子里挑上几串儿红得发紫的葡萄,就在铺子门前的木桌前坐下,悠悠地吃,细细地品,静静地看。月色的光,给葡萄罩上暧昧的红,流泉面筋也洒满月色。张掖,怎么可以吃出婉转风情。

风情揣在怀里,精神继续远行。

张掖丹霞,神往已久。

张掖丹霞地质公园,在离市区三十公里的临泽县。沿途的路边全是玉米地,向日葵开着有些恣意。若不是远方起伏的山脉,眼前黑河的碧波,透明的砂砾,以为是在淮北平原上飞驰。直到行至丹霞地质公园转角,才被那令人窒息的美深深地震撼。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哲学家颂扬的是圣洁的灵魂和神奇的自然。在北方的北方穿行,更多的时候你只有用震撼来抒发一种情怀,为人定胜天的力量,也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远观丹霞,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若霞光,明艳照人,如烈焰,热情四射。当搭乘园内游客班车在几个固定的观景台远处眺望,才发现橙红的色彩里,还有绿色、黄色、灰色、白色、青色……斑斓的色彩有的在起伏的山



脉上层层叠叠,有的在陡峭的岩壁上纵横交错,有的像扇贝,有的似神龟,有的如刀山,奇妙的造型,场面的壮观,加上磅礴的气势,将其誉为“奇险灵秀美”中国六大奇异地貌之一,也是实至名归了。

在观景台上流连,近乎痴迷的拍照,面对镜头的感觉,就是那么好。只怪自己旅途匆匆,行头带的太少,不时向身边的游客借上帽子,丝巾什么的。必须有些装点,才不辜负这样的邂逅和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那么值得期待,所有的过往也都融化在丹霞里,透着明艳的光。

四

蓄满丹霞的光,再向北方——大漠敦煌。

走沙洲,穿荒漠,品地方小吃,赏北国风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像一场历史的穿越。家在北方,灵魂却在北方的北方迷失。

到西北,必到敦煌,到敦煌,必游鸣沙山。

金秋的正午,北方的阳光依然灼热。阵阵驼队驮着游人向沙山上攀岩。秋风萧瑟,孤烟如画。常在影视剧里呈现的场景,突然置身其中,兴奋地不知所措。扔下鞋子,赤着双脚扑进沙海,像一个撒欢的孩子,疯一把,闹一回,尽情贪欢,酣畅淋漓。头上、脸上、衣服里全是沙子,索性就躺在沙堆里。红色的纱巾遮住双眼,遮不住流沙,阳光、云朵,它们全跑着……什么都不想,也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把眼前的明媚抓住,把自己的快乐管理好,幸福不过如此。

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就被滑落的流沙覆盖,伴着轰隆轰隆的声响。传说,在汉代,汉军与匈奴两军交战,大风突起,黄沙漫天,两军人马全被深埋于沙山,轰隆的响声就是人马的厮杀声。传说不足为证,可鸣沙山分明是响着的,不时伴着驼铃悠悠,大漠交响乐,在血脉中奔涌。

鸣沙山不会寂寞,月牙泉相依相偎,沙泉共生。

从山顶远眺,月牙泉娇小玲珑,如一弯

新月躺在时光的河床,给大漠戈壁带去隽永与灵秀。几千年过去了,烈风、暴雨狂沙,不曾把它淹没,清泉涓涓,千年不涸。

月牙泉,鸣沙山,风月静美,丝路缠绵。遥相呼应的神奇千佛洞——莫高窟,成就着他们一世与之偕老的承诺。

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遍布通往莫高窟的路。那个沙漠高处的千年佛国,以怎样的慈悲与包容,哺育芸芸众生,续写丝路文明?

怀古探秘从充满现代气息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始。全球首部球形电影《梦幻佛宫》吸引着人们的视线。莫高窟佛教艺术,在500平方米的超大球形荧屏上绚丽绽放。惟妙惟肖的佛像触手可及,精美绝伦的壁画近在咫尺。气势恢宏的历史绝唱,浑厚深沉的电影解说,偌大的剧场似有祥云轻舞,燕乐飞扬。

没有比佛窟更高的修为,没有比信仰更厚的史诗。

走出影院,每人发了个耳麦,跟随解说员到特定的几个洞窟参观。每个洞窟都是黑压压的,可仅仅借助讲解员手中电筒那束光亮,仿佛能看到霞光普照,光芒四射。神态各异的佛像、菩萨像、神像,场面逼真的纺织耕作、婚丧嫁娶、舞蹈狩猎,麋鹿在欢跳、禽鸟在飞翔、繁花 in 盛开……古代画师们高超的艺术水平,丰富的想象力,传递着生活的本真,神秘的感应。三毛在她的《敦煌记》里这样说:那真正的神秘感应,不在莫高窟,自己本身灵魂深处的秘密,才是开启它的钥匙。

敦煌莫高,神奇玄妙。

风景看透,细水长流。

抖一抖风尘,耳畔飘过《大漠敦煌》那深情的诗行:我多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我多想牵来一股暖流为你栽上一排胡杨,我多想乘春风度玉门让梦露宿在你的身旁……

走进北方,每一个行程都是在品读,在翻阅,在告白,给自己的心灵之旅一个定义,重新出发。所以这场短暂的旅程该是有些灵气的,它来源于塔尔寺,莫高窟和足之所至的那个遥远的北方的土地。



徐伟散文两章

徐 伟

老 井

电影《老井》里，张艺谋历尽千辛万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出了一口井。全村黎民百姓喜悦的泪水，伴随着汩汩的清泉奔涌而出。有了那口井，如同村前铺上了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我老家淮河边，全村三四百口人，也是共用着那样的一口井。那井，不知修建于何年何月。等我能够独自一人去井边挑水的时候，井沿已经被井索磨出无数条沟壑，锃光发亮。匍匐在岁月脚下的那口老井，仿佛是大地上的眼睛，辉映着天穹一颗颗残星，看万道霞光一次次从地平线上升起。它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静观俗世红尘中的悲欢离合，生死契阔，守着无数个深不可测的秘密。

我们村东西长，南北短。南北不过百米，从东到西却有一公里之遙。我们家住在村庄的最东头，井却位于村庄的最西头。由于白天家务活地里活太多，母亲每每选择在清晨去井边挑水。有时候，堂哥也会忙里偷闲，帮助挑来几桶水。我小时候早长，十二、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六多，好像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般。和母亲一起走在路上，别人常常

把我们母女俩误认为姊妹俩。记得当时村里的许多人都不喊我的名字，而是直接喊我“大个子”。“大个子”的我，浑身有着一股似乎永远也使不完的青春蛮劲。除了上学校读书，就是割草、喂猪、放鸭子。十二三岁时，便能够自己去井边挑水了。那时候，夏季的每天黄昏，我都会挑着两只厚重的大木桶，穿越整个村庄去井口边汲水。

我们村的井幽密深邃，且没有井台。弓腰站在泥泞湿滑的井口，把大木桶用极长的绳索放下去并反复地来回摆动，才能够把木桶沉入水里装满水。用尽力气往上提着那装满水的木桶时，我特别害怕脚下打滑一头扎到井里。每每看见其他村庄的井边砌有高出井沿的井台时，我就特别艳羡，多么希望我们村的井边也能够砌有一个井台啊。直至若干年以后，那口毫无遮拦的井，还不时地闯入我的梦乡，把我从睡梦里惊醒过来。

炎热的夏日，井水特别清凉，喝一口井水下肚，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甘冽。甘美清澄的井水，是村民们夏天里的最爱。他们称那冰冷的井水，为“井拔凉”，比现在时兴的矿泉水要好喝得多多。每次我挑水路过别人家门口，都会有许多人拿着水瓢讨要水喝。往往一木桶水挑到家里时，只剩下了半桶。能



够在酷暑里给别人带来一丝沁凉，稚嫩的我感到非常愉悦。

那口承载着祖辈生命的老井，也淹没过一些脆弱的生命。堂叔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媒人的撮合下，相过一次亲。对方是十几里外一个李姓村庄的女子，生得眉清目秀，小巧玲珑。堂叔对那女子可谓一见钟情，无奈对方到堂叔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巡视一番过后，却死活不愿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与我们同村的晚辈侄儿，堂叔不久也招工进了城里，找了个外乡的女子为妻。多年之后，堂叔回家省亲。衣锦还乡的堂叔，去井边给家人挑水时，遇见了前来挑水的李姓女子。堂叔调侃地说：“哟，侄媳妇，你也来挑水啊？”李姓女子满面绯红，瞠视而笑：“谁是你侄媳妇啊？！”说罢，羞愧而走。

殊不知，这一幕却被好事之人添油加醋地传给了她丈夫。心胸狭窄的丈夫硬说李姓女子和堂叔旧情未了，拳脚相加之下，还辱骂她是婊子、贱货。李姓女子望着丈夫那张被愤怒扭曲的脸，想想家里穷困的窘境，真是悔不当初啊！在夜幕笼罩下，李姓女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幽邃黑暗的深井里。当村民们把她打捞上来时，她那娇小的身躯，已经僵硬很久了。可怜她那名为金、银、铜、铁的四个年幼的儿子，尚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的荣华富贵，甚至连一块生铁也没有拿到手，她就丢下了他们奔赴黄泉。血色夕阳下，人们埋葬掉她那年轻早逝的生命，只是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便各回各家。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人们依旧去井里挑水，各自过着各自贫困单调的生活。

有一年春天，远在他乡的父亲回家探亲，念及我和母亲挑水路途遥远，就决定花钱找人在自己家门口打井。叔伯兄弟们一齐上阵，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打出了一眼井。然而，当欣喜万分的父亲喝下一口刚刚提上来的井水时，却抿嘴不言直是摇头。那水居然是咸的，且带着一股土腥味。害怕顽皮的孩童们掉下去，父亲又和亲戚们把那可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井，填了个严严实实。

八十年代末期，压水井悄然出现在各个村落。农村几乎家家门口都有一口压水井，

人们吃水，轻轻一压就出来，再也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了。没有井口的压水井，不用担心人会掉下去，用起来非常安全。就连三四岁的孩童，也会自己压水洗小手抹抹小脸。如今，村民们又在压水井上安装了一个小水泵，只要把电源一开，清澈的水就汩汩流淌出来。吃水难的问题，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里。

有一年春天，我和父母回老家小住，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午后，特意去村庄最西头探访那口老井。当我们沿着记忆的屏幕搜索，绕过一座座小洋楼，走近老井时，却发现它早已寿终正寝了。水泥板压着的老井旁，野草丛生。一株野蔷薇开得正盛，蛰伏的暗香，在风中孤寂地飘散着。

老井寂寂而终。但那些被井水润泽过的岁月，却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最深处。旧梦浮起的缥缈烟云里，它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恬淡且静谧。

祭奠一棵老榆树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总是梦回故乡。老屋沟边的那一棵老榆树，不时地在梦乡里飘摇。梦醒时分，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以及婆婆的树影，不禁怀念起那棵老榆树来。

老榆树不知何人种植于何年。等到我记事时，它已经苍翠遒劲，枝繁叶茂地站立在老屋的沟边了。旁逸斜出的几个枝干，有一枝很是粗壮，横着伸展在清澈的水面上。

当春风吹绿淮河两岸时，老榆树就会冒出一些浅绿色的嫩叶。我和奶奶把它们捋下来，清洗干净以后拌上面，放在锅里蒸熟了，再捣碎几个蒜瓣，撒一些盐进去，浇上香油，一大盆美味佳肴就新鲜出炉啦。

宋人赵师侠曾经有词云：“榆钱不解青春，随风乱点苍苔晕。”文人墨客们关于榆钱的诗词有很多，这榆钱应该是很吉祥也很好吃。可是不知是树种不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记忆中，老屋沟边的那棵老榆树，却是没有榆钱的。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口福享受到榆钱的美味。



夏季,酷热的风席卷大地时,老榆树的浓荫,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孩提时,我常常会在夏天的午后,爬到那枝横在水面上方的树干上坐着。老榆树的树干,原本非常粗糙,由于我们这些孩童经常攀爬,粗糙的外皮已经剥落,看上去很是光滑,只有一些圆形的树疙瘩裸露在外面。

老榆树浓密的树荫,把炽热的阳光挡住。树干下面的水里,有丝丝凉气不断地透出。我坐在榆树的树干上,俯瞰鱼儿在水里自由地游弋,有斑驳的树影洒在身上,感觉特别美好特别惬意。有时候,我也会在凉风吹拂的夜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爬到树上,或是嬉戏玩耍,或是透过树梢望向渺远的星空沉默不语,各自做着美丽的梦。那棵老榆树,是我童年时代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老榆树见证了这些孩子的成长,也目睹了一个个生命的逝去。

我有一个没有出五服的本家叔叔,就是在那棵老榆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堂叔总共有弟兄三人,父母双双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年幼的堂叔,就跟随两个哥哥一起讨生活。哥哥们先后娶妻成家,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堂叔就独立门户,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间极其狭小的茅草庵里。由于没有家庭的负累,且热心集体事务,堂叔就被大家推选为生产队队长。小时候,我总是看见壮实的堂叔为了队里生产方面的事情,奔波在大队和公社之间。他那张紫檀色的脸上,经常是汗如雨下。那时,父亲与我们分居两地,一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遇到粗重的农活,堂叔经常会伸出手来,不惜力地帮助我们家。或是拉板车,或是收割庄稼。

有一年冬天,天气极其寒冷。村里来了一位流浪女,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热心的村民就把她带到了堂叔的家里,说是给堂叔当媳妇。堂叔收留了这位流浪女,在茅草庵里与她过起了日子。几

个月之后,这位流浪女的家人找了过来,堂叔也并不挽留,就让人家把那位女子带回家去了。这是堂叔一生里,极为短暂而又平实的一段婚姻生活。由于家贫,堂叔没有娶妻,没有生儿育女,也就没有机会成为父亲。

一个夏天的傍晚,堂叔与村里的几个小青年去附近煤矿上看电影。不料在过马路时,却被一辆拉煤的卡车给撞倒了。矿上赔偿了一笔不菲的钱财,堂叔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后,双腿瘫痪了。拄着双拐,堂叔回到了他那一贫如洗的茅草庵里。由于身体残疾,堂叔连一般的农活都做不成,生产队队长一职自然也就得卸任了。他的两个哥哥嫂子觊觎那笔赔偿款,争先恐后地派自己的儿子去照顾堂叔。你送一盘清蒸鱼,我送一碗红烧肉,把堂叔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连哄带骗,把堂叔的钱弄到自己手里后,娶了儿媳妇。此后,就再也不管堂叔的事情了。

对兄弟亲情极度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堂叔,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用一根绳索,吊死在了那棵老榆树上。死时,堂叔还不到四十岁。漫天大雪中,人们顶着凌冽的寒风埋葬了堂叔。亲戚们把他安放在父母的坟墓旁边,希望活着时泯灭了亲情,死后能够到父母那里去寻找回来。

物换星移,又是一年芳草绿。人们天天看着那棵老榆树,心里总是感觉有些晦气,于是找来锯子和斧头,把老榆树连根给砍掉了。

呜呼!那棵承载了我无数童年梦想的老榆树,就那样凄惨无辜地死去了。看着斫平了的榆树根,我难过得几欲落泪。那棵给我童年带来无尽欢乐的老榆树,在此后的许多年,不时地闯入我的梦乡。孩提时的欢笑声,似乎还在耳畔回旋,堂叔亲切的面容,时常在眼前浮现。如今,我唯有写下这些文字,以祭奠那棵老榆树,也祭奠我那苦命堂叔的在天之灵。

联中忆旧

朱良启

人生总有些事情让你难以忘怀。尤其是青少年阶段求学时的经历。记忆中最清晰的不是大学时期，反而是更遥远的初中时光。也许是因为条件艰苦难忘，也许是因为学习刻苦难忘，也许是因为那些教过我的老师让我难忘。

初创的朱集联中

萧滩新河从萧县向东南蜿蜒而来，在烈山区宋疃境内拐了一个近 90 度的弯朝正南流去，沿河湾向南四五里路，紧靠河堤有个一千多人的大村子，名曰朱集。从历史上看，村子明朝就有了。村子虽大，历史悠久，位置却偏僻。距离乡政府尚有二十多里，附近没有中学，孩子们上学极为不便。为此，村干部和邻近的土山村联合向上级争取，终于在上世纪的 80 年代初，在两村中间的旷野处设立了一所简陋的初中，官方命名为“朱集联中”。说它简陋，是因为学校办学硬件太差。虽然学校是所初中，实际上只有一排十二间红砖瓦房，其中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各占三

间，还有三间做教师的办公室，兼做值班教师的宿舍。靠西头山墙搭了半间低矮的小屋，当作值班不回家教师的公共厨房。除了办公室的窗户有玻璃外，其余教室窗户没一块玻璃，夏天用塑料纸蒙上，冬天用庄稼秸秆挡上，外面再糊一层泥用以遮挡寒风。但如此一来，室内便很昏暗，有电时还好些，若遇到停电，下午四点多就看不清书本了。学校没有图书馆和任何实验设备，在物理化学课上，做实验变成了背实验。学校没建围墙，整个校园除了有几棵树以外，也没有其他花草。在一二年级后面有块一亩左右的平整地块，两头各立一个简易的篮球架，既做操场又做篮球场。场地的东北角是厕所，开始是泥坯垒的，由于风雨剥蚀，早已破烂不堪，几乎遮不住人，上面还长了几株小灌木，没人敢拔掉它们，因为一拔墙就得倒塌。不过旁边有两株野桃树一到春天便迎风怒放，明艳耀眼，倒是校园一景。后来终于利用假期重建，换成了砖墙的旱厕，让人如厕时不再提心吊胆了。但野桃树也被砍掉了，殊为可惜。整个学校没有一块水泥地面，只在主要的出路上垫了些碎砖石，一遇到雨雪天，校园里便泥泞不堪。



每天学生吃过晚饭后要到校上课,九点才能放学,农村人本来睡得早,一到饭后,到处黑灯瞎火,旷野里尤为静寂。但是因为有了晚学,少年归家的喧闹声便为村子添了许多生气。校园里灯光射出老远,给漆黑的旷野带来了光明,让夜行的人们产生安心的感觉。是的,虽然学校小而破,但文化的种子在此播种,琅琅的读书声让村民们对生活产生出盼头。

那些乡村教师

朱集联中总共只有九位老师,承担三个年级的全部课程教学任务,不过音乐、美术课是不开的,原因很简单,没师资。九人中,我父亲和一位叫朱学诗的是五十年代的师范生,属于公办教师,同时担任学校领导。有五位是从附近小学抽调来的民师,只有一位叫朱志经的老师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其余的都是初中毕业。还有朱良法和朱为民两位老师高中毕业没多久,是由村里聘用的代课教师。全体教师的特点是:学历低,待遇微薄,教学任务重,但大都很敬业,和学生相处融洽。其实不仅这所学校如此,当时的乡村学校大都是这种状态。

我父亲是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每月工资90元左右,没有什么奖金。几位民师的每月工资60元由乡里和村里各付一半,村里半年付一次,还老拖欠。代课教师每月40多元也由村里付。老师们各有特色,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朱良法老师,他刚高中毕业两三年,尚未结婚,干劲十足,喜欢钻研。同时教三个年级的英语和初三的物理课并担任班主任。我是上初二时从乡中学转过来的,原先学校的学风不浓,我家里的农活多,我又有些贪玩,基础很差,数学英语很少及格过。朱良法老师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帮我制定了学习方案,让我一边学习新课,一边复习初一的课程,巩固基础。他讲课深入浅出,紧抓要点,精讲多练。我从他身上看出了庸师和优秀老师的差别,对我后来从教影响很大。

我的外语成绩从四五十分一点点提到

七八十分,初三后期一度考过95分,这在我而言,就是奇迹。更重要的是我建立了学习的信心,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对我后来的人生极为关键。良法老师后来到底没能转正,不过他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后,和师范毕业的儿子一起在城里开办了教学辅导班,因为教学效果很好,很是红火。

朱志经老师也让我难以忘怀,他是我初三时的数学和化学老师,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当年曾考上大学却因家庭成分高被刷掉。四十多岁还未能结婚,生活的坎坷和怀才不遇使他面容严肃,少言寡语,学生们都有些怕他。实际上他讲课水平很高,清晰透彻。我中考时两门课都考了90多分,朱志经老师功不可没。

这里再说点后话,我毕业后,我父亲想方设法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女方从东北以民师的身份转到这里。后来转了正,成为正式教师。

回想起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乡村教育的天空不就是由这些拿着微薄报酬的教师撑起来的吗?他们就像教育战线上的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或是血。没有他们,会有更多的农村孩子失学。

考试和升学

中国是个盛行考试的国度,通过考试优胜劣汰。因为相比其他办法,考试还是比较公平的。

当时小学升初中要考,初中升高中要考,高中考大学更是要牵动全社会。八十年代想考个普通高中也是不易的,原因很简单,招生人数少。一个濉溪县初中毕业近两万人,高中招生只有一千多人。另招极少量的中专生。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上个高中要过三道关口,初三快要毕业的四月,由学校举行第一次初选,按上面安排,我们全部58人被刷掉了18,这18人没有资格参加后来的考试,拿着学校给的学历证书就可以回家了。余下的40人在五月初继续参加区里举行的中考预选考试。这一次班里还剩下28人,继



续上课到7月中旬,再参加一次全省统一的中考,最后的胜利者才能上高中或中专。因为师生的共同努力,当年我们班考上10人,其他的48人除少数继续复习外,大部分便永远地告别了校园。

踏入社会。当时感到最不公平的是: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学生待遇差别太大,同样考试,农村孩子的分数要比城镇孩子的分数高几十分才行。另外城镇孩子可以考技校,招工,当兵回来安置工作。而农村孩子除了升学几乎没有其它上升的途径。所以当时谁家有城镇户口是高人一等的。没有城镇户口就只有靠个人的拼搏。我班里有两位同学玉英和小魏在初三都已呆了七年,人苍老憔悴,面目呆滞,毫无生机,但不甘心就此罢休,仍在坚持。最后在第八年中,小魏考上省团校中专,玉英上了刚兴办的职高,毕业后被安置成为民师。总算奋斗出个结果。我在1994年师院毕业出来任教时,班里还有学生已经在初三上了九年,上六七年的大有人在。当时农村娃要想走出农村,只有考学这一条出路。但他们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啊!这种状况直到1998年以后才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消失。

忘不了的琐事

初中期间的有些事我总也忘不掉。其一是办公室门前有两棵法国梧桐树。一棵离办公室门近些,便被用来挂了一个铃铛,上课下课全靠敲铃提示。奇怪的是,没过几年,挂铃的那棵树长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但另一棵树却长得瘦小羸弱。两棵树简直像父与子。我父亲猜测是敲铃产生的音乐对树的生长有促进作用,但差距也不该这样大啊。

其二是学校停电时的点汽灯,平时学校准备几盏汽灯,一旦停电了,我父亲和值班老师便一起上阵,灌煤油,装灯罩,打气。忙活一阵后,汽灯便发出耀眼的白光,射出很远,大家一阵欢呼,便继续上课了。

其三是我的一次吃饭经历,有一次学校停电,电机抽不上来水,离村远,我不想跑去拎水,父亲去乡里开会未回。我放学后用残

余的一点水烧开准备下点面条填肚子。因为没有菜,我便从旁边的庄稼地里拔了一把菠菜下面。没有水洗,时间又紧,我使劲抖抖泥就下到锅里煮熟吃了,但没过多久,我的肚子一阵剧痛,吃下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也不饿了。天明一看,锅里的剩汤就是一碗浑浊的泥水。

唉,这饭吃得让我一辈子难忘。

父亲和我

我父亲是濉溪师范第一届毕业生,从1954年开始任教,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为人处事谨小慎微,一生与人为善。上级教育部门任命他担任学校校长之职,但校长年年要到村里为民师要工资,父亲烟酒不沾,不善交际,很为此项工作头痛,两年后坚辞此职,上级又让他担任教导主任。

父亲一生专心教书育人。从教几十年,教出了大批学生,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认真教别人家孩子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为此他对我们姐弟上学要求很严格,他看到我在原先的学校成绩不好,他从外地调到朱集学校后,就把我转去了。

我成绩差的根源在于缺管教,家中农活多没时间学习。虽然我离家只有七八里路,父亲却安排我住学校办公室里,同时替值班老师看校。每周只准回家一次,这样学习时间得到了保证。

父亲的严厉体现在对我学习的要求上,他看我外语不好,一面请老师帮我制定学习计划,当时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五点半播放课本同期朗读和听力,父亲便要求我每天准时起床听英语广播。一次我因为天太冷晚起几分钟,父亲立刻狠狠批评我,说我学习不自觉,以后不准再这样。在校期间,我除了学习,能利用饭前看看报纸,没有其他任何娱乐活动。

有一天村里放电影,父亲恰好有事回家了。我禁不住诱惑跑去看了半场电影,回来后发现办公室的玻璃被人打烂一块。心里很担忧父亲明天回来追查,果然第二天父亲追查是怎么回事?我如实交代,父亲皱着眉头



说：“你既然不想学习，还想玩，那就收拾书包回家吧！我不强迫你上学了。”然后不再理我。其他老师一起劝解父亲不要生气，让我赶紧进班上课去，才替我解了围。

我喜欢看课外书，但当时无书可读，一次同学带来一本《西安事变》，我好不容易借来阅读，上课了，正好是父亲的政治课。因为情节太紧张，同学又等着要。我大着胆子在课上偷看，很快被父亲发现，当场抓获。父亲停止讲课，开始提问我课本内容，一口气问了我近四十个问题。把全书的重点几乎问了一遍。还好，所有的问题我全部对答如流。当时有同学替我捏了一把汗。下课了，他这次居然没发火，只是让我赶紧把书看完还人。我庆幸了好久，不过以后再也不敢做此类事情。

父亲对我有了笑容是在初三最后的几次关键考试后，每次我都是在班内名列前茅。老师们也认为我考个好高中肯定没问题。大概父亲认为他的教育方式是成功的，我已经为他争光了，就体现出慈祥的一面。

果然我当年中考成绩超出普高分数线50多分，超过重点高中几分，但离中专达线尚差一些。

当时在农村能上个中专是很光荣的事，在上高中和复习考中专方面，父亲果断让我选择了上高中。他说，中专文凭太低，竞争力弱，随着形势的发展，早晚要被淘汰。人不能只看眼前。男子汉更要有志气。要努力考大学。事实证明，不到十年，父亲的话便应验了。因为我是大学学历教中学，三十多岁便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与当年父亲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我后来也成为一名教师，也做了父亲，我深深理解了父亲当年藏在严厉后面的爱。我正处在人生最关键的路口上，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懵懂少年，若没有父亲的严格要求，没有父亲人生路上的指导，没有父亲的坚定选择，根本就没有我们姐弟几个的幸福生活。父亲虽然去世快二十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却让我们受益终生。



生活琐记 (六章)

李自美

赶上好时候

春节,我家和我大爷一家、小叔一家在爷爷家吃团圆饭,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上高中的小弟一天到晚就知道瞎混,从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我大爷就批评他,“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当年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哪有你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恢复高考后,那些比我小的,不少考进了大学,比如你表叔,一个普通的知青,大学毕业后,硕博连读,现在可是一家科研单位的一把手。嗯,他可是赶上了好时候!”

听说隔壁老王花八十万给儿子买了辆轿车,我小叔说:“老王其实也没啥本事,不就是赶上了好时候买了个门面房。那几年,他除了上班就在街上摆地摊,看着都辛苦。现在好了,光房租就比别人上班挣得多,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了。谁叫人家命好,赶上了好时候!”

我哥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在家闲着。我爸责备他说:“你看你同学大强,人家上的大学没你好,专业没你好,可毕业后他从公司小职员干起,现在都是部门经理了,公司还给配备了专车。”

我哥不耐烦地说:“人家大强那是赶上了好时候。他上大学时学的那个专业是冷

门,可到他毕业时,那个专业又成为热门专业,而我和他正相反。是人家的运气好,知道不?”

我爷爷瞅瞅我大爷,再瞅瞅我小叔,最后瞅瞅我哥,粗声粗气地说:“你们都说这个赶上了好时候,那个又赶上了好时候,我倒想问问,人家匆匆忙忙追赶好时候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啥?”

爷爷的一句话,像一把锁,锁住了一屋人的声音。

特价先生

我和邻居小刘一起逛超市。

“看,特价先生!”顺着小刘手指的方向,我看到杨老师在超市特价区仔细地挑选物品。

“这老杨,教了一辈子书,光退休金就一个月五千多,还时常有稿费收入。你说他一个老头,就是天天下馆子,钱也绰绰有余,何必那么抠。怪不得人都说搜先生刮大夫,他这‘特价先生’的外号还真是名符其实。”

“就是,他到超市就喜欢在特价区转悠。一年四季,我就没见过他穿啥新衣服。在路上看到饮料瓶子啥的,捡得快着呢!去年,他儿子买房子,他只给了五万块钱,气得他儿



媳妇背后没少嘀咕他。”我随声附和道。

“那么抠干嘛？都六七十岁的人了，省下再多的钱，也不能带进棺材！”心直口快的小刘总是说话不饶人。

临近中午，我们从超市出来，打算找个地方吃饭，看到老杨正在超市门口的休息处喝矿泉水吃包子。我走过去打招呼：“杨老师，中午饭就这样解决了？啥时回家？”

老杨笑：“我下午还有点事。办完事坐超市的免费购物车回家。”

“天像要下雨，不行就打车回去吧，也就几块钱的事。”我提醒他。

“一块钱的公交车都不舍得坐，还打的？”小刘小声说。

听说市电视台来我们小区采访，大家都去看热闹。挤进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我看到主持人拿着话筒在访问老杨。

“杨老师，请您对我们的电视观众介绍一下，您十几年来间持之以恒资助贫困学子的事迹。三十多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没啥可说的。身为老师，我不想让任何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一双新棉鞋

我上初二那年冬天，母亲大病一场，家里陷入困境。

一天课间，班主任刘老师阴着脸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语文课上为啥搞小动作？其他同学都在大声读书，你却趁机不住地跺脚，影响课堂秩序。你是班干部，怎能那样？”我强忍住眼泪，瞅着已经露出脚趾头的白球鞋，委屈地说不出一句话。

“先回去上课吧，好好反省一下，希望以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班主任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缓和了语气。

如遇大赦，我扭头就走，不巧迎面碰上了语文老师。我别过脸没吱声，如芒刺在背，恨不能一步就跨出门去。偏偏在这时，班主任又叫住了我。他说：“这都快腊月了，你咋还穿着球鞋，小心冻伤脚。明天回家换双棉鞋。”

周末回到家，看到二弟穿着我去年穿过的旧棉鞋，刚刚病愈出院的母亲叹口气说：

“我这一病，花了不少钱。天越来越冷了，你还没有棉鞋，再缓几天，你爸就寄钱来了，给你买双新棉鞋。”

我仍然穿着露出脚趾头的白球鞋返校。

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赫然发现一双崭新的黑色绒布棉鞋放在我的床头。我妈过来了！想到这，我高兴地拿过棉鞋穿上，真暖和。

“这鞋还挺好看的，暖和吧。咱班主任对你可真好！”同桌小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班主任？”小丽的话让我一愣，“鞋不是我妈给我送来的？”

“是班主任，他把这鞋拿来宿舍，说是给你的。”

第二天，我穿着新棉鞋，走到刘老师跟前表示感谢。刘老师摆摆手说：“别谢我。鞋是王老师给你的。她还让我告诉你，这鞋不是特意买给你的，是她女儿穿小了不要的。不是新鞋，你别嫌弃！”

我又想起了那天语文课上咂向我的粉笔头，鼻子一酸，泪差点儿掉下来。

讨债

五年前，我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店。五年间，以钱乡长为首的乡干部在我这儿吃喝，从来不给现钱，累积起来，他们的欠款已经有二十多万。

几年了，我为了去乡政府讨钱穿破了几双皮鞋，愣是没要回一分钱。我这小本生意，哪受得了这个？照这样下去，我的饭店非关门不可。难道我在饭店墙上张贴的醒目的标语“本店概不赊账，谢谢理解配合！”这几个字，钱乡长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我堂哥是我们村里的支部书记，对我不错。他看我生意不景气，闲着闷得慌，就在秋末初冬的时候找到我，说：“你是打鼓高手，村里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准备成立腰鼓队，这队长非你莫属。而且你当了这个队长，以后肯定有机会接触领导。”

年底，市巡查组来我们乡检查工作。我们腰鼓队受命演出，欢迎市领导莅临检查。在演出过程中，队员们适时亮出“廉洁奉公，惠泽乡里”的锦旗。我带头把锦旗交到钱乡



长手里。钱乡长稍一愣怔,等听完我们村书记代表全村百姓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即刻眉开眼笑。市领导带头鼓掌。现场顿时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我拿着从乡政府领回来的二十多万元支票,向我们村支书表示感谢。支书说:“我这个点子,既帮了你也帮了钱乡长,因为政绩突出,他又要被提拔了!”

再撑几天

凌晨一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睡梦中的马矿长惊醒。是安全矿长急迫的声音:“马矿长,综采一区发生透水事故!”马矿长一个激灵从床上跃起,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谁呀,这么晚,发生什么事了?”身边的老婆睡眼惺忪,打着哈欠。

“井下出事故了!”

马矿长不再理会老婆的追问,继续和安全矿长通话:“怎么搞的,具体情况怎样,有没有伤亡?”

安全矿长说:“出事故的是综采一区中班。一死两伤。受伤的其中一个特别严重,正在医院抢救,情况不容乐观。”

“确定伤亡者的身份了吗?”

“已经确定。班长甘孜没抢救过来,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张虎伤了胳膊,没有大碍;受伤严重的名叫牛大壮。”

“牛大壮,不会是大壮吧!”一直在旁边侧耳静听的老婆开始紧张不安。她的远房亲戚牛大壮,通过她来矿上上班还不到一年。

马矿长神色严峻,大手一挥,语气不容反驳:“不管怎样,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全力以赴地抢救。”

“可是,张院长说,牛大壮可能挨不过今天。”

马矿长提高了声音:“你咋这么啰嗦!不行,人一定要救活。好了,你让张院长接电话。”

马矿长想了想,走出卧室,放低声音说:“老张,实在不行就再撑几天,就三天。先不要让家属探视,也不要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张院长放下电话,不解地望着安全矿长摇头苦笑。安全矿长说:“马矿长是为全矿职工的

利益着想啊。我们矿今年的死亡名额已满,伤员再撑几天死,就算是明年的了。”

给你拍张照

小玉是“佳丽影楼”的老板娘,人长得秀气,也爱美,从小就喜欢照相。每天的朋友圈里都是她千姿百态的照片。奇怪的是有一段时间,朋友们没再看到小玉的自拍美照。后来才得知小玉的家庭陷入危机。

老公大强的出轨让小玉痛不欲生。曾经同甘共苦的伴侣几近陌路。她只好求助公婆。

公婆说:“那女的怀孕了,整天要死要活的。要不你俩假离婚,等那边的孩子生下来,落下户口,你们再复婚。”

“你孙子都八岁了呀!两个选择:要么离婚,他净身出户。要么和那女人断绝关系,我们继续过下去。”小玉气愤不已。

离婚风波过后,大强明显变老实了。除了忙影楼的事,再也不出去瞎混。不光承包了全部家务,还对老婆孩子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小玉就是过不了那道坎。

小玉妈劝女儿,“谁还不犯点错误,改了就好。佳佳都那么大了,离婚受伤最大的是孩子!”

为了孩子,日子还得活下去。小玉渐渐走出阴影,又开始和老公夫唱妇随。小玉的朋友圈里又时常出现她老公给她拍的千姿百态的玉照。

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忙好影楼的事已近凌晨。夫妻俩吃完夜宵仍没有睡意。大强提议到玉河大桥兜风赏夜景。小玉欣然同意。月色下的玉河波光潋滟,景色秀美。小玉拍了好多照片,还和老公自拍并兴奋地发到朋友圈。

大强说天太晚了,再拍最后一张,明天再来。

小玉站到桥头,摆好姿势。一阵风吹乱了小玉的头发,大强上前替老婆整理头发。突然,大强狠狠地推了小玉一把,眼睁睁看着老婆掉下桥去。

直到水面恢复平静,大强才拨打了110。



梁述闵散文

梁述闵

老舅

涡河入淮河口，是一大片汪洋，远眺渺渺。八十年代初，当地一些头脑活络的农民就承包了水面，搞起了水产养殖，老舅就是其中的一位。

老舅身材粗短，孔武有力，但是面庞还算英俊。三十大几还未娶上媳妇，只缘家庭太穷。

老家是地无二亩，靠天吃饭。这里又是淮河天然的蓄洪区，洪涝灾害三年两头见。

但是，当地人却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里又是鱼米之乡。只要不发大水，年年五谷丰登，宝地呀。

文革时期，老舅在老家没了出路，就到淮北的一家煤矿去干了苦力。那年月能挣到钱不容易。

两年后，回到老家娶了媳妇，老舅母，年轻时候长得那叫一个俊，十里八乡没有不夸的。

老舅是个老实人，跟他一块的工友娶了媳妇之后，都在矿上做起了小生意小买卖，补贴家用。一来二去，也算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的小商人，以后个个都发了。而老舅怕老舅母人俊做生意好惹麻烦，一直藏在家中人未识。

老舅母生儿育女之后，老舅便辞掉了矿上的活计，又回到了乡下，做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别管咋说，老舅还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回到乡下就干了件大事，就是俺开头所述的承包这一大片水面搞水产养殖。没出五年，发了。家中盖起了二层小洋楼，在一大片茅草土屋面前，煞是扎眼。



我上大学时,暑期回老家,老舅还专门请我吃了顿海鲜宴,真美。螃蟹随便吃,鱼是现捞现做,鲜美可口。现在想起还令人垂涎水。

可惜,老舅现已仙逝二十有年。只是,老舅的去世,太富有传奇色彩。

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天高气爽,波澜不惊。老舅承包的湖面鱼儿直窜,他看在眼里,喜在眉梢,雇了十几条船,就等着张网以待,丰收在望。

谁料,中午便传来噩耗,老舅和他的侄子我的大表哥一起溺水身亡,万没想到,生在水边的这爷俩竟然被鹰啄了眼。死于非命。

原来,老舅为了多拉几网,中午没有回家吃饭,船上的网太多,铅坠太重,船侧覆。俩人当时又穿着防水的雨裤,已进水,重如铅,纵然水性千般好,也挡不住水网覆身。顷刻,两条热血正旺的生命沉入水中。

我再也没有可亲的老舅,再也吃不上那湖中的鱼了。

清明回乡,母亲要我在老舅的坟头多添几锹土,多烧点纸钱,说老舅是最疼我的人了。一直想着我回来吃鱼。

老舅母还在,一直没有改嫁,一双儿女被她拉扯成人,如今都已成家,又有了自己的儿女,只是老舅母早已逝去当年的铅华,头发花白,面庞憔悴,据说,这些年,别人倒是没少给她介绍对象,但是,她都没有心动。一直撑着带着俩儿女,

二舅

二舅身材高大,嗓门如洪钟,讲话聒人。虽已年近花甲,但是面庞白皙,根本不像乡下人。就是眼睛天生得不好,俗称“鸡宿眼”。白天看不清,一到晚上更是啥也看不见。

原本是被外公扔掉的,又被心善的外婆给捡了回来。

一个残疾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不仅自己硬硬地活着,还养活了老舅,我老姨。竟然还娶上了个豆腐西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眼不好,在乡下就是个废人。

读书看不见,连自个儿的名字都写不好。农活不会,出力更不行。

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偷着学会了说大鼓书。不到一年他学会了十几部书的段子,能半个月不重样。外公说祖上也是诗书传家的,极力反对二舅说大鼓书,但架不住二舅的韧劲。

二舅是极聪明的人。记忆力特强。白字不识一个。几百万字却都能记在脑子里,确实不简单。

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听大鼓书就是最奢侈的娱乐消费了。我二舅说书的技艺一时间名声鹊起,而且说得满县城乡下没有不知道的。因此,许多的粉丝们,跟从他到河东听到河西,从这个庄听到那个村。这里面就有我的二舅妈,家庭殷实开着豆腐坊的还算漂亮的村姑。瞎子没花一分钱就把媳妇娶回家,这在当时乡下也算个不大不小的佳话。

二舅说书不惜力,整夜整夜地说,不到天亮不散场。回家总从口袋里抓起一大把一大利的毛锞子(零钱)往桌子上一扔,用沙哑的声音大笑。靠着这个手艺,外公家度过了困难时期。

文革期间,不让说大鼓了。说是封资修,牛鬼蛇神,帝王将相什么的。二舅一家顿时断了生计。四个儿女、爹娘老子七八张嘴等着吃饭。

二舅就是聪明。华丽的一转身,学医。靠老外公的一本没有皮的祖传医书,靠着听别人读药书记方子,打出了祖传秘方:专治红斑狼疮。药到病除。

又没花上几年功夫夫人送旌旗,华佗回春,扁鹊在世。

我母亲说,你二舅的本事不在医上,而在嘴上。三分的医七分的嘴。别管咋说,他老人家就是瞎眼看病的好郎中,十里八乡的名医圣手。

一大家族就在他的挣钱之下,又度过了那个贫穷的年代。

前两年听说二舅的眼睛到上海给瞧好了,出钱的是他的老闺女,刚暴发的小老板。上到小四就辍学的表妹承包高速公路发了家,腰缠千万。



清明回乡扫墓祭祖，又去拜访老舅爷。正在出神地看电视，见到我来，告诉了我几年前就唠叨的大学白上的硬道理。

话锋一转，又透露了他的新愿景。

你说，这眼要是看不好的话，我还能到你们城里去算命挣钱呢，听说这一行可来钱了，现在不白瞎了吗？！

我无言。

老 姨

老姨在我母亲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是我母亲唯一的妹妹。我们兄弟姊妹也就管称她老姨。

老姨年青时候，是村里有名的大美人。一米七的身材高挑端庄，细嫩的皮肤面若芙蓉。那时候生活困难，长得这么高的男人都不多见，更别说女人。曾引得十里八乡的半拉撅子每天都到地里帮她干活。夏收麦子秋收稻，汗摔八瓣不嫌累。反正一年四季，都有活雷锋。

母亲那时已到了一座小城市干商业，商品匮乏的时代可是最令人羡慕的行业，所谓的“杀猪刀、方向盘、听诊器、营业员”。她心疼妹妹，就一心想把老姨给带出来，找个好婆家，吃上商品粮，或许还能从此端上铁饭碗，彻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于是，就以带我兄妹忙不过来要她帮忙的由头，将老姨接到了小城。

老姨的形象果然相当的吸引眼球。商业局的一位副局长看上了老姨。这位局座年逾而立，老婆病逝，撇下一双儿女。他胖胖的肚

子，手不离烟。老姨和他见了一面就再也不愿见他。老姨没有文化，他老是拽文。老姨也不愿刚刚嫁过去就给人当后妈。没多久，老姨又回到了乡下。后来嫁了一个本本分分的退伍军人。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老姨有了自己的家庭，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个个身材高挑，随她。

这次回乡又见到了老姨。当了奶奶的老姨，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韵，高挑的身材明显佝偻，面颊黑黄带赤，风霜切割的痕迹，一脸的沧桑。

小孙子名叫正富，爸妈都在北京打工，听说他妈跟别的男人跑了，只能跟着奶奶爷爷单过。

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稻草铺顶，砖泥斜撑。偌大的院子只显得冷清。孩子没有话，怯怯地一天也没见他说上一句。

老姨夫去年患了中风，拿东西手抖，走路偏斜，生活全靠老姨照料。

晚饭时，老姨端上了几条刚从河里抓来的鱼，要我多吃。自己却拿个馍蘸了酱出去了。

母亲开始有点埋怨，说要是当年别回来，在城里早就该发了。说不定还当了局长太太呢。

老姨也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

我明白，在乡下三个儿子就是三座大山，要娶媳妇要盖房。

明月悬顶，周遭寂静。房后的几声鸭叫，似乎证明了别人家的富足。远近错落的崭新的小楼，又把老姨的老家显衬得更加简陋。



老家(外一章)

郭兴华

我的老家在海孜矿那儿,确切地说是海孜矿在我老家那儿。

我清楚地记得,老家前边有一条从西北河南方向弯弯曲曲流过来的自然河,又从这儿向东南蜿蜒而去。人老几辈子都叫它浍河。老家是一个顺河势而建的单片子庄,从西头到东头也就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每家都有堂屋、厢房、院墙、大门一律朝南向阳而开。从大门到河沿头有二三十米远。河沿头的河坡上杂生着洋槐花树和葛花树,到了春季三四月份,乳白色的洋槐花和紫罗兰色的葛花竞相开放,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甜丝丝的淡香。大闺女小媳妇都忙着采摘洋槐花和葛花,为自家的餐桌添上一道美食。

春明景和,艳阳高照的日子站在浍河边,放眼河面,只见波光粼粼,像无数个平面镜,闪闪发光,耀得人眼睛都不敢睁大。这时,河面上会有船队从东南方向飘过来。赶上顺风的日子,每条船都拉起了帆,船头下面激起了层层浪花,啪啪地击打着船板。要是碰到不顺风的日子,河边便出现了拉纤的青年男女,他们赤着脚,挽着裤腿,弯着背,伸着脖子,努力向前。这使我想起了列兵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们运来了下湾(即浍河下游)的大米,又从古城镇临涣运走了丁家窑烧制的盆盆罐罐。

冬去春来,在老家前面的浍河里,一年四季都有渔船在活跃着。最有趣的是:渔民们先在水中布好网,然后人在船舱中敲起了铁盆、锅盖等物,凡是能击打发声的东西都拿出来狠狠敲打。再把渔船在河水中胡乱移动,船舱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整个河筒子叮当咚咚响个不停。鱼儿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大难临头,盲目地乱冲乱撞,就撞到渔网里去了。待到渔民们收网时白花花的鱼儿还在拼命挣扎呢。

黄昏来临了,老家的浍河岸边停泊了好多船,有渔船,也有跑运输的商船。船上飘出来袅袅炊烟,继而亮起了灯火,这时不知是谁高亢地亮起了一嗓子:“哎呀嗨咪——”接着就有人应和:“哟呀吆咪——”

那时的老家,家家都有一个小菜园,萝卜青菜,大葱辣椒等物根本不用上街去买。除了菜园之外,家家房后都有果树,到了春天,虽然不能说是百花齐放,那也是众花竞开,先是粉红的桃花笑绽于枝头;不久,白生生的李花和白里透红的杏花便争着亮相了。苏轼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我觉得他写的就好像是我的老家!

后来,老家那儿开了煤矿。修了公路又修铁路。开矿不久,老家的房屋就开始倾斜开裂,于是乡亲们都搬到了八里远之外的新



家。人们为了种地，天不明就匆匆忙忙往老家奔，天不黑又心急火燎地往新家赶。原本一天能干完的活，弄的三天都干不完，最苦的还是年岁大的人，因为年轻人会骑摩托车、电动车，老年人只能步行回老家干活。他们说，干活都没有跑路累。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在老家那方圆不足三里的空间中竟赫然矗立着五座大轮窑厂！这五座轮窑厂，机器整日轰鸣，吞噬着子子孙孙赖以生存的土地，滚滚浓烟像癌细胞扩散一样，污染着老家的空气。

我不喜欢新家的拥挤，我怀念老家的宽松；我厌恶新家的污浊，我怀念老家的清爽；我不喜欢新家硬邦邦的水泥地，我怀念老家那雨后连鞋都不沾泥的沙土地！

我在他乡漂泊的日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老家，偶与朋友小聚，酒酣耳热之际，挂在嘴边的话题总是老家；但是，现在我和老家只能在梦中相亲相近了。老家之伤，太深。老家之痛，太甚。老家呀老家！

诗韵词情

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百花园中，诗和词堪称两朵奇葩。外国虽然也有诗但没有词，就其诗而言，远不能和中国的律诗绝句相提并论。诗词是中国的特产，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历来的文人雅士，文豪大儒，无不在其著述中让诗和词频频亮相。其作品也因此而绽放异彩。罗贯中在其《三国演义》一书中开篇就开了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西游记》中模山范水描妖画怪的诗词那是展卷即见。《红楼梦》的诗词比比皆是。尤其是书中的海棠诗、菊花诗以及慕雅女而学诗的香菱那种痴迷娇态，不知令多少男女发痴、迷醉。

诗，婉如大家闺秀，含蓄沉稳，矜持内敛，那韵味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甚至让人品不透，品不够。请看：“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罗裙襦。妾家高楼连院

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初读此诗，似有一位可敬可爱可钦可亲的多情美丽的妇女站在我们面前。她是一位有夫之妇，她重情重义，恪守妇道，忠于爱情，不会受外来因素的干扰，而以委婉的言词，坚决的态度，断然回绝一男子的追求。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该诗作者为张籍，题为《节妇吟》。张籍字文昌，苏州人，贞元十五年进士，官拜太常寺太祝迁秘书郎。后经韩愈推荐，官至国子监博士等，当时很多名士都乐于同他交往。

李师道为平卢淄节度使，又兼校检司空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宰相，是当时藩镇之一，张籍为韩门大弟子，主张统一如其师，坚决反对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李师道欲笼络之而为己所用，张籍就用这首诗以婉拒，可是很多人却淡忘了这首诗的背景和用意而误以为是伤感的爱情诗。

再看另一首诗，她更有意思更耐人寻味：“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作以新婚少妇之口诉说新婚之事：“昨晚洞房点了一整夜红蜡烛，等天亮后我要给公婆请安，梳洗之后轻声问丈夫，我的眉毛画的咋样啊？”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该诗原题为《近试上张水部》，作者朱庆余。张水部即张籍，时官水部员外郎，当时的声望很高，很多学子都把自己的诗作呈给他看，以企推荐。朱庆余的意思是：我昨晚忙了一个晚上写了这首诗，您看怎么样啊？张籍也回了一首很俏皮的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镜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意为不要不自信，写的很好啊。从此，朱庆余名声大震。我们不能不惊叹，诗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表现手法太高明了，诗的韵味亦太浓厚了。

在中国文坛上，词犹如小家碧玉，她小巧玲珑，天真活泼，率直可爱。似崔莺莺身边的小红娘。你看“春日游，杏花落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这是韦庄的一首《思帝乡》，一位年轻女孩，春游时碰到自己钟情的男孩，毫不掩饰，快人快语，大胆直白地表

露自己的心迹以及对爱情的坚贞。

白居易的词《忆江南》表情达意更直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州。何日更重游？”每一首诗区区二十七字，每一字句都表达对江南风光的喜爱之情。毫无“千呼万唤”或“犹抱琵琶”之态，更无“欲说还休”的扭捏之态。

千百年来，诗和词浸润着人们的心田，滋养着人们的灵魂，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提高着人们的学养。不管是耄耋老者还是银发老妪，谁不会吟几句唐诗？“云淡风轻近午

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不管倜傥男士还是窈窕淑女，都能口吐珠玑：“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那些呀呀学语的黄发垂髫，也能随口而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哪怕是建筑工地农民工或打扫马路的清洁工，他们张口吟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诗的韵味，中国词的情致，让人痴迷，更让人心醉。

稿 约

《相城》文艺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本着弘扬主旋律和兼顾多元化的原则，以服务于淮北精深文化建设为宗旨，特向社会各界人士约稿：

一、主要栏目设置

- 1、小说现场
- 2、散文作坊
- 3、诗歌长廊
- 4、相城论坛
- 5、品味淮北
- 6、书画金地
- 7、映像世界
- 8、相城范式
- 9、协会丁台
- 10、南黎茶座

二、投稿要求

- 1、文本具有文艺气息，格调阳光向上；
- 2、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 3、所有文稿，一律采用电子 word 文档；
- 4、投稿请注明：体裁、作者、题目、字数（诗歌注明行数）。稿末附 200 字左右简介（包括真实姓名、笔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等）及通联方式；
- 5、本刊对所有来稿有删改权力，如有不同意，请注明；
- 6、电子投稿邮箱：ahhbx2015@163.com
- 7、纸质投稿：安徽省淮北市花园路 7 号《相城》编辑部。邮编：235000。



张勤咏的诗

张勤咏

行 程

星月湮没的道路
遥远而又寂静
穿越地球的年轮
伸向黑暗的深部
巨大夜色中隐藏的秘密
足够我们享用
荣誉和无奈都来自向前的姿势

我们脚踏实地
从煤炭出发然后回到煤炭
所有的方向被一盏矿灯收藏
我们的行程没有归期
一如我们体内坚忍的血
在纵横交错的骨骼中
进行不停的马拉松运动
我们习惯在夜色中消失
除了太阳,谁在燃烧中前进

此刻?矿灯点燃的血液之光
正照亮内心,照彻痉挛的道路
搅起欲望的风暴

我们逆风而行
暗夜里的精灵
再次闪动引诱的光圈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血在黑暗中上升

从煤炭到达煤炭
我们注定了要把自己抵押
当生命的灯盏指向黎明
辉煌的行程早已下定闯入灾难的决心
许多时候比生命更加热烈的煤炭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沉默的兄弟在黑暗中放逐灵魂
让哗众取宠的煤炭,黯然失色

煤炭只会在黑暗中生根
走下去?我们垂直地走下去
就像我们血液的流动
不计行程

一种经历

接过父亲那把铁锹
你便和一群骨头最硬的兄弟



接受黑暗的锻打
铁锹,这致命的遗传
青春以及窥视父亲的爱情
曾使你忧伤
父亲的情歌里,有一颗难以化解的泪珠
至今还在锹把上下沉
让你吃力的目光结满黑色的年轮
而和煤炭亲近的锹头越来越亮
扔下铁锹在煤缝里撒尿
你才看清燃烧从锹头开始
于是,你让笔直的锹把和煤体
构成极佳的角度
直到分不清哪儿是铁锹哪儿是煤
哪儿是你,你也能看清
成群结队和钢铁从炉膛中走出
钢铁中走出父亲的那把铁锹
你安静地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交给火
然后
成为一把钢火最硬铁锹

分 辨

太阳滴下的泪滴
被黑夜溅起
隔开了光明的距离
寻找光明就必须
有一些人站在夜色之中
当岁月走进一条巷道
煤炭就是夜的颜色
煤炭就是你的颜色
煤就是光明的颜色
而分辨煤炭的颜色
不仅仅只靠眼睛

一 种类比

太阳和煤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形态
因为都在发光
就有人把煤比作太阳
然而太阳永远不会是煤
煤也不能成为太阳只有造就现实的光
在中间来回穿梭

谁会相信太阳
一去不回
谁会和煤站得更近
人们都是在太阳和煤之间
被一束光洞穿

上 下

远方以远是远方
下面以下还是下面
走向远方就不再有远方
深入下面就无所谓下面
上上下下构成了矿山的运动
穿过一串串负数的标高
煤在下面
我在上面

在煤上面

在煤面上昼与夜并肩
在煤上面冷与暖同归
最初的鸟儿在煤上面栖息
最早的白云在煤上面亲吻
最硬的城市在煤上面呼吸
最软的心肠在煤上面跳舞
最后的温床在煤上面交战
是谁把灵魂的故乡建在煤的上面

在煤上面,在比煤更忠诚的地方
那些和煤相依为命的生命
穿过生命的悲悯
一步步靠近生活的井口
温顺地被世风打磨成一张白纸
煤呀,纸能包住你黑色的躯体
包住感情的倾覆
铜臭的纸,如何才能包住运动的火
火的运动,在煤上面
成全着不败的本性

在煤上面,在比煤更高尚的地方
发烧的欲望弄起倩影翩翩起舞
那纯情的黑色,少女的秀发



在大腹便便的怀中黯然开放

煤呀,你钟情的寒冷?是否被
一阵暖风一阵香风刮走
是谁无家可归
错过一条冷静的河流
流过怀揣时光的黑色森林

在煤上面,在比煤更复杂的地方
地球正在变暖?人心正在变冷
过剩的温暖纺织着温室效应,
假象的假相还在为华贵痴迷

煤呀,你第一千次地燃烧
第一千零一次地发问
还有哪个星球,大规模进行煤的沉积
跨亿年的普降
黑色之雨

即将报废的矿井

五月的夜晚
我路过一座即将报废的矿井
车窗外慢慢后移的灯光
像年老的皱纹
守护着干瘪的井口
昔日从井口鲜活喷突的煤炭
已经死去
就像守护这座矿井
一些人相继逝去
煤死的时候没有遗言
并不说明它的无奈
谁能阻止春天的衰亡
然而现在
矿井的方向偏离了矿车的轨道
刻意的世风慢慢将它浮起
守护矿山的人随遇而安
与煤为伍的日子给了他们足够的忍耐
不管怎样
失去煤就失去了矿井的主心骨
能否比我更早地看清前方雨中的道路
不安的雨水

不安的初夏之夜
一座即将报废的矿井
在离煤不远的地方
彻夜难眠

和你重逢

在柔情泛滥的南方
和你意外地相逢
让我流浪的语言深入北方的记忆
潮湿的海,夜风飘过你十年前的心情
水做的女子,我的朋友
我们曾经很近

你恬静柔弱的双手顺其自然
把眩人的南方市井和下岗的北方那座矿山
从容提起
就像母亲提起年迈的瓷器

这座阐释特区属性的城市
容纳你
就像家乡矿山年关灯盏
我的老朋友
此刻我们汇合的双脚
正在走过一个国家的关键时刻
海水依然比泪还咸
沙滩依然比心还软
岁月冲洗的底片上是否隐现着昔日的黄花

走过无霜期覆盖的南方
不用寻找的花季在你脚下延伸
手持花朵的城市
铁打的城市
流水一样的花朵中
你知道花开的质量

今夜的风中彩云追月
把我的向往溶进你乡思的旅程
在不同的月光下
安然入眠

张振中的诗

张振中

樱桃园

雨声和音乐
灌入耳朵
羞涩的樱桃心跳加速
不远处 一些小鸟和
几个玩童
打着相同的主意
小憩 相思落地
手的叹息仅能捡起
一点凄美的爱情

爱葬在一场雪里

这场雪截断了行程
打开柔软的窗帘
眼睛钉在双层玻璃上
彩旗站在积雪上
移动门开着
进矿路以及再远点
没有一个脚痕
目及处
一丘蒙蒙雪冢

折磨的爱

床上的梦
一次又一次
被饥渴和祈愿砸醒
醒来的手
本能地按着,躺在
床上的手机
“开锁:——”残忍地
封堵了爱的信息
苦涩的泪
浸透了辗转揉皱的枕巾

爱 走错季节的秋雨
不该搅乱温馨的春夜
不该摧残三月的桃蕾
爱 俎上无奈的鱼
被一刀一刀地剖开
撒上盐等待入锅 或
悬于冬日的墙上
被凛冽的寒风一天天风干
爱是寂夜里哭泣而又滴血的心



红尘迷乱

情人 骨子里
不愿进入角色
试图寻觅 高山流水

却总是曲高和寡
不知伯牙子期何许
索性就成个蓝颜吧
物欲横流不甘 矫情
不经意间成为东施
这是怎么了 红尘

底线

酒精和夜色
灌醉的一对男女
悄悄地拉开了
放纵和宣泄的帷幕

她怎么也不会知道
自己感觉上 体贴
温情的丈夫
拥着一个
别有风情的女人
在另一个地方

他做梦也不能想到
自己感觉上 善良
温柔的妻子
偎着一个
寸丝不挂的男人
另一个地方
不确定的约定
夜很黑 空旷的房间很黑
醒着的心却很亮
就像一盏灯 总是不愿熄灭
有些事 很难说清
这个熬到子夜的黑房间
心一刻也不能平静
像海潮此起彼伏
这个时候本该进入酣声
想念远方的
偏偏为一句不经意的话
不确定的约定 牵挂

说不清道不明 为什么
只是感觉心隐隐地痛
在另一个漆黑的房间
疼痛着

呓语醒在雪晨

堂妹的婚事逼近
一家人围在一起
还有老家来的亲戚
耳朵听不见
激烈的争吵 担心 焦虑
三弟有点醉坐在门旁
让他上班就是迟迟不走
爸爸对妈妈说
你知是谁吗
是同学的孩子
妈妈说这孩子可怜
爸早就没了
爸爸妈妈还说着什么
我去了一楼最东头叔叔家
叔叔斜躺在被子上
婶子在当门洗衣服
他们也认为这孩子不错
也就不说什么了
叔叔疲惫的语言告诉我
就这样吧 就是对方的
母亲嫌小女远了点
我赶回
重新在听
爸妈还有弟弟妹妹
说不完的话
手机响了
开灯 起床 到隔壁书房
拿纸笔的时候
我猛地醒了
(堂妹早已出嫁)
是女儿的事该考虑了

此刻 远距千里之外
心里酸酸的
女儿 爸爸对不起你
拉开柔软的落地帘子 窗外
飘着晨雪



片片洁白就算我
对你的思念吧
女儿 爸爸只能这样了

阳光与鲜花总晚我一步

鞋子蹬上山顶
梦开始醒了
人都有过梦
彩色的或黑白的
彩色的梦通常醒来早些
黑白的却很漫长
永远不会醒的也有

说什么呢 谁会相信
春天的桃蕊拒绝雨濯
阳光的大路淋湿鞋子
谁会相信
滚烫的七月雪花纷飞
月色的小径没有呓语

我执著地行走 在
绵绵的阴雨里
阳光与鲜花总晚我一步

走 路

太阳还在睡着
三月的风 扯我
在湿润而又窄小的乡路
梅花桩伴我三十年了
我渐渐悟出道理

走过乡村、城市、矿山还有许多地方

一种叫意志的东西
总是在疲惫不堪时提醒我
我想做的事很多 比如
爱情、事业、友谊 也试着做了
结果许多事都像纷飞芦花

天天都去
一个不太大的地方
东边一片塌陷的村庄
西边一片芦苇
芦苇的背后是一条污染的小河
南边一片荒冢
荒冢的背后是一条野路
北方的小桥通着我的往返
我不敢在阴雨绵绵的时候来这里
(尽管我的胆子很大)
我害怕这里的磷火
害怕瑟瑟声中乌鸦的哀鸣

梅花桩没有练到上乘
经常把路走得歪歪斜斜
有一次还掉进了污水
迷失方向的酥手
艰难地把我拖上了岸
她挽我温馨地走了一程

路边许多眼睛都说我们不该在一起
走神的瞬间 远方
太阳已蹲在井塔上了
我不能像太阳一样自由走动
还要沿着荒凉的乡径
一次次走向生活
回到比梅花桩还难走的路上



在异乡（组诗）

刘 军

在故乡，我的名字被念起

一别二十年
故乡老了
老得已经忘记了我的模样
我的身体里
也已经走漏了思念的风声

在异乡，我总是喜欢
在高一点的地方眺望
往事苍茫

那些我熟悉的名字和称呼
一个一个被大地掩埋
故乡的山头挤满了
亲切的目光

在一个亲人的葬礼上
我的名字被念起
像一滴雨水落进悲伤的湖面
故乡又陌生了一点
离我又走远了一步

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
我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怀揣着思念的火焰
每当乡音念出我的名字
我就开始燃烧
日子落满了忧伤的灰烬

送父亲上火车

这一次，我走在前面
父亲跟在后面
我一路走
一路交代着一些车上的事情
就像许多年前他交代给我的一样

岁月悄无声息地
把我变成了一个父亲
把父亲变成了
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

这一条路
他来回奔波了几十年
窗外的站台



早已成为他耳熟能详的朋友
只是有一张面孔
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
像一个慢镜头慢慢变老
苍老成一个父亲本来的样子

过了火车开动的时间后
我打通了父亲的电话
他说已经坐下了
这趟车比以前快多了
几个小时就到家了
你也回家吧

乡 音

当我的方言遇上了你的俚语
我们是两种语言惯性
孕育的权贵

在一列由南向北的火车上
我时常与乡音
厮混在一起
那一个个温暖的陌生人
让我在一节车厢里
反复而又短暂地
拥抱故乡的消息

在出站口
当我们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
脚印被陌生的脚印覆盖
生活被未知的日子牵引
乡音,像一把忠实的锁
为我保守着
最后一个守口如瓶的秘密

麦子熟了

吮吸最后一口大地的乳汁
麦子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六月,金黄色的梦想
点亮了希望的田野
沉甸甸的穗子低下了头

集体向大地做一次庄严的敬礼
一望无际的丰收
在皖北大地的平原上
铺展成一幅壮丽的油画

一个熟悉的身影
或低头,或弯腰
拾掇着大地上遗漏的星星
午收,一个匆忙的词汇
在母亲定格的背影里
拧出岁月的汗水

收割机喘着粗气
轰鸣声是一针麻醉剂
这个庞大的接生婆
灵活地切断麦子与大地的肚脐
麦茬,麦子的胎盘
永远地把根留在了大地
仰望着麦子
从农作物向粮食起飞

外 婆

外婆,这个春天多么明媚
风筝在天上飞
青草染绿了大地的梦想
你为什么还不发芽

外婆,我知道
你就在大地上呼吸着
我把一朵朵叫不出名的小花
当作是你的微笑
红色的喜悦
蓝色的忧伤,以及
粉色的记忆
一朵朵打开了
我想起你的每一个瞬间

外婆,每一次看到小草
我便想起了你
它和你一样



了解大地的心跳
如今你们成了
永不分离的邻居

外婆,从此以后
我不要再迷路了
每一次微风吹过
我总能听见
故乡山头上林间的声音
沿着童年时你唤我的呼喊
我总能找到家的方向

宝贝,回家!

——给被拐卖的儿童

宝贝,那天一只黑暗的手
把你引入了歧途
从此你杳无音信

空气像一道密不透风的墙
封锁了你的消息
每一阵风都像是你的呼喊

每一滴雨都像是你的泪滴
在日子的两头
陌生和惊恐笼罩着你
焦急和等待破碎了爸爸妈妈的心

时间是一根不断增长的线
爸爸妈妈在这头
你在那头
中间是遥不可测的归期

在看不见的视线里
宝贝,你终究会慢慢长大
思念像一部忧伤的宗教
在遥遥无期的等待里
爸爸妈妈已浓缩成岁月的侏儒

宝贝,爸爸妈妈在等你回家
残忍的日子助纣为虐
爸爸妈妈已被时间风干成一尊憔悴的标本
你的每一个蛛丝马迹的消息
都会使他们在绝望的深渊里
起死回生



大运河风云（组诗）

宋传文

大运河风云

当初长城只是用来抵御异族的侵袭
那些崇拜狼图腾的民族
常常以恶狼捕食的凶悍方式防不胜防
大运河用来运输
沟通南北
为战争与奢靡的生活提供便利

风云变幻
一城一河
都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
只是
你可知道在乱石之下
枯草之间到底埋葬多少
无名的百姓

是他们承载了历史
支撑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长城、古道、驿马
运河、驿站、杨柳
这些消失或废弃的古迹

曾经怎样的风光
在历史的长河里
他们所形成的风云
不过是浪花一瞬

唐代沉船

风已远去
雨已停止
奔腾的激流也停止了呼啸
只有你躺在
黄土、黑土与泥沙的混合体里
独自诉说千年前的繁华
那些繁花早已写入历史
刻入一代一代人的记忆

大运河！大运河！
汤汤一水河
苦难多于甜蜜
痛苦多于美好
你曾经是条繁忙的船
不知何种变故
深埋地下顾影自怜



爱也爱过
哭也哭过
悲欢离合你都经历过

古代的风已远去
现代的雨又已渗入尘埃不曾侵袭
风雨汇聚之时,你又重见天日
你沧桑的容颜里
雕刻着中国古代的航运史

柳江口,柳江

曾经有一条清沏的江
与一条浑浊的河流相爱
融为一体
很多人忘记了她的名字

名字有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踏实做事
人走了工程犹在

柳江消失了
杨广也早已化为尘土
大运河留下来了
呼啸,奔腾了数百年
好多人已记不清

柳江的水能记住
柳江的土能记住
她的子女——柳江口
依然留在当地人的记忆里
柳江啊!是条大江
注入东海
海口就在码头遗址上
有贝壳依然鲜亮

风雨抹去了大海、大江与大运河
可是磨灭不了人民的口碑
只要有人还活着
还会思维和讲话
是非成成就只能任后人评说
柳江,大运河如是

杨广也如是
开凿大运河他是怎么想的

大运河截面

一刀横切
一条老街被古人改变
无形的时间竟被泥沙储积起来
一个个朝代被层层堆积
每一寸黄土都渗出鲜血

呼号与歌声
战争与和平
痛苦与笙歌
王侯与平民
都被历史摺在了这里混为一体
谁也分不清孰是孰非
朝代的倾覆与更迭
世事风云变幻
是与非,没有统一的标准
从隋唐到宋元
从明清到现代
不管史书上是否记载
这条河流,这片土地
却是忠诚的记录者
它们用独特的方式把风雨储存
把金戈铁马的呐喊揣入胸膛,温热
我端起浑浊的运河水
如饮一杯纯粮老酒慢慢品尝

站在运河底
仰望苍穹
到底谁才是历史最后的英雄

站在运河虹桥下

我是一条龙
多年前就沉入水底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
古老的人工河流
千帆云集,万舸争流
堤上驿马匆匆



一片繁忙

千年一梦,我忽然醒来
站在虹桥下观望
古老的纤夫号子
悠远的歌女清唱
依然在耳畔回响
只是,不见了古人的身影
无人知道他们的去向
从古到今
生活是一条奔腾的河
无法记住每一朵浪花的美丽
无法预知每一个人的命运

虹桥早已不复存在
桥梁和木板插在河底
修桥、走路的人以及贩夫走卒
已躲进了历史
空余一座深坑,寂寞无语
似窥探者的眼睛

几堆石头
敲一敲仍然铿锵铮鸣
只是,
不见了昔日的繁华梦景

大运河古道

一条河,两道堤
北堤防黄水
南堤成了御道

已经是隋唐时候的事情了

或许,在此之前
这里就已经是古道
——睢阳古道
谁知道呢?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不知早已被篡改了多少次
对于一条道路
改名更为随意

也许,
百姓知道真正的渊源
却没有发言权
他们表态的载体除了碑刻
只有口口相传
这是一条不朽的路
永远活在民间

大运河消失了
古道日益拓宽
杨柳腐朽了
沙中还深埋着货船
虽不是沧海桑田
变化却显而易见

只有,唐槐依然茂盛开花
一年又一年
它与古道恩爱相牵
千年的情缘
俗人无法阻拦



写给妻子^(组诗)

蔡武汉

写给妻子

关于你
搜遍字典也查不到足以形容的词汇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我怀里
哪怕听到的是不屑的讥嘲

太阳很灿烂
它能带给我温暖
也只能温暖我的身
却温暖不了我的心

春天很美丽
让我看着醉眼的风景
也只能给我一段季节的回忆
却给不了我一生一世的幸福

关于你
我怀里的全部
说出来
太阳和春天也许都会黯然失色

写给逝去的母亲

一堆黄土
几丛绿树
这就是你离开我后的归宿

每年的今日
我都会用思念叠成一千个纸鹤
放飞在空中

没有翅膀的纸鹤
无处可飞
而思念却随风飘远

远向老家
那一堆黄土
那几丛绿树

写给送行的父亲

幸福的日子总是飞快
思念的话语未说完就要离开
汽车的轰响
断肠裂肝

村头的同龄树

杨花挂满了枝桠
同龄树下
晃动着一头斑驳的白发

当抬起脚尖也看不见远去的身影
那扬起的手却久久不愿放下
天黑的时候
还有一颗失落的心和几点参差的泪
在风中凌乱

写给鱼缸里的鱼

一袭漂亮的剪尾
一个华丽的转身
一圈唯美的波纹

你是鱼
禁锢于方寸之地的鱼
自寻乐趣
已是此时生活的全部

玻璃外的世界
那么大那么精彩
而命运的篱墙
只能让你用无数个随意的转身
来诠释无奈

你是鱼
一只美丽鱼缸里的鱼

写给秋天里的蝉

躁动着薄如沙的翅膀
在这瑰丽的季节
承泽雨露 感恩阳光
用那激情四溢的生命之火
奏弹着华美的乐章
忘我
张狂

站在树下的我
恍惚着 悲悯这
如此灿烂的生命
却只是刹那的花火
当那阵秋风吹来的时候
美丽就将化作虚无

真的一阵秋风吹来
悸动着树下的我
沉思着 纠结着
蝉如此
在纵横绵亘的宇宙中
人呢



淮北名片·榴园村

马世界



品味
淮北



摄影 岳建文

四眼井

1951年，那年冬天特别冷，是那种干冷！而冬天，山里的风更野，西北风带着哨音刮得嗖嗖的。风吹在人身，嗖嗖地直往人衣服里钻。吹到人脸，像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上生疼生疼。

从前榴园的中心村叫宋庄。一直以来宋庄没有井，吃水要到两三里以外的赵庄去打水。过去，山里又没有路，人们深一脚、浅一脚，遇到刮风下雨和下雪，打点水就太困难了。特别是妇女儿童要是去打一次水，往返

要两个小时。水成了宋庄人的宝贝。宋庄什么时候能有一口自己的井，成了宋庄人的一个梦。

刚过了年，宋庄人开始把打井提上了议程。打井！宋庄人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犹豫了！”禹大才对李端品、宋维珍说。行！于是，这几个最早的打井召集人商量着打井的具体事项。首先他们请了当时的风水先生，先测量好水井的位置。然后召集老百姓开会。一听说要打井了，村里的老少爷们高兴得奔走相告，一时间，那真是群情激奋，人声鼎沸。打井！打井！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有物出物!最原始的工具,锤子、钎子、铁锹、镐头、木头、大筐、绳索,男女老少一起上。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啊!没有技术、没有经验、缺乏工具,可不缺的是宋庄人的精神、宋庄人的干劲。一个冬春、一个苦夏,又一个冬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用锤子、凿子、钎子,一点点挖、一点点凿,用黑炸药爆破,一厘米、一分米、一米一米的掘进。村干部不分昼夜吃住在井旁,在现场,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像愚公移山,像大禹治水,村里人相信两位带头人。他们姓禹,禹和水有缘,井一定能打成。把所有的力量汇集起来,把所有的智慧汇集起来,宋庄人终于打出了这口深30多米直径1.8米的自己的井……

现在,四眼井已成了榴园村的文物。四眼井已被保护起来,井的上方建起一个美观秀丽的凉亭。凉亭旁的小广场一角立着一块碑。碑上刻写着当时打井人的名字。我数了一下有21人。碑上还精确计算着井的面积:井地面积五分八厘毫三丝,中长十四步,南北宽各九步一尺和十步一尺。

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当年打井人的科学精神和态度。这口井60年了,历经风雨沧桑,可风采依然。

可为什么叫四眼井呢?按理说,井嘛,就一个眼呀?是不是当初带领打井的那个人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人们叫他四眼,为了纪念他而起的井名。我在心里杜撰着并为这个想象而得意。可我的想象是错的。通过村民的介绍,原来,村里就这一口宝贵的井,而取水的群众又多,每到取水高峰,人们就拥挤不堪,为了取水安全,人们就在井的上方安装了用大石挖成四个井眼,这样就可以同时从四个井眼里吊水,故名四眼井。

现在四眼井已经不用了,因为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宋庄桥

去榴园,进庄的第一个景点就是一座桥。

那座桥,叫宋庄大桥,是进庄的必经之

路。宋庄大桥没有赵州桥的秀丽,也没有卢沟桥的壮观,更不具备现代桥梁的时尚。但宋庄大桥周周正正,庄重敦实,路面洁净。桥的两侧分别刻有“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和平万岁!”字样。大桥不大,我用脚丈量了一下,桥长15米左右,宽5米左右。若跟现在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大桥相比,这座桥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太不着调了!充其量也就是个小桥流水罢了。但这一个“大”字足可见宋庄人对大桥的看重!是的,这座桥在宋庄人的心中重千钧、重万钧啊……

在没有桥之前,宋庄人真是吃尽了苦头。宋庄又叫东山套,四周都是山,像被套在山里一样。原来的庄前是一条深五六米的水沟,而且沟上是一个大的陡坡,行人也好,牛马也好,都是举步维艰。特别上夏季山洪暴发的时候,庄外的人根本就进不了庄。还常常险情频发。为了解决行路难,也为了群众的生活方便,宋庄人又开始了修桥的梦……说干就干!7个月,宋庄人圆了自己的梦。大桥于1962年7月20日建成。宋庄人说:建桥是自力更生,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用的是山上的石料,最大的一块石料有好几吨重,全村男女老少,手拉肩推,能出工的都出了。

在桥上,我遇见一老太太,我向她问起建桥的事。她自豪地说,当年修桥时,她才十八九岁,参与了建桥。“大横山河十八弯,宋庄干劲宜占先。去年凿井吃甜水,今岁修桥种庄田。马牛长脱坎坷苦,男女永无跋涉难。同庆生产多方便,共喜农闲任游玩。”这首诗刻于宋庄大桥,记述着当年修桥的历史和功绩。看着这些文字,我感到心潮澎湃。

米粮坝

那处坝叫米粮坝。一个寄托着美好心愿的名字。站在宋庄大桥的东面看米粮坝,坝内一弘碧波,清澈见底,水波荡漾,水天相连。远处,一群不知名的水鸟惬意地栖息在那里悠哉悠哉……坝外,恰似湿地公园,亭台楼阁,草木葱茏。米粮坝,好一道美丽的风景。



米粮坝位于榴园村村口东泄洪沟主沟道内,可控制面积 1.2 平方公里,按照 20 年一遇洪水设计,100 年一遇洪水校核,库容量达 3 万立方米,坝高 4 米。总工程量中,土方工程 8000 立方米,石方 350 立方米,总投资 35 万元。建成后,米粮坝有效地拦蓄沟道内洪水,对于 10 万亩石榴的保护和灌溉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和生态效益。

米粮坝,现今又成为榴园的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在米粮坝的出入处,我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牌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山河贯东西,
洪流澎湃水库去。
大坝通南北,
人马逍遥田园美。
背后长青山,
喜三峰环抱,
苍翠巍峨千秋去。
门前荡绿木,
看桥坝畅通,
壮丽雄伟万古存。

榴园人

进入榴园村,我就被小村独特的小气候和自然条件下特殊性的建筑所吸引。村里的民居建筑大为两三层小楼房,青石、白墙、红瓦结构。民居或依岩、或傍塘、或临涧,井然有序地散落在山脚下,房前屋后遍植石榴。整个小山村被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树环绕。据说,这是在过去建筑的基础上改建,做到了不扰民、不大拆大建,因人而宜、因居而宜,村民都很满意。在一幅大大的宣传画上,我看到榴园人充满幸福的笑脸。那上面有八个字:美好乡村,幸福榴园。

村委会大楼前建有宽阔的广场,连接家家户户有整洁的道路。环村小道旁,置有太阳能路灯,使山村的夜景更美丽。在村里,我还竟然看到别具一格的民俗馆,还有淮北市著名书画家周力、张此潜的工作室。在焕然一新的小学校的东墙上,有淮北师范大学教授纪健生撰写的《石榴赋》:淮北山水之清嘉,莫过于烈山一区。烈山水土肥美,宜植水果,而塔山之石榴为之冠。乃为赋曰:后皇嘉树,受命而迁。出自西域,曾依张骞。落地生根,随遇而安。长枝濯润,膏叶澄鲜。明花照眼,硕果引涎。百品之秀,众果之冠。人欣花叶,世赏甘甜……一曲《石榴赋》,让榴园天下闻名。

在村委会北边的宣传栏里,我饶有兴趣地读着“榴园好人榜”,看着榴园人的变化,心情喜悦、兴奋、激动……那些人,是榴园道德模范,榴园好人。这里有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老教师刘正德,有山沟里的老黄牛孙宣涛,有带头致富的模范禹德峰、宋理想、李祥贵,助人为乐的好邻居张后峰,山村里的活雷锋张明仲,技术能手、种石榴大户张裕勤、宋兴良、宋继承……等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这里有位义务献血 8 年不辍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大好人周凤珍,她 8 年坚持无偿献血达 36800 毫升,献血量相当于 7 个正常人体所含的全部血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让人钦佩,这在过去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人的观念的变化让人无法想象。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朴与现代的完美统一,看到了安宁、安静、安祥、和谐。这里的山美、水美、人美、人们的生活更美。

这一趟榴园采访,真是不虚此行。

从《寻幽》看现代刻字创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 辉



相城论坛





现代刻字艺术是以中国传统书法与刻字为基础,借鉴和吸收了构成、雕塑、色彩等诸多艺术审美因素,在光与影的映衬下,展现给观赏者的极具文化内涵与视觉冲击力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寻幽》是第九届全国刻字艺术展获奖提名作品。这件作品在投稿的近万件作品中并不显得张扬。终评时以其书写性强、刀法娴熟、格调统一、而进入获奖入围,最终以较小的分差获得提名奖。作为评委之一,我非常喜爱这件作品。

作品《寻幽》集中体现了现代刻字艺术的风格及特点。“寻幽”寻求幽胜。唐代李商隐《闲游》有诗云:“寻幽殊未极,得句总堪夸”。作者以“寻幽”一词为题材,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诠释。

“寻幽”以其现代刻字艺术所特有的创作手法,充分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品以构成形式取胜,在构图上合理地运用了中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构成元素,以篆字为载体,夸张其笔画的方圆、曲直,强化了点、画的粗细,突显出整幅作品点、线、面聚散疏密的构成法则,加之紧缩作品的文字外围空间,以近满构图的形式,强化了画面文字的张力。作品中“幽”字“绞丝旁”处理成四个大小不等、错落有致的圆,与“寻”字“口”的“圆”所构成的“点”遥相呼应。“寻”字“丩”、“寸”,和“幽”字的“山”都以直方为主的线条形式,呈现给观者。寓以作品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曲直相间,既具变化,有和谐统一的美学思想。作品中“寻”与“幽”字上、下的叠压,左、右之顾盼,相互倚偎关系的处理,“幽”字“山”和“寻”字“丩”部与背景的过渡与融合,还有作品四周的留白,无不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作者在创作中技法的运用极为丰富,充分利用和挖掘了木与刀的特性,大胆地采用了凿、剔、铲、搯、撕的手法,时而大刀阔斧,时而精雕细刻。你若留意,细心观赏其作品,还会发现留在作品表面上,那隐约可见的或斜或正,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线条产生的肌理所营造出的气氛,似乎在提醒人们对

“幽”的向往。

色彩的处理上,作者以深绿为主基调,利用色彩明度的差异使其产生色彩上的对比。这些明度的对比、变化,使作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突显,增加和强化了画面的层次感,仿佛从中感受到了那“幽”之远,“幽”之深,“幽”之雅的意境。

现代刻字艺术是刀与木的碰撞,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是主题与情感的碰撞,此作者孙健是一所职业学校的美术教师,在书法教学的同时,还涉猎国画、铜雕、艺术设计、音乐器材制作等,爱好极为广泛。书画同源,艺术的相通性让孙健得以在书法、雕塑、美术、设计等众多门类中汲取营养,也为此件作品的创作增添了飞翔的翅膀。

当然,“寻幽”中所展示的极富表现力的纹理色彩,构成等元素,还远不能体现出幽雅,幽远,幽深境界。作品有着很多可提升的空间,还有众多创作元素可探寻。

值得一提的是,《寻幽》这件作品的原稿较之参展作品上下、左右均大了几公分,其下部分保持了红松树皮的原貌、原始、朴茂、厚重。作者在投稿前反复斟酌、大胆切割、舍弃了古拙部分、增强了时尚性,使作品赋予了时代感。读者可以在比较中寻找不同的理解。

《寻幽》的成功,可以启示我们在创作中要注意的以下几个问题:

一、现代刻字必须建立在传统的书法基础之上,刻字家首选必须是书法家。

二、现代刻字是作者对传统书法作品抽象思维的二次创作,要敢于跳出书法,站在书法之上看刻字。对书法作品进行大胆的二次创造。

三、现代刻字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审美观,特别是要掌握一定的构成学、色彩学,防止艳俗,套僵。

四、现代刻字要在刻字上下功夫,掌握必要的刀法,做到文字内容、色彩与刀法协调统一。以上者认识,不妥之处请,请予指正。



境由心造



古调自爱



公 正



放眼量



冷然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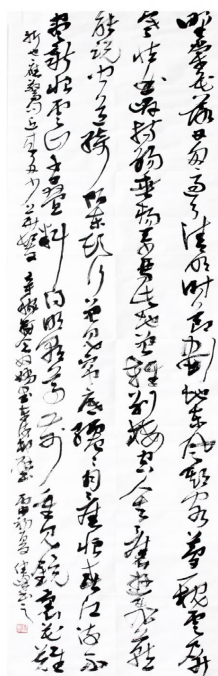


淮北范式

王健峰 别署退庐,1963 年出生,安徽淮北人。

现为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淮北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委员会主任。

书法、篆刻作品曾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展、篆刻展、新人展等,并有作品在全国及省、市展赛中获奖。



草书 辛弃疾词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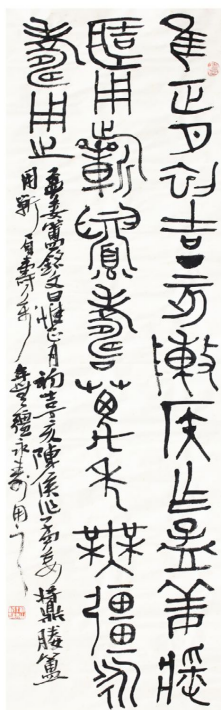


心即是法



至乐

篆书 林西周金文



讲述淮北故事

——淮北市戏剧家协会创作活动展示



石榴花儿红

淮北市戏剧家协会积极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先后在《中国艺术报》、《中国戏剧》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论文数十篇,出版个人专著5部,创作的戏剧作品10余次在国家级赛事中获奖,多次在省级赛事中获奖,其中:大型现代戏曲《离魂河畔的女人》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大型戏曲《状元戍边》《夕阳清照》《矿山情》《石榴花儿红》等先后荣获安徽省艺术节优秀剧目奖、中国豫剧节剧目奖、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戏剧奖;电影《血战小朱庄》在全国放映。

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

在我市积极开展“两学一做”活动期间,按照市委宣传部部署,在市文化旅游体育委

员会的大力支持下,戏剧家协会在市文化馆会议室主持召开“两学一做”专题创作座谈会,围绕优秀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徐度乐同志的先进事迹布置创作任务,增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大家深入生活,积极采风,10余天创作曲艺作品10个,艺术形式包括淮北大鼓、淮北琴书、淮北渔鼓、表演唱、对口快板等。

为文化惠民添砖加瓦

1992年,为市聋哑学校创作的小品《学哑语》荣获省第五届戏剧小品大赛“创作奖”;为市煤气公司创作的京东大鼓《圣火颂》参加1995年安徽电视台国庆文艺晚会;1996年,为市计生委创作的京东大鼓《计划生育好》获省计划生育“焦陂杯”文艺大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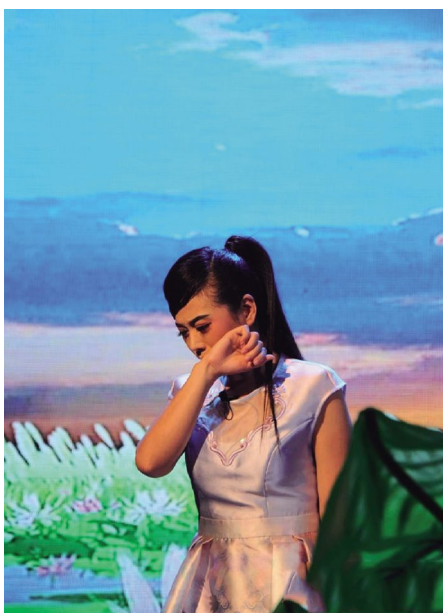
西泚河畔的女人(一)



西泚河畔的女人(三)

等奖;为市工商局创作的小品《跟踪追击》,获省第三届企业文化节一等奖;1997年,为市工商局创作的小品《凌晨出击》获全省工商系统文艺调演一等奖;为市妇联创作的小品《追星族》获全省首届家庭文明文艺调演一等奖;1998年,为市电信局创作的小品《无言的门》获淮北市邻地市戏剧小品邀请赛演出一等奖、十佳编剧奖和淮北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发表在《安徽新戏》99年第1期;1999年,小品《无言的门》又荣获“金狮奖”第三届全国小品大赛三等奖及99曹禺戏剧文学奖小品小戏奖(专业组)三等奖;为市检察院创作的歌舞诗《等待明天》、小品《不眠之夜》荣获全省检察系统文艺调演一等奖;2005年,为市计生委创作的大戏《拧筋征婚》由淮北市豫剧团演出,被省计生委推荐参加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同年,为市检察院创作的小品《召唤》荣获全省检察系统文艺调演二等奖;2006年,为市人民银行创作的小品《麻烦的婚礼》获省反假币文艺汇演二等奖。

除完成繁重的创作任务外,连续19年担任我市离退休职工春节联欢会撰稿,参与组织策划了全国农村田间管理春耕、备耕现场文艺晚会、中国大运河第五届文化节文艺晚会、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省第二届特奥运动会开幕式、“精致



西泚河畔的女人(二)

淮北梦 劳动创造美”主题展示活动等100余台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戏剧艺术,戏剧家协会先后组织、策划了淮北市一、二、三、四届小戏小品大赛和2014年淮北市原创小戏小品大赛;组织演员参加安徽省第一、二、三届红梅奖大赛;组织少儿选手参加安徽省历届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组织作品和演员参加安徽省第二、三、四、五、六届曲艺节和安徽省连续六届小戏小品大赛;2005年,成功地组织了安徽省第二届小品大赛在淮北举办。

在辛苦的创作和繁忙的工作之余,戏剧家协会主要领导还扶植帮助业余剧团和戏迷团体,先后为梨园情艺术团创作了大型现代戏《淮北好人》和小戏曲《党小组长》、《秋夕》等,经常指导我市各戏迷团体的排练和演出活动。

扎根生活,创作精品,积极打造精深文化

多年来,戏剧家协会一直以创作精品为目标,积极打造我市精深文化。在戏剧家协会的众多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都是以歌颂精致淮北、弘扬社会主旋律为主题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淮北好人或先进典型



为原型的创作,如:以中国好人、淮北最美新娘刘咏为原型创作的大型现代戏曲《石榴花儿红》(安徽省第十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三届中国豫剧节剧目奖、安徽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戏剧奖),以淮北市“先进个人”、省“十大杰出青年”、团中央“全国农村创业致富优秀青年经纪人”谢丹亭为原型创作的大型现代戏曲《谢丹亭》(安徽省第八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编剧二等奖),以省劳模周卫平为原型创作的小品《无言的门》(“金狮奖”第三届全国小品大赛三等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小品小戏奖(专业组)三等奖)等。其次,是以淮北的革命历史和厚重文化为背景的创作,如:以新四军四师西征为背景创作的电影《血战小朱庄》(由淮北市委宣传部和淮北市相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完成,将于近期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以春秋时期华元退楚军

为背景创作的小戏曲《华元闯营》,以口子酒的传说为背景创作的小品《口子酒醉相王》,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创作的小话剧《总攻前夜》,反映淮北厚重历史文化的大型音舞诗画“相风汉韵”等。还有以我市文明创建和现代化建设为背景的创作,如:大型现代戏曲《离魂河畔的女人》(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大型现代戏曲《矿山情》(安徽省第九届艺术节剧目奖、编剧二等奖),小品《窗户》(安徽省第十届戏剧小品大赛“十佳创作奖”),小戏《村口故事》(“海湾杯”抗非典题材全国戏曲剧作征集“三等奖”),《年关》(中国深圳第二届电视小品大赛编剧金奖),小品《又是满街花香时》(安徽省第二届小戏小品大赛优秀剧目奖、编剧一等奖),小戏《寇家湾的笑声》(安徽省第六届小戏小品大赛优秀剧目奖、优秀编剧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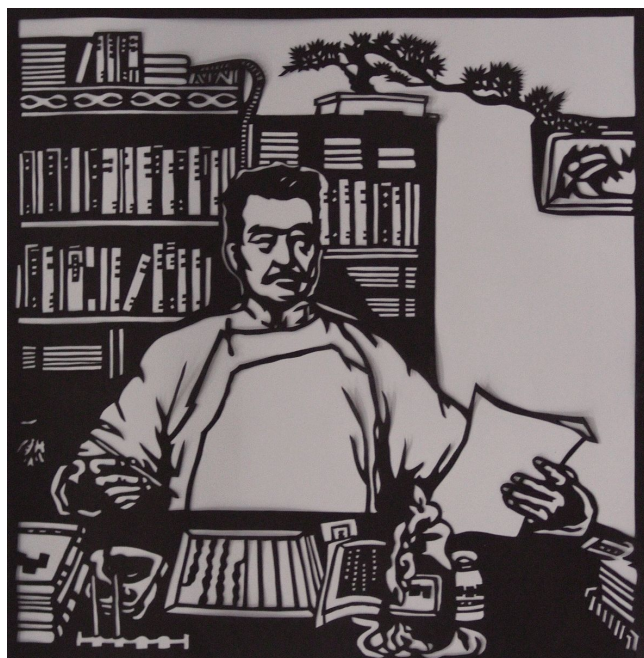
协会丁台



剧作家深入采煤一线采风

陈国斌剪纸作品选登

陈国斌



俯首甘为孺子牛



李清照诗意



香远益清



荷塘春意



富贵吉祥



传统节日的内涵与文化精神

——以中秋节庆文化为例

张秉政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它关联着我们的民族情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胎记。为了满足民生的节庆活动,休闲娱乐等精神和生活的需求,在几年前国家已把它列为法定假日。中秋节这样传统的节日如何过,在社会急剧变革的现代社会,如何过节,如何突出传统节日文化意韵,亦摆在我们国人面前。

当今在西方节庆文化大举入侵,商业文化浪潮的剧烈冲击下,民族传统节日越来越出现边缘化的趋向,传统的节日内涵越来越淡,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理解,挖掘越来越少。以至于一些青年人认为过节就是吃喝点,把节庆当成“美食节”,我们民族文化的生日一节庆正在丢失。

一. 关于“节”庆文化的符号意义

节日是怎么回事?先看说文解字,“节”这个词从哪里来?它传达出来什么意蕴?“节庆”它是如何组成的?这里都很有道道。“节”的原义,原来是指竹子长叶分叉的哪个地方。竹节的“节”当是本义,节日的节已是引申意。人生须臾,转眼就是百年。先人深感时光的流逝,伟大的先哲孔子曾慨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先人为了摆脱混沌空濛,用一种清醒的时间感来把握对此认知的

序列理念。就想到用植物竹子来比喻过日子。平常的日子如竹筒,有人打比方说,‘竹筒滑溜溜的,一晃就过去了。而节即竹节部分,不愿让所有日子都“滑”掉,我们要抓住一些特殊的日子,精心过,好好过,不一样过。(见翁敏华:《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过传统节日》)总之,让它火红起来,这就是节庆。“节正是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渐变分成象竹节一样的间距。”(见乌丙安著《中国民俗学》)好再传统节庆中,有七个节日“月日同数”,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读起来非常有韵律感,同时也有视觉美感。再如中秋节,它又不一样了,表现为“月内取中”:正月十五,上元节,即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下元节,十月十五。一方面便于记忆和掌握,另外也体现了我国先民追求和谐对称的审美观念。一年365天,分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中季季有节日。先人派定的这些节日,很有讲究,很有科学道理,同时和西方节庆大不一样。西方的节庆如感恩节,圣诞节,万圣节或是情人节,往往是与历史和人事相关,而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往往是人和天在一起商量定下来的,也就是它关乎自然,关乎人事,关乎生命。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这是一首二十四节气的儿歌,每每看到这四句歌词,耳边似乎还有清脆的童声。这是岁时节日,它是按季节气候排定,二十四节气,比如清明,冬至。二是以月之朔望为节,东汉科学家张衡曾在《灵宪》一书中写道:“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意思是指月亮受日光的反射而发光的,太阳从不同角度照射到月球上,当月球背向太阳看不见时,就是农历初一,称为“朔”,当月球被太阳照射转向地球时,就是农历十五,称为望。中秋节正当秋分,太阳几乎是直射到月亮朝向地球的一面,所以月亮看起来显得又圆又亮,所以满月的元宵和中秋节,也特别招致国人喜爱和重视。中秋月升起时,月亮在东,太阳在西,遥遥相望,故称为“望”,三五明月满,美满吉祥。三是月和日奇数重叠排列。如正月正(大年),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九月九(重阳)这些为大节,另外还有一些小节,如二月二(龙抬头),六月六(晒衣节)等,这些节可过可不过。所以称为“不拘小节”。所以节日之节字,确实传达出了节日日期之为时光之“关节”和“调节”时序的深切意蕴。节气不饶人,老百姓好说这句话。节气倒个过,更不得了。“气节”引申意义,关乎到我们国人对民族的情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把我国钓鱼岛国有化,妄图霸占我国领土主权,豺狼之心,昭然若揭。在国家领土问题上寸土不让,已激起了海内外华人天人共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日本侵略我国烧杀劫夺,企图把我们亡国灭种,今日残暴凶狠嘴脸又露,我们华夏儿女更应当重名节,讲骨气,敢抛头颅,洒热血,敢于担当。

关于节物,我们的传统节日还非常强调“节物”,比如:梅花是新年的节物,桃花是清明的节物,石榴花是端午的节物,桂花属于中秋的节物,菊花属于重阳的节物。古代诗人节日诗篇,无不对节物作描写歌颂之。另一种节物则体现在餐桌上,新年的饺子(北方),年糕(南方),元宵的汤圆,清明节的青

团,端午的粽子,七夕节的巧果,中秋节的月饼,九月九的重阳糕,凡此等等,也说明了我国民俗文化就是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我们也被称为饮食男女。中秋夜,除了品尝月饼以外,还有一种节物叫“芋艿”,主要在我国东南沿海流传。传说明朝期间,倭寇侵犯东南沿海,戚继光带兵抗击,在中秋节时,被倭寇偷袭,围在山上,戚继光带领士兵靠挖野芋艿,煮食,抗击倭寇,最后突围成功。后来为了纪念遇难的士兵,戚继光给它取名叫“遇难”。从此以后,东南沿海的人民在欢度中秋时都要吃糖芋艿,意思是在全家团聚时不要忘掉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而遇难这个名字也就慢慢衍化成现在的“芋艿”了。

二、中秋节庆活动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并将农历每季中的每个月的十五日,分别称为“孟”,“仲”,“季”,八月十五日正当秋季正中,故称中秋,也称仲秋。俗以中秋月为团圆的象征,并有亲人团聚之俗,所以又把中秋节叫做“团圆节”。

《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秋夕祭月是和春天祭日相对的。夕月就是祭月亮,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以后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汉代赏月习俗已形成,汉武帝建造“俯月台”用以赏月。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宋朝中秋节赏月,玩月的习俗炽盛。上自天子,下至文人墨客,黎民百姓,对月酌酒,咏月赋诗。人们对北宋苏东坡著名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几近能诵,爱不释手。

相传月亮中有宫殿,有奔月的嫦娥,有伐桂的吴刚,有金蟾和捣药的玉兔。嫦娥奔月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汉代《淮南子·览冥州》记载,后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之药,被其妻嫦娥偷吞,成仙奔月。“月到中秋分外明”,“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中秋节之夜拜月,赏月,玩月,也叫祭月,供月,礼



月等。中秋赏月已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秋节吃月饼,取其团圆之意。月饼是中秋节祭拜月亮时最主要的物品,祭月后,月饼由全家分食。由于月饼象征团圆,人们把月饼称为“团圆饼”。苏东坡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馅”。宋代的月饼已有荷叶,金花等花色名目。元朝末年,“鞑子”横行,中土人家住一个鞑子,人们就在月饼中藏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相约在中秋节起义反抗鞑子。后来纸条被红绿丝代替。明清以来,月饼用料,风味,花色品种丰富多彩。形成不同的风格,如京式月饼,苏式月饼等。淮北城乡许多家庭大多做月饼,蒸糖包,亲友往来赠送月饼,活鸡或烧鸡,果品等。中秋之夜将月饼,熟食如鸡,果品摆在案上,焚香放炮,拜过月后,全家欢聚,共饮团圆酒赏月。

三、节庆文化精神

1、关乎自然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们先人充分发挥他们在生活中,劳动中的智慧,把节日调节均衡有序。农忙时节就少一点,农闲节就多一点,好秋收冬藏。中秋过后,重阳节,冬至,小年,大年,排得满满的。这种行事体现到关乎对自然的亲近。顺时而动。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在诠释人应当顺应自然,但又不被动依赖。适应自然,又能有所作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人地的关系曾经经历人靠天(人为自然奴役),人胜天(自然界的主宰,改造自然),人顺天(人与自然界是朋友,人是自然界物种之一,依赖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的三个阶段。科学家认为,现在人与自然界是失衡的,其原因是人往往把自己看成为宇宙主宰,万物的灵长,而现在最不把自己当成动物的一员。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竟干蠢事,要征服自然,向大自然开战,造成水土流失,山洪频发,海面下沉,冰山消融,环境污染,生物灭绝之患。过去岁月中我们一度喊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愚蠢的口号,在所谓“人定胜天”的口号下,干尽了荒唐事。(例子:小麦亩

产十一万多斤曾登上过人民日报头版)人作为高级动物,也天然受地理自然环境气候所影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诗经记载并用优美诗的语言歌颂之)。再以鼻子为例:非洲黑人鼻子特宽大,靠赤道炎热是为了把热量及时交换出去,甚至包括东南亚地区居民。欧洲人鼻子一是长,一是前端带钩。是因为北欧纬度高,气候冷,要把冷空气预热一下,否则进入肺部不舒服,带点钩可以阻挡过量冷空气进入。四川人矮,东北人高,皆因为与地理纬度影响有关系。所以人必然按照自然节律生活,劳动,生育。传统的节日设置考虑到日月星辰,四季转换。就此,民俗学者翁敏华先生就此作了很好的排序:一月一,元旦,一年中第一个冉冉升起旭日;三月三,上巳节,蛇开始活跃了,让我们亲近春水;四月初五,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们去祭祀祖先,去远足踏青,享受春天;五月初五,毒虫百脚需要我们好好对付,我们就插艾条,喝雄黄酒;七月七是为星星设立的节日,中秋节是为月亮设立的节日;九月九是重阳,是为老人设立的节日,我们登山去,享受秋天的斑斓和绚丽,享受人生接近高迈之年的老成与良知。这些节日关乎山的,水的,春的,夏的,太阳的,月亮的,星星的,也有农事的(如元宵节闹元宵实为“闹春耕”),都太与自然密切。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个天指的是上天,大自然。华夏民族太重视天,重视天象,重视天意!我们在北京首都,很多人要去一下天坛公园,地坛公园,有人还要去一下月坛公园。顾名思义,天坛是皇帝用来祭天的,称天朝,自称天子,天的儿子;地坛是皇帝用来祭地的,祭土地神,祈求地母显灵,五谷丰登;;月坛是皇帝用来祭拜月神的,现在仍有月坛公园。在北京西城南礼土路旁。原名夕月坛,是北京五名坛之一,建于明嘉靖(1530年)。明清皇帝祭月神,造土台,方四丈,高四尺,坛面以白色琉璃铺砌,白色象征月亮皎洁。四周至各色花草,及松柏,喻:“花好月圆人长寿”之意。历史上曾遭日寇劫掠。北京市政府现在已把月坛公园修葺一新,扩造,月广场,醉月林,静月轩,畅月坪,疏月庭,这些建筑名字都特别雅致,体现月文化的精华。北京还有先农坛,社稷坛,这些都关乎自然,



关乎我们先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对大自然的敬畏,我们惊讶时也往往会叫“我的天哪!”

我们的传统节日体现出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水乳交融的关系,中秋月夜,月光皎洁,丹桂飘香,金风送爽,人们品尝上天赐予我们的各色水果,和自己制作的团圆饼,吟唱着对自然,对上天对月神的歌,不烧火,不吃肉,让心灵走向恬静。我们应当感谢上苍,感谢自然的馈赠。

2、关于人事

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社会不和谐,我们才大力提倡和谐。所谓“和谐”,可以这样理解,‘和’,人人有饭吃,‘谐’,人人有言论自由。当下,城市化发展迅猛,社会发展急剧转型,经济快速发展。全球第二经济体,经济专家预测,人均接近3000美元时,社会就会出现不安定的局面,再加上政治改革滞后,腐败严重,社会分配不均,财富不均,诚信缺失,社会公信力下降,道德滑坡。国外敌对势力总是企图遏制快速发展的中国,更加剧了动荡和不安定。整个社会皆有病,人际关系冷漠无情处处可见,一些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家庭,社会的细胞。“家”,一个最甜蜜温馨的字眼。然而一些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却近在咫尺人隔远。这种可怕的冷漠助推了社会不良风气,阻隔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国民的冷漠疏离加剧了社会转型期的混乱不安和痛苦。有专家说,传统节日,历来就是国人和谐人事的有效时间节点,国人相互沟通的有效平台,我很赞成。

在孔夫子时代,人们过年过节时,就是“乡人傩,一国皆若狂”,举国狂欢,真正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社会的急剧转型冲击了当今社会结构,人际交往的脉脉含情关系。传统节日到来,那些礼仪的,虽是象征性的,但却很微细而不乏温情的节日活动,会给原来匆忙而又功利的平淡而又无趣的生活增加温馨和亮色。(试想一下,当一轮明月镶嵌在夜空中,清辉撒满庭园,丹桂飘香,玉露生津。你和你的家人围坐在一起,端上月饼,水果,打开桂花酒瓶,在其乐融融中,你还会有烦恼吗?当你和你的家人相互祝福,

相互拥抱,(不仅仅是和子女,也要和父母相拥;夫妻更要拥抱,你才会真正享受到“体贴”的含义。(必须是身体肢体的接触,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明月高挂天穹,给人往往以丰富的想象,这时也许你会诗心荡漾,青天把酒,想到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感物伤怀,思念故土,眷恋亲友。“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我们对月举杯,缅怀先人,思念故土,亲人,面对花好月圆,我们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感悟了生活的韵味和自然的情致。静则能思,思则能安。这时,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意题又会钻出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投身在这一家而不是别家?你为什么娶这个人或者嫁这个人而不是别人?你为什么和这些人一起同上一所学校?你为什么给他分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你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这个城市这个社区?今天你为什么走进这个欢乐的聚会?凡此等等,人生旅途有许多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机遇,国人把它归结为缘: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同窗缘,等等。我们要广结善缘,我们住在这个社区内,邻居就是家人,不要只是眷念远方的亲戚,和每天见面邻居却很生疏,乘坐一个电梯,多年叫不出邻居名字,相互不打招呼,低头看手机,以掩饰尴尬。应该以住宅的远近来付出关怀,而非以过去的老标准——亲情的亲疏来看。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们要落地生根,要认同这块土地,认同我的公寓。这些居住在一起的人就是我的亲人,广交善缘就是先要随缘。佛教里为啥叫如来佛,如如来也,如如而去,这就叫真如(宇宙的真实本质)。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万人一食”,在中秋,试想,谁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无边。

记得2008年春节,十万人挤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想起来都感到后怕,南北几千里,站在火车里二三个通宵,也要在除夕赶到家,围着火炉一家吃一顿饺子,吃一顿团圆饭,放上一串鞭炮,这究竟为什么?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总不理解,春节为什么要几千万人大迁徙,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节日民俗文化的一次大释放,一次忠孝伦理骨肉团



圆的倾情表达。一次民族情,家庭情感聚合汤汁丰富的盛宴,一次中庸和谐的中国人心理的精神升华!一年四季,虽周而复始,但月月有节。以上打过比方过日子竹筒一段滑过去了,该竹节一下了,互相带着节物,带着圆圆的月饼,赏着圆圆的月亮,聊一聊,聚一聚,长辈与晚辈之间,夫妻妯娌之间,也许平时有多少争吵恼气,磕磕绊绊的事,由于走动了,亦是情感的最好表达,买一束花,说几句好话软话,马上雨后天晴,释然了。节日的老者是最开心的,尽情含饴享受子孙成群之乐,子孙恭恭敬敬为长辈敬酒,夹菜也增加了孝悌之情。所以传统节日恰恰是调节情感和谐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节点。

3、关乎生命

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太快,物质过剩,消费过度,享受主义,末世情怀等等,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疾患,抑郁,暴躁,不快乐,幸福指数低。大家还记得那个过去了时代的荒谬。我们经历过消闲都不准谈的年代。休闲不是福,不是财富,而是罪恶,是奢侈品。咱们煤城淮北,曾一度为了创煤炭高产甚至喊出:‘活着干,死了算,地球转一圈,我转一圈半’。当时报刊宣传的口号也是:‘轻伤下火线’。职工生病,单位有时不准报病假,不让休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命关天。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把人看作最宝贵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恰恰最关怀人,关怀人的解放。百姓感情的干枯,疏离,生活的单调乏味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

“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论及生命,谈到这个“闲”字,说文解字云,‘闲’本意是栅栏,是指养马养牛的圈。闲,“栏也,从门,中有木。”后引申为安闲,静闲。什么是“闲”,大学问家钱钟书说得好:“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假如你心里很快活,不是因为洗澡水很温暖,不是因为这朵花很漂亮,而是你心无挂碍,轻松的灵魂使你专注欣赏美的感觉”。传统节日给你提供的就是要这种“闲”。静闲,安闲,流露真性情的“闲”。大诗人李白来安徽写得最好的一首诗之一《独坐静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静亭山。”这个闲已达

到物我两忘,人与自然交融之境,就如中秋之月透过门隙照在大地上,如此闲静悠远。中国文人雅士善于休闲。如陶渊明,苏东坡,李白,王维,李笠翁,林语堂都是“快乐天才”。他们寄情山水,善于养性。世事沧桑,文明在进步,我们的淮北大老爷们在节假日往往还是狂吃烂饮,仿佛胃不是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喝,喝死装睡着”,我在矿山讲学,一个矿区干部在劝酒时我亲耳听到的,太豪爽了。在市井我们还听到有人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吃到肚子才是真的!”这句话,凡此等等,中国人经历太多的兵荒马乱,太多饥灾之年,饿怕了,有饥饿恐惧感。现在还是多半一见面“你吃了么?”一些人过节还是满足于口腹之欲。在现代社会过节我们要对“闲”真正理解其涵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矣。”“一个人举物把一个手抬起来,另一个手必须放下来,这样才能取得平衡。”“车子需要保养,器官老化需要修复”。这些道理大家都懂,但往往熟视无睹。一些人在单位是工作狂。不停加班加点,节假日不休息,以过去的标准视为榜样。人生无常,生命有限。超负荷运转,生命不支,有的便倒下了。现代医学找到了节点,所有亚健康慢性病的根源就是慢性伤害的累积。这句话很令我震撼,不知大家以为然否。作为过来人,一度不把自己身体当做自己的,不断生命透支。长期伏案,腰椎肩盘突出。现在感悟到了,那明月,清风,古人,今人,都是宇宙间匆忙的过客,要关爱别人,关爱子女,关爱父母,关爱兄妹,关爱学生,关爱朋友,同时也要关爱自己,关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生动存在过的身体。“爱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经常批评和责备自己,不要用不当的食物,烈酒和坏情绪虐待我们的身体。我们过去因营养不足造成健康不良,今天营养过剩,也会促成很多疾病。我们要少吃多动,朋友们,从现在起就开始常养你的灵魂,腾出时间来静坐,漫步大自然,听音乐,打太极拳,读好书,与好同伴共处,以便更了解自己,不要让不良情绪、烈酒、不健康不洁的食品包围着你,不要让功名、权势、声名、物质财富去填满自己,不以物喜,不为形役,迷失在欲望、嗔怒和贪婪之中。

要冥想,从过去的事情中解脱出来。我们爱自己,而且要不断肯定赞美自己。爱别人,也爱自己并且赞同自己,就会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信任,价值和承认将在你的头脑里协同起来,在你的生活会创造更多友爱的人际关系,引来更好的工作动力。

过去中秋节在我们安徽,江苏,贵州,四川,台湾等地,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叫“摸秋”,这一天晚上,无论男女,自己或者和亲友一起,诸如到别人地里偷个果,摘个石榴什么的,谁也不会介意。(过了这一晚就不行)台湾未婚少女可以“摸秋”,无论是葱还是菜。偷到手,就是好兆头。表明他会找到如

意郎君。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也希望大家生活,工作都有个好兆头。我们善解天意,善解人意。在节日里我们温暖自己,温暖家人。在丹桂飘香,明月皎洁的这个当下的节日,送上我所有最美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参考书目:

《节庆趣谈》盖国梁著

《生命的学问十讲》王邦雄著

翁敏华先生演讲文章





“优秀文化”进乡村 助推美好乡村建设

4月6日上午,市文联组织市书协、美协艺术家来到濉溪县刘桥镇王堰村开展“优秀文化”进乡村活动。

艺术家们在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省书协副主席陈辉,调研员、省美协副主席赵规划的带领下冒雨来到王堰村,向村文化中心赠送了部分优秀图书和书画作品,参观了王堰村村史馆、三槐堂酒庄和村容村貌。随后,艺术家们为市美术家协会写生创作基地揭牌,又在宽敞明亮的农民文化乐园里为村民们现场创作了十余幅书画作品。

书法大讲堂 特色文化发展

4月8日,由市书协举办的“淮北书法大讲堂”在淮北工业学校学术报告厅举行,安徽省书协展览部主任、楷书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石海松专程来淮,围绕如何临帖、创作进行讲座并现场点评了作品。300余名市书协会员和在校学生参加了讲座。

践行“两学一做”关爱留守儿童 市文联深入党建共建村

5月30日上午,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辉带领党组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干部到党建共建村——烈山区宋疃镇东风村就“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对午收准备和秸秆禁烧工作进行了了解。同时看望慰问了部分留守儿童,给孩子们送去了书包、文具盒、铅笔、作业本等学习用品,勉

励孩子们要自强不息、勤奋学习、早日成才。

烈山区常委、宣传部部长盛磊一同参加了活动。

市文联党支部换届

5月6日上午市文联召开了支部大会。党组成员、党支部书记谢芳传达了市委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活动,带领大家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并通报了近年来党支部工作开展情况,传达了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市文联党支部换届选举的批复》。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文联新一届支部。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明山当选为支部书记。

无锡市文艺家考察团 来淮北交流

4月28日至29日,由无锡市文联、无锡市书协、美协、国画院组成的无锡市文艺家考察团一行6人在无锡市文联主席金元兴的领导下,专程来我市参观考察文艺工作。

考察团先后参观了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相山显通寺碑廊、将军碑林和刘开渠纪念馆等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辉介绍了淮北市文联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并向客人赠送了淮北市文联主办的刊物《相城》和近几年开展展览活动出版的各种《书画作品集》和《摄影集》。随后两市文联就如何发挥文联职能、推动文艺事业发展繁荣、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协会职能、有效管理好协会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座谈。

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明山、谢芳,市国画院院长李雷,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臧跃进等参加了座谈。



市文联扎实推进“两学一做”教育活动

5月20日上午,市文联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学习了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时所做的《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加快改革创新开放发展新局面》和《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两个讲话、传达学习了市委七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 and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超英同志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集体约谈会上的讲话。

党组书记、主席陈辉结合文联工作实际,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二是细化举措,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充分利用文联网站、《相城》刊物等载体,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三是以“两学一做”为契机深入推进文联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四是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创作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以形式多样的文艺形式助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

会上,参会人员还集中学习了《党章》、市纪委关于三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和2015年度全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暨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考核情况的通报及市文联有关规定、制度、计划。

市文联组织艺术家走进隋唐运河古镇项目现场

5月25日上午,市文联组织市书协、美协、作协等十多家协会主要负责人及部分艺术家走进隋唐运河古镇项目建筑工地,开展践行“两学一做”学习调研活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丁傲然,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辉,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明山,市文联调研员赵规划等参加了学习调研活动。

艺术家们实地参观了在建的“五凤三阁”施工现场,认真听取了项目负责人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艺术家们结合自身协会特点围绕隋唐运河古镇建设、运营、发展进行了交流座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淮北隋唐运河古镇按国家4A级风景区标准建设,通过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全国最大的隋唐建筑与民俗文化体验为中心,再现隋唐运河和淮北文化的悠久历史。

市文联开展“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方向”专题学习讨论

5月27日上午,市文联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进行“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方向”专题讨论,结合“五查五看”畅谈学习体会。

会上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超英同志在全市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培训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传达学习了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年度民主评议工作方案》的通知。

讨论中大家一致表示,要自我加压,主动融入,把学习教育当作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真正做到以思想自觉促进行动自觉。

党组书记、主席陈辉对大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把“两学一做”落实到党性教育上,党员干部要把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作为党性教育的必修课、常修课,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二是要把“两学一做”落实到讲纪律守规矩上,党员干部要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准绳,严格执行各项纪律,争做遵纪守规的模范。三是要把“两学一做”落实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对照“四讲四有”合格



党员标准,做出合格党员样子,亮出优秀党员风采,用实际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市作家协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5月16日下午,淮北市作家协会党支部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有关“两学一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淮北市作协主席、部分副主席及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与会党员代表认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员素质的需要,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新一届作协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作协党支部对全体党员提出要求,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好党章党规,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提高党性修养,牢牢把握共产党员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结合作协近期工作重点进行学习,做到知行合一。

会上,与会党员还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章》,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章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做合格党员的信心。

市委督导一组到市文联督导检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

5月31日上午,市委“两学一做”督导一组组长、市直工委副书记丁丽徽率队对市文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通过检查,督导组认为市文联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中,工作扎实、措施有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动员部署迅速及时,成立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时召开机关党员动员部署会议。二是组织

保障有力强化。采取党支部自训,摸清党员基本信息、党费缴纳等情况,16名党员全部按时足额缴纳党费。三是学习方式丰富多样。采取集中学习、讨论交流、个人自学、上门送学、领导辅导、网络平台等学习方式推进学习教育。四是思想认识不断提升。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又通过周永康、薄熙来等反面典型剖析,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五是学习教育与本职工作结合到位。组织党员深入包保村开展学习调研、慰问留守儿童,组织艺术家走进隋唐古镇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指导项目建设。围绕纪念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组织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文艺创作采风活动,创作了一批文艺作品,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市文联党组书记讲党课

6月3日上午,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辉为机关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题为“学习党章党规、加强党性修养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专题辅导党课。

陈辉主席紧紧围绕党章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党规的基本要点,特别是《条例》中的六大纪律问题和如何做合格共产党员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刻阐述和解读。

最后,陈辉主席要求文联全体党员要把“两学一做”落实到党性教育上,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准绳,严格执行各项纪律,争做遵规守纪的模范。对照“四讲四有”标准,来衡量自己、检视自己、要求自己,切实做到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风采。

市文联赴南京招商

6月5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辉率



招商组赴江苏南京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招商组先后考察了江苏振发集团、江苏印加新能源科技发展、江苏华源新能源等公司。印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毛海娟女士陪同考察并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在全国各地投资发展情况,表示非常愿意到淮北市投资兴业,在新能源利用、高科技农业等方面有所作为,并于近期赴淮北考察。

凭一技之长 展党员风采

6月7日,安徽卫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淮北市“两学一做”党员志愿者——赵先锋。

赵先锋现为市文联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美术系党总支副书记。工作之余,发挥一技之长,长期深入社区、农村、学校为居民、学生举办书法讲座,义务辅导居民学习书法,深受群众欢迎。他在梅苑小区建立的“赵先锋书法工作室”成为附近群众学习传统艺术的基地和基层党员学习活动的场所,受到原省委书记张宝顺等省、市领导的多次好评。

市文联、《相城》编辑部、烈山区文广新局、淮北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首届“榴花诗会”

5月27日,淮北市文联、《相城》编辑部、烈山区文广新局、淮北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榴花诗会”在烈山榴园村拉开帷幕,

为配合我市精致淮北美好乡村的建设,“榴花诗会”主题以榴花、石榴、四季榴园为主题意象,深入挖掘烈山的传统文化,推介石榴产业,进一步提升榴园村石榴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提升精致淮北、大美烈山的影

响力,反映我市、特别是烈山区榴园村在经济建设、及石榴文化培育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5月27日,活动第一阶段采风全面拉开。据了解,第二阶段为石榴节期间,将举办小型诗歌朗诵会,邀请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副主席、《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举办讲座等。活动优秀作品将在《相城》今年第三期“诗歌长廊”集中刊发。

市作家协会会员证办理工作全面开展

6月中旬,淮北市作家协会会员证办理工作正式开始。

按照《淮北市作家协会章程》要求,对入会会员进行严格审查。工作人员利用网络、QQ平台等途径,为不能前来办证的会员收录信息,填写《淮北市作家协会会员登记表》,完善电子文档,然后为会员们打印,填写会员证。工作人员以细心、优质的工作,服务协会,方便会员。

此次统一办证和信息管理,将改变过去组织管理不严、部分会员没有会员证、会费难以收缴的松散局面。

邱晓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邱晓鸣日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我市第五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邱晓鸣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像狗一样奔跑》、散文集《乡里城里》。



相城电保姆
用心 365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简介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成立于1960年10月9日，现有职能部室11个，支撑机构7个，县级公司和集体企业各1个，现有员工2568人。

目前，国网淮北供电公司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共103条，总长度1612.3128千米；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47座，变电总容量4255兆伏安；6-10千伏配电线路270条，总长度3741千米，公用变压器共5064台。现有营业客户72.5万户。

近年来，国网淮北供电公司积极践行“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文化引领，制度管理，程序办事，标准评绩”的管理工作机制，电网建设不断加快，经营管理成效显著，优质服务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加快推进。

公司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十一连冠”，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国家一流供电企业”“国家电网公司文明单位”“全国第四届电力职工技术成果一等奖”“安徽省卓越绩效奖”“第十届安徽省文明单位”“淮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诸多荣誉称号。500千伏濉溪变电站先后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濉溪公司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状”，并被命名为“国家电网公司一流县供电企业”。



公司员工在对电网升级工程110kV口子变电站进行施工建设



国网（淮北）共产党员服务队为奶农检查用电设备



抢险路上





迎峰度夏期间，公司员工加紧工程施工，以保安全、稳定地为居民供电



迎峰度夏期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进行施工改造



公司营业厅员工为提高服务质量，进行礼仪培训

摄影：王文

金方集团·国口酒业

國口窖



传承古法·徽韵浓香



服务热线：400-0315-919



惠黎酒厂简介

淮北市惠黎酒厂坐落在淮北市北环路中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环境幽雅。地下矿泉水丰富，水质纯清甘美，素有“泉水先含三分味，掘土三尺可闻香”的美誉，乾隆皇帝南巡，饮后御笔亲书“惠我南黎”，惠黎酒以此而得名。

以优质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利用古代传统工艺与现代酿酒新科技相结合而成，且有清澈透明，窖香浓郁，诸味悠久等特点，饮后疲消心怡，精神奋发，诚为款客馈赠之佳品，倍受消费者喜爱。

1991年53度惠黎酒、50度惠黎老窖双双荣获省优产品称号。

1993年惠黎酒厂被评为安徽省乡镇食品工业最佳（五十强）企业称号。

1993年惠黎酒被评为安徽省名牌产品。

1994年被淮北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淮北市明星企业。

1995年研制开发的54度特制惠黎酒，在第二届农业博览会上获得农业部金奖第一名。

1999年45度惠黎酒在中国国际博览会上获名牌产品称号。

**淮北市惠黎酒业公司总
经理黄正典先生携全体员工
热烈欢迎广大客商来公司洽
谈业务，共同开发、携手共
进、共创企业辉煌。**

法人代表：黄正典 13305617500

销售热线：0561-4051017 18656106766

